武俠世界



$2.00

695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桃色活靶** 馬 雲·著

一位艷麗絕色的女子，不少紳商巨賈在她的裙下追逐，奇怪的是每個追求過她的人都遭人用槍射擊，變了活靶。鐵拐俠盜爲了揭開這神秘事謎底，師徒二人又被捲進驚濤駭浪之中。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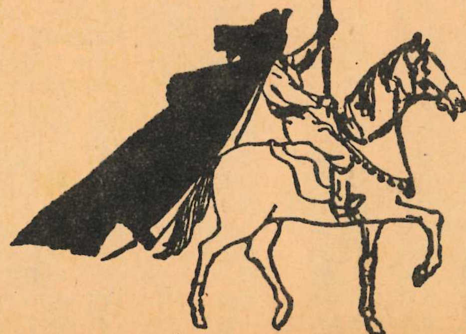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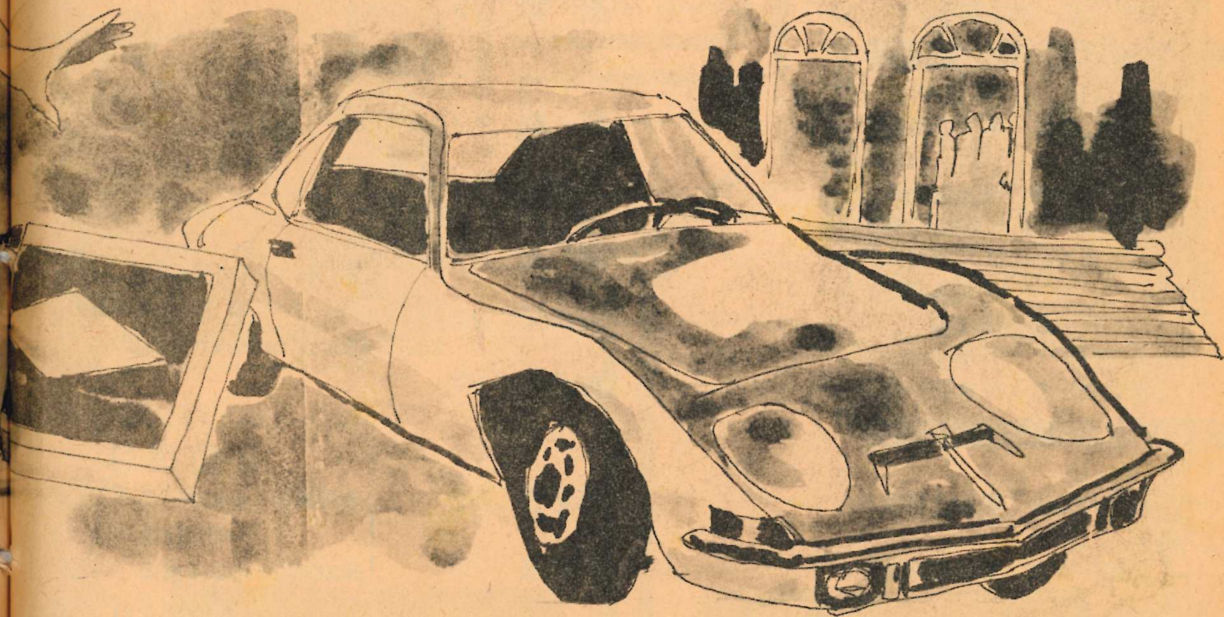
第69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　雲・文
王蜀蓉・圖

桃色活靶



生人活靶　冰彈神槍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請，跑到一間私家偵探社的辦事處去，目的是為了參觀一副最新裝置的萬能電腦。

呂偉良這位朋友江强是一位退休警探，他的頭腦十分靈活，槍法是第一流的，在警界中早已有「神槍手」的稱號。

江强也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由於人各有志，他總覺得在警界中沒有太多的發展機會，所以便辭職出來攪了這間「江强偵探社」。

在這個都市裏面，私家偵探服務社是一種受歡迎的行業，因為市民有許多事情須要依靠他們。例如婦人偵查丈夫的行踨，商業信用的調查，婚姻對象的背景以及一切須要偵查的事情，當他們本身無法做得到的時候，而警方又不能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就得花錢去聘請私家偵探代勞。

因此，私家偵探這一門行業越來越普遍，開了一間又一間；但是，憑眞本領闖出一個名堂來的，應該是江强這一家。

現在江强私家偵探社不但是當地最具規模的一家，也是唯一擁有全能電腦的。

呂偉良認識江强是在「飛鏢俱樂部」裏，當時呂偉良對他的印像已經不錯。他覺得這個靑年人思想很突出，頭腦精明，又有幹勁。

當呂偉良和阿生抵達那幢大廈時　一切非常平靜。呂偉良有點意外，因為事前他以為江强為了加强宣傳，除了邀請師徒二人之外，大概還會招待各報記者參觀。那麼一定是人山人海了。

師徒二人登上電梯，直到二十一樓，那兒仍是靜得出奇。

步出電梯，立即發現一塊塑膠招牌，那幾個紅色中英文的字體是：「江强私家偵探服務社」，箭咀往右指，同時有四個阿拉伯字：「２１０６」。

他們很快就找到二一零六號室，門上自然也有同樣招牌。

這裏也是靜悄悄的，呂偉良發覺內面辦公室只有三個人，一個是女職員，她正手不停揮地坐在打字機之前；一個男職員戴住老花眼鏡，正在埋頭整理一些賬目；另一是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小

廝。

這小廝非常有禮貌地走過來問：「兩位先生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道：「江强先生在嗎？是江先生約我們來的，請通知一聲。」

小廝把二人帶到會客室，奉上茶烟，同時又對他們解釋說：「江先生正在他的辦公室中談生意，請二位稍候片刻，我進去通知他。」

呂偉良只說了一句「謝謝你」，那小廝便離去。

阿生四下裏打量着，忍不住說道：「這樣子的一間偵探社，誰相信他們有生意？」

呂偉良也覺得這裏確不像一間有規模的私家偵探服務社。一則可能是他們看見職員太少，二則是師徒二人始終未見什麼電腦的設備。

不過，剛才當他們經過大辦公室時，却發現許多辦公桌子是空下來的；這情形可能是不少男女職員尚未上班之故。

不久，江强來了。

呂偉良很久沒有見過他，師徒二人被邀請而來，也是一個電話通知而已。想不到事隔數月，江强連頭髮也白了不少。

江强一邊跟師徒二人熱烈地握手，一邊說道：「對不起，我剛剛有位女顧客在着，兩位可以稍候片刻嗎？讓我打發她走了，再陪你們看看我新近購置的萬能電腦。」

呂偉良和阿生還沒有答話，一個艷麗絕色的女子便接踵而至；她是由「社長室」走出來的。乍然間呂偉良還以為她是江强的女秘書。後來看見江强招呼她，才知道江强剛才口中所講的女顧客原來就是她。

這女子看來大約在二十餘歲三十歲之間，身裁健美，但不太誇張，充份顯露出一份東方女性的成熟美。再加上她的高度適中，臉龐美麗，相信任何男人見了都會忍不住多瞧她幾眼。

江强也許想不到她會跟了出來，因此有點意外地呆了一呆。

那女子十分大方地向師徒二人點頭微笑。

江强為他們介紹道：「這位是麥晶瑩小姐，這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也是我好朋友。」

麥晶瑩含笑跟師徒二人握手：「素仰素仰！」

呂偉良感到這女子的目光之中有一份不可思議的魅力，加上她的梨渦淺笑，相信許多男人見了也會爲之怦然心動。

江强看見這情形，又改變主意道：「既然麥小姐也來了，我們就一併去看看本社的新式設備吧！」

江强帶着師徒二人和麥晶瑩，透過一條走廊，到一間房間內去。

這間房很大，大約是二十乘二十餘尺左右，光綫非常充足。內面擺滿了電腦設備，十多名工作人員正在機器旁邊工作。

江强向他們解釋：「這兒的設備等於一個警方的偵探部；我們所需要的資料，大部份可以在這兒找到；同樣的，我們搜集回來的資料亦可以在這兒加以分析。」

呂偉良現在才明白，他的所有職員都集中到這兒來了。怪不得外面辦公室內只留下三個人。

呂偉良說：「爲什麼須要這許多人來管理？」

江强說：「他們只是受訓，將來正式工作時，只須四五個人左右便够了。但我們必須有後備管理員，必要時可能要加班，所以所有職員都要熟習電腦的知識。」

江强又指指其中三名男女說：「他們是廠方派來的專家，專門負責訓練我公司裏面這班職員操縱和使用電腦。」

呂偉良等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確很用心學習。

江强又說：「我們有外勤探員十多人，但全部派出外面工作去了。他們目前忙到不可開交，但當我們的萬能電腦開始使用後，相信會較爲空閒。」

對於電腦一類知識，阿生知得不少，但是，阿生只是苦學以及對這方面有興趣，因此對許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的。

阿生忍不住問道：「怎麼？外勤工作也可以用電腦去代替嗎？」

江强向他解釋：「理論上似乎不可能，但實際上是可以的。」

「可以舉個例嗎？」

「例如：某人的居處，電話以及家庭情況等等，本來要我們的探員去偵查；但是，假如他是社會上稍有名氣的人，只須問問電腦，很快就會找出答案，根本無須浪費人力。」

阿生聽了頻頻點頭。

江强帶着他們參觀各種電腦設備，其中包括資料的積慮製作過程，指紋的核對以及血型的鑑辨等等，都可以利用電腦。

坦白說，如果要全部了解，相信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即如專科學生，亦非經過相當訓練不可。門外漢的呂偉良他們，只是感到興趣而已。

當阿生和麥晶瑩正在埋首參觀各種電腦設備時，江强趁機對呂偉良說：「呂老兄，請勿怪我多口問一句，你還是幹着老本行麼？」

呂偉良當然明白他所說的老本行是什麼，他却故意說道：「什麼老本行？我幹盜竊，也做過股票買賣，更加替保險公司做過客串調查員，目前最有興趣的事，就是向罪惡挑戰。不知你所指的老本行，到底是那一種呢？」

江强笑了笑，道：「我指的是刦富濟貧生涯。」

呂偉良聳聳肩，苦笑道：「我早已洗手不幹了，一則不道德的刦匪太多，如果我仍站在他們這一邊，市民與警方都會吃不消；二則沒有對像。相信你也明白，我不是隨便動手的人。」

江强說道：「我當然明白，你只刦爲富不仁的人，只取不義之財；對於一些正當富人，你是絕對不動他們分毫的。現在我想開門見山的說一句，我想你參加我的公司。」

「原來邀我入股！」

「不！你切勿誤會我經濟上有困難，事實上我們的業務發展得極如理想，資金方面不成問題。我只想你答允加入我們，分担我一部份工作。因爲像你這種人才，實在不該埋沒的。」

呂偉良苦笑道：「你太過獎了，我根本不是一個偵探人才。」

「不！你有頭腦，又機智過人，我需要的，正是你這種人。」

「你眞想關照我？」

「別這麼說，我只是求你助小弟一臂之力。」江强又說：「過去我們規模太小，我也不敢向你開口；但現在可不同了，我們是全市第一家採用萬能電腦的偵探社，希望你和阿生能成爲我們一員。」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說：「謝謝你，你太看得起我了。不怕坦白點對你說，至今爲止，我還沒有興趣做這種差事；我師徒二人只希望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你是我朋友，假如有事要我効力的，我只要在可能範圍之內，我一定會盡力而爲的。」

江强無可奈何，嘆氣說：「我也知道你不會答允，不過，我仍然要依照原來計劃，把我擬好的條件說給你聽聽，讓你好好地回去考慮一下。根據我們董事局通過給你的酬勞，每月你除了可以拿五千元月薪之外，還是我們公司的董事之一，可以分享我們的年終花紅。」

「你們眞濶綽，可惜我沒有做老闆的興趣。」呂偉良回頭瞥了麥晶瑩一眼，「那漂亮女人是來委托你幹什麼的？」

江强說道：「她的遭遇很可憐。她的丈夫姓雷，叫做雷欣。」

「雷欣？」呂偉良怔了一怔，「這名字好熟，在那兒聽過了？」

「報紙和電視台，是不？」江强說道：「雷欣是殺人疑犯，近來報紙和電台時時有提及此人。你一定是在報章和電視台聽到的和看到的。」

「對了，就是那個殺人疑犯。原來她就是雷欣的妻子？」

「是的，不過據她說，她丈夫可能是寃枉的，殺人者另有其人。」

呂偉良說道：「她是要你代她翻案不成？」

江强束着眉點點頭道：「這可能是一種夢想，據我所知，這件案表面證據已經成立了。」

呂偉良離遠瞪着她說：「眞想不到，她原來如此關心她的丈夫。不過，我記得她在法庭上所作的口供，對她丈夫十分不利。」

「原來你也留意到這宗案子的開審過程。」

「是的，說起來我才想起雷欣是一宗

血案中的被告人。由於每天報紙上面都刊載不少這一類新聞，我一時也想不起；但經你提醒我之後，我才記得這是一宗桃色血案。死者似乎是……是一名少女。」

「女人最大的弱點就是感情太易衝動，當日案發時，她知道丈夫幹出這種下流事，非常生氣，所以向辦案的警探作了不利她丈夫的口供。如今冷靜下來，已經後悔莫及了。」

「你已經正式拒絕了她？」

「還沒有。」江强說道：「我們正在商量，你便來訪。但我現在想想，這件事還是乾脆拒絕她。」

這時候，麥晶瑩正由那邊走過來。

麥晶瑩說：「我們還是繼續談談那件事吧，江先生。」

江强說道：「麥小姐，我想過了，看這情形，你還是省回這筆錢吧！」

麥晶瑩意外一怔道：「你說什麼？」

江强說道：「如果我的目的只在乎賺錢，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你，但是，我現在是說實話，我覺得警方掌握的證據太過充足。與其又要花一筆錢，倒不如省下來，因爲以後你還得過日子的。」

麥晶瑩眨着眼睛，好一會兒才說：「好吧！我相信你是一番善意的。不過，我丈夫實在是寃枉，他不是那種色情狂。」

江强說道：「除非有新的反證，否則，我勸你別枉費心機了。」

麥晶瑩無可奈何地垂下頭來，黯然說道：「那麼，我也應該走了。」

呂偉良看見她楚楚可憐的樣子，心有不忍，說道：「我也該走了，就讓我送你一程吧！」

麥晶瑩只說了一句「謝謝」，便掉頭走出房外。

呂偉良以爲阿生會跟着他一齊走的，想不到他却看電腦看得出了神。直至到江强叫他他才如夢初覺。

阿生忽忽出去，呂偉良和麥晶瑩已經邊行邊說的，到了樓下。

他們乘搭不同的電梯，阿生當然是慢了一步。

呂偉良與麥晶瑩一邊走着，一邊問着她一些問題。

呂偉良問道：「案子審結了吧？」

「是的。」麥晶瑩輕輕嘆了一口氣，「表面證供已告成立，只待法官定罪。但看情形，當然是難免被判死刑的。」

「你似乎很相信你丈夫。」

「男人都不是可靠的東西，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此兇殘。」

「萬一罪名成立，你打算怎樣？」

麥晶瑩道：「我要跟律師商量。」

這時候他們已橫過馬路，正擬登車之際，呂偉良才發覺阿生還沒有來；於是他回頭張望，阿生正走到大廈的門口。

阿生的神色驚惶，他猛打手勢，呂偉良大吃一驚，抬頭一望，豈料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吃驚得高聲叫道：「快些伏下來！」

話猶未說出口，呂偉良已拄杖急竄，連翻帶滾的，倒向車旁，同時將麥晶瑩順勢拉倒！

「克察」一聲，三合土的行人道上，冒出了一股火花，但在陽光底下却不容易察覺得到。呂偉良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原來在那邊天台上，一名槍手正伏在欄杆之上，以長程來福槍向他們射擊！

當呂偉良探首再由一輛汽車後面望上去時，那個人影已經不見了。而另一條人影却如箭離絃地，直撲向那幢樓宇去！正是阿生。

阿生又驚又怒，由梯間直衝到天台上面去。

這是四層高的舊樓，天台上面又是互通的，阿生到了那兒之後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他走到剛才出現人影的地方，那兒仍然隱隱約約有一陣火藥味。

阿生俯首瞪住地上，希望可以找到彈頭，但是，附近並沒有彈頭發現。

阿生步步爲營，在四下裏搜索，希望可以找到那槍手，却又担心對方暗算！

呂偉良則在街上監視，麥晶瑩嚇得縮作一團。呂偉良看見她渾身發抖，立即過去把車門打開，讓麥晶瑩入內。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那邊有一輛車子迅速開出。偏偏呂偉良的停車方向不同，如果要掉頭追蹤恐怕來不及了。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把對方的車牌記起，然後，才拄杖跨上了另一邊行人道去；那輛小房車，快如追風，轉眼消失在街口！

呂偉良在一處梯口高聲叫道：「阿生！你怎麼樣啦！……」

他打算聽不到阿生的回音之後，便衝上去；可是，阿生很快便有反應，他回答道：「師父，我在這裏，看見那人嗎？」

呂偉良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剛才有人忽忽忙忙的開車走了。」

阿生由梯間下來，道：「那個人是怎樣子的？」

「我也看得不大清楚，只知道有個人飛奔向街邊，登上了一輛汽車之後便急急開走。」呂偉良說着回頭一望，不由得又吃了一驚！「奇怪！怎麼不見了她？」

「她？你是說，那位麥小姐嗎？」

呂偉良也沒有回答阿生，人已拄杖急縱而去！阿生緊躡其後。

呂偉良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否則爲什麼轉眼之間會不見了麥晶瑩？

當呂偉良持杖走近車旁時，才悄悄鬆了一口氣。原來麥晶瑩正蜷縮在車內的座位之內，動也不敢動。

呂偉良覺得她可憐又可笑，拉開車門對她說：「你何必怕成這個樣子？那個人已經走了。」

麥晶瑩坐直了身子，舒一口氣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槍手可能認錯人！」

「不！他的目標顯然是我。」

「你怎麼知道是你？可能是我。」呂偉良又說：「更加可能認錯了人。」

阿生走過來，負氣地說：「不可能是認錯人的，我們要查淸來龍去脈。」

阿生說着已坐上了汽車的座位，沒好氣地問：「喂！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們先送你回去！」

麥晶瑩有點徬徨，說道：「我很害怕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什麼？不是第一次？」呂偉良楞了一楞，「這是什麼意思？」

「昨天我差一點兒就給他們射殺。」麥晶瑩說：「當時我正在與一位朋友在街上走動，我那位朋友却受了傷，幸好那是手臂部份。」

呂偉良問道：「你有沒有報警？」

「沒有。」

「爲什麼？」

「我那位朋友認爲沒有這種必要，因爲他所傷不重，只是皮外傷，想不到今天又有這種事情發生。」麥晶瑩嘆着氣說，

「這麼看來，那人的目標顯然不是在乎你，而是在乎我。」

呂偉良沉思片刻，問道：「你的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朋友。」麥晶瑩毫不考慮的說道。

阿生看見他師父這樣子，忍不住說：

「我們到底送她返家還是去警局？」

呂偉良道：「阿生，你到那邊行人道去找彈頭，我要跟雷太太說幾句話。」

阿生的性情向來易衝動，他畢竟還是一個青少年，但對師父呂偉良的說話，又不敢不從。因此，他只好溜下車去，到行人道上找彈頭。

呂偉良回頭問道：「你那位男朋友既然受了傷，又不報警，這是否意味到你們之間有些事情不想外人知道？」

麥晶瑩面泛紅霞，瞪了他一眼：「也許你說對了，我丈夫的案子未宣判，如果我們被神秘人物射擊的事見諸報章，太易引起別人的誤會。」

呂偉良道：「誤會是另外一件事，你應該報警的，因爲警方可能在這方面找到一點綫索，替你丈夫洗脫沉寃亦未可料。除非你也認爲你丈夫不是被寃枉，而是罪有應得的。」

麥晶瑩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那位男朋友當時雖然受傷，但他忍痛到處找尋彈頭，事發時亦追逐過兇手，但都得不到要領。請你想想，在這種情形之下，警方會相信我們的說話嗎？」

「但是，警方起碼會相信那處傷口是眞的。」

「那又有什麼用？找不到綫索，抓不到兇手，到頭來只有給報界製造多一些新聞而已。」

呂偉良覺得這漂亮的少婦既要面子，又充滿了神秘感。他忍不住又說道：「我雖然在報紙上約畧看過這宗姦殺案的新聞，你可否把實情從頭說一遍？」

「事實上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有一天我丈夫匆匆忙忙的由外面回來。他身上有血漬，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在一條橫巷裏遭箍頸黨攔途截刼，他不甘損失，與歹徒發生糾纏。」

「當時有沒有報警？」

「沒有。」麥晶瑩說，「你也知道報警是相當麻煩的事。」

「當時你完全相信了他的說話？」

「是的，夫婦間最重要的事就是互相信賴，何況像他當時所說的事情，在今日這個都市裏面，正是見怪不怪，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的。」麥晶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想不到，不久之後警探就來了。他們表白身份之後便大肆搜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事態如此嚴重，一切只有照實講了出來……」

呂偉良想起報章的記載，當時她的口供不利她丈夫，也許就是由於她說實話。

阿生由行人道上走過來，聳肩攤手道：「找不到彈頭。」

呂偉良把剛才抄下的汽車號碼交給阿生，說道：「打個電話給夏探長或者辛尼，叫他們查一查這車子的主人是誰。」

阿生接過那字條，瞥了一眼道：「我看又是白費心機，車子九成九是偸來。」

話雖如此，阿生終於也轉身走了。他去找電話打給夏維。

麥晶瑩詫異地說：「原來你們與警方有連絡！」

呂偉良道：「不！只是認識一些朋友在警局裏，有什麼事情須要他們帮忙時，他們總不會令我失望而已。事實上我們與警方絕無關連。」

麥晶瑩若有所思，喃喃自語地說：「又是找不到彈頭，那就是說，又是這個人了。他爲什麼一定要殺我？」

呂偉良感到奇怪的是：他用什麼子彈？爲什麼找不到彈頭？

呂偉良下了汽車，拄杖回到行人道上去，希望看看剛剛被「子彈」射擊過的地方有什麼痕跡留下，結果發現那水泥三合土的行人道上，留下一隻指頭那麼大的創痕，就像被子彈射擊過一樣。

剛才那處地方曾有人走過，如果不是被子彈射擊過的話，假如過路人用雨傘碰撞一下，仍然可以造成這種創痕的。

附近有些水漬。呂偉良仰頭張望，樓上有些住戶把濕淋淋的衣服晒晾到窗外，難怪會像花洒一樣。呂偉良眞不明白，那家庭主婦爲什麼會不把衣服扭乾才晒晾？此時此地的人對公德心與修養，往往是令人搖頭嘆息的。

呂偉良從記事簿上撕下了一頁白紙，鋪在行人道上的創痕旁邊，用鐵枴杖刮了表皮上的一些水泥屑，小心地包裹起來，納入口袋裏。

回到汽車裏，阿生已經打完電話回來了。

阿生說：「我已經把車牌號碼告訴辛尼，他答允代查車主的背景。半小時之後叫我再打電話給他。」

呂偉良叫阿生開車，把麥晶瑩送返家中。

呂偉良把電話號碼寫給麥晶瑩，對她說道：「這是難忘的一天，雖然跟美麗的女人在一起是危險的事，但我不後悔認識你。如果有什麼困難，你可以撥這個電話找我。」

麥晶瑩瞟了他一眼，接過了電話號碼的字條，嫣然一笑道：「你是個風趣的男人，我很喜歡你！」

「謝謝你！」呂偉良也輕輕一笑。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在望後鏡中冷眼窺望，不禁暗暗在心裏道：難道師父也被這女人迷住了？

麥晶瑩也抄了她家中的電話號碼給呂偉良，說道：「希望你有空時打電話給我，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歡迎你跟我交朋

友的。」

呂偉良故意說道：「如果你丈夫僥倖無罪釋放的話，那麼……」

「別把他看得太過小器，我們夫婦間對社交很開明的。事實上這是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我以爲男女之間一樣可以做個朋友。」

「你丈夫眞的如此開通？」

「是的。」

阿生插嘴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麥晶瑩道：「在雅明道，我就住在雅明道九十五號三樓，謝謝你。」

阿生把車子開往一處幽靜住宅區。

呂偉良又問道：「你有許多的男朋友嗎？」

「是的，都是婚前結識的。」麥晶瑩道：「而且，我丈夫也認識他們。」

「你丈夫眞是幸運兒，因爲你有這麼多男朋友，他仍然是個勝利者。」

「但是，現在說這句話，對他似乎是一種諷刺。」

「這麼幸運的人，到頭來一定吉人天相的。」

車子在雅明道九十五號門前停下來，麥晶瑩依依不捨地說：「兩位要到舍下來坐一會兒？」

「不！我們還有約會。」呂偉良說，「改天我也許會再來拜訪。」

「好極了，今天我很慶幸能夠認識你這樣一位朋友。」麥晶瑩熱情地伸出手來，跟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握別。

呂偉良一直瞪住她那窈窕的身型進了屋內，才叫阿生開車：「把車子開返柏行大廈去！」

阿生一怔：「柏行大廈？是不是江强偵探服務社那裏？」

「是的。」呂偉良說着已由後座坐到車頭來。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爲什麼要回到江强偵探社去？」

呂偉良道：「我想知道江强的電腦是否眞的是萬能。」

阿生仍然不明白呂偉良的主意，但他仍然把車子開返柏行大廈所在地的松柏大道。

阿生忍不住又說：「師父，我看我們還是不要捲進這桃色漩渦裏去了。」

呂偉良沉思着說：「你怎麼知道這是一個桃色漩渦？」

「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啊！無論麥晶瑩的丈夫是否一名色情狂，也可以看得出麥晶瑩本人是個壞女人。假如你爲她的美色所迷，那就不堪設想。」

呂偉良輕輕一笑：「你放心好了，我不是那樣容易被人迷倒的人。」

車子停在柏行大廈門前，呂偉良下車登樓，把一小包水泥粉末交給江强，說道：「你的萬能電腦是否可以分析一下裏面的成份？」

江强想不到呂偉良這麼快就回來，說道：「這是什麼玩意？」

「先替我分析，然後再談其他。」呂偉良又問：「要多少時間才知道結果？」

江强把小紙包的水泥粉末交給助手，然後帶着呂偉良回到會客室，一邊行一邊問道：「你不是送麥小姐回家的嗎？」

「是的，但剛出門口，差點兒連性命也丟掉了，你眞好介紹！」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埋怨着說。

呂偉良跟着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

江强聽了之後說道：「我也不知道她這麼麻煩，否則我才不會勞煩你。」

呂偉良道：「算了，現在爲了補償你的過失，請把雷欣的案子重覆一遍。」

江强說道：「麥晶瑩的丈夫雷欣，我從未見過，但據報章上的描述，他是個老實商人，卽如麥晶瑩所講的一樣，他不是一個色情狂人物。但人不可以貌相，我看他十之八九會被判有罪。」

「坦白說，我每天都有閱報，但由於近來血腥新聞太多，我有時只看看標題就算了。」呂偉良又說：「你可否把整件案約畧說說？」

江强燃了一支香烟，沉思一會，說道：「在一幢住宅大廈內，有個少女被人姦殺。事後警方根據隣居的口供逮捕了雷欣。隣居一名婦人及一名孩子証實案發時雷欣由那幢大廈的電梯匆匆落樓。當然，警方逮捕一名罪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事後偵探人員在雷家找到了血衣——雷欣的襯衣染上了血漬，血型與死者相同，這是証據之一。」

「血型相同不是有力証據之一，例如我與你，血型也有可能是相同的。」

「據我所知，最有力的証據是：兇刀之上有着雷欣本人的指紋。」

「雷欣本人是否與死者認識的？」

江强說道：「雷欣本人當然否認認識死者少女喬若梅，甚至他否認到過那幢住宅大廈。不過，一名少婦與小孩的口供，却被法官接納了。」

「雷欣有沒有解釋，他的指紋何故留在兇刀之上？」

「根據報導，雷欣的辯詞是這樣的：當日他在一條橫巷被一名少年刼匪以刀要脅，他心有不服，與歹徒發生糾纏，事後他負傷返家，指紋可能因此留下在刼匪的兇刀之上。」

「如果這是眞的，他沒有報警是他的最大錯誤。」

他們剛說到這裏，一名江强的助手已經入來了。

他對江强報告說：「剛才那包粉末的成份，沒有可疑之處，那是一般三合土而已。」

呂偉良問道：「有沒有鉛的成份？」

那名助手答道：「沒有。」

江强出奇地問：「你懷疑有鉛製的彈頭擦過那處三合土，是不？」

呂偉良道：「是的，我記得子彈曾經擊中那裏，而且冒出一些火花來，但是事後却又找不到彈頭。」

「這可能是你看錯了，子彈擊中的，可能不是那一處地方。」江强說。

「不！我不會看錯的。」呂偉良回頭又問那位助手：「有沒有水份在內？」

「有。」助手說道：「而且水份中含有鹽份。」

「冰彈！對了，是鹽水冰彈！」呂偉良不期而然的驚叫起來！

江强怔了一怔：「那是新式的暗殺武

器，是間諜用的，怎麼竟然會用來對付你呢？」

「未必就是爲了對付我，可能是針對雷太太的。」呂偉良說，「據她說，昨天她的一位男朋友幾乎也被人暗殺，事後找不到彈頭，手臂却被子彈擦傷，如此看來，可能又是冰彈。」

「是的，這些冰彈經常要保持零下的溫度，見熱卽熔。」

「它須要用特製的來福槍發射，子彈冰硬時，可以射入人體之內，溶解後足以令人致命。但萬一失手，就會像現在一樣，不留痕跡。」

江强忽然又問：「現在你對這件事發生興趣了，是不？」

呂偉良點點頭。

江强道：「早知如此，我就把這宗生意接下來。讓雷太太不致失望。」

「如果她是個有問題的女人，你未必有太多好處，頂多是賺了人家一份酬勞而已，因爲她的情報可能是假的，對這件事不會有帮助。」

呂偉良說着又回到電腦室去找阿生。阿生幾乎對任何新鮮的事物都大感興趣，這時候他看得出了神，要求呂偉良他獨自留下來。

呂偉良回頭問江强：「關於那宗姦殺案的資料，你有存底嗎？」

江强說：「當然有，你想知道一些什麼，只須告訴我就行。」

呂偉良道：「我要知道那女死者的居處。」

只見江强走到一個鋼柜前面，拉開抽屜，取出一叠文件，很快便找出編號以及一張電腦專用的打孔咭，然後揷進一副電腦中去。

一連串有如電動打字機的活動之後，不及一分鐘光景，一頁印滿英文的紙條就由夾縫中吐了出來。那是姦殺案死者喬若梅的住處。

江强把它撕下，交給呂偉良，又對他說：「我這副萬能電腦將來所收集的資料，並不比警方遜色。」

呂偉良獨自離開了「江强偵探社」，留下阿生在那兒參觀。

呂偉良駕車到留香街十六號住宅大廈門前，再反覆地看那字條一遍，上面印上喬若梅是住在這大廈七樓B座的。

呂偉良下車登樓，還未踏出電梯就聽到一陣哭聲。那是婦人的啼哭聲！

呂偉良走出電梯，很快就可以見到一個住宅單位的門口貼了一度符咒，那兒就是B座。大門打開了，隔住鐵閘可以見到一名婦人在屋內抱頭痛哭，一名中年男子呆若木鷄的獃在一旁。

走廊上，有一名青年人正在鬼鬼祟祟的窺伺着。

呂偉良佯作找錯了地方，由樓梯下去，那青年人以爲他眞的走了，開始向A座與B座之間邁進。

突然間，他揀着B座的人不注意時，摸出了一些東西，迅速將A座的門鎖撬開了。

呂偉良在樓梯轉角處看得一淸二楚，他驚奇此人的開鎖技術也有相當造詣。

B座的鐵閘雖則拉上，但屋內的人如果祇綫外望，很容易看見A座這邊門前的情形。如此看來，那青年人可能覬覦了很久。

呂偉良拄杖過去，走到B座門前，隔住鐵閘問道：「請問A座的人是不是都出去了？」

裏面一名中年男子打量着呂偉良：「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

呂偉良乘機又問道：「閣下可是姓喬的？」

「對了。」那男子驚奇地盯住呂偉良：「你是什麼人？」

「小姓呂，呂偉良。聽說令千金不幸遇害，是不？」

「是的，但我不想多說……」

話猶未完，另外一名青年人又出現呂偉良的背後，他顯然是認識屋內人的。他問：「世伯，什麼事？」

屋內那中年人道：「沒有什麼事，我想，這位先生可能是記者先生。」

呂偉良正想更正，那青年人却說：「記者先生，請不要再騷擾喬世伯，他已經够煩惱了。」

呂偉良打量着那位青年：「請問閣下貴姓？」

「小姓姜，姜路德。」

「你是喬小姐什麼人？」

「我是喬若梅的男朋友。」

呂偉良「哦」的一聲，說道：「我不是記者，我只想知道這件事的過程。」

姜路德怔了一怔：「你不是記者，那麼，你一定是警探了。」

呂偉良苦笑搖頭：「也不是警探。我只是覺得這宗慘事須要重新研究一下，你大概可以帮助我吧！」

姜路德道：「對不起，一切已由警方和法庭處理，這個時候，我們都不便發表意見。」

屋內的中年男子已取來鐵閘的鎖匙，把閘門開了，讓姜路德入內。

他們沒有再理會呂偉良，鐵閘關上了之後，又將大門關閉。

呂偉良雖然再也看不見屋內的情形，但却隱隱聽到那婦人的飮泣聲，剛才進去的姜路德則在婉言安慰着她。

呂偉良趁此機會施展開鎖絕技，把A座的門鎖撬開。

屋內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但是，呂偉良躱在梯間時，明明白白看見那個瘦削的青年人鬼鬼祟祟的偸偸入內。

呂偉良輕輕把大門關上，拄杖內進。

這是一個小型的住宅單位，看來只有一廳一房。入門便是客廳，陳設得相當豪華，厚厚的地毡，顏色鮮艷的沙發，還有一個小酒吧！

一幅全裸的油畫，令到整個客廳都變得更爲新潮。

呂偉良正要入內查看，剛才那瘦削的青年已由房裏衝出！

呂偉良橫杖而立喝道：「不要動！」

可是，那青年人有若驚弓之鳥，不理會呂偉良的警告，狂衝直撲，差點兒把呂偉良推倒了。

呂偉良鐵杖一撩，那瘦削青年連翻帶滾，摔倒在地毡之上。

他的腰力很强，立刻反彈起來，但這

時呂偉良已經轉過身來，橫杖而立！

那青年人懾於他的威勢，回頭就想奪門而出；但是，呂偉良衝前兩步，人未到時鐵杖已到了門後，「砰」的一聲，已被青年人扭開的門又再關閉！

青年人有如甕中鼈，反身出拳，朝着呂偉良進攻！

呂偉良早已看準了他的來勢，側身閃避拄杖欺身進馬，擴臂掄拳，那青年看也未曾看得淸楚，又再次倒在地上。

那青年幌眼間又站了起來，但這一次，他不敢再輕擧妄動了！

呂偉良道：「你是什麼人？來這裏幹什麼？」

「請你不要誤會，我並非小偸。」青年人說，「我只是奉命來找一些東西。」

「奉命？」呂偉良問道：「你奉了誰的命令？」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那麼，我只能把你交給警方。」

「何必呢？坦白說句，我看閣下也不是這裏的住客吧？」

「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看見你在外面走廊處徘徊，後來我以爲你找錯地方，由梯間走了。」

呂偉良道：「我是故意這樣的，否則你又怎麼會上當呢！」

「但是，據我所知，這裏只住了一位小姐。」

「小姐？」呂偉良四下裏張望一遍，看見那邊几子上有一幅彩色照片，那女子很嫵媚，於是他又問：「是不是她？」

青年人點點頭：「對了，她就是柳玫瑰。先生，看情形就知道你不但不認識柳小姐，甚至與此事無關，我勸你還是別阻碍我了。我可以向你發誓，我不是普通小偸。」

「小偸原來也有特種的？」

「不！只是我正在找証據，如果找到的話，可以爲一個無辜的人洗脫罪名，把他救出鬼門關。」

呂偉良越聽越覺得出奇：「你所講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我不能說得太多，否則，我的老闆會責難我。」

「如果你不說淸楚，當你老闆去到警局裏保釋你時，豈不更加令他難堪？」

「……」青年人呆了一陣，又瞪住呂偉良：「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叫做呂偉良，卽使你未聽過這名字也應該聽過了『鐵拐俠盜』這稱號！」

青年人恍然大悟：「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我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也該讓我知道你是誰了吧？」

「是的，我如果早知道你是呂偉良先生，就可省了許多麻煩。不妨對你說，我是白律師的堂姪白志明，也是他的助手之一。」

「白律師？」呂偉良又問：「你們正在辦那一宗案子？」

「就是喬若梅被人姦殺案。」

「這麼說來，你們當事人就是雷欣了——涉嫌姦殺喬若梅的待罪之人對不？」

白志明點點頭。

呂偉良問：「你爲什麼會找到這兒來？喬若梅的家人是住在B座那邊的。」

白志明道：「我知道，B座就在隔隣，據我們調查所得，死者喬若梅與這裏這位美麗住客柳玫瑰是互相認識的。」

呂偉良聽到這裏就知道事情可能有新的發展。他爲了使到白志明放心說下去，於是又說道：「我喜歡理別人的閒事，但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我永遠站在正義這一邊。」

「那好極了，呂先生。」白志明道：「讓我簡單地告訴你，我們最近獲得一個情報，就是柳玫瑰原來就是雷欣的情婦。事發當日，他曾到過這裏來會見他的情婦柳玫瑰。」

「那麼，他爲什麼在法庭上不說出這點？他出現在這幢大廈，有人認得他，這是對他十分不利的，但是，如果他說出到這兒來只不過是爲了與情婦幽會，情形就會完全改觀。」

「你不會明白的，雷欣是個有名望的商人，他的妻子又那麼漂亮，如果讓他的妻子與親友們知道他在外面有情婦，他的家庭與名譽都會受到極大的破壞。」

呂偉良苦笑道：「這難道就是所謂英國式的紳士作風麼？其實，現在這田地，他的名譽早已破產了；萬一罪名成立，判了刑，那時更不會在親友與他妻子的心中留下好印象。」

「是的，我們的想法與你一樣，所以白律師才會派我設法找到柳小姐……」

話猶未完，呂偉良突然打了一個手勢，示意白志明不要說話。

他們傾耳細聽，果然有人掏出鎖匙開門的聲音傳來。二人不禁嚇得一跳！

呂偉良指指後面，二人立卽竄進去！

A座的門開了，一個女人走了入來。她進來之後，頹然在沙發上坐下來，把帶回的一大叠報紙逐一翻閱。

呂偉良探首窺望，發覺她正是柳玫瑰——與照片中人一模一樣。

白志明低聲道：「怎麼辦？」

是的怎麼辦呢？後面所有的窗門都加上窗花鐵枝，這裏又沒有後門的，如何逃得出去？

呂偉良想了想，拍拍白志明的肩膊道：「跟我出去，何必怕她？」

白志明也未答話，呂偉良已拄杖出了客廳外面！

柳玫瑰想不到屋內來了不速之客，登時嚇得張大了嘴巴！

「你是什麼人？」柳玫瑰抖聲問道。

呂偉良道：「我不是小偸，你放心好了，柳小姐。」

這時白志明由裏面出來，柳玫瑰更加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呂偉良又說：「雷欣先生，你當然認識吧？」

柳玫瑰呆了一呆。「不！我……我不認識他！」

呂偉良看看沙發椅前面的玻璃几子上面的紙報，每一張都刋載有雷欣案子的新聞，他說道：「你眞特別！小姐，你不認識雷欣，却那麼關心他，你能令我相信你的話嗎？」

「信不信由你！」柳玫瑰說，「我只是關心我的隣居，我同情她，她死得實在

太淒慘了。」

「你眞是菩薩心腸。一個男人供你衣着食宿以及一切開支，你不同情他，却去同情一個死得莫名其妙的少女。這是什麼話？」呂偉良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柳玫瑰說，「如果你們再不走，我唯有叫警察。」

呂偉良笑道：「好極了，警方知得太少，我們知得太多，正好讓我們轉告警方，讓他們知道你是雷欣先生的情婦。」

白志明一直不作聲，這時他却由口袋裏取出了一些物件來，包括一本小册子，一張花店的賀咭，以及一些文件。

柳玫瑰只瞥了一眼，立即就面色大變。她衝過來，企圖奪回這些東西，但是，白志明手急眼快，把手遞得高高的。

呂偉良道：「柳小姐，請你冷靜一點！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讓我介紹一下，這位是白律師的助手，他也是姓白的。白律師的當事人就是雷欣，相信你從報章上已經知道了。」

白志明生得高大，柳玫瑰不及他高大，自然不易從他手上奪回那些文件。

柳玫瑰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白志明道：「我們只想知道一些眞相，不一定要對雷欣有利的。」

柳玫瑰無可奈何地呆了一陣，終於嘆氣說道：「其實我也不知道眞相，當日我不在家，與女友到隣埠去賭博。」

呂偉良問：「雷欣知道嗎？」

「不！他事前可能不知道。」柳玫瑰說：「他與我經常有電話聯絡，但他沒有打電話來，我打電話到他辦事處時，他出去了。我只好留下字條，說我到隣埠去博彩，叫他過兩天打電話給我。」

呂偉良又問道：「他可有這兒的鎖匙嗎？」

「是的，這裏是他付租的，他當然應該有這裏的鎖匙才對。」柳玫瑰說道，「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會跑到隔隣去殺人的。」

「你相信他會殺人嗎？」

「很難說，但我看他不像個這麼兇殘的人。」

白志明插嘴問道：「你們秘密同居多久了？」

「還未到一年。」柳玫瑰有點羞澀地說，「其實也算不上是甚麼同居，他很少在這裏過夜的，說得坦白點，我只不過是他的洩慾工具而已。」

呂偉良知道這個都市裏面有着不少像柳玫瑰一樣的女人；如果同情她們，就會說她們是人間的可憐虫，否則便會罵她們是寄生虫。

通常這一類女人都是相當漂亮冶蕩的，有錢的男人把她們金屋藏嬌，供給金錢讓她們揮霍；她們則付出肉體讓他們玩弄。這就是繁榮的黑暗面了。

白志明突然說道：「柳小姐，爲了雷先生的性命與聲譽，你可否答應我一個要求？」

「甚麼要求？」柳玫瑰問。

「希望你先會見我的老闆，然後出庭作証。根據他說，他是無辜的，這件事只有你可以証明。但是，如果公開你與他的關係，可能會破壞他們的家庭幸福，所以，一直不敢提及你。」白志明說，「但是他事到如今，我們爲了救人，也不應該畏首畏尾了。除非你對他一點兒恩情也沒有，否則，你沒有理由拒絕我們這要求。」

柳玫瑰的眼睛充血，看來她想哭！

呂偉良要不是親眼看見，也不會相信一個像柳玫瑰這樣的女性，竟然也會動起了眞情來。

她終於流下了眼淚，黯然說道：「好吧！我跟你去見白律師。」

白志明道：「謝謝你。」

他回頭又對呂偉良說：「呂俠士，今天幸會了！」

呂偉良輕輕一笑，道：「希望你們找出眞相來。」

白志明說道：「以白律師的辯才，他一定可以替雷先生洗脫沉寃的。你放心好了。」

柳玫瑰要進房間裏去換衣服，客廳裏只留下呂偉良和白志明。

呂偉良問道：「你手上的証據，是甚麼？」

白志明道：「我找到了雷欣寄給她的情書，小册子上也有雷欣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此外便是花店附在花束上的賀咭，送花人正是雷欣。那天是柳玫瑰生日，所以咭紙上寫着一些祝賀詞句。」

「末端署名是誰？難道就寫住雷欣的名字麼？」

「不！不是雷欣，是雷佐治。」

「雷佐治？」呂偉良呆了一呆！

白志明解釋道：「這是雷欣的英文名，相信柳玫瑰一定最清楚。」

呂偉良看看腕表，說道：「對不起，我有個約會須先走一步。」

白志明含笑與呂偉良握手，說道：「感謝你手下留情，否則在下今天實在難以完成任務。」

呂偉良覺得這個青年人很有趣，笑了笑，走了！

離開A座呂偉良正在等電梯升上來，就看見B座的門開了。

由B座走出來的是那個青年人——死者喬若梅的男朋友姜路德。

呂偉良跟他點頭爲禮，姜路德問道：「你爲甚麼還沒有走？」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姜路德怔了一怔！「等我幹甚麼？」

「我有幾句話想問你。」

「對不起，如果你企圖從我這兒獲得一些內幕，你一定失望。」

呂偉良道：「我問你，你想不想爲你女友報仇？」

「想又怎麼樣？」

呂偉良道：「想就得與我合作。」

電梯到了，二人先後進了去。

在電梯下降途中，呂偉良又說：「本來這件事與我無關，但是，我總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被捕的人未必就是兇手。」

「你的意思是：兇手另有其人？」

「有此可能，因爲雷欣可能根本不認識你的女朋友。當日的事情，只是一種湊巧。」

「但是，警方在兇刀上，查出他的指紋。」

「據我所知，雷欣當日曾到這大廈來訪友……」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電梯門已告打開。二人併肩走出電梯，走到行人道上，又站在一旁談下去。

姜路德似乎很有耐性，他問呂偉良：「你怎麼知道雷欣有友人在此？」

呂偉良說：「他的朋友不但住在同一幢大厦之內，而且同一層樓，與你女友是隣居。由於雷欣的友人不在家中，他悄然離去。後來在一條橫巷被匪徒攔途截刦，糾纏中他受了傷，指紋因此留在那把刀子上面。」

「他當時報了警嗎？」

「沒有。」呂偉良說，「他不報警可能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怕麻煩，因爲此類案件無日無之，一般都沒有結果，事主只有不斷被請到警局中去認人；第二，怕妻子知道他無端白事爲什麼會摸到這兒來，因爲一報了警，警方自然會查根問底，問他到過什麼地方的。也許他遇刦的地方就在這兒附近。」

「他探訪朋友爲什麼要瞞住妻子？」

「這就是重要關鍵之一。」呂偉良說，「如果你想要知道得更多，我們不妨交換一下。」

姜路德道：「我和我女友籌備結婚，所以她沒有做事，如果不是出外購物，便是留在家中打點一切，因爲她父親要出外工作，母親大部份時間留在麻將牌桌子的旁邊。但是，想不到好夢未諧，噩夢便首先傳來！」

姜路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說：「呂先生，我所能告訴你的，只是這些。」

「呂偉良奇怪他怎麼知道他姓呂，但後來回心一想，大概是呂偉良向喬氏夫婦自我介紹時，姜路德當時剛好出現在他背後，可能就是這樣給他無意中聽到了。

呂偉良道：「我也不怕對你直說，雷欣有個情婦住在你女友喬小姐隔隣，假如喬小姐生前與他的情婦因隣居而認識，另一個可能性就會是這樣：當日雷欣訪他的情婦不遇，喬小姐與他招呼，他可能進喬宅小坐，不料被刦匪跟了入去，混亂中喬小姐被殺，刦匪逃去，雷欣投鼠忌器，不敢報警。」

「這的確是大有可能的事。」姜路德說，「不過，這是命案，如果雷欣殺人罪名成立的話，便可能被判死期，他應該和盤托出的。」

「這就是人類心理上的矛盾，他把一切希望寄託在律師的身上，却又不肯說出了實情，那當然是担心脫罪之後，妻子亦會鬧離婚。」

姜路德指指路旁一輛跑車：「你要到什麼地方去？讓我送你一程吧！」

呂偉良說：「謝謝，我自己有車。」

「那麼，再見。」姜路德登上跑車，揮揮手，開着車子走了。

呂偉良跑到附近一個路邊電話亭去打電話，電話是打到「江强偵探社」去找阿生的。阿生在電話中問道：「師父，你在那裏？我剛打過電話給辛尼。」

「我在留香街十六號那幢住宅大厦附近。」呂偉良又問：「辛尼查出了那汽車是誰的嗎？」

阿生道：「查出了，是一位飛鏢俱樂部的會員。說不定你也認識他。」

「他叫什麼名字？」

「任天發。」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但我們必須查查他的底子。」

阿生道：「師父，省回一點氣力吧，人家的車子已經報失了。」

「報失了？」

「是辛尼說的。」

呂偉良像洩氣皮球似的，嘆了一口氣：「好吧！你現在還要看那些電腦嗎？」

「看够了。」

「那麼，截輛街車到留香街來，我就在十六號門前的汽車裏等你。」

阿生掛了綫。

呂偉良還未走出電話亭，便隔着玻璃看見柳玫瑰與白志明由十六號出來，登上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離去。

呂偉良忽然又担心這個青年人白志明，不知他是否眞的是白約翰律師的人。於是他查電話簿，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到白約翰的辦事處去。

他得到的回答是令他滿意的，白約翰律師的確有個堂侄叫白志明，是白律師的得力助手之一，呂偉良也因此放下心來。

絶色佳麗　男仕尅星

雷欣姦殺少女喬若梅的案子本來已到了最後階段，但是，辯方律師突然奇峯突出的，提出了新的反證，證人是一名艷女柳玫瑰。

柳玫瑰經過宣誓之後，在證人台上接受控辯雙方的盤問。

白律師問柳玫瑰：「請問你是否認識了雷欣——就是本案被告？」

柳玫瑰點點頭。

白律師又問：「你們認識多久了？」

「兩年以上，但詳細日期，我不大記得了，大約是兩三年。」

「你們在什麼地方認識的？」

「金記舞廳。」

「當時你在那兒幹什麼職業？」

「我是舞小姐，那時他——被告時時去捧我場，我對他留下深刻印象。」

白律師問：「於是你便同意跟他同居，是不？」

柳玫瑰黯然點頭，粉頰通紅。

旁聽席上的雷太太麥晶瑩呆了一陣，她顯然不知道她丈夫對她如此不忠。

犯入檻內的雷欣因爲早已得到律師的通知，心理上有了準備，反而泰然處之。

白律師又問：「你們同居的條件是什麼？」

「我不想答，總之房租是他付的，我答應他不再做舞娘。」柳玫瑰咬咬下唇，說：「此外，他當然要維持我的生活。」

「你知道他有太太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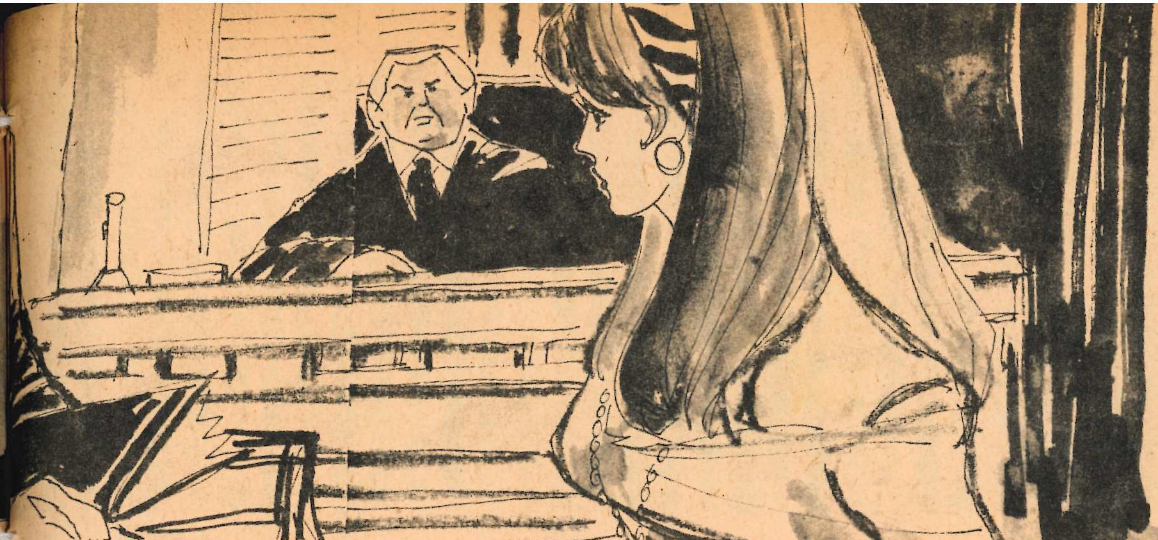
「知道。」

「那你爲什麼答允與他同居？」

「我厭倦伴舞生涯，與其『零沽』，倒不如『批發』吧！」

此語一出，登時引得哄堂大笑！

法官驚堂木一拍各人又都噤若寒蟬。



白律師又問道：「被告是否時時去找你？」

柳玫瑰答道：「是的。」

「多數是日間還是晚上？」

「有時在下午，有時在黃昏，但很少過夜。」

「你們每一次見面時，例必造愛，是不？」

柳玫瑰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說：「是。」

白律師道：「五月十六日下午，你在什麼地方？做過一些什麼？」

「下午三點鐘左右，我接到被告的電話，他要到我家中來，我答應等他。大約三十至四十分鐘左右，他果然來了。」

這時候，坐在旁聽席上的呂偉良低聲對他身旁的阿生說：「這些口供與我第一次聽到的有些出入。記得她當時對白志明說過，她當日去了隣埠博彩，只留下一張字條給雷欣。」

阿生道：「她是個壞女人，說謊又有什麼出奇？」

「她貪圖享樂，但却未必就是個壞女人。」呂偉良說道。

白律師又在那邊問道：「你們見面後又怎樣？」

柳玫瑰羞不可仰，吞吞吐吐地說：「他擁吻我……」

回頭看看旁聽席上的雷太太麥晶瑩，她比柳玫瑰更難為情，因為人們的目光也一度集中到她的身上來，她難過地垂下頭來。

白律師催促道：「他擁吻你之後又怎麼樣？請你不要害羞，你應該坦白說出實情。」

柳玫瑰於是又說：「他正想再進一步時，突然有人敲門，當時他有些害怕，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萬一他太太來了怎辦？我去應門，幸好入來的是我的芳隣喬小姐。」

白律師此時將死者喬若梅的照片高高舉起，道：「請告訴我，你所講的芳隣喬小姐，是否照片中的死者喬若梅？」

柳玫瑰瞥了一眼，答得十分爽快：「對了，就是這位喬小姐。」

「請你說下去，喬小姐到你家幹什麼？」白律師說道。

柳玫瑰道：「她過來向我借一把刀，因為她用她家中的刀子撬餅乾罐時，刀子折斷了，當時，她須要刀子用，所以向我借。」

白律師又從證物中取起一柄八吋長的尖刀，那是木柄餐刀，但較為鋒利。白律師問：「請你認清楚，這把刀子是否你的物件？」

柳玫瑰道：「對了，我認得，就是這一把。」

「好吧！請你繼續說下去。」白律師道：「後來又怎麼樣？」

「後來……我們發生關係。」柳玫瑰垂着頭說：「半小時之後他表示要離去，我也告訴他，當晚我與女友要到隣埠去博彩，可能三幾天才回家，他給我五千元。我送他到門口，發覺B座的喬小姐手部流血，正按住傷口把鐵閘拉開，我怕血，所以叫被告為她止血。死者喬若梅向被告致謝後，又繼續拉上鐵閘，料理一包一包的嫁粧雜物。我因為當晚要到隣埠去。也沒有陪伴死者，返回A座我的家裏去。」

白律師問：「B座的鐵閘是不是可以由外面往屋內透視的一種？」

「是的。」柳玫瑰答道。

白律師問：「你記得當時死者有把鐵閘鎖上嗎？」

「似乎只是拉上，沒有鎖好。」

「好極了，謝謝你。」白律師回頭對主控官道：「現在到你發問了。」

主控官站起來，走到證人台前：「剛才你說死者過來向你借刀，事後她有沒有把刀子還給你？」

「沒有。」柳玫瑰說道，「我當時看見她很忙，正把一包一包的禮物拆開，刀子可能是要來割斷禮物包的繩子的。由於晚上我要到隣埠去，平時也很少用刀子的，所以在離家之前，並沒有向死者討回刀子。」

「你記得，當時是否只有死者一個人留在家中？」

柳玫瑰道：「我沒有進入死者家中去，只從門外看見入門的客廳中只有死者一個人在着。」

「你什麼時候離家外出的？」

「大約是五時左右。」

「你說，你送被告出門時，死者正擬過來求救，你令被告為死者止血，那麼，當時你有沒有看見被告已經離去？」

「我一直看着他離開B座死者的家裏，然後又看見被告進了電梯，才把門關上。我拾好一切之後，打電話約好女友在碼





在法庭上，白律師向女證人柳玫瑰盤問。

頭相見，一齊到隣埠去。」

主控官道：「案發後，為什麼你一直不與警方連絡呢？」

柳玫瑰道：「我知道被告不願意將我們的關係公開，所以我只有寄望律師。後來我看見報紙的報導，覺得一切證據對他不利，這簡直是寃枉，所以我才打電話給白律師。」

呂偉良當時也在場，他覺得柳玫瑰又在說謊，因為事實上不是她電召白志明，而是白志明偷入她香閨內搜集她與被告關係的有力證據。但無論如何，這些口供顯然對被告非常之有利。

主控官又說：「你可知道『知情不報』是犯法行為嗎？」

「我不知道，但每個人都不想惹來太多麻煩，這却是眞的。」柳玫瑰說，「後來我覺得良心難過，明知這樣會破壞被告夫婦間的感情，但為了正義，我已不顧一切。」

柳玫瑰說得理直氣壯，聲音也在發抖，淚水直流，在場的人為之動容。

主控官問道：「你的女友既然與你同往隣埠博彩，那麼，她是否一直與你在一起？」

「是的，直至返抵本市為止。」柳玫瑰說。

「當日你離家外出時，也就是三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左右，你看見B座死者家中的大門是否打開？」

「不！是關上了。」

「當時你有沒有想到可能有不幸事情發生？」

「我沒有想到，因為我約了女友在碼頭見面，很匆忙，加上治安不好，我怕被賊人爆空檔，所以沒有對隣居提及我去了隣埠博彩。總之，我出門時見到B座大門關上，見不到死者。」

主控官又問：「被告留在你家中時，是否常常用你的刀子？」

「不是常用，例如吃生果或塗牛油時才用。」

「你承認你愛上了被告嗎？」

「我只承認對他有一份情感。」

「是看錢份上吧？」

「金錢只不過是其中之一，主要是他的為人實在太好。」柳玫瑰說時有意無意地瞥了被告雷欣一眼。

「被告有沒有提及要與他的妻子離婚，終有一天他整個人屬於你的……」

主控官剛問到這裏，白律師立即向法官提抗議：「我反對這問話，因為它與案情無關。」

法官稍為考慮之後，准許主控官問下去。

主控官於是對柳玫瑰道：「請你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吧！」

柳玫瑰道：「我從未想到去破壞別人的家庭，我只知道這是一個商業社會，我付出肉體，被告付出了金錢。」

「那麼，你突然間改變主意，出庭作證，亦與金錢有關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肯作證，無非因為被告曾付你不少金錢，維持你生活，替你付房租。」

「我不承認。」柳玫瑰倔強地說道：「我只是想讓大家了解事發之前的一些眞相。」

主控官道：「好了，我問完了。」

法庭再傳柳玫瑰的女友出庭作證，她的口供與柳玫瑰並無矛盾之處，她是個現役舞娘，與柳玫瑰是好朋友，二人經常往隣埠去博彩。

法官因為時間無多，把案押後。

這時候呂偉良才發覺死者喬若梅的男友姜路德，正在他後面一排座位上。

姜路德問呂偉良：「你覺得以後的發展如何？」

「很難說。」呂偉良道：「一則我不是法律專家，二前主控方面可能也提出更多證據，例如柳玫瑰與女友往隣埠的時間，是否與口供脗合？相信海關方面必有記錄。」

雷欣的妻子麥晶瑩黯然淚下，一位與她年紀相若的女友，摻扶住她，對她婉言安慰。

當麥晶瑩發覺呂偉良時，她哽咽着問道：「呂先生，你以為我丈夫會無罪釋放嗎？」

呂偉良苦笑道：「為什麼你不去問問白律師？」

麥晶瑩道：「他說，機會只是百份之五十而已。」

呂偉良分析着說：「可以想像得到的，有幾個關鍵：第一，柳玫瑰與她女友的口供，與警方的調查記錄能否脗合。第二，死者的屍體方面，指間是否有傷痕及止血藥物。第三，你丈夫是否承認與柳玫瑰的關係。第四，萬一他承認柳玫瑰是他情

婦，自然要把以前被告的口供推翻，法庭方面是否接納？凡此種種，都要看白律師施展他的渾身解數了。」

各人一邊走出法庭，一邊麥晶瑩又把她身邊的女友介紹給呂偉良認識。據說她身邊的女友叫林芬芳，丈夫姓陳，所以又稱陳太太。

白律師過來跟麥晶瑩招呼，表示要用車子送她返家，又暗示有重要的說話跟她談談。因此，林芬芳沒有一齊坐進車子裏去。

呂偉良看見林芬芳一個人孤零零的，自告奮勇，用車子送她返家。

呂偉良乘機問道：「陳太太，你認識雷太太多久？」

林芬芳道：「我們是中學時代的同學，算起來超過十年有多。」

「然則，你當然了解他們夫婦間的感情吧？」

「我當然清楚，但我不想多說。不過有一點我幾乎可以肯定的，就是被告無論是否眞的殺了人，罪名終會成立。」

「爲什麼？」

林芬芳瞥了呂偉良一眼，神秘地笑了笑：「天機不可洩漏！」

呂偉良道：「但據我所知，白約翰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好律師。」

「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這是什麼意思？」

「你想知得更多，除非你發誓，第一，不要把我今天的說話轉告別人，第二，我不負法律上的責任。」林芬芳隆重其事地說。

呂偉良笑道：「我從來不喜歡搬弄是非的，如果你是相信我的話，你就說！」

林芬芳做了一個鬼臉：「雷太太跟白律師也是好朋友。」

「好朋友？」

「是，你特別留意那個『好』字。」

「你的意思，可是說：他們的關係曖昧？」

「大概是這意思。」林芬芳又神秘地一笑，「總之，我這位女朋友長得太漂亮，男人娶了一個漂亮妻子，到底是煩惱的事。」

「聽說雷太太麥晶瑩有許多男朋友，是不？」

「是的，白約翰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你是她的閨中密友，可知道她是否早就曉得她丈夫對她不忠？」

「她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的話，心理上早有了準備，今天就不會如此難過了。」林芬芳又說：「其實知不知道也是一樣，因爲她丈夫也從來不干涉她與她的男友來往。」

「這麼說來，他們夫婦間的感情也不會太好。」呂偉良說。

「是的，雷欣可能就是因爲心情苦悶，才會出去找女人。」

「陳太太，府上在什麼地方？」

林芬芳不好意思地說道：「對不起，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了。我也是住在雅明道的，就是在雷宅的斜對面，一百零二號五樓。」

阿生一直在聆聽她與呂偉良說話，車子則在繞着大圈，直至她說了住址，阿生才把車子開往雅明道去。

車子開入雅明道，果然不見白律師的車子。林芬芳於是又說道：「我早已說過了，他們不會返到雷家去談『公事』！」

林芬芳在語氣上充滿了諷刺的味道，尤其是「公事」二字，說時冷然一笑，充份表露出她對她的女友不信任的心情。

車子在一零二號門前停下來，讓林芬芳下了車之後，阿生才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柳玫瑰既然可能在說謊，那麼，這女人的說話亦未必可信。照我看，白律師在全力去營救被告。」

「是的，我也這樣想。」呂偉良說，「如果他不是全心全力去爲雷欣辯護的話，又何必節外生枝，把柳玫瑰請上證人台呢？」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複雜。假如雷欣不是姦殺喬若梅，那麼，兇手又是誰？還有，放冷槍射擊你和麥晶瑩另一個男友的，又是誰？」

「不管事情眞相如何，這件事實在已引起了我的興趣。」

「然則，我們要怎樣做？」

呂偉良說：「阿生，把車子開往警局，我要知道整個事件的過程。」

車子開到警局的停車場去。師徒二人入到偵探部，辛尼剛好在着，夏維探長出去了。

辛尼一見面就問：「你忽然又查車牌號碼，忽然又出現在法庭的旁聽席上，到底你又在玩什麼把戲？」

呂偉良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去過法庭？」

「一位同事剛回來對我說起你，他在法庭見過你，你似乎對雷案很有興趣。」

「是的，不怕坦白告訴你，我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你當然知道了整個事件的過程吧？」

「過程很簡單，我知道的報紙都記載過了。」

呂偉良又問：「今天白律師提出的新證人，你以爲可靠嗎？」

「我不是主理這件案的，但是，據我的同事說，柳玫瑰和她女友的口供相當眞實，一切時間地點，都可以找出證據來。例如何時離開本市，何時回來，以及在隣埠時的一切情形，我們的人都查過了，非常脗合。問題是：她出現得太遲。」

「雷太太麥晶瑩有沒有要求你們派人保護？」

辛尼出奇地反問道：「她爲什麼要保護？」

「她曾告訴我，她很害怕，因爲有人要殺她。」

「她沒有報警。不過，不妨對你說，我們人手不足，卽使她報警，我們也要看情形如何才可以決定是否派人保護她。」

呂偉良沉思片刻，忽然又問道：「雷欣被捕時，到底憑什麼線索？」

「留香街十六號住宅大厦一名婦人與一名小童的口供，我們憑了他們的口供繪圖認人，一名探員把圖片讓一名路邊小販細認，小販於是說出圖中人曾駕車離去，我們憑車牌登記找到了他，就這麼簡單了。」辛尼又得意洋洋地笑說：「你也知道我們警探部的工作效率極高，要是稍爲遲緩一步，被告襯衣上的血漬可能洗去，被告妻子的口供也可能迥然不同，那時就很難把他入罪。」

呂偉良笑道：「聽你口吻，你恨不得雷欣早日定罪似的。」

「坦白說，憑我眼光看，百份之九十九是他幹的。」

「還差百份之一呢！」

「那百份之一就是今天柳玫瑰所講的可能性。」

呂偉良問道：「雷欣被捕時，有沒有詳細檢驗過他的身體？」

「有，一切正常。」

「神經系統呢？」

「也十分正常。」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辛尼不等他說完，就低聲說道：「你不必問了，讓我告訴你，醫生認爲被告的性慾很強，所以他雖則有了一個漂亮的妻子，還要出去攪女人，如果得不到發洩時就可能在一念之間，向其他女人施暴。」

呂偉良道：「不！我要知道的，並非這些，而是死者的手指是否有新傷痕？」

辛尼道：「是的，而且還有紅汞水和膠布貼上。」

「這麼說來，被告可能眞如柳玫瑰所說，曾替死者止血療傷。」

「無論如何，柳玫瑰的突然出現，增加我們警方不少麻煩。」

「麻煩是另一回事，總不能讓一個無辜的人被寃枉的。」

辛尼道：「坦白說，我絕對相信雷欣是眞兇。」

「你憑什麼說得如此肯定？」

辛尼道：「憑我多年來辦案經驗。」

「這不過是直覺上的事，我仍然主張你們查得清楚一些，否則，寃枉一個好人，造成一宗寃獄，實在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

辛尼苦笑道：「仁慈的俠盜先生，我無意與你爭論被告是否有罪，反正法律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結論將來總有個結果的。現在我想問你，你到這裏來，就是爲了這點小事麼？」

「不！還有一件事要請教你。」

「什麼事？」

「本市有沒有職業兇手出現？」

辛尼怔了一怔：「你爲什麼會這麼問？其實你已是半個警探，自從閣下收山之後，我們先後得過你不少幫忙，你應該清楚的。」

「據我所知本市有這種行業出現。」

「這是每個都市在所難免的。」

呂偉良道：「那又未必，卽如滿街垃圾，這也是繁榮都市在所難免的麼？飛帮隨街打架，打刦，這也與繁榮有關嗎？請你不要人云亦云，爲什麼你不看看星城那邊？人家一樣繁榮，人家一樣豐衣足食，但人家街道上沒有垃圾，沒有長髮臭飛，更沒有敎壞青少年的血漿電影。」

「……」辛尼啞口無言。呆了一會才說道：「好了，大俠士，請你告訴我，你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想知道，你們警方的記錄之中，有那一位職業兇手喜歡用冰彈的？」

「什麼冰彈？」

「鹽水冰彈。」呂偉良說，「通常是間諜才用的殺人武器，但有些科學化的職業兇手也會用，因爲它進入人體之後，遇熱便會溶解，驗屍官可能無法找到一些痕跡。」

辛尼沉思說：「沒有，我記憶中沒有如此進步的殺人犯。」

「如果我要求你提供一份名單，就是已釋放的職業兇手名單你認爲過份嗎？」

「本來不可能，因爲你不是我們警方的人，但是，我知道你的用途之後，可以考慮的。」辛尼又問：「到底又出了什麼事？」

呂偉良說：「我們幾乎被人用冰彈射殺。」

「爲什麼你不報警？」

「你不是說過嗎？你們人手不足，太忙了！這些事毫無証據，你們未必相信。因爲連彈頭也找不到一個。」

辛尼忽然不作聲，束着眉梢沉思着。

呂偉良道：「是不是你想起了一些什麼？」

「是的，雷欣的妻子麥晶瑩報過案，說她與男友逛街時，差點兒被人射殺，但我們認爲她無中生有，因爲當時也是連彈頭也找不到一個。」

「是不是前幾天的事？」

「不，不是，很久了。」辛尼道，「那時她的丈夫還未牽涉到姦殺裏面去。」

「嗯……然則，這已經是第三宗了。」呂偉良也呆了一陣。「雷太太最近與男友差點也遭毒手。」

辛尼說道：「我給你提醒了，的確有一種冰彈可以殺人於無形的。但是，我眞想不到本市的職業殺手，已經進步到這個地步。」

「坦白說，如果不是經過化驗，三合土的成份之中滲進鹽水，我也不會想到冰彈那方面去。」

「但是，爲什麼雷太太不報警？」辛尼說，「我的意思是指她最近的一次。」

「很難說，可能是第一次報警，沒有結果的緣故，也可能是怕她丈夫的案子受到牽連。」

「這麼說來，這件事眞不簡單。」

「我也這樣想：兇手的目標是誰呢？雷太太麥晶瑩呢，還是我？前兩次來說，目標又是誰？眞是耐人尋味。」

「這可能是雷太太麥晶瑩濫交的結果。」辛尼說道，「說不定她的男朋友們正在互相殘殺。」

呂偉良笑道：「如此說來，眞的是『女人是禍水』啊！」

「太過美麗的女人，總之麻煩多多！」辛尼嘆氣說。

呂偉良又問：「阿生打電話請你代查的汽車是不是任天發的？」

「是的，任天發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領有槍照，我以爲你認識他，因爲你也是那間俱樂部的會員啊！」

「那兒有數百會員，我又怎可能一一認識？」呂偉良想想又問道：「你回答阿生時說過，任天發的車子報失？是不？」

「是的。這件事大槪不會假，報案室

也有記錄下來。」

「什麼時候報失的？」

「讓我查查看。」

辛尼打電話——他用內線電話去查問他的同事。

呂偉良覺得這個地方領有槍照的人不多，所以，他覺得這個任天發實在值得注意。

不一會兒，辛尼放下聽筒對呂偉良說：「是阿生打電話來的當日。」

呂偉良道：「時間呢？」

「只比阿生打電話來時早了十分鐘左右而已。」辛尼說。

呂偉良又問道：「那麼，車子找到了嗎？」

「很快就給我們巡邏車發覺找回，這是報失車輛案件中最容易銷案的一宗。」

「車子是在什麼地方找回的？」

「在十字大道附近的路旁。」

「失主任天發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公平道。」

呂偉良回頭看看牆上掛着的一幅地圖，知道自己沒有記錯，公平道與十字大道相距不遠。他心裏有數，向辛尼要了任天發居住地方的詳細地址，因為任天發報案時是有登記的。

辛尼若有所覺地問：「難道任天發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嗎？」

呂偉良沒有直接答他，只問道：「如果當時你是那兇手，明知人家記下了你的車牌號碼，遲早會查出車主是你，你會怎麼樣做？」

「為了洗脫罪嫌，當然最好報失車輛。」辛尼毫不考慮地說。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可惜這是日間，他的身形我總會認得的。」

師徒二人要告辭了，辛尼又問：「要我派人去助你一臂之力嗎？」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警方人手不足麼？」

辛尼道：「是的，不過如果你要人的話，我可以抽調數名去幫幫你。」

「謝謝你的好意，如果我需要的話，一定會打電話求助。」呂偉良又說：「但目前還沒有這需要。」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正要離開那裏，突然電話響了，辛尼一邊接聽，一邊打手勢留住呂偉良。

呂偉良心裏奇怪，一下還以為電話是找他自己的，但後來回心一想，怎麼會呢，這裏是警方的偵探部，誰會打電話到這兒來找他？

辛尼接聽完那個電話之後，非常緊張地站了起來。他對一名高級探目說：「你暫時代替我在這裏當班，白約翰律師被人行刺，我要親自去調查一下。」

辛尼一邊穿上外衣，一邊吩咐他的手下先去召集探員在車上等候。剎那之間，整個偵探部都變得緊張起來。

辛尼對那名探目說：「剛才的報案電話已經自動錄音，記得設法通知探長，我現在先帶人到白律師的事務所去。」

辛尼回頭又對呂偉良說：「你有興趣跟我來？」

「不，我要爭取時間先去找任天發，回頭有空再到白律師的事務所去看看吧。」呂偉良又問：「白律師本人在事務所被殺嗎？」

辛尼邊走出辦公室邊說道：「是的，聽說他正與他的事主麥晶瑩在一起。」

「又是她！」呂偉良不禁又呆一陣。

辛尼沒有時間與呂偉良再說下去，登上一輛警車之後，與他的同僚離開了停車場。呂偉良和阿生上了他們自己的汽車。阿生說：「難道麥晶瑩真的是男人尅星？為什麼凡是與她在一起男人，都會成了靶子？」

呂偉良怔怔地說：「上次要不是我閃避及時相信我已是第一個被害者。」

根據辛尼給呂偉良的記錄，任天發是住在公平道一二九號二樓的。

呂偉良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拿起電話聽筒，叫電話局的接線生替他接到「飛鏢俱樂部」去。這是無線電話，電話局按次收特別服務費，價錢當然高。所以師徒二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寧願化數角硬幣到路邊電話亭去。

電話接通了，呂偉良認得聽電話的女子正是俱樂部的女秘書何小姐。

呂偉良表明身份之後說道：「我想查一查任天發的檔案，可以嗎？」

何小姐在電話裏笑道：「別人也許不可以，但大俠士要查，我豈敢不從？請你等一等！」

呂偉良知道何小姐管理會員登記檔案的。不到半分鐘光景，何小姐的聲音又在那邊說：「請你聽着，任天發，男性，三十九歲，未婚，報住公平道一二九號二樓，職業是經紀，領有獵槍執照。」

呂偉良問：「他什麼時候加入俱樂部的？」

「去年七月，是普通會員。」何小姐問：「要不要他的記錄？」

「什麼記錄？」

「射擊記錄。」

「好吧，說來聽聽。」

何小姐道：「他得過今年一月份的公開組冠軍，總成績是一百分，九十八分，九十九分。」

「好極了，何小姐，謝謝你。」呂偉良掛了線。

車子已轉入公平道。

阿生自然也聽到剛才呂偉良講電話的情形，他說：「任天發如果是個職業兇手，我們的腦袋隨時會開花，因為剛才何小姐所說的成績已是百發百中的高手。」

「是的，所以我們更加非要小心不可。」呂偉良說。

阿生把車子停在附近，先打量了附近一帶的環境，然後才下車。

這是一條接近街市的街道，到處都是垃圾，大部份是舊樓。

舊樓一般都有前後門。因此，呂偉良示意阿生守候在後巷那邊。

呂偉良登上一二九號二樓，一名老婦應門，她出奇瞪住呂偉良：「你找誰？」

「我找任天發先生，他在家嗎？」呂偉良說。

老婦道：「他不在家。」

「他多數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有時幾天也不見人面，有時三更半夜。」

呂偉良看得出老婦人對這個人的印象極差。但為了找尋答案，呂偉良又問：「他今天有沒有回來？」

「一早出去了，至今未回來。」

呂偉良靈機一觸，說道：「我是警探，可以讓我看看他住的地方嗎？」

老婦絕不懷疑，反而說道：「我早覺得他不對勁了，想不到果然出了事。好吧！你進來，他就住在頭房，已經欠了我兩個月租金未付。嘿！如果我能證明他犯了事，那大概我總有權叫他搬了吧？」

呂偉良一邊拄杖跟她入內，一邊問道：「你怎麼知道他犯了事？」

「如果不是出了亂子，為什麼你們要找他？」老婦人說。

呂偉良說：「據我所知，他環境不錯，還有一輛車子，為什麼會欠你租金？」

「真是天曉得！」老婦人道，「年青人就是這樣糊糊塗塗的。」

「他就住在這間房嗎？」

「是的。」

呂偉良看見房門鎖上了，便對老婦說道：「請你不要走開，看着我搜查他的房間。」

老婦人一怔：「房門鎖上了，我可沒有鎖匙呢。」

「我有！」呂偉良把手一揚，其實那只是一根鋼線而已。

不消半分鐘，門鎖已應手而開，老婦人看得呆在一旁。呂偉良推門入房，只見裏面十分簡單——一張床，一張寫字枱和一張椅子。

呂偉良找不到其他行李，甚至連皮箱也沒有一個，的確是簡單到無可再簡單。

呂偉良拉開抽屜，裏面空無一物。床上只有一張舊被單，一個舊枕頭。

呂偉良忍不住問老婦人：「他在這裏住了多久了？」

「我記不清楚。」老婦人想想，又說：「大概也有一年左右了。也許超過一年了。」

呂偉良俯首彎腰，希望可以從床底下面找到一個皮箱之類的物件，但是下面什麼都沒有。呂偉良覺得這間房不像是有人居住的。老婦人說他住了一年以上，呂偉良真不敢相信。

呂偉良道：「他可能不會回來了。」

老婦人道：「為什麼？他還欠我的租呢！」

話猶未完，突然有個人的聲音插入來：「誰說我不回來？」

這聲音來得突然，語調也說得沉重。登時把呂偉良嚇了一驚！

出現在房門口的並非別人，正是任天發。

任天發充滿惡意地瞪住呂偉良：「你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跑到我這裏來？」

呂偉良看不見他手中有槍，心情較為鬆弛下來。他未答話，老婦人就說：「這位先生是警探，你到底犯了什麼事？」

任天發冷然一笑：「你別聽他胡說八道，他不是什麼警探。」

呂偉良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直覺上覺得就是這個人的身形，他可能就是那個槍手。因此呂偉良說道：「是的，你說得不錯，我並非警探，我是來找尋那支可以發射冰彈的來福槍。」

任天發面色一沉：「你說什麼？」

呂偉良冷冷地一笑，說道：「別裝蒜了，你心裏應該明白的，報失汽車是最大的破綻，看來閣下並非一個有頭腦的職業槍手！」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任天發忽然又問：「我報失汽車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說：「我還知道你到過松柏道，當天把你的汽車『偷』去的人正是你自己！」

任天發道：「我真不明白你的目的何在，你既不是警察，那你到這兒來幹什麼？這是我的地方，你未經我同意便進來，我可以報警拘捕你的。」

「報警？」呂偉良輕輕一笑，「好極了，反正我正想把警察找來。」

任天發回頭對那老婦人說：「三婆，請你去替我打電話報警，這個跛子不是好人！」

二房東三婆呆了一陣。任天發又催促她：「快去打電話吧！否則你也會受到損失。」

屋子裏沒有其他人，三婆只好跑去打電話報警。

三婆走開之後，呂偉良笑道：「我想不到你會這麼冷靜，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吧？」

任天發道：「在警方人員到達之前，我什麼都不想說。」

「如果我猜測不錯，你可能還有些重要東西留在這裏，所以你要回來取走它。」呂偉良又說，「這裏一切已經搬清了，你為什麼還要回來？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事。」

呂偉良說話的時候，故意背轉身去，他以為任天發必然會有所行動，而他的做法卻是相當危險的，萬一任天發突然拔出手槍向他射擊的話，就可以丟了性命。

不過，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的身手，固然敏捷無比，頭腦也靈活，他覺得如果不是這樣，很難試探出對方的真正的身份。

當然，呂偉良肯冒險也是有原則的，他早就發覺窗門上的玻璃裏面有任天發的影子，所以他雖然背轉了身，仍然可以從玻璃的反映中看見任天發的一舉一動。只要任天發一動手，呂偉良相信他的動作一定比對方快，而鐵拐杖也可以同時發生作用。

但是，任天發卻始終沒有動手襲擊他的企圖。

不一會，警車聲在街上响起了。

呂偉良俯視街中，一輛警車在下面門前停了下來。

呂偉良回頭看看，任天發仍然在着，他不但毫無反抗的意思，反而對呂偉良虎視眈眈。

三婆開門，數名武裝警員進來，為首的一名警長問：「發生了什麼事？」

任天發道：「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他未經我同意便摸進這裏來，我實在不知道他想幹什麼。」

「我是他的朋友，警察先生，你別聽他瞎說。」呂偉良道：「這個人欠我的錢，我才會賴着不走！」

呂偉良此語一出，不但任天發呆住了，三婆也感到愕然。

警長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呂偉良。」

警長呆了一呆，又問：「你有什麼證明他欠你的錢？」

呂偉良說：「欠據在我家中……」

任天發搶着說：「你不要相信他的話，根本沒有這回事。」

呂偉良道：「天發，做朋友不能這樣忘本的，你欠我這筆錢日子已經不淺了，你出入有汽車，我現在只討回一點零用，你怎可以反眼不識？」

任天發氣得發抖，他想也沒有想到呂偉良出此怪招。

呂偉良又對警長道：「此人姓任，叫任天發，就是在飛鏢俱樂部認識他的，他得過射擊冠軍。這本來是私人的糾紛，但二房東三婆見我們吵的太劇烈才會驚動你們的，眞對不起！」

警長信以爲眞，說道：「你們不要再吵了，他欠你的錢，你可以上法庭去。這些日子，我們警方要做的事情正多着，沒有事不要再打緊急召警電話了。」

呂偉良說道：「我明白了！」

任天發正想說什麼，警長又說：「如果你們再吵吵鬧鬧的，被我們帶走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呂偉良不等任天發開聲，他又說道：「任天發，算了，當日要不是你說沒有錢付房租，給二房東趕出街，老實說，我才不會幫你。既然你驚動警察，你且等着我的律師信好了。」

呂偉良說着，假作很生氣地離去。任天發無可奈何，三婆這時却以爲他們眞的是朋友，甚至以爲任天發眞的欠了他的錢，尤其是呂偉良提及欠房租的事，更加令三婆深信不疑。

警長看見已經沒有什麼事，也收隊離去。

呂偉良拄杖繞到後巷，阿生仍然守候在那裏，他不知道他的師父差點被帶到警局裏去。

呂偉良與阿生在附近路旁找到了任天發的小房車。

呂偉良覺得如果任天發是個職業兇手，他的汽車內一定有綫索可尋，甚至槍枝亦可以在汽車裏找到。

於是，呂偉良叫阿生撬開車門，在任天發的汽車裏搜索。

但是，車廂以及行李箱都搜過了，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呂偉良大感失望地呆在一旁！任天發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來到了他的身旁來了。

任天發含怒地盯住師徒二人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呂偉良冷靜地說：「我只想證明你剛才到過什麼地方。」

「你們又不是警察，有什麼權查我的私生活？」

「如果我是警察，你早已吃了苦頭，我剛才又何必說謊？」

「現在你也承認說謊了，嘿！」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情勢所迫，相信你老兄也不想到警局中去吧！」

「我怕什麼？」

「坦白說，我是個老江湖，生平見過的大賊和殺人兇手不知有多少，就是從未見過如此鎮靜的。」

任天發道：「你說話最好小心點，什麼兇手？」

「用冰彈去殺人，相信這種裝備一定價值很高，所以閣下所得到的報酬相信也不會太少。」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你好像吃錯了藥似的。」任天發說着，已坐上了他的汽車。

師徒二人，無可奈何，只有目送他離去。

阿生洩氣地說：「師父，我看我們又找錯了目標。」

呂偉良却充滿了信心地說：「我雖然當日看不清楚他的面目，但是，我認爲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有什麼根據？」

「如果他不是兇手，相信現在我和你已有麻煩，被關進了警局中去。」

阿生道：「可是，我們一點兒證據也沒有。」

「給點耐性吧。」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坐上自己的汽車裏去。

阿生也坐到汽車裏來，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師父，我們現在又到什麼地方去？」

「到白律師的事務所去。」呂偉良說：「如果任天發剛才曾經行兇殺人，那我們就等於白白放走一名殺人兇手。」

車子開入市中心區，白約翰的律師事務所就在一幢辦公大厦裏面。

阿生停好車之後，與呂偉良沿住行人道走過去，發覺那幢辦公大厦門前擠滿了人，警車也有好幾輛停在路旁，警察正把人羣驅散。

呂偉良擠到門前，但師徒二人不得其門而入，守衞在那兒的警員告訴他們，裏面發生了命案！

呂偉良正在想辦法混入去，辛尼剛剛由裏面出來，他問呂偉良：「找到任天發嗎？」

「找到了，可惜我又不是警方人員，不能逮捕他。」呂偉良又問：「白律師怎麼樣了？」

辛尼道：「他安然無事，但他的得力助手白志明被人殺害了。」

呂偉良呆了一陣！

白志明不但是白律師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堂侄，呂偉良在柳玫瑰家中見過他了。他爲什麼會被殺？呂偉良正想問下去，辛尼又指指對面：「我要到對面天台去看看，兇手可能藏匿在那兒開槍的，你也來看看吧，我們的人正在那兒調查。」

呂偉良與辛尼併肩走過馬路，一邊問道：「白志明是給什麼兇器殺死的？」

辛尼道：「相信是附有瞄準器的長程强力來福槍。」

「在辦事處之內麼？」

「是的，子彈由窗口射入，穿過玻璃和輕紗，白志明只不過做了他叔父的替死鬼。」

「這是什麼意思？」

「那幅輕紗可能影响到兇手的視綫，

當時白志明正坐在他叔父的辦公桌旁，兇手一定以爲他是白律師，其實白律師當時正與雷太太在會客室裏。」

辛尼一邊說着，一邊帶住呂偉良乘電梯登上對面一幢辦公大厦的天台，那兒已有一批探員在展開偵查工作。

呂偉良和辛尼走到天台欄杆邊緣，發覺倚伏在那兒的確可以俯視白律師的辦公室。

呂偉良離遠望過去，看見白律師的事務所內，人頭湧湧，大批警方人員正在那邊展開偵查工作。

辛尼問一名探員道：「有沒有找到彈殼？」

「沒有。」探員說：「那邊有一度太平梯，兇手可以由那兒爬到另一幢較低的大厦，然後從容逃去！」

呂偉良問辛尼：「死者的致命傷在什麼地方？」

辛尼說道：「在頭部。子彈穿過玻璃，直接擊中了頭部。」

呂偉良與辛尼由後面太平梯落到隔隣另一座大厦的天台去。

二名探員正在四處找尋證物，但他們告訴辛尼，什麼都找不到。

呂偉良由天台轉入屋內，須要走一層樓梯才有電梯可乘。

辛尼發覺梯間有些雜物堆置，回頭問那二名探員：「這裏搜過了嗎？」

一名探員回答道：「搜過了，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呂偉良折返天台，沿太平梯爬返較高一幢辦公大厦的天台。

那兒有個水箱，呂偉良企圖攀登上去看看，但一名探目對他道：「呂先生，水箱裏沒有可疑之處，我們用電筒照過。」

話雖如此，呂偉良還是攀登上去。他的鐵杖裏有電子電筒，開亮了之後探射到黑暗的水池中去，那些水又髒又臭，的確是什麼都看不見。

不過，呂偉良的萬能鐵杖之上那盞小紅燈，這時却一閃閃的亮了起來。

呂偉良自然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萬能拐杖中有探測儀器，現在既然有了反應，相信水池底下，一定有些東西浸在那下面。

呂偉良再用電筒照射，骯髒的池水無法令光綫透過，因爲什麼也看不見。

呂偉良把萬能拐杖的杖端變換了幾個角度，小紅燈忽亮忽停，這現象正好表示池底確有鐵器或其他金屬，並非萬能拐杖失靈。

呂偉良揮手示意，把辛尼召來！

辛尼一向相信呂偉良，於是叫人設法到水池中去進行打撈。

剛才那位探目十分不高興，因爲他曾經對呂偉良說，他們已經查過了水池。現在呂偉良這樣做，分明是不相信他的話。

水池又深又大，因爲這是供應全幢辦公大厦水厠用水的儲水池。

池水混濁不清，如果漫無目的地打撈，的確是一種十分辛苦的工作，但是，呂偉良的電子探測儀器十分靈敏，杖端所指之處，只要小紅燈一閃一亮的，位置就絕對正確。

呂偉良就憑了萬能拐杖的指示，帮助探員在水池中打撈。

池水不但混濁不清，又髒又臭，的確令人難受。

還好不消幾分鐘光景，那名潛水摸索的探員終於又冒出頭來。

這一次他的手中多了一樣東西，那是一支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

呂偉良果然沒有白費氣力，剛才那探目自然也無話可說。

呂偉良對辛尼說：「兇手沒有把槍帶走，大概是爲了方便他安然逃脫。但是，這種長程來福槍正是職業兇手寵物，除非他洗手不幹，或者另外還有兇器，否則，最後他可能會悄悄回到這兒來。」

辛尼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封鎖消息，讓兇手自投羅網？」

「正是這意思。」呂偉良說。

辛尼笑道：「沒有用的，你瞧……」他指指對面及附近一些更高的大厦天台，又說：「現代的記者們比間諜特工更厲害，他們配備了長距離的攝影機，剛才的情形大概已被收入菲林底片去了。」

呂偉良四處仰望一遍，果然在較高的大厦天台之上，聚集了不少手持攝影機的記者。

他無可奈何地苦笑道：「既然如此，只有另想辦法去找兇手。你的上司大概已經知道這件事了吧？」

「我想夏維探長應該接到報告了。」辛尼說，「根據白律師剛才對我說，事前他不止一次接到一個人的電話警告。」

「警告什麼？」

「警告他不要再把雷案拖下去，雷欣是死有餘辜的。」

「白律師如何回答他們？」

「白律師當時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因爲每次有刑事案件辦理時，許多時他都會接到這一類騷擾性的電話。」辛尼又說：「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會出亂子的。」

話猶未完，梯間那邊有個人走過來，他正是夏探長。

夏維緊束眉梢說：「這回眞麻煩，死者是法律界中人，如果我們不能在短期內交代，把兇手抓回來，一定受抨擊。」

他一邊跟呂偉良招呼，一邊又向辛尼道：「找到什麼綫索嗎？」

「在水池中找到了兇槍，該多得呂先生的帮忙。」辛尼說。

夏維接過那支來福槍細加檢查，發覺彈殼仍留在槍腔之內。

一般兇手往往都會在事畢後把彈殼褪出，然後把可以拆卸的來福槍放進盒子裏帶走。

但兇手現在既然有意把兇槍拋棄，當然是越快離去越好。

呂偉良雖則不是軍火專家，也知道一些槍械的常識。

他發覺這是一支配備齊全的來福槍，不但有瞄準器，更有滅聲筒。但是，却不是可以發射「冰彈」那一種。

然則，殺死白志明的兇手會不會就是襲擊過呂偉良的人？

呂偉良眞有點想不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後來他跟着夏維和辛尼等人，回到白律師的事務所去。發覺麥晶瑩呆若木雞的

坐在那裏。

她的面色蒼白，目定口呆，那神情實在太可憐！

呂偉良趁住白律師與夏維等人在那邊談話時，溜到白律師的辦公室門口，一批警務人員，正在裏面工作，那就是兇案現場。

呂偉良回憶一下，覺得白律師與白志明的身裁的確差不多。

兇手在這種遠距離中，視綫模糊，以至產生錯覺是十分有可能的事。

呂偉良正擬返回樓下去，麥晶瑩突然由那邊走過來，一名在現場戒備的警探喝了一聲，也緊隨着她衝了過來。

麥晶瑩對呂偉良說：「呂先生，請你送我返家，可以嗎？」

呂偉良看見那個警探如此緊張，苦笑道：「我當然希望有機會送你回去，但是這位兄弟一定反對。」

話猶未完，夏維和辛尼等人已聞聲由裏面走出來。

白律師顯得比任何人更為緊張，他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麥晶瑩道：「不！我只想返家休息，我想呂先生送送我而已。」

白律師打量着呂偉良，說道：「你坐一會兒，讓我向警方交代幾句之後，送你回去好了。」

麥晶瑩道：「不！我實在太倦了，我立刻就要走，呂先生送我好了。」

夏維探長問一名探員：「她簽了口供嗎？」

探員回答道：「我們只記錄了她的口供。」

白律師對夏維說：「探長，這件事她全不知情，當時我們一齊坐在這兒會客室，她從未離開過我半步。她已經受够了，請你別再騷擾她。」

辛尼向夏維遞個眼色，表示可以讓她離去，辛尼是最早帶警方人員到達這裏的，所以許多事情他比探長更清楚。

夏維再不反對，但白律師對呂偉良認識得太少，他要求探長派一名探員護送她回去。但是，麥晶瑩已經急不及待地拖住呂偉良走了。

白律師後來才從辛尼口中知道呂偉良的來頭。

落到樓下，一大批記者阻住呂偉良和麥晶瑩的去路。須要勞動警員替他們開路。記者們問個不休，但麥晶瑩不知如何作答才好，於是記者們只有拚命的攝影。

呂偉良一直以為阿生在下面等他，這時却連人影也不見了。

麥晶瑩跟着他到了汽車停放的地方，幸好那輛車子仍然在着。

呂偉良拉開車門，讓麥晶瑩上車。

麥晶瑩有如驚弓之鳥，很快就坐到汽車裏面去了，好像担心突然之間又有刺客出現一樣。

呂偉良給她的舉動提醒了，他四下裏張望一遍，這才登車。

就在呂偉良登車之前一刹那，那邊路旁突然有一條人影飛撲而來，麥晶瑩嚇了一跳，張口大叫：「呂先生，小心！」

呂偉良回頭一看，要不是他够冷靜，眞的也給她嚇破了胆！幸好呂偉良大陣大伙見得多，也明知這個女人多災多難，神經過度緊張，難免會動輒就大驚小怪。

原來由那邊飛撲過來的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阿生因為混在人叢中到處打聽，遠遠看見師父拖住一個女人離去，明知是麥晶瑩，他非常担心，他害怕又會像上次一樣，被人伏擊；因此阿生一邊沿住行人道走過來，一邊往兩旁監視，以防不測。等到呂偉良最後也上了車，他担心趕不上他們就開車，所以才加速腳步，飛撲而來！

想不到由於他的動作突然，反而把神經本來已經衰弱的麥晶瑩嚇得一跳！

阿生及時趕到，呂偉良埋怨他說：「你老是那麼大驚小怪的，把雷太太嚇破胆了。」

阿生只聳聳肩，却沒有向麥晶瑩道歉。然後坐上了汽車的司機位裏去。他不是迷信，事實上是凡與麥晶瑩接近的人，都似乎有點倒霉！所以阿生對她便有戒心。

相反，麥晶瑩却不好意思地對呂偉良說：「不關他的事，是我自己心情太過緊張而已。」

呂偉良一邊叫阿生把車子開往雅明道，一邊對麥晶瑩說：「白律師的助手被殺時，你正跟白律師在一起，是不？」

麥晶瑩點點頭：「是的，我們正在討論如何營救我丈夫，突然好像有人用鎚子敲破玻璃一樣，隨即聽到一聲慘叫，白律師和我立即衝入他的辦公室去，就看見白志明先生倒在枱上，我看見那些鮮血差點兒就暈倒過去。」

呂偉良又問：「白律師跟你是好朋友是不？」

「是的。」麥晶瑩說，「他是我們夫婦間的好朋友，所以這次我丈夫出了事，他的精神負担很大。像今天這樣，要不是他四出派人偵查，又怎會找來一個如此有力的証人？」

「你是指柳玫瑰？」

「正是她。」

「難道當你知道你丈夫與柳玫瑰的關係之後，一點也不妬忌？」

「現在不是妬忌的時候。」麥晶瑩嘆了一口氣，「白律師也是這樣担心着，所以當他找到柳玫瑰之後，曾徵詢過我的意見。老實說，我寧願雷欣跟我離婚，我也不願看見他罪名成立。因為那是一項非常不名譽的罪名，一定要設法攪清楚。」

呂偉良苦笑道：「你眞的是一位好妻子！」

麥晶瑩黯然垂下頭來。

呂偉良又說：「你有約會嗎？」

「沒有。」

呂偉良看看腕表：「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如果你賞臉，我做東道吧！」

麥晶瑩忽然抬起頭來，淚水晶瑩地瞪住呂偉良：「你不怕嗎？」

「怕？怕什麼？」呂偉良反問道。

「人們都知道我是個不祥的女人，跟我在一起的男人，都會隨時有危險。例如上一次的你，以及今天的白律師。」

「我不是個迷信的人。」

「那麼，你帶我到任何地方去，我都不反對。」

「那好極了。」呂偉良又對阿生說：

「我們到山頂去吧！」

阿生雖然不敢提出反對，但他內心却在害怕，担心又會被人偷襲；而下一次未必如此僥倖能及時發現兇手的。

阿生改變了車行方向，把車子開上山頂去！

呂偉良覺得麥晶瑩的確是每個男人心目中的女人，她外表漂亮，臉兒甜，體型美，當她與男人在一起的時候，却又處處顯出一派女性的溫柔，男人就是最喜愛這一類隨和的女人。也難怪她招來這麼多的男朋友了。

呂偉良忽然又問：「白律師有沒有把握去救雷欣先生出來？」

麥晶瑩道：「他說機會只是五十對五十，但他對我保証，一定盡力而為。」

「他是個好律師，可惜今天損失了一位好助手。」呂偉良想起第一次在柳玫瑰家中，遇見白志明的情形，內心就有些難過。

呂偉良覺得不是麥晶瑩「生成命苦」，而是有人在幕後作怪；說不定喬若梅被姦殺，也是有人從中安排，故意嫁禍給雷欣的。

當師徒二人與麥晶瑩在山頂的露天餐室坐下時，太陽仍然掛得很高，但山下已是華燈初上的黃昏時份了。

阿生坐得侷促不安，四下裏張望，好像担心有人埋伏在花叢樹影後面一樣；反而麥晶瑩正與呂偉良談得非常投機，暫時忘記了一切似的。

呂偉良從麥晶瑩的談話中，覺得她只是較為開通，並不如想像中和傳說中的濫交。

呂偉良又發覺她對她的丈夫仍有愛意，儘管雷欣對她不起，她仍希望雷欣能無罪釋放。

對於雷欣與柳玫瑰的關係，從她下面的一段談話中，可以看出她確是個相當明白事理的女人。

她說：「男人都是這樣的，有錢的時候，對情慾永不滿足，如果處處斤斤計較，我早就與他離婚了。」

呂偉良問：「他的生意聽說做得很大，當然有不少錢吧？關於你們之間的財產方面，你們沒有兒女，萬一他的罪名成立，被判無期徒刑或死刑時，那當然一切都是屬於你的了？」

「是的。」

呂偉良道：「你有沒有想過，追求你的男人，除了仰慕你的姿色之外，還覬覦你的金錢？」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但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對嗎？」

麥晶瑩道：「不妨坦白對你說說吧，他們有些很有錢，甚至比雷欣更富有；也有些是與雷欣同一時期開始追求我，但結果雷欣是勝利者，而他們仍然對我死心不息。不過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做出對丈夫不起的事。」

「我是相信男女間也有眞正友誼存在的一種人，但是，你婚後仍然跟他們來往，難免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呂偉良說道。

「如果你是我，你在這個時候也會四出找人幫忙，以及商量如何營救我丈夫。」麥晶瑩又說，「我最近頻頻去找我昔日的男朋友，無非為了雷欣而已，想不到謠言却因此而起，眞是人言可畏！」

呂偉良好一會兒沒有說話。

他們所叫的食物和飲料都送來了。

滿天晚霞，太陽越來越跌近水平綫，黑夜快要來臨了。

阿生的心情越來越緊張，偏偏呂偉良跟麥晶瑩越談越起勁。

阿生以為他師父着了迷，其實，呂偉良正在澈底了解這女子的一切，包括所有追求過她的男朋友在內，呂偉良都一一查問。

呂偉良覺得姦殺案女死者喬若梅未必是雷欣所殺；但柳玫瑰今天在法庭上的口供，却未必可信。起碼有一部份呂偉良就覺得她在說謊。

然則，喬若梅到底是誰殺的？

雷欣的情婦柳玫瑰為什麼要說謊？這會不會是白志明或白律師的主意？

殺白志明的人，又會不會就是伏擊過呂偉良的槍手？

雖則出現在松柏道的槍手用的是冰彈，而暗殺白志明的却是比較舊式的來福槍，但是，一名配備齊全的職業槍手往往擁有不少殺人武器的。

然則，誰僱用這些職業兇手？他們為什麼要對付接近麥晶瑩的人？是要她孤立無援嗎？還是另有企圖呢？

呂偉良給一連串的問題，弄得頭昏腦脹。

不過，正是因為事情越來越複雜，這才會引起了呂偉良的興趣。

他本來不想插手的，現在却欲罷不能，非理不可！

姦殺案件　一再發生

呂偉良他們離開山頂時，已經是晚上將近十點鐘了。

阿生一直担心到坐上那輛特製的房車後，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阿生開着那輛防彈汽車緩緩下山。車子的玻璃都關下了，阿生開動了空氣調節系統，這令到呂偉良十分驚奇，因為他知道阿生向來喜歡新鮮空氣的，現在却把所有窗門關上，到底為什麼？

後來呂偉良發覺阿生不斷地望向前面的望後鏡，似乎担心有人跟踪他們，呂偉良這才恍然大悟！

汽車開到半山一處彎路時，前面突然有人亮起燈號，示意他們停車。

阿生心裏一凛，不期而然說道：「這又是什麼詭計呢？」

呂偉良和麥晶瑩也覺得事有蹺蹊，因為他們登山時，汽車也是沿此路蜿蜒而上，沿途未見有任何阻碍，在這麼僻靜的地方，難道三更半夜還有人修路麼？

阿生一邊開慢車，一邊說道：「我看他們一定在這裏等了很久！」

「你說什麼？」麥晶瑩吃驚地問。

阿生道：「不怕坦白對你說，在山頂時我心理上已有準備，奇怪的是，他們一直沒有出現；想不到，他們却在此恭候我們！」

呂偉良雖然心裏也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對勁，但因爲有麥晶瑩在着，他只好說道：「阿生，別自己嚇自己吧，關好暗鍵，快把車子慢慢的開過去，我們見機行事好了。」

麥晶瑩聽了呂偉良這番說話，也明白到他表面似乎在安慰自己，其實却在暗示阿生小心戒備。因此，她的心情反而更加緊張萬分。

尤其是麥晶瑩根本不知道呂偉良這一輛汽車是防彈的，萬一有人從那邊亂槍掃射，如何是好？

阿生却在担心：職業兇手們會僞裝警方人員，騙他們打開車門才暗算他們。

轉眼間，車子已駛到了燈號附近，停了下來！

現在車內三個人都可以看得更爲清楚了，彎路一旁，的確停了幾輛汽車，其中有一輛是警車，車頂的藍色燈號仍在旋轉着！

剛才他們看不見這情形，是由於車子在彎路上行駛，視綫給彎角的山石阻擋住了。

武裝警員和一些便衣人員分別散佈在路旁，以及山林上面。

路旁的山林上面，似乎有些事情發生了。

一名穿便服的人用電筒照射着走過來，阿生不管他是否警探，也決心不把車門打開，甚至讓車窗的玻璃關上，利用車內的傳聲設備與外間對話。

那人看見這車子雖則停下來，却不打開車門，又不落下玻璃，心裏很不高興。他走近車旁，用手指敲了車窗兩下。

阿生瞪住他，隔着玻璃問道：「你幹什麼？」

那人說道：「我是警探，有話要問你們！」

「有話你就說好了，別擺架子好嗎？」阿生說道：「據我所知，警探不會像你這麼沒有規矩！」

這時又有另一名男子亮着電筒走過來，問道：「什麼事？」

先前那一個說：「這傢伙鬼鬼祟祟的又不打開車門下車，我看有些問題吧！」

那人一邊說着一邊亮電筒照射住阿生雙眼，阿生更加生氣，他按响了車號，咆哮道：「你們這班狗娘養的，是不是想攔途截刦？」

「豈有此理，你敢駡人！」那人說着就想用力拉開車門。

但是，車門早已下了暗鍵，任他費盡了氣力也無法拉開！

阿生一邊按車號，按得震天價响！一邊伸手去找他的太陽眼鏡，因爲戴上了太陽眼鏡之後就不怕電筒的光會影响視綫。那時他就可以伺機把汽車開足馬力，一衝而過！

但是，就在吵吵嚷嚷的時候，一種熟悉的聲音出現在車外！

那人高聲叫了過來：「你們吵什麼？這似乎是呂偉良的車子呢！」

呂偉良認得了，這好像是夏維另一名助手小陳的聲音。

因此，呂偉良對阿生說：「算了，阿生，別吵了，他們可能是眞的警探！」

阿生這才把手放開，不再响號。

小陳帶着責備的口吻，朗聲道：「把電筒都熄了！」

那二名大漢似乎不敢不從，這才把電筒熄了；阿生的視綫恢復，望向玻璃外面依稀認得小陳，於是立即按掣打開車門。

小陳說：「怎麼會是你們？」

阿生生氣地說：「怎麼會不是我們？你的手下簡直不像警探，像賊！」

小陳苦笑說道：「你們可能發生了誤會……」

「什麼誤會？難道出示証件這麼簡單的訓練也沒有嗎？」阿生叉着腰說，「告訴你，要是你來遲一步，他們都可能變成了輪下之鬼！」

二名便衣警探瞪住阿生，欲有所言，但小陳却打發他們離去，一邊仍在責備說：「你們看來都要全部回到學校裏重新訓練了。」

呂偉良知道阿生性情容易衝動，怕他們生事，連忙下車把他勸開。

呂偉良回頭問小陳：「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小陳說：「一個女子，在山上被人姦殺。」

「抓到兇手嗎？」

「沒有。」

「怎樣發現的？」

「一對情侶無意中踢着屍體，於是報警。」小陳說。

「屍體呢？」

「仍在山上樹林中。」

「驗屍官到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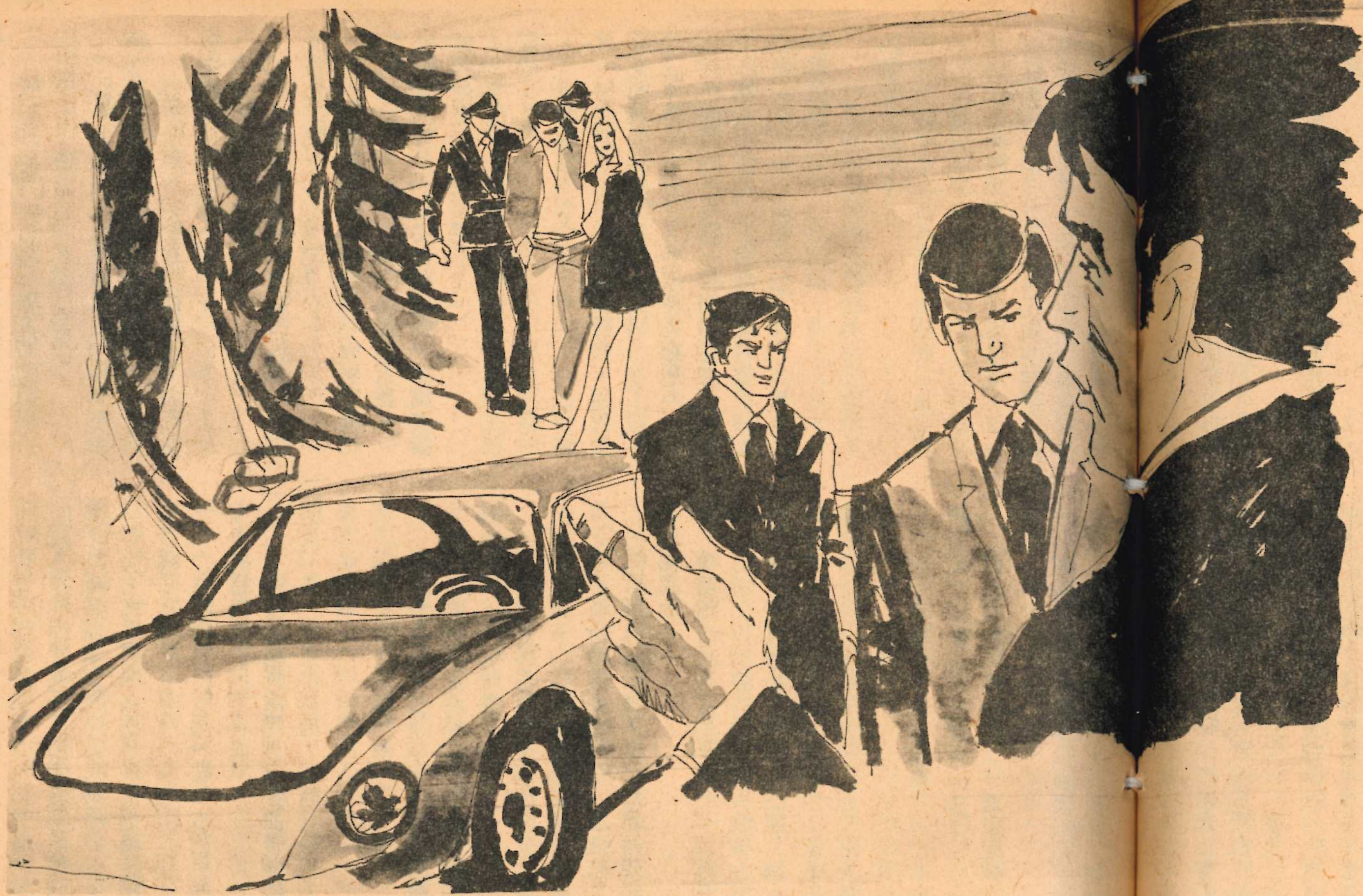
「還沒有。我們希望能及時找到兇手，所以才會亮起燈號，令每一輛經過這裏的車停下來，即使沒有結果也希望得到一些口供。」

呂偉良道：「驗屍官未到，你又怎麼知道這是姦殺呢？」

「死者下裳脫去，兇手用尖刀插向她的胸部，這不是姦殺又是什麼？」

這時候，二名探員帶着一男一女由山上另一條小徑落到路邊。

他們是一雙情侶，二名探員是在山上



探員小陳正向呂偉良，阿生解釋因山頂發生姦殺案，所以截查汽車，兩名警員帶着一雙青年愛侶到來。

找到他們的。小陳目前是所有便衣警探中最高級的，所以，探員便帶這一男一女來見他。

原來這對情侶曾在不久之前，看見一個男子匆匆忙忙的，在他們附近的山林經過，由於光綫朦朧，他們只能說出那人高約五呎半，却看不見他的面目。

小陳問：「事前你們有沒有聽到附近有什麼聲响或叫聲沒有？」

那男的說：「些微聲响不會引起我們注意的，不怕對你說吧，到這兒來談情說愛的男女，都有默契，彼此互不理會，明明見到也佯作不見，以免對方難爲情，這是大家心照的事。」

小陳道：「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叫喊聲或掙扎聲傳來？」

「沒有。」那男子說道，「我們聽不到。」

那女子說：「直至到一陣急促的跑步聲傳來，才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不久之後，我們就看見一個男子的身形在不遠處急掠過，直衝下山去！」

男子又說：「要不是兩位警探先生找上來，我們還不知道發生了命案呢！」

呂偉良看見一輛車子開上來，那是驗屍官的座駕車，然後又有一陣警車聲由低處的山路傳上來。

呂偉良於是對小陳說：「我們可以走了嗎？我還要送一位太太回去！」

小陳說道：「當然可以，我還以爲你對一切有關命案的事，都發生興趣呢。」

呂偉良苦笑一下：「太殘忍的命案，往往令人倒胃口的，何必虐待自己？」

「你說得不錯，可惜我們不能不理。」小陳聳聳肩說。

呂偉良和阿生回到汽車裏去，麥晶瑩始終不敢下車。

她雖則一直躲在車內，却聽到呂偉良等人在外面的談話。

阿生把車子繼續開下山去。

麥晶瑩問呂偉良：「死者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呂偉良道：「這個，我倒沒有去追向他們。」

「眞可憐！又可怕！」

「這個世界的人漸漸瘋狂，動輒便殺人。這種案件實在應該邀請那些血漿導演來看看，讓他們見識一下眞正的血是怎麼樣的，以後別再昂昂然地站在講台上爲自己的血腥頭腦辯護。」

車子在下山途中，仍然可以看見沿途上有不少警探，他們正分別向一些駕車人及夜遊情侶查問。

麥晶瑩忽然又問：「呂先生，你以爲那兇手會落網嗎？」

「很難說，警探的靈感一到，他們能一夜之間把兇手抓到。但事實上在警局的檔案中，却有不少懸案未破，枉死者一直睜大眼睛在等着！」呂偉良又說：「不過，據他們說，既有兇刀遺下，那人又走得如此匆忙，照理可能還有破綻。如果有指紋遺在兇刀上，應該很輕易就找到他！」

麥晶瑩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車子一直落到山下，返回市區，他們仍然未有再說半句話。

呂偉良明白到麥晶瑩此刻的心情，因

為她的丈夫，正牽涉着同一類的案件裏面中。

阿生把車子開往雅明道，這時已經將近午夜十一點了。

呂偉良忽然又問麥晶瑩：「你認不認識一個叫任天發的人？」

「任天發？」麥晶瑩搖搖頭，「我從來未認識過這個人。」

「聽過這名字麼？」

「也未聽過。」麥晶瑩反問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他可能是在松柏道柏行大廈門前伏擊我們的人，但也可能完全無關重要。」呂偉良又問：「你丈夫被捕後，有沒有接到任何警告或勒索電話？」

「沒有。但是，我知道我的男朋友就有。」

「電話怎說？」

「我的男友不敢正面告訴我，但我知道是警告他不要接近我的。」

「那你的男朋友有什麼反應？」

「他們認為無聊，我則認為他們在互相恐嚇，每個人的目的無非都希望在我丈夫罪名成立後，能獨自佔有我。其實這是夢想而已！」

「請你想想，你認識的男朋友之中，誰領有槍照的？」

「槍照？」麥晶瑩束着雙眉，想了想，又搖頭說道：「沒有。」

但她很快又更正說：「可能有，但他們沒有讓我見過，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剛才在山頂時，我不是已把他們的名單對你說過了嗎？你可以往警局的槍照部去查查看。」

「是的，明天我就去查。」呂偉良說，「我覺得你的推測不錯，每個追求過你的男人都可能有嫌疑，他們認為這是大好機會，却不知道你對你丈夫始終如一。」

「其實世間美女多着，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纏住我呢？」

「也許因為你有着一股無法抗拒的魅力，眞正像個女人！」

「連你也這麼說了！」麥晶瑩橫瞪呂偉良一眼，半嗔半笑的，難怪許多男人都會為她顛倒！

車子在九十五號門前停了下來。

呂偉良首先拄杖下車，拉開車門讓麥晶瑩下車去。阿生則担心黑暗處可能已有槍手埋伏，等候時機下手。

呂偉良當然也想到可能潛伏着的危險，所以才會小心翼翼地護送麥晶瑩進去。

阿生很少看見師父對女人如此陪小心！他眞有些担心呂偉良會跌進麥晶瑩的感情圈套裏去。

雅明道上冷清清的。

這是比較幽靜的住宅區。許多住宅已經沒有燈光透出，人們可能已經入睡。

阿生正四處張望，無意中，給他發現附近道旁有一輛車子之內，似乎有人在等着。

車子停在一旁，車燈熄了，但車內人影幢幢，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佯作不見，其實，他已經細心監視。

不一會兒，呂偉良由裏面出來了。阿生待他上車之後對他說：「師父，你不要回轉身去，就從望後鏡中看看吧！那邊一輛汽車裏有人，相信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了。」

呂偉良往望後鏡瞥了一眼，果然可以隱隱約約看見一輛停在路旁的汽車裏有人影。阿生佯作準備開車的樣子。

阿生又說：「我看他的目的在乎我們，但為什麼還不動手呢？難道想對付麥晶瑩？」

呂偉良說道：「阿生，開車吧！把車子開到街口拐彎處停下來。」

阿生與呂偉良素來有默契，只要這麼一說，阿生就知道師父的用心何在。

車子緩緩開動，師徒二人却留心那輛神秘汽車的動態。

但是，那輛車子仍舊停留在那裏，沒有意思跟踪他們。

阿生把車子拐了彎，立卽與那輛神秘汽車的視綫隔絕。

他們的車子停在黑暗處，師徒二人然後下了車，竄至彎角處窺伺，發覺那輛神秘汽車依舊停留不動，車內那人亦未見下車。

阿生說道：「果然是準備對付麥晶瑩的，但是，他什麼時候才動手？等屋內關了燈呢，還是待麥晶瑩睡着才動手呢？」

呂偉良却另有想法，他一聲不响的回到汽車裏去打電話。

電話是接到警探部的值日室去的。

呂偉良在電話裏說道：「我是呂偉良，你是那一位？」

對方是一位探目，呂偉良並不認識他，警探有一千幾百人，呂偉良當然不可能一一認識，因為他本身又不是警界中人。

呂偉良說：「夏維探長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認識我，否則，你立刻替我找到他，因為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立卽就要弄清楚。」

「呂先生，我當然認識你閣下，雖則你未必認識我，但探長時時提起你。」那探目又說：「我是當值的，有什麼事儘管說吧，我做得到的一定為你轉妥。」

「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派人到雷欣的家門外，也就是雅明道九十五號，相信你身邊的值日記事簿上一定有記載。」

那位探目顯得有點為難，要不是呂偉良如此清楚警局中的工作，他大可以撒個謊就行。但一則對方是他上司的好朋友，二則又能說出值日記事册中對警探被派出工作必有的記錄，又怎可以瞞騙他？

探目終於說道：「呂偉良先生，你可以留下電話嗎？我回頭打給你。」

呂偉良曉得他要向上司請示，因為派出警探去保護或監視某人，也算得是一種機密，怎麼可以讓局外人知道呢？

於是呂偉良留下了他汽車裏的電話號碼。

阿生由街口彎角處回來，對呂偉良說：「那人依舊坐在汽車裏不動。」

呂偉良說道：「你仍然要去監視他，我在等警局中的回話，我懷疑他是警探部派來的，因為雷太太曾被人射擊，雷欣的案子又一波三折。」

阿生回到街口處繼續監視那輛神秘汽車的動靜，呂偉良則等候在汽車裏。

不久，電話响了。

對方是剛才那一位探目。他說：「呂先生，我查過了……」

那探目剛說到這裏，呂偉良就看見阿生在街口那邊猛向他揮手示意。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忙着追問電話中的探目：「怎麼？你們有沒有派人到雅明道來？」

「有的。」那探員說道：「我們派了一個探員在雷宅門外監視，他的汽車編號是……」

呂偉良幾乎不等他說完，就搶先說了一句「謝謝你」，便將電話掛斷了。然後匆忙下車，拄杖衝到了阿生的身邊。

阿生說道：「剛才，有個人進了雷宅去。」

呂偉良循勢望過去，那車子裏的警探這時下了車，往屋內張望着。阿生所講的人已經老早入了屋內，因此呂偉良見不到那人。

呂偉良問阿生：「那個是男人還是女人？」

「好像是女人。」阿生說。

「有沒有乘車子來？」

「沒有，我也不知她由那兒竄出來的，但確實進了雷家。」

呂偉良想了想，就舒了一口氣，說道：「既是女人，又沒有駕車來，那當然是住在隣近的，她可能是斜對面的陳太太林芬芳。」

阿生一怔：「你怎麼知道？」

「猜想得到的，她們是閨中密友。」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回車裏，一邊說道，「我們現在就打個電話到雷家去，證實一下吧！」

師徒二人返回到汽車裏之後，呂偉良搭了一個電話到雷宅找麥晶瑩。

麥晶瑩認得呂偉良，她非常高興，欣然說道：「呂先生，我沒事，請你放心吧，這麼快你也返到府上了麼？」

「不！我只是在街上打電話給你。」呂偉良接着又問：「剛才是不是有人來探望你？」

「是的，你怎麼知道？」

「噢！……」呂偉良靈機一觸，忙說道：「我在電話中，似乎聽得出一些聲音呢！」

「你眞厲害！」麥晶瑩輕盈一笑，「她是我的好朋友林芬芳小姐，也是你見過的陳太太。」

「那麼，我不阻你休息了，改天再見吧！」

電話掛斷之後，呂偉良却呆一陣子。

阿生不明究竟，問道：「不是出了什麼亂子吧？師父。」

「不！」呂偉良又說：「阿生，開車吧！」

呂偉良沒有吩咐阿生把車子開到那兒去，他顯然又陷於一次迷迷茫茫的沉思之中。

阿生明白師父的個性，當他思想着一個複雜問題的時候，不喜歡別人去騷擾他。因此，阿生儘管開車離去，却不作聲。

呂偉良在百思不得其解後，終於把那問題暫時拋開了。

原來呂偉良在打電話到雷宅去的時候，曾隱約聽到一陣嬉笑聲，像是一男一女，又像是兩個女人，他眞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 ×

翌日，全市報章爭相報導昨夜發生的姦殺案。

死者是一名工廠女郎，只有二十二歲，未婚，樣子很美。

報紙描述這宗姦殺案與喬若梅那一宗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兩名死者，同是成熟而又健美的少女，而且樣貌長相不錯。

第二，兩名死者，同是被兇手先姦後殺。

第三，兇刀幾乎同一欵式，木柄製作的鋒利餐刀。

第四，致命傷同是胸部被連揷幾刀，最後把兇器留在屍體上。

唯一不同的，就是前者死於室內，後者死於室外而已。

呂偉良閱報後撥了一個電話給夏維探長。

夏維拿起聽筒就說：「昨夜你過得愉快吧？」

呂偉良感到愕然，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從未見過你跟一個女人相處那麼久，雷太太該是例外。」

「原來你說麥晶瑩！」呂偉良這才恍然大悟：「是的，她實在太美，難怪會有這麼多男人喜歡她，追求她！」

夏維取笑道：「希望你不會是其中之一那就好了。」

「別開玩笑了！誰會喜歡一個跛足的人？」

「問題是這個跛足的男子樣貌英俊，年紀不過三十餘歲，正是年青力壯的時候，難得的是有名氣，而且渾身武功。」

呂偉良哈哈大笑一陣，說道：「早知你這麼好口才，我就不必長期過王老五生涯了！」

夏維問道：「有什麼事嗎？警探部的值日生說你很關心雷太太麥晶瑩。」

「不！今日輪到我去關心昨晚被姦殺的女主角了。」呂偉良說，「找到了她的男朋友沒有？」

「你說昨夜在半山姻緣道上被人姦殺的工廠少女阮少珍麼？」

「是的，難道昨夜還有第二宗姦殺案不成？」

夏維說道：「告訴你，阮少珍沒有較親密的男友，兇手可能是一名嫖客。」

呂偉良聽得莫明其妙：「探長，你似乎搭錯了綫路。」

「不！我知道你想查問一些什麼，昨夜被人姦殺的女子阮少珍表面是一名工廠女工，但暗地裏却兼營副業。」

「你的意思是……她做妓女？」

「不錯。我的探員已查出她在公寓接客，事後與人客出外宵夜，就此一去不回，現在我們的繪圖員正根據公寓的管房的口供，畫出那嫖客的素描，如果你有興趣，現在就到警探部去，我正更衣上班去，二十分鐘在警探部見。」

「不！」呂偉良說，「我只是閱報知道昨夜的姦殺案與雷案頗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才會向你查問一下而已。」

「報紙有時只寫表面，事實上這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做的。」

「當然，如果你肯定喬若梅是雷欣所殺，雷欣正被囚待判，他又怎可以出去再殺人？但是，你別忘記，白律師正找出有力反證替雷欣脫罪呢。」

夏維說道：「是的，白志明被殺，以及昨夜的姦殺案，都對雷欣十分有利，因爲白律師會被神秘人物警告。那神秘人物顯然不希望雷欣有脫罪的機會，却不知道他的做法反而對雷欣有利。」

呂偉良想起白志明，不期而然又想起了柳玫瑰。

當日柳玫瑰未歸家之前，呂偉良曾目睹白志明偸進她香閨中去。

目前這情勢，柳玫瑰會不會因爲白志明被人殺害而在心理上有所畏懼？

然則，白律師拯救雷欣的計劃，就可能會功虧一簣！

夏維說道：「你爲什麼不作聲？」

呂偉良事實上是想得呆了。他給探長在電話中一言驚醒之後，又說：「你們有沒有派人去保護證人？」

「什麼證人？」夏維反問道。

「例如柳玫瑰。」

「沒有。」

呂偉良說：「憑你的經驗，應該明白到這是相當危險的事。」

「但是，如果你是我，你也不知如何調配人手才好。」夏維探長嘆氣說，「目前我們武裝警員的空缺有三千多個，便衣探員也有千多個。」

呂偉良心裏想：眞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也難怪通街可見盜賊橫行了。

呂偉良再也沒有說什麼，只說一句「再見」，便把電話掛斷了。

阿生看見師父獃在一旁，曉得他又在思索着一些什麼。所以他不敢作聲。

呂偉良忽然站起來，對阿生說：「穿好衣服，我們要出去了！」

阿生感到突然，但來不及發問，呂偉良已進了他的房間中去。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回到他自己的臥室去，匆匆更衣穿鞋。

當他回到客廳時，呂偉良正拄杖由他的房間裏走出來。

一直至到登上了汽車，阿生才有機會問呂偉良：「師父，我們到那裏去？」

呂偉良說道：「開到留香街十六號去吧！」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你担心柳玫瑰可能有事嗎？」

「是的。」呂偉良說，「既然有人企圖阻止白律師挽救雷欣，那麼，像柳玫瑰這種對被告人有利的證人，處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阿生也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因此車子開得更快。儘管如此，呂偉良仍然担心來遲一步，他喃喃自語地說：「其實警方應該派人保護柳玫瑰，也無須浪費一個人留在雷家門外。」

阿生說：「主要因爲柳玫瑰不是控方的證人，甚至對控方不利。」

車子很快開到了留香街。

呂偉良不待車子找地方停放好，就匆匆下了車，登上十六號七樓。

七樓AB兩個住宅單位都關上了門，走廊上面靜悄悄的。

呂偉良拄杖到了A座門外，隱約聽到屋內有人在談話，那女人的聲音顯然就是柳玫瑰。

「……是的，我也看到報紙了。」這是柳玫瑰的聲音。

另外一個與她對話的是男人。

那男人說道：「看見今天這段新聞，我難免會想起我的女朋友。她們幾乎同一命運。」

「姜先生，坦白說句吧，我也替你難過，喬小姐死得眞可憐！」

原來那個男子並非別人，正是姜路德——喬若梅的男朋友。不！應該是未婚夫才對，因爲他們已經訂婚了。

姜路德嘆氣道：「我們本來就要結婚了，你也知道的，但是現在，喜事竟成喪事！」

「什麼事都是註定的，看開一點吧！姜先生，人死不能復生啊！」

「註定的？未必吧！」姜路德忽然又說：「像雷欣先生，他沒有你便可能判死刑，但是，現在你肯出庭作證，事情就會完全改觀。」

「你似乎在怪責我，是不？」

「不！柳小姐，你切不可誤會，我絕對沒有這意思，我未婚妻之死是否與雷欣先生有關，即使眞的是他殺的，死的已死了，在人道立場上，也應該救救那活生生的啊！」姜路德道：「我所以這樣說，無非說明一點，世事未必是註定的，而是有許多根本是人爲的，是嗎？」

「……」柳玫瑰不作聲似乎在嘆息！

姜路德忽然又問：「不過有一點我不大明白，爲什麼你到了這個時候才挺身而出？」

柳玫瑰說道：「我一直以爲白律師有辦法爲他脫罪，想不到看見報章上連日來的報導，顯然對雷欣十分不利。」

「不怕坦白說，我發覺你在說謊！」

「嗯……爲甚麼你會這樣說？我在法庭上宣過誓的。」

「宣誓只不過是一種儀式。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向任何人指出你說謊的。」姜路德又說，「我所以指出你對法庭說謊，是發覺你故意把許多事實抹掉，故意說了一些對被告人有利的說話。」

「不！我所說的全是事實。」

「據我所知，事發當日，你很早已經出去，根本不在家中。」

「……」柳玫瑰呆了一陣，反問道：「你有甚麼證明？」

「我當然有方法證明，但正如我剛才所說，上天亦有好生之德，我們應該救一個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不想破壞你繼續作證。」姜路德輕輕一笑，又說道：「事實上，當日我未婚妻的手指是無意中給一條下了硬漿的繩子，也就是俗稱『公司繩』割破的，許多人都知道那種紅色的扁繩又硬又利，稍不小心，就會給它割傷。」

「你怎麼知道？」

「因爲手指上的膠布是我親手貼上去的。你一定是當她過來借刀時，看見了手指上的傷口，才靈機一觸，編成這套對雷欣十分有利的口供，是否？」

「嗯……」

「柳小姐，你放心好了，我只是隨便說說，除了你之外，我發誓不會對其他人說出這種話，你放心繼續去作供吧，坦白說，我也在誠心祝禱，希望雷先生無罪省釋！」

柳玫瑰嘆了一口氣，黯然說道：「姜先生，你眞的是天下第一好人！」

姜路德苦笑道：「其實好人與壞人，有時只是一綫之隔，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好人會變壞人，壞人可能就是好人。」

「不過，無論如何，我也相信雷欣是個好人，他不會殺人的。」

「除了政治陰謀家之外，相信世上沒有一間專門敎人殺人的學校。因此，會不會殺人，亦無須入學校訓練。有些人一念之差就會殺人。舉個例：當日你打算與女友到隣埠去博彩，你一早出去了，只留下一張字條給雷欣。他本來就無心殺死我的未婚妻，但是，當時他來找你，目的在與你造愛，想不到你去如黃鶴，弄得他滿腔慾火無處發洩，湊巧我未婚妻家中的門開了，他跟她隔門聊幾句之後，就借故入內。他以爲自己對女人很有辦法，加上現在新潮時代的女子很開通，對貞操不會看得太過重要，於是就在言語間挑逗她。想不到反而給我未婚妻下逐客令，所以他就老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以刀要脅她跟他造愛……」

「不！不！不可能有這種事的，請你不要說下去了。」柳玫瑰難堪地叫起來。制止姜路德再說下去。

最後，她掩面痛哭起來！

姜路德站了起來：「對不起！剛才那一番話並非是我憑空幻想的。我走了，祝你好運！」

呂偉良聽到姜路德的步聲，立即拄杖迴避，躲在梯間上面去。

姜路德由A座柳玫瑰的家裏走出來，但是，他却沒有回到B座他未婚妻的家中去。

姜路德只是在B座門前止步片刻，回頭望了一眼，痛苦地搖搖頭，然後離去！

師徒二人等姜路德乘電梯落樓，這才由上面梯間走下來。

當他們再回到A座門前時，仍然聽到屋內有人談話的聲音傳出！

仍然是一男一女，女的依舊是柳玫瑰，但男的却換了另外一個男人的聲音。

那男人說道：「姜路德這傢伙很工心計。」

柳玫瑰道：「我不明白他的用心。」

「這麼簡單你也不明白嗎？他故意担造剛才所講的故事，目的要你相信雷欣就是兇手，別再在法庭爲他反證。」

「爲甚麼他不直接警告我？」

「因爲那樣做是犯法的，所以我才說他工於心計。」

「坦白說，他剛才進來時，我眞担心他會對我不利呢！」

那男人道：「那你放心吧！我一直在戒備，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我就會由房間裏撲出來救你！」

「……」柳玫瑰又在唉聲嘆氣！

呂偉良一時之間無法想像得到屋內那個男人是誰。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發現，起碼呂偉良現在無須担心柳玫瑰的安全了。剛才那個男子的口氣，他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去保護柳玫瑰吧？——呂偉良這樣想。

呂偉良担心引起隣居的疑心，因此與阿生回到樓下去。像這一類型的大厦，每一層都有A，B，C，D……許多單位，只有AB兩個單位在走廊的盡端，可以說自成一角。而且較爲接近電梯。

師徒二人落到街上，姜路德已走。

阿生說道：「現在與柳玫瑰在一起的男人，會不會是警探？」

「不會吧？」呂偉良說，「夏探長說過並未派人來保護她。」

「然則，他可能是柳玫瑰的男友。」

「這麼說來，他豈不是雷欣的情敵麼？那又何必帮住雷欣？反而懷疑姜路德企圖阻止柳玫瑰作供？」

「師父，你不知道這個畸形都市裏面。有一種專吃軟飯的男人麼？」阿生說：「像柳玫瑰這一類型的女子，雷欣只是一張飯票，她極有可能養着一個小白臉的。通常這一類沒出息的男人，根本沒有能力去賺錢，自然會想到把雷欣救出之後，可能會得到一大筆的報酬。而且，這件事發生之後，雷太太已經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收了一個女人，將來即使雷欣無罪釋放，到頭來也不會再纏住柳玫瑰了。」

呂偉良覺得阿生的分析也合情理。

呂偉良問阿生：「雷欣的案子今天是否繼續審訊？阿生。」

「是的，下午在第三法庭。」阿生打開他的記事小手册。

「現在我們先去警局一次。」呂偉良說。

阿生怔了一怔：「我們爲甚麼要去警局？」

「因爲我想深一層，覺得幾件事可能根本就是一件事。」

「幾件事？」

「是的，例如雷欣姦殺少女喬若梅，白律師的助手被殺，以及昨夜的姦殺案等等。」

師徒二人上了車之後，阿生立即把車子開往警局。

這時候，夏維探長已返到了警探部，他看見呂偉良，立即就把他拉入探長辦公室。

「你剛才在電話裏不是說過不到這裏來的嗎？」夏維說，「如果你眞的不來，那才是你的損失！」

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爲甚麼？」

「別問爲甚麼，現在先給你看看一些東西。」夏維探長拉開抽屜，取了一幅畫像出來，「請你看看這是誰？」

呂偉良往畫像瞥了一眼：「我不認識他！他到底是誰？」

夏維笑道：「你再想想吧，你可能見過這個人。」

呂偉良其實已經覺得這畫像甚似雷欣，他只是故意想不起來。

夏維看見呂偉良搖搖頭，又取出另一幅畫像，都是頗爲精細的素描。

夏維問呂偉良：「這個人呢？」

呂偉良又端詳一會兒，說道：「很像

我在法庭中見過的雷欣。」

「對了。」夏維說道：「其實這第二幅與剛才那第一幅幾乎完全一樣，就是第一幅戴上了黑色的太陽眼鏡，第二幅就沒有。」

呂偉良把兩幅畫像從頭看了一遍，畫像中的男人同是唇上留有「奇勒基寶」型的小鬍子，面型也相同，就是其中一個戴上太陽眼鏡而已。

呂偉良問：「這是甚麼意思？」

夏維拿起第二幅畫像，說道：「這是雷欣的素描。」

呂偉良舉起手中的第一幅問：「這又是誰的？」

「昨夜姦殺的男主角。」夏維又道：「這是根據一些上山談情的情侶，再配合公寓管房的口供而繪成的。」

呂偉良正想問些什麼，一名探員進來對夏維說：「探長，他們都來了。」

夏維對那探員道：「帶他們進來！」

不久，一名婦人與一名小童被探長帶入來。夏維把二幅畫像釘在牆上，先問那婦人：「你認得他們嗎？」

婦人說道：「兩個都是同一個人，我當然認得他，他就是那天我在電梯遇見的男人，他當時正匆匆忙忙下樓，我到街上去購物。怎麼？這些口供，我不是老早就告訴了你們嗎？」

「是的。」夏維示意一名探員，「招呼她到外面去坐一會兒。」

探員把婦人帶走了。

另一名小童只有十二三歲左右。他眨着眼睛，直瞪住那兩幅畫像。

夏維過來問他：「你當然也認得他們。是不？」

小童指指沒有戴眼鏡的一幅，說道：「我只認得這個。」

夏維則指指戴上太陽鏡的一幅：「這個人你見過嗎？」

小童搖搖頭：「從未見過。」

夏維苦笑搖頭。

他沉思片刻之後，對一名探員耳語一番。探員立即離開了探長室。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夏維又在玩甚麼把戲。

不久，一名戴上了黑色太陽眼鏡的男子，被一名警員押了進來。

夏維又問小童：「認識他嗎？」

「……」小童搖頭。

夏維道：「把眼鏡除下來。」

那男人把太陽眼鏡除了下來，他就是剛才出去的探員。

夏維又問小童可認得他，小童這次點頭道：「認得，他剛才由這兒出去的。」

夏維說道：「其實他都是一個人，只是戴上了闊大的太陽眼鏡之後，面型稍有改變而已。對嗎？」

小童點點頭，表示同意探長說的話。

夏維示意一名探員把小童帶出去，回頭對呂偉良道：「看這情形，雷欣確是冤枉的，那喪心病狂的色情狂還未抓到。」

另一名探員入來向探長報告：「認人室已經準備妥當了。」

夏維探長帶着各人走出了他的辦公室，透過了走廊，到達一間頗大的房間。

這裏有如拍電影的片塲，擺了一些道具，最特別的是一座模型電梯。除了活門之外，其他三面都是透明的。

那些燈光可明可暗，完全由專人從旁加以控制。

呂偉良打趣地對探長道：「原來你改行做導演，拍電影！」

夏維笑道：「如果這是拍電影，宣傳上大可以說它是：眞人眞事搬上銀幕！」

這一邊，那婦人又被帶入來了。

夏維對她解釋：「你進電梯裏去吧！你就當它是你府上常用的電梯，光綫等一會兒弄到適合爲止，太光或太暗，請你告訴我們。」

「好極了。」婦人也覺得實在有趣得很。

婦人由活門那邊進了電梯模型裏去，夏維與呂偉良等人站在這邊，可以由透明的部份，透視到電梯內部去。

光綫完全依照婦人所說弄妥了。

婦人在裏面說道：「當時我就站在這位置，那小童……在我的前面，當電梯降至『六』字時，也就是七樓，有個男人入來——」

「等一等！」夏維高聲說道。

婦人正在驚愕中，電梯門又開了——那是由電動控制的。

電梯門打開之後，有個男子走進去！

婦人不知怎的，驚叫一聲，就要奪門而逃，無奈門不能開，其他三面的透明塑膠板也是鑲緊的。

婦人一邊四處亂撲，一邊驚惶失措地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夏維高聲喝道：「亮燈！」

室內立即亮起了無數燈光，剛才除了電梯之外，其他地方是沒有燈光的。那婦人的心理亦可能因此而大受威脅。

亮燈後，電梯門亦已告打開，剛才進去的男子退了出來。

夏維進去扶住驚魂未定的婦人，問：「當日你見到的男子是不是剛才那個？」

「是的。」婦人抖着聲音道：「你們甚麼時候把他釋放的？」

夏維說道：「我們沒有把他釋放，他仍然留在監獄中。」

夏維扶住那婦人走出了電梯，剛才那個把她嚇個半死的男子本來就是探員扮的，他的身形與面型都跟雷欣差不多。不過面部經過人工化裝，一下子看上去，有九分似雷欣。

現在夏維探長命令那探員除下一切僞裝，讓婦人看個明白。

那探員道：「不再考驗那小童麼？」

夏維說道：「用不着了，這位女仕幾乎也給你嚇個半死，怎可以再讓那小童嚇破胆？」

婦人看着探員逐一除下臉部的化裝，這才鬆了口氣！

呂偉良不明白夏維探長爲甚麼要做這一項實驗。後來才知道這是一位主控官的意思。那位主控官就躲在隣室參觀。

夏維令他的下屬把婦人和小童護送返家休息，然後又到隣室去，不知跟主控官說了一些甚麼。

隣室有玻璃窗可以透視過來，有點像電台裏的設備。

呂偉良低語阿生：「看他們做了這項

實驗之後，相信雷欣釋放有望了！」

師徒二人離開了警局，一心等待下午到第三法庭去聽審。

但是，白律師因爲助手被殺，忽然向法庭方面提出要求改期。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許多到法庭去聽審的人都難免會感到失望。

本來雷案曾一度轟動本市，許多報章的篇幅都給它佔去了。但是，半山姻緣道上的另一宗姦殺案却代替了它的地位！

呂偉良私下裏對阿生道：「白律師這一次錯過了大好時機。」

「爲甚麼？」阿生說。

「可不是嗎？這個時候對辯方絕對有利，相信本案主控官在警局裏看過了那一次『電梯實驗』之後，不會再堅持雷欣是殺人兇手了吧！」

「是的，如果今天續審，雷欣十之八九會無罪釋放。」

「但是，白律師爲甚麼要求改期？」

「表面看來是助手兼堂侄被殺，影響了他的心情。」

「實際呢？」

「實際可能是故意敗陣。」阿生道：「這就合乎他追求雷太太的邏輯。」

呂偉良想了一會，苦笑搖頭，道：「不！無論如何，雷欣亦會無罪釋放的。」

「你怎麼知道？」

「主控方面已經知道事情弄錯了，警方的信心亦告動搖。」

「這麼說來，第二宗姦殺案的死者阮少珍，也算得是雷欣的救命恩人了。」

呂偉良苦笑一下。

師徒二人由法庭出來，又看見雷太太走上了白律師車子，匆匆離去！

有一個青年人有神沒氣地在前面走着，他就是喬若梅的未婚夫姜路德。

這一邊，本來打算前來法庭作供的柳玫瑰，却由一名彪形大漢護送着，坐車離去。呂偉良想跟她談談，他們的車子很快就開走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柳玫瑰的男友看來並非像你所說的小白臉！」

「是的，像頭牛。」阿生笑了笑。

呂偉良拄杖縱前幾步，向正在垂頭喪氣地走着的姜路德打招呼。

姜路德在B座內已見過呂偉良了，上次聽審時他也發覺師徒二人在座，所以現在一點也不陌生。

呂偉良知道他去找過柳玫瑰，同時竊聽過他們談話，但現在却若無其事地，沒有說穿他。

呂偉良只作成同情他，說道：「這宗案，眞不知要審多久！」

姜路德說：「律師有事，這根本就不成理由，但法官總是帮着律師的。」

呂偉良又故意說：「報紙說昨夜又有一宗同類案件。」

「是的。」

「眞可怖！」

「坦白說，我開始有點懷疑。」

「懷疑什麼？」

姜路德道：「我懷疑前後二案的兇手同是一個人。」

呂偉良道：「那豈不是說：雷欣只是被人寃枉的？」

「這有什麼奇怪？世界上各處地方已有不少實例，例如阿根廷有個青少年在大街上走動時，湊巧遇上了一塲騷動，一名警員被人殺死，警方在混亂中抓了大批羣衆。有一名女遊客在酒店房間的窗口目睹當時的情形，向警方力指那位青年殺死警員。於是罪名成立了。」姜路德苦笑一下，聳聳肩，又說：「六年之後，由於那青年行爲良好，提前釋放。但是，青年人爲了自己清白起見，找那個婦人就化去了二十年時間，終於在紐約把那婦人找到了。你說她怎樣？她說當時也不知怎的，會亂指那青年人是兇手，其實當時的混亂情形，她根本看不見誰人行兇殺警員。」

師徒二人聽了這番說話，再回想一下在警局中夏維探長請他們參觀過的「電梯實驗」，就更加覺得雷欣委實是無辜的。

難得的是：身爲未婚夫的姜路德，他一點也不憎恨雷欣——起碼表面上他反而同情雷欣，否則，他又怎麼會向呂偉良和阿生講了這個阿根廷青年寃獄的故事？

但是，在柳玫瑰的面前，姜路德分明力指雷欣就是姦殺他未婚妻的兇手。

呂偉良想起了一件事，問道：「姜先生，你是奉教的，是不？」

姜路德點點頭。

呂偉良恍然大悟，因爲世界上的宗教，大部份都是勸人爲善的。有些教的教義更是教人「寬恕別人」，更相信好人死了會上天堂。

凡此種種，足以用來解釋姜路德何故不憎恨雷欣。

當然，姜路德既在柳玫瑰面前力証雷欣是殺人兇手，現在在呂偉良面前又爲雷欣辯護，看來有點矛盾。

但是，如果他目的要雷欣入獄或上電椅的話，他爲什麼不出庭作証？

所以，呂偉良在矛盾中求統一，只能這樣解釋：因爲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即使面對現實，也以恕人爲重！

呂偉良又故意對姜路德說：「你覺得雷欣會被釋放麼？」

姜路德沉吟道：「這個地方的主控官有一個不大好的習慣，他們往往明知寃枉了別人，但既押上了法庭，便勢成騎虎，直告到底，直至那人定罪爲止。因此，一切端視辯護律師有沒有辦法。」

呂偉良覺得他說的可能也是事實，因爲主控官是代表警方的。

警方在考慮是否把那疑犯解上法庭時，必須有足够的理由和証據，他們幾乎絕對肯定疑犯有罪，才會這樣做，所以，站在主控官的立場上，堅持到底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呂偉良覺得這一宗可能例外，因爲他親眼看見主控官參觀過「電梯實驗」。這可能是撤銷控罪的前奏。

呂偉良忽然對姜路德這位青年人肅然起敬！

呂偉良提議用車子送他回去，但是，姜路德很有禮貌地婉拒了。

他說：「我想步行，步行可以令到一個人的神經鬆弛，也可以令到一個人混亂的腦筋冷靜下來，多想一下。」

呂偉良說：「你很有修養，我眞希望你早日忘記這件悲慘的事。」

「不！我永遠也忘不了！」姜路德說道，「我這一生一世，也忘不了我的未婚妻。」

「那麼，現在你要到那兒去？」

「到教堂去！為她祈禱。」

「我沒有信教，但我仍然祝福你，希望你的心靈會得到安靜。」

「是的，近日來我每日到教堂去幾次，只有那種地方可以令我冷靜下來。」

姜路德這麼說，呂偉良絕對相信，這青年人的心裏可能有那無法統一的愛與恨，他愛他的未婚妻，他恨殺死她的兇手。

但是，當他真正了解到生與死的意義時，他又可能悄悄寬恕了殺人兇手，所以他對呂偉良說的，跟對柳玫瑰所說的稍有不同，原因可能就在這裏。

呂偉良和阿生一直站在行人道上，看着姜路德默默地走過馬路，朝着教堂那邊走去！

姜路德在馬路的另一邊向他們揮手，他們一直看着這個青年人的影子消失在人叢中。

呂偉良正獃在一旁，突然有人招呼他！回頭一看，只見一個中年婦人沿住行人道慢慢地走來，她就是陳太太林芬芳。

「謝謝你！」陳太太含笑走過來。

呂偉良問她：「謝我什麼？」

「你曾經送我一程。」

「那不過是小事，何必放在心裏呢？」呂偉良又問：「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來聽審的，結果又白走一場！」陳太太聳聳肩，苦笑着把手一攤，那表情顯得無可奈何。

「怎麼在法庭裏我不見你？」

「可能人太多了。」陳太太忽然又問：「剛才與你在一起的青年人是誰？」

「他是喬若梅的未婚夫，你應該見過他的；他在雷案中是証人之一，開審初期他曾經出庭作証。」

「我倒沒有留意，也許有時我沒有聽審。老實說，這些事根本與我無關，有時無非為了陪陪阿珍而已。」

「阿珍？」呂偉良追問道：「誰是阿珍？」

「噢！那是晶瑩的乳名。」

「晶瑩？是不是麥晶瑩？」

陳太太道：「不是她還有誰呢，我們是老朋友。」

呂偉良又想起昨晚阿生目睹她半夜進入雷宅裏面去，以及後來又在電話中聽到嬉笑聲的事，於是他問陳太太：「陳先生沒有來嗎？」

「什麼陳先生？」

呂偉良道：「你是陳太太，當然有一位陳先生的。」

「不！你應該稱我林女士，因為我的名字叫林芬芳。」

「但習慣上……」

「呂先生，告訴你吧，我跟丈夫離婚了。」

「嗯……」呂偉良呆了一呆，「真對不起，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不要緊。」林芬芳又問：「兩位到那兒去？」

呂偉良把手一攤：「沒有目的地，這半天本來預算用來聽審的，但現在完全空白了。」

林芬芳一邊與呂偉良併肩沿住行人道走向市中心區，一邊說道：「怎麼你對這宗案也會這麼有興趣？坦白說句吧！要不是為了麥晶瑩，我才沒有這種耐性。」

「初期我也引不起興趣，但現在卻越來越覺得須要找出答案。」

「什麼答案？」

呂偉良道：「例如：真正殺死喬若梅的人是誰？」

「你似乎在懷疑警方故意與雷欣為難，其實照控方在法庭上所提出的証據，可以說是十足的。不過，自由世界的好處是有律師這一門行業，奇跡往往就由這種人一手創造出來。」

呂偉良覺得奇怪，問道：「你好像也同意了雷欣就是兇手。」

「我只是根據表面的看法，至於有沒有內幕，相信也只有當事人才曉得了。」林芬芳又慎重地說：「呂先生，我和你同是局外人，我以為這些關係到人命的事情，還是少理為佳。」

「是的，我也這樣想，事不關己已不勞心，何況這件事還相當複雜呢！不過，喜歡看偵探小說的人，你勸他看到中途就停止，他心裏一定有點依依不捨。雷欣的案子就是有如一篇曲折離奇的奇情小說，答案相信一定令人愕然。」

「我覺得你把理人閒事與看小說混在一起，太滑稽了，看小說，是一種享受，讀者永遠置身事外；但管人閒事卻隨時會惹禍上身，甚至有生命危險，那似乎犯不着。」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的，無奈一開始我就有個壞習慣，為了尋求出真正的答案，有時我會把自己的性命也視作等閒。有人說我頑固，其實人到頭來總會死的，越是怕死的人，到頭來死得會更加容易。」

「但是，好奇心太重，到頭來只怕死得莫名其妙呢！」林芬芳看看腕表，在行人道上站了下來：「對不起，我想去找個朋友，我們還是說再見吧！」

呂偉良跟她握手道別，她也跟阿生握握手。

師徒二人看着她大搖大擺地走進一幢辦公大廈裏面去。

阿生怔怔地說：「這個女人跟麥晶瑩可差得遠了，一個溫柔窈窕，處處皆是女人味道；但這婆娘卻粗聲粗氣的，連走路也像個男人。我真不明白，她們怎麼可以交成朋友。」

呂偉良呆了一陣，他好像給阿生在無意中提醒了。

呂偉良說道：「阿生，也許你說對了，性格不相同的人，照理是很難湊在一起的；即如你與我，如果你不是富正義感，抱打不平，又怎麼會投我為師？基此，我們不妨想深一層，那就是林芬芳會不會對麥晶瑩另有企圖？例如同性戀或者在財產方面動腦筋等等。」

「也許你猜對了，師父，現在這個世界的人亂了性，外國已有不少男與男，女與女結婚，英國同性戀也合法化，本市的人洋化得很，學時髦學上這種醜事亦不足為奇吧！」

「未必是學外國人的，其實同性戀自古已有，你年紀太輕，也許不知道，昔日羊城一帶那些所謂『梳起』不嫁人的女子，十之八九就是患有同性戀傾向的。林芬芳既然離了婚，又住在麥晶瑩附近，她這麼關心雷案，表面看來是基於朋友同情，但是，昨夜我無意中在電話中聽到的嬉笑聲，實在大有問題。」

「我想到了。」阿生夾指一彈，「這件事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得很，林芬芳與麥晶瑩鬧同性戀，兩個女人都存心玩弄她們的丈夫，一個與丈夫離婚，另一個存心陷害，如此一來便可以得到丈夫家財。」

「不！我的想法稍有不同，我們必須把一個人併進我們的想像中去。」

「你所講的『一個人』是誰？」

「就是那個神秘槍手！」

「對了，我倒忘了他。」阿生說，「我以為如此一來事情更明顯了，林芬芳為了佔有麥晶瑩，一方面陷害麥晶瑩的丈夫，一方面故意造成一種恐怖局面，不許一切追求麥晶瑩的男士得手，所以你和白律師都成為神秘槍手的射擊對象。」

呂偉良點點頭：「這想法比較合理得多了。現在我們只須抓住那個槍手，事情就可以水落石出，甚至他可能也是殺死喬若梅的兇手。」

「但是，半山姦殺案又如何解釋？」

「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雖則報紙說兩宗姦殺案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可能是巧合而已。」

阿生一邊與呂偉良併肩走着，一邊又說：「伏擊你的槍手用的是冰彈，但射殺白志明的，却用舊式來福槍，會不會是兩個人？」

「有可能是一個人，因為冰彈可以直接戳破人類的皮膚，卻未必射得過玻璃，故此他必須用鉛彈。」

師徒二人朝着隣近停車場走去。

太陽照射在一排排甲虫似的汽車身上，折射出閃閃銀光，難免令人有點眼花繚亂。

阿生摸出一副深色太陽鏡，戴上了之後眼睛舒服得多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阿生突然用力推了呂偉良一把，同時驚叫一聲道：「師父，小心……」

呂偉良的反應極之敏捷，阿生的手剛觸及他的手肘，他已經向相反的方向倒了開去！

「砰」的一聲，一些物件擊中了停車場上一輛汽車。那聲浪就是由汽車的甲板上發出的；經驗告訴師徒二人，他們被人用滅聲槍射擊，因此他們迅速伏下，找尋護身的地方。

呂偉良和阿生暫時失去了連絡，因為他們剛才是分別由左右兩旁撲倒開去的。一個向東，一個朝西，但兩個人都在找尋槍手之所在。

停車場上兩三點鐘這時間是較為清靜的，人們都在辦公室裏。

呂偉良望望剛才被擊中的汽車甲板，發覺彈孔離地僅有數吋；他是個老江湖，這一生人之中也不知前前後後做過多少次活靶了，看看車輛一排排的排列得這麼密密麻麻的，子彈卻射得那麼低，槍手分明是居高臨下，因此他也望向附近高處。

豈料頭部一冒起，又是「錚」的一聲，一枚子彈射中他身後的另一輛汽車上。

呂偉良不敢再抬頭，卻又担心阿生，因此他高聲叫道：「阿生，小心，那傢伙就在對面多層停車場裏！」

是的，阿生也早料到了，因為附近沒有太多的樓宇，只有那一幢多層停車場。

這個都市地少車多，所以許多空地都給人利用作為停車之用；而多層停車場卻在不斷興建，即使如此，仍無法追得上日益增加的車輛數目。

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汽車，當時就是停放在法庭附近的空地之上，因為相隣的那幢多層停車場尚未啟用之故。

阿生伏在一輛汽車下面，聽到了呂偉良的警告，他也說道：「師父，你引開他的注意，我去對付他！」

呂偉良既然確定了對方藏匿的位置，他的經驗加上身手，令到行動也變得神出鬼沒，原來轉眼之間他已竄到了阿生的身旁。

他在阿生背後出現，令到阿生為之暗吃了一驚。

呂偉良對阿生說：「你設法引他注意，讓我上去；我有鐵枴杖在手，比你更佔上風。」

阿生沒有跟呂偉良爭辯，只點點頭，便由車頂翻了過去。

他的身手快得像野猴一般，身體剛離了那車頂，子彈就落在那塊擋風玻璃處，「嘩啦」連聲，玻璃碎粒四散，阿生躲在這邊只吐了一下舌尖，又伏着不動！

呂偉良卻趁住這當兒蛇行鼠步，竄向多層停車場的出口處。

阿生知道那槍手在等機會，如果他要離開原來位置，必須冒險掠過那一輛敞篷跑車，那當然是極端危險的事。

但是，如果等得太久沒有行動的話，槍手的注意力就可能移到呂偉良的身上去了，那時便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令到呂偉良無法衝上多層停車場去！

阿生人急智生，靈機一觸，立即脫下外衣，往上一幌，「卡察」一聲，外衣穿了一個孔，他心裏想：這傢伙的槍法好厲害！

他不知道槍手所用的是那一種類型的槍枝，可能是單響的，也可能是雙響的，更可能是可以連環射擊的新式武器。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必是長槍，否則不可能射得這麼遠。

阿生知道槍手的焦急心情，第一，這是日間；第二，附近不遠處便是鬧市中心。在情理上，作為一個已被發現的殺人槍手，不可能逗留在那兒太久的。

因此，唯一對他們師徒二人有利的，便是時間。但是，時間拖得太久，同樣亦可能讓對方逃之夭夭。所以，阿生一方面要引誘槍手不斷開槍射擊，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自己受傷。

阿生明白到一個受僱殺人的兇徒的心理，如果對方是個職業槍手，為了向僱主交代，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去達到目的，未到最後一分鐘，他也不會白白放過機會，宣告失敗的。

於是阿生很快又有所行動，只見他這

邊把外衣往來拋出，那邊人已向住西邊飛撲而去。

但是，這一次似乎毫無動靜，也許子彈又再替他把外衣添上一孔，也許對方已承認失敗，開始撤退了。反正無聲無响，阿生唯有冒險由一輛汽車的玻璃後面望上去。

多層停車場仍未啓用，這是政府工程，照例一切都是蝸牛式的進行，各層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吕偉良因爲有了阿生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很快便由陡斜的汽車通道竄上二樓。

正當他企圖由二樓奔向三樓時，一個人影出現在三樓的通道口；那人一手提住一個手提箱子急急而下，他看見吕偉良立探手懷中。

吕偉良自然想到對方除了手提箱內的長程來福槍之外，還可能在腰間插了一支手槍，於是立即閃到一根水泥柱子後面。

人剛閃到後面，「砰」的一聲，子彈中了柱子一角，水泥的粉末四散，差點兒吹進了吕偉良的眼睛裏去。

槍聲很响亮，顯然未有配上滅音器，大概，對方也未想到要動用他的自衞手槍吧？

吕偉良還未冒出頭來，已聽到一陣非常奇特的聲响傳來！

那不是步聲，似乎是有人翻身躍下去，首先是手提箱被拋下，然後是一個人翻身跳了下去！

吕偉良大吃一驚，立即飛奔至通道的欄杆旁邊，俯視之下，那人已登上了一輛事先停在那兒的車子，風馳電掣地開走！

吕偉良仍然不肯放鬆，急步沿住陡斜的通道跑回停車廣場這邊來。

阿生正由那邊衝過來，想不到一聲槍响之後便看見師父由上面下來。

吕偉良也不待他發問，便朗聲說道：

「阿生，快上車，他由那邊駕車逃走！」

師徒二人三步併作兩步，搶登他的汽車，由阿生駕駛，把車子迅速繞了一個大圈，衝出了停車大廣場；吕偉良則指示那槍手逃走的方向！

這個都市有許多街道是十分狹窄的，所以交通當局規定單程行車。但是，阿生這時候却理不得這許多規定了，只要繞捷徑，希望能及時截住那槍手和他的汽車。因此差點兒與一輛迎面而來的汽車相撞，幸好阿生閃避及時，把車子駛上了行人道，迅速一掠而過。

當他們的車子開到那路口處，吕偉良離遠已見到一輛汽車急急向另一處街口轉了入去。

吕偉良告訴阿生，那輛小房車就是他們要追尋的目標。

阿生對本市街道相當熟悉，迅速繞道兜截！

吕偉良知道他們車子的速度超過了限制，要是讓交通警員見到，必有麻煩。同時這件事遲早總得告訴警方，因此他趁住這時候立即拿起聽筒，把電話接到警局裏去找夏維探長。

夏維剛好在着，知道吕偉良被人暗殺，兇手在逃，立即通知總部無綫電連絡中心，通知全市巡邏警車分頭兜截一輛小房車。

吕偉良無法說出那車子的號碼，但剛才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似乎就是任天發所常用的那一輛小房車。至於那槍手會不會是任天發呢？

由於吕偉良只在陡斜的汽車通道上翹首上望，加上當時陽光太過猛烈，情勢又那麼危急，吕偉良須要閃避那致命的一槍，所以根本就看不清對方的面目。

阿生爲了不致失去前面的目標，三番四次爬頭越位，在鬧市的街道上，難免造成無數驚險場面。

吕偉良爲了不讓對方逃脫，一直沒有把電話掛斷，始終與夏維探長保持連絡，報告他們的汽車所在的正確位置。

夏維一邊與吕偉良通話，一邊由助手用另一具內綫電話通知總部的無綫電連絡中心。

另一方面，夏維以事態嚴重，吩咐助手備車，準備隨時出發趕赴現場。

在場的助手們紛紛動員。最後有人接替了夏維探長，負責在電話中與吕偉良保持連絡，讓無綫電控制中心能及時通知巡邏警車四出兜截。

吕偉良很少與警方如此緊密合作，但這一回他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兇手不但爲了對付他們師徒二人，可能也就是一連串案件的重要關鍵。

在逃汽車越開越快，當掠過設有紅綠交通指揮燈的路口時，接二連三的直闖紅燈，由横街開出的汽車爲了避免撞車，有些發生連環相撞，有些衝上了行人道去。弄得險象横生，秩序大亂！

吕偉良因爲在電話連絡中知道警方的巡邏車也在設法兜截，爲避免意外，三番四次叫阿生別把車子開得太快，無奈青年人好勝心重，加上阿生本來就喜歡開快車，此時正追得性起，那裏肯把速度減慢。

於是由横街開出的車子，剛避過了槍手的快車，差點兒又撞着阿生的，弄得手忙脚亂；連環撞車事件也層出不窮。

至於路上的行人更是東奔西避，有如世界末日似的，弄得莫明其妙。

警察巡邏車因爲接到了總部的無綫電通知，紛紛自隣近街道趕往兜截！由於他們須要讓街上的駕車人士曉得他們有緊急任務，所以警笛聲响自四方八面，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在逃的小房車不知道吕偉良的汽車上有無綫電話可以把綫路接在警局裏面去，故此發夢也想不到警方存心要圍捕他。

但是，不久之後警車出現在四方八面，有些横街街中，阻住他的去路，這時他才知道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不過，他並未因此而束手就擒，只見那輛小房車有如穿花蝴蝶似的，衝上行人道，繞過了横在馬路中心的警車，一再闖出了重圍！

一輛警車啣尾追來，警長鳴槍示威，希望可以令到對方停車，盡可能減少意外，否則，這樣子下去，必然會造成更多慘劇。

無奈在逃的人却充耳不聞，車子越開越快，轉眼之間，在追追逐逐之中，車子已駛到了通往市郊的道路上去！

追得最接近的一輛警車，車上的警長認爲這是最好的下手機會，因爲這不是市區，人車稀少，附近又沒有屋宇，於是開

槍射擊小房車的輪胎，以爲如此一來就可以阻止車子繼續前進，豈料這樣反而便宜了那名槍手！因爲那位警長的槍法太準，輪胎被射中，車子立刻失去重心，直撞向山崖之下！「轟隆」一聲，那槍手連人帶車，墮在崖下的亂石之中。

吕偉良師徒二人與夏維探長等人，先後趕到現場，發覺那名槍手果然就是任天發；車子當然也是他們見過的那一輛。

唯一令大家感到意外的，就是那輛小房車原是特別設計的，有暗格可以把槍械收藏起來，難怪那天師徒二人無法在這車子裏找出一點兒綫索來。

現在車子由數十呎高直撞下來，由於車內燃油稀少之故，雖未至焚燒，却已粉碎，所以收藏在暗格中的槍械也跌出來。

一支是可以一折爲二的長程來福槍，放在一個提琴箱子裏。一支手槍仍然插在死者的腰間。

另一支收藏在車底暗格內的，却是一支可以發射冰彈的新式來福槍；一個特別的盒子裏可以找到兩枚冷氣外冒的冰彈。

盒子有電綫與車頭的內燃機連系，用以製造人工冰塊，把冰彈雪藏，以避免受熱溶解。吕偉良想起自己差點兒就死於這種冰彈之下，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任天發雖然死了，但事情至此亦總算有了答案。任天發果然是一個職業兇手，可惜不知道他受僱於什麼人，以及殺了一些什麼人。因此總括來說，仍是得不償失，便宜了他。

案中有案　餘波未了

警探終於證實任天發就是殺死白志明的兇手。因爲在白律師事務所對面的天台水箱中找到的兇槍，早已證實就是射殺白志明的兇器。

任天發的經濟情況並不好，他那裏有錢購買這許多槍械？

警方和吕偉良師徒二人都相信，這個幕後人一定相當的富有。

幕後人到底是誰？吕偉良到了這時候，不得不把一份名單向夏維提供出來；那是吕偉良從麥晶瑩手上獲得的。

名單上的人盡是紳商巨賈，有失婚的中年人，亦有未婚的花花公子。他們都是追求過麥晶瑩的男人，而且很富有。



槍手的汽車胎被射中，槍手連人帶車墮下懸崖。

夏維探長接受了呂偉良的意見，對這些人一一展開偵查。

不過，呂偉良却未有把他私心底下所想像的另一件事告知夏維；那就是林芬芳可能與麥晶瑩在攪同性戀。他所以這樣做，無非生怕警方會打草驚蛇。

原來呂偉良在所有綫索中，就只有林芬芳這一條未有答案。

呂偉良交到夏維探長手上的名單，早已交給「江强偵探社」。呂偉良曾悄悄要求他的好朋友江强利用「萬能電腦」代爲偵查名單上的人物。

結果所得的答案相當含糊，那是由於「萬能電腦」啓用才不久，收集的資料不足之故。但是，江强却查得了其中有些人曾被一名神秘客用電話警告，不得接近麥晶瑩，否則就可能被殺。

其中更有一兩名男子當與麥晶瑩在一起時，曾被人用槍射擊，但在報警調查後，在現場上都找不到彈頭。當時警方甚至以爲報案者無中生有，現在才曉得槍手用的是冰彈。

呂偉良覺得江强已盡了全力，他故意讓警方出面去找名單上這班人，而自己和阿生則向林芬芳着手偵查，因爲這才是他覺得最可疑的綫索之一。

那晚，呂偉良正與阿生驅車前往雅明道途中，突然聽到了一聲慘叫！

他們原本要到雅明道去偵查麥晶瑩和林芬芳的關係，想不到當車子經過一幢花園洋房時，這凄厲的叫聲來得如此突然！

這是住宅區，大部份還是花園洋房，因此有些屋子相隔頗遠。當叫聲發出時，附近的隣居甚至有許多仍未聽到。

阿生一直把車子停在附近路旁，讓呂偉良打電話到雅明道一〇二號五樓的陳宅去，當他發覺林芬芳不在家時，才想像她此刻可能已到斜對面的雷宅去找麥晶瑩。

想不到正當阿生把車子緩緩開過這條僻靜的街道時，竟然會聽到這麼凄厲的慘叫聲。呂偉良立刻叫阿生停車。

師徒二人剛下了車，就看見那幢花園洋房之內燈光大亮，人聲吵鬧。

他們正要決定是否去理會這意外事件，還是繼續前往雅明道時，呂偉良已看見一條黑影子在那邊越牆而出，於是立即拄杖狂衝過去！

阿生並沒有跟隨呂偉良，反而回到汽車裏，因爲這是他的經驗，當發覺對方距離太遠時，呂偉良未必可以追到他！所以他希望利用汽車的速度，能够及時把對方兜截！

但是，那黑影非常機靈，對附近的環境也顯得極之熟悉，轉眼之間，黑影已竄進了一條橫巷裏去了。

那橫巷很窄，根本不可能讓一輛汽車開入去。還好阿生非常熟悉這一帶街道，他並沒有下車，把車子加速，希望能及時繞到另一條街道去，因爲那條橫巷明顯地是可以直通到後面一條街道去的。

呂偉良手拄鐵杖，飛步急竄，仍然無法追上那黑影。他剛剛追到小巷巷口，正擬拐進去，突然銀光一閃，一把飛刀如箭竄至！

呂偉良去勢正勁，加上巷內一片黑暗，根本不見那黑影有所行動，所以當他要閃避時，已來不及，手臂一陣疼痛，差點兒就昏了過去！

他忍痛拄杖再奔幾步，盡一切辦法不要讓黑影消失，無奈傷口痛不可當！

眼前一陣黑，呂偉良登時倒了下去！

小巷裏很黑暗，什麼都看不見，手臂又麻又痛，也許是大量流血的結果，呂偉良感到脚步輕浮，頭昏目眩的難以支持，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就此倒在巷子裏。

呂偉良很少這樣不濟事，也不是由於他存有輕敵之心，只是想不到對方揀了這個時候把刀子擲出。

他儘管倒在地上，也不哼不叫，以免對方知道他受傷而對他不利。他只緊握手中鐵杖，以防不測，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那陣陣隱沒在小巷裏的急急奔跑的步聲，又折回來了。

呂偉良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但再仔細聽清楚，步聲眞是越來越近自己；與剛才越跑越遠絕不相同。然則，是那被追捕的人折回來對付他了。

呂偉良這樣想着，就握緊枴杖，嚴陣以待；那刀子仍然插在手臂上，還來不及拔出。但呂偉良這時也咬實牙齦，悄悄把它拔在手中，以防不測。

突然有一個電筒光圈投射在呂偉良的臉上，呂偉良想像到對方下一步的行動可能是用脚去踢他，因此他就要把手中的鐵枴杖力揮而出！

但是，突然有人叫住他：「師父，你怎麼啦？」

原來是阿生，還好他及時叫了一聲，否則可能要吃呂偉良一杖。

阿生看見這情形，不禁大吃一驚，連忙蹲下來爲師父裹傷止血。

呂偉良念念不忘那個黑影，問道：「阿生，見到那傢伙嗎？」

阿生一邊用手帕包紮呂偉良受傷的手臂，一邊答道：「見不到，當初我還以爲倒在地上的就是他，想不到竟然是你。」

呂偉良又問：「你是不是由巷口那邊過來的？」

「是的。」阿生說，「可惜我來遲一步了。原本我想由那邊兜截他的，想不到結果還是給他逃掉了。」

阿生正要把呂偉良扶起，一陣警車聲却停在附近；那幢花園洋房裏有人走出來與警察會合，四處搜索在逃的人，結果只發現了呂偉良師徒二人。

警察以爲他們就是被追捕的人，但經阿生解釋之後，再加以屋內事主證實，才知道他們要捉的人早已逃之夭夭。呂偉良和阿生不但不是他們要追捕的人，而且還因爲捉賊而受了傷。

不久，更多警方人員趕到了現場查究。花園洋房裏的人說出事發經過，原來宅內一名少女被一名持刀色狼非禮，掙扎中身受重傷；要不是她及時驚醒，後果更不堪設想。

二輛救傷車先後趕到現場，把受傷少女及呂偉良送往醫院急救。

警探沿途在車內錄取二名傷者的口供，根據受傷少女說，那是一名上唇蓄有小鬍子的男子，身裁中等，手持尖刀；事後證明就是呂偉良自傷口拔下來的那一把。

那傢伙顯然是一名採花賊，要不是那

少女及時驚醒，同時高聲尖叫，可能又是另一名犧牲者。

警方除了在事發現場附近展開大規模搜索之外，同時召來繪圖員，根據少女的口供，把那採花大盜的樣貌畫下來。

繪像的結果，證明又是在半山姻緣道姦殺少女阮少珍的兇徒——也就是樣貌與雷欣極之相似的那個色情狂。

由呂偉良交到警方手中的兇刀，亦與刺殺阮少珍現場檢獲的一把完全一樣。由此證明，兩案同是一人所爲。如果照專家的意見，要不是那少女及時蘇醒，那個患有心理變態的傢伙，極有可能先姦後殺。

這件事發生之後，立即轟動一時。無數少女都感到岌岌可危，因爲專家認爲兇徒是個心理變態的色情殺人狂，極具危險性。另一方面，警探已查出售賣兇刀的五金店，據一名店員記憶所及，日前確曾有一名蓄小鬍的男子跑來購去了半打同一欵式的餐刀。

然則，這色情殺人狂到底還準備幹多少宗姦殺案件，購下這麼多的刀子是否蓄意殺害更多人？

假定第一名犧牲者也是他殺的，那麼，他手上還有三把同一類型的刀子；如果喬若梅那一宗不是他幹的，則起碼尚餘四把之多。因爲殺死喬若梅的兇刀，正是同一類型的木柄鋒利餐刀。

又根據五金店宣稱，這類餐刀由於用純鋼製成，即使用殘了，稍加打磨又鋒利如昔，所以年中銷售的數目可不少。

那麼，在此之前，兇手到底有沒有購備更多刀子？誰也不曉得。因此，登時弄得人心惶惶，到處一片風聲鶴唳，誰也不知道下一個犧牲者是誰家少女。

警方大規模出動搜尋畫圖中的色情狂，以安定民心，無奈一些兒結果也沒有。

那個蓄有「奇勒基寶」型小鬍子的人，也連累不少上唇蓄鬚的男士，因爲警探們寧枉毋縱，抓了不少這類男子回去。經過認人手續之後，證明與案無關，亦要登記姓名住址。眞是弄得啼笑皆非。

呂偉良身體比較强壯，只在醫院躺了數小時便可以出院，但那名富家少女由於頸、手、胸、臂等各處均被刺傷，仍在醫院留醫。不過，經過一番急救之後已無性命危險，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由於事態嚴重，警方除了偵騎四出之外，還將繪畫好的畫像分發各報及電視台，希望市民見到此人立卽與警方連絡。

因畫像實在太過酷肖雷欣，使到雷欣的辯護律師白約翰信心大加。

當該案再次續審時，白律師據理力爭，認爲姦殺喬若梅者，就是警方近日通緝的色情殺人狂，只不過由於雷欣太過酷肖在逃疑犯，以致做了別人的替死鬼而已。

陪審員們也覺得，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判被告人有罪，很容易會造成一宗寃獄。再加上柳玫瑰的口供對被告絕對有利，終於雷欣被判無罪釋放。

無論是雷欣或他的妻子麥晶瑩，都無法預料得到事情如此順利。

雷欣當庭釋放，由犯人檻裏走出來。他首先走過去向律師握手，聲聲感謝；然後便是跑到柳玫瑰面前，向她致謝。

麥晶瑩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她在女友林芬芳的陪伴下，難過而又尷尬地，垂下頭來。

呂偉良負傷到法庭裏聽審，雖然他明知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都無意中替雷欣做成大好脫罪的機會，但絕對想不到，事情會峯廻路轉，急轉直下，結束得這麼快。

師徒二人一直在冷眼旁觀，他們總覺得這件事表面上已經圓滿結束，其實背後仍然隱藏着各種危機；例如柳玫瑰身旁的彪形大漢，以及引起他們疑心的林芬芳等人，就足以造成危機。

雷欣感激地對他的情婦柳玫瑰說：「如果沒有你，恐怕最低限度我也會在牢中過一生。」

柳玫瑰苦笑道：「人心肉做，過去多年來你一直對我不錯，你出了事，我怎麼能袖手旁觀呢？不過，你雖然無罪釋放，但我却可能做錯了。」

「爲什麼？」

柳玫瑰把視綫轉向他的妻子麥晶瑩的身上，低聲說道：「我可能是破壞你們家庭幸福的大罪人。這也就是我遲遲未敢出庭作證的主要原因。」

「算了！」雷欣拍拍她的肩膊，「無論事情發生成什麼局面，我也不會忘記你的，玫瑰。」

柳玫瑰含淚說道：「謝謝你，多年來你一直照顧我；過去我只是個寄生虫，但以後，我會自食其力了……」

「你要離開我？」

「是的，我一直不知道你有個如此賢淑的妻子，現在我感到慚愧之外，也覺得對她不起。不過無論如何，以後我們不能再在一起了。因爲，現在你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

柳玫瑰轉身走到麥晶瑩跟前，流着眼淚伸出手，麥晶瑩實在不好意思，只好與她握手。

柳玫瑰瞪住她，哽咽着說道：「雷太太，請你原諒我過去的一切，我眞是對不起你……」

「你」字也未說得出口，柳玫瑰已經泣不成聲，回轉身去，急步飛奔，抱頭痛哭！

那名神秘護花人亦步亦趨的，也跟了上去。

麥晶瑩黯然流淚，她半句話也沒有說，實在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陪伴在她身旁的離婚婦人林芬芳却不屑地說：「這就是她的媚功，怪不得雷欣這麼着迷了。」

白律師陪着雷欣走過來，對麥晶瑩說道：「過去的事都忘了它吧！因爲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以後永遠也不可能再發生了。」

麥晶瑩依舊是無話可說，垂着頭飲泣着。

林芬芳扶住她的手臂慢慢地走，白律師却示意她應該讓人家夫婦重聚了。

林芬芳顯得不高興，却又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麥晶瑩，讓雷欣走過去。

雷欣抱歉地說：「晶瑩，眞對不起，我慢慢會向你解釋的。」

麥晶瑩沒有答他，這更加令到雷欣感到難過。

白律師看見僵局無法打開，又折回來，提議用車子送他倆返家。

林芬芳不滿地呆在路旁，白律師却完全沒有理睬她就令司機把車子開走！

白律師應該知道林芬芳是雷太麥晶瑩的朋友，爲什麼會有這種態度？這情形令到冷眼旁觀的呂偉良和阿生也有些難明究竟。

呂偉良故意拄杖走到林芬芳的身邊，說道：「你應該替他們夫婦高興才對，爲什麼我發覺你一點也不開心？」

林芬芳回過頭來，直瞪住呂偉良：「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冷眼旁觀，感到有點奇怪而已。」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男人都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雷欣便是一個例子。」

「你似乎憎恨全世界的男人，但據我所知，你如果不是一再找到一些富有的男人先結後離，你銀行戶口裏又那裏會有這許多鈔票？」

林芬芳面色一沉：「你說什麼？」

呂偉良聳聳肩，說道：「本來結婚離婚屬於你本人的私生活，我實在不應該去理，但是，那天我與你在附近分手之後，回到停車場來的時候，差點兒給人當作活靶一樣射擊，這件事，相信你也從報章上知道了吧？」

「你說話最好小心點，否則，你等着簽收我的律師信吧！」

「如果我能够證明你曾買兇去行刺白律師，相信本市的律師，會對你另眼相看的！」

林芬芳的面色變得鐵青，她抖聲說道：「你……你說什麼？」

「那天，任天發接了你的命令之後，對我行刺不遂，反而墮崖身亡，這件事報章也有詳細報導。但是，有一件事我故意隱瞞了，你可知道爲什麼嗎？」呂偉良又說：「因爲警方已經够忙了，而且，我習慣了自己的事，由我自己去理。」

「你好像吃錯了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因爲我是第一個趕到崖下去的人，那時任天發還有一口氣，我對他說：只要說出主使他來殺我的人的姓名，我就送他到醫院去急救，否則，我只有看着他活活流血流到死爲止。」

「你……」

「結果，任天發在斷氣之前，說出了你的名字。」

「你說謊！」林芬芳怒火沖天地揮動她的手袋，直擊向呂偉良。

幸好呂偉良早已有準備，伸出鐵杖一格，「錚」的一聲，竟然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原來那個手袋竟然是一個鋼製的手袋，底邊及直角均鋒利異常！鐵枴杖尚且留下一條痕，要是四肢給它碰上一碰，相信傷殘難免。

阿生見狀立即飛撲過去，目的無非企圖將林芬芳制服，豈料阿生剛接觸她的手臂，便給她借力一拉一扯，使用了摔角招數中的「過頭凌空摔」，阿生登時身不由主的，被她摔向半空！

還好阿生練過輕功，武功底子又深厚，只是凌空打了一個筋斗，利用腰力反彈，輕輕飄飄地落回地面之上，絲毫未有受傷！

經此一役後，師徒二人，正提高警惕，不敢妄然進攻，但却又不肯輕輕將她放過！

其實，剛才呂偉良所講的，當然只是一片謊言而已。他根本沒有在任天發死前談過話，只是利用心理攻勢迫她招認事實。想不到林芬芳竟然會作賊心虛，在心情極度困擾中，向呂偉良發難。

呂偉良既然曉得了她是個不尋常的女人，自然曉得步步爲營。

他拄杖急縱，作勢就要撲上，林芬芳被迫又要揮動她手中的鋼製手袋，豈料如此一來正中呂偉良的下懷！

呂偉良看得老準，側身避過來勢，反臂伸杖力擊，勁力直透杖端，重重擊在那手袋之上，登時震撼得林芬芳整條手臂麻木了一陣，虎口刺痛非常，令到手上的手袋亦不由自主地飛了開去！

呂偉良循勢進馬，手法疾如閃電，林芬芳避無可避，手腕被呂偉良緊緊扣住，手臂被迅速的反抽往後面，痛得她連聲求饒。

當時街上行人圍觀如堵，只見人叢之中衝出數名大漢；阿生一時不察，嚇了一跳，以爲是林芬芳的同黨出現，差點兒又動起手來。

幸好仔細看清楚才知道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怎會在此出現，正要解釋，夏維已經一邊吩咐手下替林芬芳加上手銬，一邊笑對呂偉良說道：「想不到你一隻手受了傷，還有本領抓下一名女疑犯。眞了不起！」然後他又正式宣佈拘捕林芬芳。

警探把林芬芳推上汽車裏去，夏維探長則偕同師徒二人坐上了他的座駕車。

呂偉良有點不明白地問：「你們怎會及時趕到的？」

夏維笑道：「我們一直看你們當街比武。」

呂偉良一怔：「難道你眞的相信了我對林芬芳所講的謊言麼？」

「是的，因爲你這個人，樣子這麼老實，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那是謊言。」夏維仍在跟呂偉良開着玩笑。他又說：「難道你現在改變了主意，不相信林芬芳就是任天發的後台老闆麼？」

呂偉良說道：「坦白說，我只是覺得她可疑，迫她動手而已，實際上，毫無證據。」

「現在我先問你幾個問題。」夏維問道：「你是否偷偷去過雅明道九十五號和一〇二號兩個住宅單位？」

「嗯……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是吃那一行飯的，你也知道麼？」夏維笑了笑，「我還知道你偷偷搜查過林芬芳的住宅。」

「是的，你既然知道，我亦無須隱瞞。」呂偉良又說：「但是，那天的搜查，全無結果。」

「不過，你的行動，却引起了我們警方的注意。我們又知道你查問過九十五號的女傭人，是不？」

「是的，雷太太的女傭人承認了她的女主人與林芬芳有同性戀。許多時候，林芬芳在雷太太的房間裏渡宿，尤以雷欣被捕後，此事更爲明顯。」

「嗯，你很聰明！你一方面叫我們調查追求過麥晶瑩的男友，另一方面却獨自去偵查那兩個女人的關係。哈哈，還好我也不愚蠢，自從那天晚上你捉賊受傷之後，我知道你不會無端白事在三更半夜時份開車到那地區去的，所以我便派人暗中監視一切，果然對我們大有幫助！」

呂偉良仍然不明白，夏維到底憑什麼捉了林芬芳回去。

他對夏維道：「探長，老實說，將來我不會上法庭作證的。」

「那怎麼可以？你是被害人之一。任天發差點殺了你嘛！」

「但我沒有辦法可以證明林芬芳就是幕後人。」

夏維一陣哈哈大笑之後，得意洋洋地說：「別以爲我們警方永遠被你搶盡了風頭，其實有許多事情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做到的。舉個例，銀行就不會與你合作。」

「銀行？」呂偉良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你查過了他們的銀行戶口。」

夏維說道：「是的，林芬芳千不該萬不該，最不該開了一張巨額支票給任天發，而任天發就此把它存入自己儲蓄戶去。他一定疏忽了我們警方在必要時可以申請偵查任何人的銀行戶口。」

呂偉良現在當然明白了。

的確，警方如果有心做一件事，以他們的權力與力量，應該是無堅不摧的，問題只在乎他們是否肯下決心去做而已！

在警局中落案的時候，林芬芳毫不隱瞞地說出她收買任天發的過程。

她說：「我偶然有一次到『飛鏢俱樂部』去參觀一班人射擊，我發覺任天發的槍法十分準確，而且這個人很沉默。後來我才知道他生活頗潦倒，只是喜歡射擊，所以在俱樂部裏，往往靠賭博性質，赢取一些金錢，以及友人們替他付場租。於是我靈機一觸，就用金錢去收買他！」

夏維問道：「你爲什麼要命令他射擊一些男人？」

「因爲那些男人全是追求麥晶瑩的，我嫉忌他們。」

「然則，你也嫉忌雷欣吧？」

「當然，我希望麥晶瑩的心中只有我，因爲我已經爲了她而跟丈夫離婚。但是，無奈她太軟弱，又太過富情感，既不肯離開她丈夫，又不肯開罪追求她的男朋友們；我担心有一天雷欣罪名成立，坐了牢或判死刑之後，她就會屬於另外一個男人的，所以我叫任天發分別向他們提出警告，不聽從警告的，便把他們當作活靶一樣，反正任天發又那麼喜歡射靶。我給了他那麼多錢，就是鼓勵他設法去秘密購置槍械，去射擊那些活生生的靶子。」林芬芳痴呆地一笑，「想不到千差萬錯，就是不該惹上了那個跛鬼……」

夏維又問：「雷欣差點兒被人冤枉，也是你叫任天發做的吧？」

「不！」林芬芳立刻否認，「雷欣殺人的事，完全與我無關，也不可能是任天發做的，因爲他答應過我，對付任何人必須經我同意。」

「那麼，殺死白志明，也是你的主意了？」

「是的，因爲沒有他穿針引綫，又怎麼會攪個柳玫瑰出來？我早就預料到柳玫瑰這個人對雷欣十分有利。所以我憎恨白志明。」

「原來你並非想殺白律師？」夏維問道。

林芬芳說：「我以爲殺了白志明，便足以洩我心頭大恨，同時亦可以令到白律師情緒受困擾，說不定因此而令到他打敗了官司。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連發生的兩宗姦殺案，無形中幫助了他勝了一仗。」

「這麼說來，任天發眞的是個好槍手，他並非殺錯了對象。」

「可惜他不能替我了結那個跛鬼師徒二人。」

夏維笑道：「好人不會太易死掉的，尤其是目前我們警方人手不足，正須要更多這一類正義市民協助去對付壞人。」

林芬芳用鼻子「哼」了一聲。

夏維探長面色一沉，又束着雙眉說道：「然則，又是誰殺了喬若梅的？」

「我說你們警方做事也眞糊塗，喬若梅明明是雷欣殺死的，爲什麼你們却輕輕放過了他？」林芬芳說道。

夏維說道：「法律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經過法庭的審訊，不可能有出錯的機會。」

「嘿！我說只因爲雷欣有錢，所以律師想盡辦法來爲他脫罪而已；如果我所料不差，柳玫瑰可能是被人收買的。」

「你也可以請個好律師，你也一樣有錢，看看你能否脫罪吧！」

夏維說着，走出了辦公室，目的要找呂偉良談談；但是，他的一名助手說，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簽妥了口供紙之後，匆匆離去。

夏維不知道呂偉良爲什麼這樣做，但是師徒二人不辭而別，想來事出有因，可能他們想到了一些新的綫索。

不過無論如何，林芬芳既然認了罪，夏維探長總可以鬆了一口氣！

× ×

呂偉良帶着阿生離開了警局，匆匆趕往留香街十六號住宅大厦去。

呂偉良對阿生說：「我總覺得事情還未了結，爲什麼柳玫瑰身邊會多了一個人？她是否備受威脅？雷欣雖然已經無罪釋放，我却担心柳玫瑰的安全。」

阿生也覺得那個與柳玫瑰形影不離的彪形大漢有點來歷不明。

師徒二人乘電梯登上七樓，剛踏上電梯口，就聽到一陣十分刺耳的吵鬧聲。

一名婦人高聲斥罵：「你這妓婦，勾引人家的丈夫，還要令到我女兒死不瞑目，我要跟你拚了！」

那個婦人正是喬若梅的母親喬老太，她正糾纏住柳玫瑰，作爲護花使者的一名彪形大漢正與喬老先生合力把她們分開。

同層各單位的住客都給他們驚動，紛紛出來看熱鬧。

呂偉良和阿生夾在人叢中看見喬老太流淚滿頰的悲憤神情，心裏也感到難過。

柳玫瑰被她抓破了肌膚，撕破了衣服，難得她完全未有還手，只是黯然淚下，甚至沒有爭辯，任由喬老太把她辱罵。

呂偉良覺得她根本不像一個歡場女子，一般人心目中的歡場女子都是性格强硬的，但眼前的柳玫瑰就完全不同。

有一位家庭主婦打扮的住客在人叢中低聲跟鄰居說：「我看這個黑市夫人九成是給人收買，否則又怎會生安白造的出庭作證？也難怪喬老太那麼悲憤了，人家只有一個女兒嘛！」

一名鄰居婦人低聲反問：「你怎麼知道她是生安白造呢？也許人家所講的都是事實。」

「我當然知道……」那婦人四面環顧一遍，看看沒人注意她，她又低聲說：「告訴你，我那天親眼見到那小鬍子由喬老太家中匆匆而出。」

「什麼小鬍子？」

「就是報紙刋過他照片的雷欣——殺死喬小姐的眞正兇手。」

「你怎麼知道人家是兇手？」

「那天我在家裏打掃地方時，忽然聽到喬小姐一聲慘叫，當我打開門想出來看個究竟時，就見到那個叫雷欣的男子神色張惶地由喬家走出來。當時我心裏已經覺得奇怪，因爲許多時我開門出來走廊倒垃圾時，也常常遇見那小鬍子；但我記得他只在A座出入，爲什麼今日會由B座出來？後來我等他進了電梯，便到B座去看看，只見喬小姐已倒斃在血泊中。你說，他還不是眞正兇手還有誰是兇手？」

另一婦人帶住責備的口吻說：「爲什麼你不報警？」

「誰不知道那是頂麻煩的事？我家務多，孩子又多，才沒有空時時被請進警局裏去呢。反正事後我知道必有人報警。不久之後，我看電視新聞報告時，知道連兇手也抓到了，當時我也不得不佩服警方辦事迅速而又準確。可是，想不到……」

阿生有意無意間回頭張望，發覺那婦人年約四十，手裏還抱住一名嬰孩；當她發覺被人注意時，竟然神經質的停止了說話，回頭就走。

阿生看見她走進了C座那個單位裏去，「嘭」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C座單位是在電梯出口處的右邊走廊之上，而AB兩個單位則在電梯出口處的左邊走廊一角。但如果C座開了一條門縫，確是可以窺見B座門口一帶的情形。因此師徒二人也覺得同層C座那婦人的說話有可信之處。

呂偉良不禁呆了一陣，想不到這一回法庭和警方都糊塗起來。

如果是雷欣眞的就是殺人兇手，那麼，柳玫瑰爲什麼作假供？

是報恩，是被收買，還是另外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存在？

還有柳玫瑰身邊那名彪形大漢的身份又是什麼？

呂偉良忽然之間也攪得滿腦子糊塗起來。

電梯門又一次打開，有個青年人由電梯裏走出來，他正是喬若梅的未婚夫姜路德。

姜路德排衆而上，他似乎並未發現看熱鬧的人羣中有着呂偉良和阿生。他幫着喬老先生把喬老太太扶入屋內，那彪形大漢也把柳玫瑰護送入A座裏面去，迅速把大門關上。

「好戲演完了，走吧！」呂偉良對阿生說。

師徒二人走到街上，阿生說道：「這麼看來，其他二宗姦殺案也有古怪。」

「什麼古怪？」

「我以爲不是偶然發生的，可能是存心爲雷欣製造機會。」

「我也正在這樣想。」

阿生又問：「師父，是不是犯人獲釋後，警方不能再抓他回去？」

「可以的，但不能再控以同樣的罪名。例如雷欣曾被控姦殺少女喬若梅，但一經法庭宣告罪名不成立，警方拘捕他只可以控以其他不同的罪名。」

「那麼，這件事我有點頭緒了。」

「說來聽聽吧，你有什麼頭緒？」

「白律師在攪鬼。」

呂偉良苦笑搖頭：「不可能的。」

「白志明不是來找柳玫瑰的嗎？」

「是的，但是，一位正式註册律師，除非他別有用心，不珍惜自己的前途，否則，他只能找証據替他的當事人辯護，而不能製造証據。」

阿生沉默片刻，又說：「那麼，會不會是麥晶瑩在幕後製造有利環境去救她的丈夫？」

「你這樣說較爲接近，而且也合情理，起碼我們發覺麥晶瑩對雷欣存有一份愛意，她不惜運用一切方法去救她丈夫，這點是比較合乎邏輯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難道明知雷欣是殺人兇手，也輕輕放過他嗎？」

「當然沒有那麼便宜，我差一點兒連性命也丟了，爲的是什麼？無非爲了一點正義感，如果我們明知他是一個殺人兇手而放過他，恐怕我呂某人這一輩子也會在良心上感到難過。」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就看見一輛大房車停了下來。

車子就停在十六號住宅大厦的門口，車內只有一名司機，他探首車窗外，往上面一處窗口瞥了一眼，然後按響號角。

號角響了三次，但呂偉良和阿生仍然不以爲意，因爲這種情形在都市中是常見的；朋友約好了，開汽車來接人，往往懶得下車上樓，按號爲訊，就是這樣情形。甚至撥電話去召來相熟的白牌車，也往往是這樣。所以，師徒二人完全沒有加以理會。

及至不久之後，看見大厦中有一男一女匆匆而出，師徒二人才大爲吃驚。因爲那一男一女並非別人，正是柳玫瑰和那個神秘男人。

他們手挽皮箱，好像要去旅行一樣，匆匆登上了剛才駛來的大房車迅即開走！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不肯放過，也急忙開車追踪他們。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他們到底要到那裏去？」

「可能離開本市。」呂偉良說，「如果我沒有猜錯，柳玫瑰已經獲得大批金錢的報酬。」

「然則她大可以轉行做電影明星，因爲她的演技實在不錯，我們也一樣給她騙過了。我還以爲她對雷欣存有愛意，又以爲她報恩，想不到是給金錢收買了。然則，那個男子當然是她的情郎吧？」

「可能是的。」

阿生道：「那麼，我們應該阻止他們離去嗎？」

「暫時我也想不到用什麼辦法去阻止他們。」

「報警吧。」

「不！太低能了。」呂偉良說道，「而且，我們找不到証據，警方也無奈他們何！」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

車子轉入一條直通往機場的天橋，呂偉良沉吟道：「他們乘坐飛機離開本市，那麼，我們可能還有希望留住他們。」

阿生當然也知道這條行車天橋是直通機場的。但他却沒有想到呂偉良所說的辦法是什麼。

呂偉良又說道：「如果他們眞的要坐飛機離去，那麼，當然有飛機票和護照，對不？阿生，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師父，我當然明白的。」

大房車果然開進飛機場去。

柳玫瑰首先挽住手袋和一個化粧箱下了汽車，那名彪形大漢則挽住皮箱，緊隨其後，雙雙走進了機場大厦去。

師徒二人又發覺房車司機沒有把車子開走，只是開進了停車場去，於是呂偉良首先下車跟踪他們，阿生則把車子開入停車場。呂偉良看見柳玫瑰和那大漢仍在大堂之內，並未進閘。

柳玫瑰一邊看腕表，一邊不知道跟那大漢說了一些什麼。

他們可能在等人，也可能是下一班機仍未够時間開出。

阿生也進來了，呂偉良走過去對他說：「我去打電話，你要見機行事。」

阿生點點頭，表示領悟了他師父的意思。呂偉良走進一個電話間裏面去，撥了一個電話到乘客服務台，要求地勤小姐召一位「柳玫瑰小姐」聽電話。

柳玫瑰了呆一呆，終於在聽到了廣播小姐的召喚之後，身不由主地走到櫃枱那邊去接聽電話。阿生就乘着她擠過人群時，乘機施展了他的空空妙手，把柳玫瑰的手袋打開，取去了她的機票和護照。

那名大漢因爲要代她看管行李和化粧箱，大堂裏的人又擠又迫，所以沒有跟過去。阿生眞想不到這麼輕易就得手。

呂偉良並沒有匆匆把電話掛斷，他對柳玫瑰說：「你爲什麼說謊？你可知道你幫助了一名殺人兇手脫罪之後，良心上可能會感到終身難過嗎？」

柳玫瑰驚問道：「你到底是誰？」

「不要管我是誰，快告訴我，雷欣到底給了你多少報酬？」

「我不知你說什麼。」

「但你應該知道發假誓是有罪的。何況，這件事還牽連到兩條人命，而其中一個更是無辜者，你良心上如何過得去？」

「……」柳玫瑰突然一言不發，「叮」的一聲，把電話聽筒擱上！

她匆匆回到那大漢的身邊，不知道跟他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由一個電話間走出來，與阿生會合。阿生含笑點頭，表示得手了。

他們離遠看見柳玫瑰仍在不斷看腕表，又看着大堂上的石英時計，焦急之情，可以想見。只是她似乎仍未發覺，手袋裏失去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東西。

呂偉良拄杖走出機場大堂，與阿生回到停車場那邊去。

他們望過那邊，剛才送柳玫瑰到機場來的大房車仍然停在那兒，司機一直候在車子裏。呂偉良難免感到奇怪。

上了汽車，呂偉良從阿生手上取過那些護照和機票查看，發覺一切都是屬於柳玫瑰的；她顯然準備離開本市，爲什麼這輛房車仍在等候？

阿生說道：「可能她的男友遲一步再走，她先行一步；車子是等候她男友。」

呂偉良不作聲，只叫阿生把車子開往雅明道雷欣的住所去。

阿生不知道呂偉良爲什麼要去找雷欣，但無論如何阿生已將汽車開走！沿途上，呂偉良一句話也不說，他一直在沉思着。他手臂上的傷口仍綁上了繃帶，肌肉隱隱作痛。他現在不但在懷疑法律是否公平，同時也懷疑那些所謂專家的意見。

大家說姦殺案的兇手，可能是一些患有心理變態的色情狂所爲。但現在想深一層，完全是有人在幕後操縱的人爲慘劇。

爲什麼會有個人的外型如此酷肖雷欣？爲什麼兇手會在雷案開審時不斷做出同樣的案子？

呂偉良再想下去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說：「我們和警方都變了大儍瓜，爲甚麼這樣簡單的事也想不通？」

阿生覺得糊塗，又問：「到底你指甚麼事？」

呂偉良說道：「假如你是殺死喬若梅的兇手，或者，你是專家所講的色情狂徒，那麼，你在殺了一個人之後，有人做了你的替死鬼，給警方解上法庭提控，那麼，你會不會揀了案子正在開審時，繼續做案？」

阿生想了想，搖搖頭，說道：「如果够聰明的話，應該不會；等到替死鬼判了刑之後，才再做比較上算。那麼，起碼負担少一條罪名，對嗎？」

「不錯，所以我說，我們和許多人都給他們愚弄了。」

「你說的『他們』，當然是指雷欣和他的妻子，對嗎？」

「是的，所以，我們不要給他們把我們的視綫引開。」

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拿起了汽車裏的無綫電話。電話是搭到警探部去的，他要找夏維探長。夏維正要找呂偉良，想不到他會在這時候打電話給自己。

夏維埋怨着說：「你不該不告而別，案子已經了結，我還沒有謝過你呢！你在那裏？」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呂偉良在電話裏說，「不過，有件事要麻煩你代我查明白，有個護照是新近發出的，我告訴你編號，希望你查查是誰代辦的；因爲我知道這一類護照並非任何人都有辦法在短期內辦妥的。」

「好吧！你說出編號，我立刻叫人爲你去查。」夏維很爽快地說。

呂偉良於是對住手中的護照，逐個號碼唸出了上面的編號。

呂偉良最後又對夏維說道：「這件案子並未了結，回頭我再跟你談吧！」

「並未了結？」夏維呆了一呆：「你到底又在攪甚麼鬼？……」

呂偉良匆匆掛綫，沒有跟他說下去。

車子開入雅明道。

呂偉良看見白律師的車子仍停在九十五號門外，他首先下了車，拄杖登上三樓。按過了門鈴，出來開門的是麥晶瑩。

麥晶瑩顯得有點愕然，呂偉良却老實不客氣地拄杖入屋。

雷欣和白律師都在客廳裏，他們的目光中也充滿了驚奇！

呂偉良首先對白律師說：「你不愧是個好律師，可惜你爲了仗義救助一位好友，結果犧牲了你一位好助手。不幸的是，你把他從鬼門關拖出來的人，其實正是殺人兇手！」

「你到底說什麼？」白律師直瞪住呂偉良！

「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雷欣確實姦殺了一名少女嗎？」

「呂俠士，我知道你爲市民做了許多好事，我侄兒的暗殺事件中，聽說兇槍也是閣下找到的。但是，雷先生的案件，已經由法官宣判了。」

「問題就發生在這裏。」呂偉良把柳玫瑰的護照拿了出來，「有人用金錢去收買柳玫瑰，叫她作假供，其實，當日柳玫瑰並未與雷欣發生關係，她只是留下一張字條給雷欣，說她到了隣埠去博彩。這件事你侄兒白志明親耳聽柳玫瑰講過，可惜白志明却不幸被殺，變了沒有生口對證。不過，當日我也在場，只是我想不到雷欣果然是個殺人兇手而已。」

這時候，阿生也進來了。

阿生說：「我剛與探長通過電話，護照是由白律師的事務所代辦的。」

呂偉良輕輕一笑，道：「怪不得這麼快捷妥當，原來是大律師的傑作！」

白律師對呂偉良說：「呂俠士，希望你了解我的立場，雷欣是我朋友，也是我的當事人，我只知道他是無辜的。至於柳玫瑰那方面，由於她是雷欣的情婦，誰也想像得到在這件案了結之後，如果她仍留下來，可能令到雷欣夫婦的婚姻破裂。我是雷欣和晶瑩的家庭好朋友，在公在私也不想看見他們爲一個女人分手。於是我做個中間人，在取得三方面的協議之後，由雷氏夫婦補償給柳玫瑰一筆錢，由我代辦一切手續，讓她離開本市，以免彼此傷心難過。這無論在那一方面，那一個角度看來，都沒有不對的地方，你說是不？」

果然是律師的口才，登時說得呂偉良口呆目瞪，不知所措。

白律師又問呂偉良：「你怎麼會有着柳玫瑰的護照？」

呂偉良幾乎無言以對。還是阿生機靈，他爭先答道：「是我拾獲的，她與男朋友匆匆上車去，似乎完全未有發覺。」

白律師道：「你攪錯了，那個不是她的什麼男朋友，是一名私家偵探社派出的保鏢。由於柳玫瑰是個相當重要的証人，我担心她的安全發生問題，所以向江强偵探社聘了一名保鏢，日夜跟隨住她。」

「江强偵探社？」呂偉良又呆了一陣，說道：「我認識江强，可以讓我打個電話嗎？」

白律師說：「當然可以，相信雷欣也不反對。」

呂偉良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朋友江强，江强証明了白律師並沒有說謊，他剛將電話掛斷，電話跟住又响起來。

呂偉良下意識地隨即又拿起聽筒問：「找誰？」

其實他無權在此接聽電話的，但許多人都會有這種習慣，聽筒還沒有離開他的手，電話跟住就响了，相信任何人都會這樣做。結果對方說他要找雷欣。

雷欣也沒有怪他，當他知道對方是爲了找他自己的時候，他只叫呂偉良把聽筒放下，然就走入他的房間裏的分機接聽。

呂偉良本來也明白這種家庭式電話分機的原理，如果是外間打入來的，隨時可以把聽筒擱回原位，然後到另一個分機去接聽，而街綫不會中斷。但是，呂偉良看見雷欣如此神秘，又明知他是個殺人犯，一時疑心頓生，於是在把聽筒擱回原處時，稍爲做了手脚。

客廳裏的電話機是放在一張几子上的，几子上面有一本記事册和一支鉛筆，呂偉良就是悄悄把那支鉛筆擱在聽筒下面，讓聽筒擱起了。如此一來，呂偉良只要不離開那聽筒太遠，亦可以隱約聽到由聽筒中傳出來的聲音。

呂偉良故意留在几子的旁邊，一邊又向白律師和麥晶瑩表示，他還要打電話給的夏維探長，但必須等雷欣把電話講完。

麥晶瑩和白律師都坐在客廳中央的沙發上，當然不知道呂偉良的眞正的用心。

呂偉良由於要向白律師和麥晶瑩交代幾句，錯過了一開始時雷欣與對方所講的一段對話。

這時候，呂偉良隱約聽到對方說：「……不要忘記，今晚十二時正……市立公園。」

雷欣答道：「好吧！我一定會準時到達。」電話就此掛斷了。

呂偉良待至雷欣由他房間裏出來，才再打出第二個電話。他是眞的打電話到警局去找探長。同時把鉛筆移去。

當電話掛斷之後，呂偉良對各人說道：「眞對不起，騷擾了！我們之間可能有點誤會，這護照爲了手續上的問題，我還是給警方保管，相信柳玫瑰小姐會向警方領回的。」師徒二人終於離去了。

雷欣忐忑不安地說：「如此一來，柳玫瑰豈不是無法離開本市？」

白律師安慰他說：「放心好了，柳玫瑰發覺遺失了護照之後，當然會到處找我，到時我會派人陪她向警方領回護照。」

白律師看看腕表：「我也要走了，相信這時候柳玫瑰可能在事務所等候呢。」

麥晶瑩親自送白律師到門外。

白律師說：「晶瑩，好好的陪陪他，安慰他，事情已經完結了。」

麥晶瑩感激地瞪住白律師，微微地點點頭。

回到客廳裏，麥晶瑩問雷欣：「剛才誰打電話來？如果你存心改過，希望以後你對我要保持坦白的態度，假如我再發覺你說謊，我們就此完了！」

雷欣示意客廳裏的一名女傭離去，然後對麥晶瑩說道：「我給一名不知名的神秘人物勒索，他約我今晚午夜在市立公園見面。」

「神秘人物？」麥晶瑩道：「爲什麼你不報警？」

「不！我要先見見他，然後才決定怎樣做。」雷欣又說，「在我未知道對方是誰之前，你不要對任何人談及此事。」

麥晶瑩點點頭。但是，她無法掩飾自己的担心。

那晚，雷欣果然獨個兒在午夜十二時到達市立公園。他依了電話中神秘人的吩咐，候在銅像底下。但過了幾分鐘仍然沒有人來跟他招呼。

公園的情侶們已紛紛離去。雷欣吸着了第五支香烟。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個人出現在他背後，沉聲說道：「不要回過頭來，慢慢的往樹林裏走過去，否則我會殺死你！」

雷欣照做了，他顯得相當冷靜。

那人一直跟在他後面。那人問道：「你可知道誰救了你？」

「白律師。」雷欣毫不考慮地說。

「不！」那人說道，「是我。要不是我連幹兩宗同樣情形的姦殺案，陪審員會判你死刑。」

「那麼，你是誰？」

「我是你不認識的人，也是個職業兇手，我知道你有錢，所以我救你。」

「你要多少？」

「五十萬元。」

雷欣道：「你別開玩笑，我那裏有這許多錢？」

「誰跟你開玩笑？三宗姦殺案，除了頭一宗之外，後來二宗是我做的，我爲了救你，冒了最大的危險。這已經值得有餘了！」

「如果我不給你呢？」

那人冷笑一聲：「即使我不殺你，亦會把你的殺人証據公開。你心裏應該明白，你確實殺了喬若梅，柳玫瑰只不過在法庭說謊，把你救活了。」

「哈哈……」雷欣忽然轉過身來，他的手裏多了一支手槍：「我早應該想到是你了，姜路德，把你手上的刀子，放下來吧！」

果然是喬若梅的未婚夫姜路德，他立刻想撲過去，但給雷欣一聲喝住：「告訴你，這是實彈手槍！你再動一動，我就殺你！」

姜路德只好把刀子抛開。

雷欣冷笑道：「你眞聰明，你明知我殺了你的未婚妻，却故意做案把我救了出來，爲什麼？你當然不會是爲了錢，是爲了想親手殺死我，替你的未婚妻報仇，是不是？」

姜路德嘆氣說：「是的，你總算猜對了，我眞笨！爲什麼我剛才不立即動手殺了你？」

「因爲你不知道我有一支短槍帶來，因爲你要我親口承認殺了你的未婚妻，然後你才把我殺得痛痛快快！可惜，現在你雖然承認姦殺了喬若梅，但你處心積慮，結果不但無法替她報仇，反而死得不明不白。」雷欣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男女間的事很奇妙，我妻子美艷動人，但我却對她日久生厭。否則，我當然不會把柳玫瑰金屋藏嬌。但是，不知道是否命中註定，那天我滿腔慾火的去找她，她竟然留下字條到隣埠去了。不知是天氣熱還是你未婚妻不自檢點，她竟然穿得那麼少，獨自留在家中。我發覺鐵閘只是拉上，沒有鎖好，便無法捺得住，於是我借故入去與她搭訕……」

「够了，够了，別再說了……」姜路德突然失常地大叫起來。

他企圖撲過去，但雷欣舉起手槍就要向他射擊，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聲槍响，一顆子彈由黑暗處飛出。

雷欣手腕中槍，他的手槍墮在地上，黑暗中有人撲出來企圖把二人制服。

但是，姜路德突然自懷中拔出另一把尖刀，飛擲過去！這是他帶來的第二把同一類型的尖刀，第一把已經抛棄了。這些刀子他一共買了六把，殺阮少珍和傷呂偉良，都是這種牌子的餐刀。

只見雷欣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刀子不偏不倚的，插正在了他的心窩裏！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夏維探長等人，紛紛由公園的林間竄出！

姜路德不反抗，束手就擒！

呂偉良埋怨夏維：「我早知如此，才不會把這個情報向你提供！」

他的意思是怪責警方動手太慢，因爲呂偉良在跟夏維會面時，已把竊聽到的電話約會告訴了他，警探們老早就化裝成各種人物，混了入來。

夏維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我並非存心讓雷欣死去，只想他親口認罪，想不到……」

姜路德插嘴說：「探長，你做對了，我千辛萬苦，無非想親手替我未婚妻報仇。現在，我總算已經做到了！」

呂偉良只有嘆氣，他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人間到底充滿了愛，還是充滿了恨？

姜路德雖然殺了人，到頭來一定會被判長期徒刑或死刑，但是他的做法實在太傻，爲什麼他要讓一個無辜少女枉死？眞是天曉得！

柳玫瑰沒有護照，當然走不得，最後只有向警方領回護照，警方手到擒來，控她發假誓，結果也判了監。

至於林芬芳，因爲買兇殺人的罪名成立，最後亦被判了死刑。

唯一最可憐的，就是麥晶瑩！

兩期完新穎中篇小說

好漢(上)

文・紅令
圖・秦盧



天涯亡命客

這好像是一片貧瘠的死地，一片自古以來就被人遺棄了的地方。

從高處往下看，樹木東一簇西一簇，疏疏落落的散佈在起伏如浪的黃土上，有如生了瘡的癩痢頭，週圍數十里內，都是同一景色，看不到一點人烟，甚至找到一隻小鳥也不容易。

再加上天空火傘高張，沒有一絲絲的風，草木垂頭喪氣般的靜止不動，看來一片死氣沉沉！

但是今天，這片毫無生氣的荒地忽然出現了人！

平靜的黃土上突然揚起了一道小小的塵烟，從遠處迤邐而來，好似一條長蛇在地上竄行。

絕地遇紅顏

那是一匹快騎！

牠其實跑得很快，驟密的馬蹄敲在地上，其聲如雷，似乎使整個大地都震動起來。

馬上騎士，是個英氣勃勃的青年，頭戴捲邊涼帽，身穿玄緞褶子，英雄挑包，腰間繫着一隻飛魚袋，內插十八把雪亮飛刀，足上穿着一雙薄底驍靴，從一身打扮上看，是個非凡人物！

但他在縱騎猛馳中，神情顯得十分緊張，並且頻頻掉頭後望。

原來，在他身後，距離約三十丈處，緊追着十幾匹的快騎！

仔細一數，共是十四騎。

這十四個騎士，五個是錦袍老人，背上斜挿着刀，劍，鞭，戟，槍五種武器，另九個是黑衣大漢，每人各揹一副弓箭，十四人相貌自然都不相同，但有一相同之點是：都很兇惡驃悍！

他們一步不鬆的催騎猛馳，對前面的青年緊追不捨。

青年似乎很怕被他們追上，拚命在快馬加鞭，繞山越嶺，疾如喪家之犬……

轉眼間，逃的和追的又馳過了十幾里路，這時青年的坐騎似有乏力之象，漸漸的被後面的十四騎追近了。

距離拉近到十五六丈的時候，九個黑衣大漢開始拔箭搭弓，紛紛射出！

「嗖！嗖！嗖！嗖！」

箭如驟雨，一陣一陣的罩向青年的頭上！

但青年的騎術相當高明，忽左忽右的飛馳着，居然躲開了數次襲擊。

但是，他的騎術雖然高明，胯下之馬却非神駒，奔馳之勢越來越慢，只一眨眼工夫，又被後面的追騎追近了二三丈。

「嗖！」

驀然，一支箭射中了青年坐騎的屁股上！

馬受痛之下，前蹄遽揚，希聿聿的叫了一聲，砰然摔倒地上。

青年的身手敏捷異常，當馬的前蹄抬起之際，他就探手抓下掛在馬鞍邊的一捲繩子，身形離鞍飛滾而出，滾出兩丈開外，然後宛如戲水的燕子，一掠而起，疾如流星般的向前飛去。

「追！」

「莫讓他跑了！」

十四騎士仍然啣尾窮追不捨，同時不停的射出利箭，但由於青年逃奔的速度比馬還快，射出的箭都落在他身後，沒有一支箭能够射中他……

又奔過十來里路，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座高山，山勢崢嶸，絕峯連天！

青年如遇救星，幾個縱跳起落便到山麓下，一頭鑽入山林中去了。

十四騎士追到山麓前，一齊勒停坐騎，呆呆的望着，沒有一人下馬追入。

看他們的神情，好像山中潛伏着吃人的妖怪，使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

當中一個紅面的錦袍老人皺了皺眉頭，開聲道：「咱們不能追上去了……」

另一個長着一對招風大耳的錦袍老人點點頭，凝容接口道說：「嗯，不能再進了！」

紅面的錦袍老人道：「就我所知，十多年來，凡是進入此山之人，沒一個能活着下來！」

又一個禿頭的錦袍老人道：「那小子呢？」

紅面的錦袍老人道：「我不信他能倖免！」

禿頭的錦袍老人笑道：「既然如此，咱們可以回去覆命了。」

紅面的錦袍老人點點頭，慢慢撥轉馬頭，往來路上馳了回去……

青年仰頭望着面前的一面峭壁。

這面峭壁通上一座絕峯，峭壁高達百多丈，壁上除了有些嶙峋怪石之外，全是平滑如削的岩壁，別說是人，猿猴亦萬難攀登！

但是青年已決定攀登這面峭壁，他還不知道追趕自己的敵人業已折返，他認爲若能登上絕峯，即可逃過敵人的追擊。

他打量一番峭壁的形勢，隨即跳上三丈高的一塊凸出的岩石，取下掛在肩上的一捲繩子，舞了幾圈，脫手拋了上去。

長繩的末端打着一個活套，它飛上十八九丈高的峭壁很準確的套上一塊岩石！

青年用力拉了拉，測出岩石十分堅固，足可支持自己的體重，於是緣着長繩，抬脚跨登上去。

須臾，已攀登上套着繩子的岩石，他解下活套，又把繩子拋上十丈高的另一塊形若石筍的岩石……

費了半個時辰的工夫，他終於成功的

登上峭壁頂端，俯望百丈下的巒山，雖然他這時已疲倦不堪，但面上仍現出愉快的笑容，因爲他相信自己不但已擺脫了敵人，而且已征服了一座從未被人征服過的絕峯。

他長長吁了一口氣，慢慢收起繩子，然後才轉身向峯巔望去。

說也奇怪，峭壁上寸草不生，而峯巔上却有一大片層層叠叠的樹林，風景清幽極了！

他立刻挺起身子，拖着疲憊的雙脚，向峯巔上的樹林跟蹌走去。

他已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又騎馬奔馳了一整天，再加上剛才一番費力的攀登，實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走入樹林，但見到處是蟠結如龍的老樹幹，樹鬚如籬在地上生了根，而且雜草高與胸齊，眞可以說是一片原始的森林！

他漫無目的向深處鑽入，心裏渴望找到水，因爲他已渴得要死了。

行入數百步，果然找到了水！

那是一片平靜而淸澈的湖，四周長滿垂柳，他再度像遇着救星似的，一縱身撲落湖邊，張口猛喝起來。

其實，他如果不太猴急的話，就會發現斜對面的湖面上，正有一幕美妙風光！

那斜對面的湖中，此刻正有一個絕色少女在洗澡！

她年約十七八歲，彎彎的黛眉，水汪汪的大眼，白裏透紅的臉頰似乎吹彈得破，薄薄的紅唇更是美得令人沉醉，此外她還有一頭長而黑亮的秀髮披在白白嫩嫩的雙肩之上。

她是赤裸着的，此刻大半的身子都浸在水裏，但由於湖水淸澈，故浸在水中的玉體仍淸晰可見，體態是那麼婀娜，膚色是那麼雪白！

不過，她渾身上下毫無一些妖淫之氣，有的是少女的嬌麗和純潔。

她當然看見了撲在湖邊喝水的青年，因之一張玉臉登時脹得通紅，神色驚極羞極，但她沒有驚叫，她慢慢的靠上湖邊，悄悄的起身入林，匆匆的把衣服穿起來。

穿在外面的，是一件翠藍花襖，外罩銀紅半臂，看起來更是嬌美絕倫。

她穿好衣衫，隨由地上抓起一把長劍，輕抽而出，然後提輕脚步，沿着湖畔慢慢繞到對面的湖邊，毫無聲息的躡到了青年的身後。

青年似已喝夠了水，但還把頭埋在水中。

少女把劍抵上他背心。

青年全身一震，霍地抬起頭來。

少女道：「別動！」

聲音嚦嚦，如黃鶯出谷！

青年一聞是個姑娘的聲音，一顆抽緊的心才畧畧寬鬆，當下緩緩回頭，不勝驚奇的對着她打量起來。

少女一臉冷冰問道：「你是何人？」

青年張了張口，答道：「在下，田五郎。」

少女臉現殺氣道：「幹什麼來的？」

田五郎面上升起一絲困頓的笑容，緩緩說道：「姑娘，妳眞美！」

語畢，忽然一頭栽下，昏厥過去了！

醒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一張雖然不漂亮但却很乾淨的床上。

第二眼，他看見了坐在房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雄偉，滿面鬍子，年約五十開外的青衣人，頭上扎巾錮額，身穿青緞箭袖，一副豪雄打扮，另一個即是在湖邊遇見的絕色少女。

少女見他醒來，啓口冷冷說道：「起來！」

田五郎撐身坐起。

少女擧手一指旁邊的一張桌子，道：「吃！」

那桌上，有一大碗白米飯，一碗紅燒牛肉，一碗菜湯。

田五郎下床向那青衣人施禮，問道：「這位是——」

青衣人截口道：「吃飽飯再說話！」神色冷峻，語氣更冷峻！

田五郎現在最需要的正是食物，因此他也沒有開口，走去桌前坐下，端飯吃了起來。

他吃得很快，轉眼便把飯菜吃光了。

青衣人這時才開始問道：「你叫田五郎？」

田五郎抱拳答道：「是的。」

青衣人目光炯炯，說道：「飛刀田五郎？」

田五郎點點頭。

青衣人道：「我聽過你的名號，據說你的飛刀百發百中，挺厲害的。」

田五郎笑笑道：「不敢，浪得虛名罷了。」

他低頭一看，發覺飛魚袋裏的十八把飛刀已然不見，不由苦笑了一下。

青衣人冷冷的又問道：「你來這兒幹麼？」

田五郎道：「在下是逃命到此的。」

青衣人頭微側，道：「嗯？」

田五郎道：「在下殺了富貴賭坊的老板『三眼神鷹皮朝坤』——」

青衣人神色一變道：「什麼，你殺死了『三眼神鷹皮朝坤』！」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

青衣人面露不信之色，冷笑道：「你吹牛吧？三眼神鷹皮朝坤是何等人物，你小子雖然小有名氣，豈能殺得了他？」

田五郎神色平實地道：「在下向他挑戰，他的三菱鏢十分高明，不過在下的一刀正中他的心窩。」

那少女頗爲驚奇，接口問道：「你因何向他挑戰？」

田五郎道：「他在賭桌上要手脚，騙了在下三百兩銀子。」

青衣人道：「三眼神鷹確實會要手脚騙人，但你眞的殺了他麼？」

田五郎點點頭，道：「那本是一場公平的決鬥，可是他的手下不放過在下，邀了好多人追殺在下，在下寡不敵衆，只好落荒而逃。」

青衣人「嗯」了一聲，默默的注視他半晌，面泛惡笑道：「你逃到這兒，可知這兒是什麼地方？」

田五郎搖頭道：「不知道。」

青衣人道：「聽過『天狗寨』這三個字沒有？」

田五郎臉色一白，失聲道：「哦，這兒是天狗寨？」

青衣人點點頭。

田五郎吃驚道：「那麼，尊駕必是『天狗皇甫奇雄』了？」

青衣人又點了點頭。

田五郎不禁暗暗吁了一口冷氣。

他出道雖然不久，却知道這位「天狗皇甫奇雄」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開始感到自己已闖入了鬼門關，心頭不禁怦怦跳了起來。

但他力持鎮靜的拱手，一揖道：「幸會。」

天狗皇甫奇雄一指那絕色少女道：「這是我女兒，皇甫小琴！」

田五郎再向皇甫小琴一揖道：「多謝姑娘相救。」

皇甫小琴嘴唇一披，脆聲道：「我沒有救你，你用不着謝我！」

田五郎笑了笑，回對天狗皇甫奇雄道：「在下慌不擇路，誤入貴寨，還望皇甫當家原諒。」

皇甫奇雄冷然詭笑道：「你該明白，十多年來，凡是進入天狗寨之人，沒一個生還！」

田五郎道：「皇甫當家因何訂下這規律？」

皇甫奇雄道：「因爲官府在懸賞緝捕我們，還有不少人也重金聘請武林人士要我們的首級，因此我們不喜歡有人進入此山。」

田五郎道：「但在下是逃命來的，並非與貴寨爲敵而來的。」

皇甫奇雄冷聲道：「我不能相信你的陳述！」

田五郎道：「皇甫當家若是不信，可派個人去東河鎭探聽。」

皇甫奇雄似乎沒有把他的話聽入耳，起身開門走去，道：「你出來！」

皇甫小琴隨後跟出。

田五郎畧一猶豫，即擧步跟了出去。

房外，是個院子，此刻有四個人懶散的坐在兩邊的石板櫈上。

一個是年約六旬，形容枯槁，衣着破爛，有如叫化子的老人。

他正在低頭捕捉身上的臭虫。

一個是年約五十，身廣體胖，面團團如笑彌勒的中老年人。

他正在打瞌睡。

一個是高顴長臉，白淨無髭的中年人，身穿一襲白儒衫，狀如不得志的文士。

他正手握一卷，自得其樂的默讀着。

最後一個，是個年僅二十七八歲的黃衣青年，面貌頗英俊，嘴上蓄着短髭，一對眼睛銳利似刀，腰上也繫着一隻飛魚袋，內插十八支柳葉刀。

他正咬着一支草莖，面帶一絲冷酷笑意。

四個人各異其趣，但看上去都很莫測高深！

皇甫奇雄首先一指那形容枯槁的老人道：「他叫『混叟雲寄塵』，曾經大鬧京城，殺死了兵部尚書項龍坡的兒子，如今的身價是五千兩紋銀。」

田五郎抱拳道：「久仰。」

混叟雲寄塵不理不睬，繼續在捉臭虫，捉到了臭虫就往口裏丟。

皇甫奇雄接着一指那身廣體胖的老年人道：「他叫『花花太歲戈天平』，數年前，因見八卦門高手梅子青的妻子長得漂亮，將之拐跑，梅子青發誓要他的腦袋，誰能把他的腦袋拿去見梅子青，就可領到四千兩紋銀。」

田五郎又抱拳道：「久仰。」

花花太歲戈天平似未醒來鼾聲如雷。

皇甫奇雄再一指那高顴長臉的中年文士道：「他叫『幽界居士申長洲』，在各地做案無數，是官府懸賞的重犯之一，身價是兩千兩紋銀。」

田五郎再抱拳道：「幸會。」

幽界居士倒很有禮貌，含笑一欠身道：「老弟你好！」

雖然彬彬有禮，但他的笑容却藏着一把刀！

甫皇奇雄最後指着那黃衣青年道：「他叫『鬼手冷風』，年紀雖不大，犯的案件可不比任何人少，也是官府緝捕的重犯之一，身價也是兩千兩紋銀。」

田五郎聽過「鬼手冷風」之名，知道他的十八把柳葉刀出手如電，當下也向他抱拳道：「幸會幸會。」

鬼手冷風冷冷道：「別客氣了。」

皇甫奇雄面露微笑道：「你們兩個擅長有些相同，你的成名是十八把飛刀，他的成名是十八把柳葉刀，但不知你們兩個誰較快。」

田五郎道：「在下出手不快。」

鬼手冷風眼皮一垂，態度表現出一種驕傲和輕蔑之色，淡淡道：「不快的話，會使你喪命。」

田五郎道：「在下雖然不快，但確很準。」

鬼手冷風道：「哦，這倒要領教領教了！」

說着，站了起來。

皇甫奇雄擺擺手，道：「別忙，我的話還沒說完呢！」

他重重的咳了一聲，面上泛起陰森可怕的笑容道：「現在要說到我自己了，我沒有幹過什麼驚天動地之事，只是經常四出刧掠而已，但是官府却把我列爲第一要犯，懸賞六千兩銀子，死活不論！」

田五郎沒作聲。

皇甫奇雄接着笑道：「想想看，我們五人合起來共是二萬三千兩銀子，這是一個很誘惑人的數目哩！」

田五郎道：「在下已說過了，今天是因逃命而誤入貴寨的。」

皇甫奇雄搖搖頭，悍笑道：「你小子是不是『飛刀田五郎』我都不能相信！」

田五郎道：「要是皇甫當家肯將十八把飛刀還給在下在下可以證明給您看。」

皇甫奇雄含着嚴峻的笑容，注視他有頃，才道：「好，我也想看看你和冷風誰較高明。」

頭一轉，向女兒皇甫小琴道：「小琴，去將飛刀拿來還給他！」

皇甫小琴應命而去。

不久，已將十八把飛刀取到，還給了田五郎。

鬼手冷風看見田五郎已將十八把飛刀插好，立刻屈伸着雙手十指，準備幹了。

皇甫奇雄又擺擺手，道：「不是這樣，你們都跟我來吧！」

說罷，舉步向外走去。

皇甫小琴，鬼手冷風和田五郎隨後跟去。

而一直在捕捉臭虫的混叟雲寄塵，和一直打瞌睡的花花太歲戈天平，以及在默讀詩書故作風雅狀的幽界居士申長洲，這時也一齊起身跟出。

原來，這座名震四方的「天狗寨」並不大，只有六七間房屋連在一起，形成一座宅院而已，寨內也沒有一個小嘍囉，和一般山寨完全不同。

皇甫奇雄領路走出宅院，來到宅外的一片空地上，舉目四顧，轉去一株大可數人合抱的千年古樹下，由懷中摸出一支炭筆，便在樹身上畫出一個人形。

雖然畫得不高明，但也有眼睛，嘴巴，和胸前的一顆心！

他畫好之後，隨即退開數步，笑了笑道：「你們兩個就發刀打這個人，看誰打得好！」

冷風微微一笑，抬目凝望田五郎，緩緩道：「聽到了沒有？」

田五郎道：「聽到了。」

冷風道：「那就請吧！」

田五郎道：「在下不敢僭越，老兄先請。」

冷風道：「你是客，該由你先。」

田五郎道：「不對，較量武技，應由主人先下場。」

皇甫奇雄笑道：「冷風，他說的不錯，你先施為吧！」

冷風點點頭，退下五步，在距離樹身約四丈之處站穩脚步，目注樹身上的人形，深深吸了一口氣。

靜立了片刻。

驀地，只見他雙手快速的在腰上一摸纔之雙手微揚，兩道刀光便如閃電而出。

「篤！篤！」兩聲，兩把柳葉刀已釘在人形的雙目之上，只差半寸就可正中眼睛。

接着，他又以快速的手法打出兩把，一把正中人形的嘴，一把打在「心房」右邊一寸之處！

手法之快，確令人嘆為觀止，可惜還不夠準確而已。

不過，如果那是個眞人，半寸或一寸之差，其實並無分別照樣可以致人於死！

因此，鬼手冷風對自己的成績十分滿意，當下退開三步，向田五郎一躬身，笑道：「獻醜，現在看閣下的了！」

田五郎移步走去，也在他站立的位置立定，然後很隨便的抽出一把飛刀擲出，再抽出一把飛刀擲出……

「篤！篤！篤！篤！」

四把飛刀正中人形的雙目，嘴巴和心房！

但是，很顯然的，他出手不及鬼手冷風之快。

混叟雲寄塵忽然拍手喝采：「厲害！厲害！飛刀田五郎果然名不虛傳！」

鬼手冷風臉色變了。

花花太歲戈天平接口道：「可是他不夠快！」

幽界居士申長洲道：「快固然很好，可是打不準有什麼用呀！」

混叟雲寄塵笑道：「是啊，你出手雖快，但如打不中對方，人家隨後出手的一刀已經要了你的命了！」

鬼手冷風的臉色更難看了。

皇甫奇雄看在眼裏，忙的笑道：「我認為他們兩個，各有千秋，這一場算是平手。」

鬼手冷風道：「老大，小弟要向他領教領教，看看是我的刀能殺人，還是他的刀能殺人，行麼？」

皇甫奇雄搖搖頭道：「不，我另有主意……」

他目光一抬，注視田五郎悍笑道：「田五郎，你的身手十分不錯，不過我仍然不相信你是逃命誤入此山的，所以——」

鬼手冷風忽然揷口冷冷道：「老大，小弟敢跟您打賭，他絕不是逃命而來的，他是奸細！」

「砰！」

田五郎一拳擊中了他的下巴。

鬼手冷風仰身跌了一跟斗，身形就勢倒翻而起，雙手往腰上摸去。

皇甫奇雄大喝道：「等一下！」

鬼手冷風已拔出了兩把柳葉刀，但聽了皇甫奇雄的喝阻，便未將刀擲出，但臉色一片鐵青，咬牙切齒道：「老大，您若不需要小弟，小弟可以馬上走路！」

皇甫奇雄伸手道：「把刀給我，你們空手打一架好了。」

鬼手冷風隨將兩把柳葉刀揷回飛魚袋，再將飛魚袋解下，扔給了他。

田五郎也解下飛魚袋，扔在地上。

於是，兩人身形一挫，開始準備空手搏鬥了。

鬼手冷風滿面殺氣，一步一步迫近。

田五郎神色平靜，脚踩寒鷄步，嚴陣以待。

他江湖閱歷雖淺，却渾身是胆，已看出今日身入虎穴，若想保住性命，屈意求饒是沒用的，只有表現出堅强無懼，以武力擊敗一兩個才有機會脫身。

鬼手冷風繼續迫近，當接近到五尺之處時，突然厲叱一聲，左手掌刀一橫，躍身疾起，向田五郎的面門猛劈了上去！

「呼！」

隨手帶出的掌風，强猛已極！

田五郎沒有還手，倒退了一步。

鬼手冷風一掌劈空，第二掌跟着發出，再一聲暴叱，揮掌向田五郎腹部切去。

田五郎仍未還手，又倒退了一步。

鬼手冷風光火了，雙掌齊揚，佯攻田五郎胸膛，而於雙掌推至中途之際，陡地飛起右脚，踢向田五郎心口。

這是挺厲害的少林「懷心腿」！

原來，少林「懷心腿」之所以出名，是因它與一般腿法不同，一般腿法只能平蹬偏踩或高踢低蹴，而「懷心腿」發出之時，係足踵內斜向上，足尖外扭向下，其腿曲提腹上，足心朝心，向前上方猛踢而出，故令人不易閃避被踢中了十九難活。

這刻鬼手冷風使出此腿，正是打算取田五郎之命。

說時遲，那時快，腿影起處，但聞「拍！」的一聲，却見田五郎立在原處不動，而鬼手冷風的身子却像斷了綫的風箏，仰飛了出去！

「砰！」然一響，摔在兩丈開外的地上！

這一摔並未使他受傷，反而更激起了他的怒火，只見他暴吼一聲，身形一跳而起，便要再度撲上。

皇甫奇雄一抬手道：「行了！」

冷風刹住了撲出之勢，很不高興的道：「老大，怎麼回事？」

皇甫奇雄道：「不必再打了。」

冷風滿面通紅，忿然道：「老大認為小弟無力取他性命？」

皇甫奇雄笑道：「不是。」

冷風道：「不然？」

皇甫奇雄道：「今天我心情很好，不願見到有人死傷。」

冷風道：「老大要破壞規律？」

皇甫奇雄眉頭微皺，畧現不悅道：「規律是我訂的，我也可以廢除。」

冷風沒再開口，默默的退下，但神色甚表不滿。

皇甫奇雄轉對田五郎笑道：「田五郎，你年紀輕輕身手不俗，所以我不忍殺你，現在我給你兩條路走……」

田五郎拱手道：「願聆高言。」

皇甫奇雄道：「第一條路是：如果你想下山，現在就可走，不過必須能逃過我們五人的圍攻。」

田五郎道：「第二條路呢？」

皇甫奇雄道：「第二條路是：如果你願意留在這兒，就得入夥。」

田五郎道：「在下願意留下來。」

皇甫奇雄說道：「跟着我們，落草為寇？」

田五郎點點頭。

皇甫奇雄道：「那麼，我要把你關禁兩三天。」

田五郎一怔道：「為什麼？」

皇甫奇雄道：「我要派人去東河鎭打聽，等證實你所說一切非假後，才放你出來。」

田五郎道：「這可以。」

皇甫奇雄轉望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冷風四人問道：「你們贊不贊成？」

沒有人表示反對。

冷風雖然很不痛快，但他已提不出反對的理由。

皇甫奇雄笑了笑，目光轉移到「幽界居士申長洲」面上，道：「長洲，你跑一趟東河鎭如何？」

申長洲拱手一揖道：「遵命。」

皇甫奇雄道：「現在就去！」

申長洲應了一聲「是」，即轉入屋內打點行裝，然後由宅院後面牽出一匹馬，向皇甫奇雄等揮手道別，便乘馬馳向宅左的一條小徑……

田五郎看得暗暗驚奇，忖道：「奇了，這座天狗寨坐落在百丈多高的峯上，乘馬居然可以下去麼？」

但他不敢把心中的疑問表露出來，因為他知道皇甫奇雄等人還不信任自己，言行稍一不愼，即會招來殺身之禍。

皇甫奇雄目送申長洲走了後，即向他一招手道：「來，寨內有一間地窖，你可以在那裏面待兩三天……」

三天之後——

在地窖中的田五郎正在看書（向皇甫小琴借來的）看得入神之際，突聞地窖的門一開，抬頭一望，只見皇甫奇雄和申長洲一起走了下來。

他把書放下，站了起來。

申長洲笑道：「田五郎，你可以出來了。」

田五郎問道：「閣下已探聽清楚？」

申長洲點頭道：「不錯，區區去到東河鎭時，正遇上『三眼神鷹皮朝坤』出殯——哈，有一椿事你一定料想不到！」

田五郎道：「何事？」

申長洲笑道：「你已名氣大噪，成了當地居民的英雄人物啦！」

田五郎道：「哦？」

申長洲道：「大家都說你幹得好，替東河鎭除去了一大害。」

田五郎啞笑道：「慚愧，在下是因心疼被騙了三百兩銀子才憤然出手，並無為民除害之意。」

申長洲道：「但當地居民一提起你，都翹起大拇指，稱讚你是個了不起的俠客呢。」

田五郎道：「此外還有消息麼？」

申長洲道：「有的，你可知道『三眼神鷹皮朝坤』有個妻子——」

田五郎道：「一點紅陳六娘？」

申長洲道：「對了，這個女人聽說很厲害，比皮朝坤更不易對付。」

田五郎道：「在下明白。」

申長洲道：「聽說她已決定重金聘請武林高手擒拿你要你的頭去弔奠丈夫。」

田五郎道：「這是必然之事。」

申長洲道：「因此你除留在這兒之外，已無第二條路可走了。」

田五郎笑道：「要走也走不成。」

皇甫奇雄開口道：「我希望你留下來，我們會把你當作自己人看待。」

田五郎道：「謝謝。」

皇甫奇雄道：「你入夥之後，每次行刼回來，總有你的一份。」

田五郎點點頭。

皇甫奇雄道：「但你不能妄想逃走，我不要人走，誰也走不了。」

田五郎道：「在下絕對不走。」

皇甫奇雄一笑道：「好，你出來！」

說畢，轉身走了出去。

田五郎隨在申長洲後面走出地窖，三人到了一間廳上，只見混叟雲寄塵，花花太歲戈天平，鬼手冷風及皇甫小琴均在座上。

他們見皇甫奇雄入廳，一齊站立了起來。

皇甫奇雄把田五郎召到身邊，舉手搭上他肩頭，正容道：「各位，從現在開始，他是我們的兄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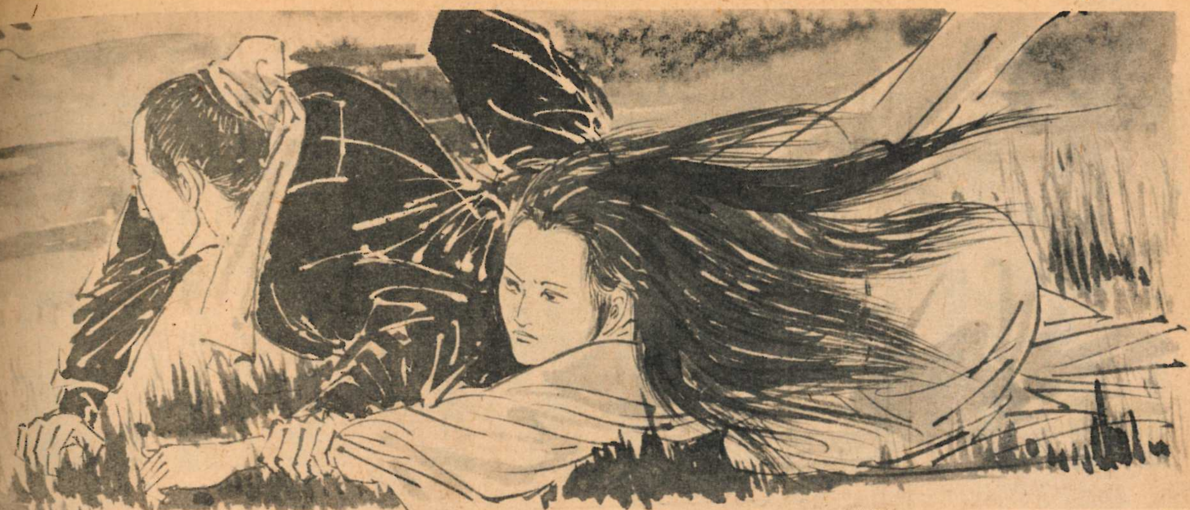
混叟雲寄塵笑嘻嘻道：「這該慶祝一下！」

皇甫奇雄點點頭，笑道：「對，應該喝幾杯！」

他轉對花花太歲戈天平，說道：「天平，今天又得請你露一手了！」

花花太歲戈天平哈哈笑道：「樂意之至！」

皇甫奇雄發現田五郎面有驚詫之色，知他聽不懂，乃向他解釋道：「我告訴你，我們這位花花太歲不僅身手高强，而且還身懷另一種絕技——會燒出十分可口的



菜！」

田五郎笑哦一聲道：「原來如此，不過在下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吃，而是想去洗個澡……」

皇甫奇雄道：「去吧。」

田五郎道：「那個水湖在何處？」

皇甫奇雄道：「出了大門，向右走三百步，便可找到它。」

田五郎一抱拳，即出宅而去。

他依着皇甫奇雄的指示，向右行約三百步，果然找到了水湖，當即縱身跳入。

在水裏泡了一會，他才脫下衣服洗滌乾淨，一件一件擰乾，晾在湖邊樹枝上，然後繼續洗澡。

這是晌午時刻，陽光很强，不消兩刻時，晾在樹上的衣服已經晒乾了。

他正想起身上去，忽見鬼手冷風由一株樹身後面轉出，見他面上掛着一絲冷笑，不由一怔道：「有什麼事情麼？」

鬼手冷風在湖邊坐下，拔了一根草伸入湖裏攪動着，緩緩道：「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談談……」

田五郎道：「請說。」

鬼手冷風道：「你一定已看出來，我們老大對你很投緣……」

田五郎道：「有何不對？」

鬼手冷風道：「沒有什麼不對，如果你有誠心入夥，我也很歡迎你。」

田五郎道：「在下無處可去，老大肯予收留，我十分感激。」

鬼手冷風道：「你決定永遠留此？」

田五郎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會留此多久，人似乎是受命運支配的，今天在東，明天可能就在西了。」

鬼手冷風掉頭後望一眼，忽然壓低聲音道：「如果你不想留在這兒，我可以幫你逃走，怎麼樣？」

田五郎心中暗發冷笑，搖頭說道：「不。」

鬼手冷風道：「我是說眞的！」

田五郎道：「我也是說眞的。」

鬼手冷風道：「老大還不太信任你，所以暗囑我來監視你的行動，現在我假裝被你打傷，你便可順利的逃下山去。」

田五郎搖搖頭道：「不要再說了。」

鬼手冷風面容一冷，道：「好吧，你已不肯走，我只好先警告你一聲，那皇甫小琴是我的，你如敢打她的主意，我必宰了你！」

田五郎這才明白他的來意，不由笑了起來。

鬼手冷風怒道：「你笑什麼？」

田五郎不答，起身上岸，取下衣服穿上，笑道：「花花太歲大概已將酒菜準備好了，咱們回去吧！」

回到寨中，果見花花太歲已將一桌酒菜整治好了。

皇甫奇雄見他回來，於是招呼衆人入席，他雖是天狗寨的寨主，却無寨主的架子，親自捧起酒罈，倒了六碗酒，道：「來，大家先乾一碗！」

酒很香，是四川大麯。

田五郎跟着他們乾下了一碗，面不改色的道：「四川距此數千里，那來這罈大麯？」

花花太歲戈天平笑道：「是我從百里外的西河鎮上偷回來的！」

田五郎道：「西河鎮在下去過，它和東河鎮一樣熱鬧。」

混叟雲寄塵接口笑道：「而且居民都很富有。」

幽界居士申長洲也接口笑道：「那鎮上有一家劉記錢莊，每天進出的銀子都在五千兩左右……」

皇甫奇雄沉聲一笑道：「各位別急，我已計劃好了，改天即可行動！「

鬼手冷風忽然用他的柳葉刀刺起一塊烤肉，陡地向田五郎的嘴上送去，道：「兄弟，我敬你一塊肉！」

「卡！」

田五郎張口一下咬住，然後慢慢將烤肉咬離刀尖，吃吃笑道：「謝了！」

× × ×

皓潔的月光由樹梢射落，彷彿白練千疋，倒懸而下，使林間形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陣陣涼風，吹在樹枝上，使樹影婆娑輕舞，吹在湖面上，使湖面盪起魚鱗般的漣漪……

田五郎又來到了林間湖畔。

他是被幽美的夜景吸引來的，可是一到湖邊，就發現湖邊已坐着一個人。

那人是皇甫小琴。

她正呆呆望着漣漪不絕的湖面，不知在想什麼，竟未發覺田五郎已走到身後。

田五郎輕咳一聲，說道：「姑娘還沒睡？」

皇甫小琴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田五郎，忙的站起，低着頭便欲離去。

田五郎一拉皇甫小琴撲向草地，冷風暗算他的飛刀向他們身上空間射過。

田五郎橫跨一步攔住她，笑道：「怎麼我一來你就要走了？」

皇甫小琴臉上發紅，仍低着頭道：「我要回房去了。」

田五郎道：「別忙，聊一聊吧？」

皇甫小琴低着頭，輕輕的說道：「最好不要……」

田五郎微笑道：「爲什麼？」

皇甫小琴默默不答。

田五郎道：「這幾天，妳似乎有意在規避我，爲什麼呢？」

皇甫小琴又輕輕的道：「你最好不要接近我。」

田五郎道：「何以故？」

皇甫小琴道：「他會殺了你！」

田五郎道：「冷風？」

皇甫小琴點點頭。

田五郎問道：「妳和他已訂親了？」

皇甫小琴搖搖頭。

田五郎追問道：「不然，妳已答應他了？」

皇甫小琴道：「我還沒答應……」

田五郎道：「令尊呢？」

皇甫小琴道：「他有過表示。」

田五郎道：「妳喜歡他麼？」

皇甫小琴道：「我不知道。」

田五郎訝笑道：「不知道？」

皇甫小琴道：「你知道，這山上只有他一個青年，而我也沒有機會去認識第二個青年。」

田五郎說道：「我算不算是第二個青年？」

皇甫小琴道：「但他已經自以爲是我的未婚夫了。」

田五郎道：「那是他自作多情，妳何必放在心上？」

皇甫小琴仰起玉臉，眸光充滿憂鬱，道：「他是個陰險無情的人，他會殺了你的！」

田五郎笑了笑，說道：「別爲我担心，我現在只想問妳一句話，妳打算嫁給他麼？」

皇甫小琴搖搖頭。

田五郎說道：「我再問一句，妳喜歡我麼？」

皇甫小琴低頭羞笑一下，道：「我…不知道！」

說着，便想奔開。

田五郎拉住她，笑道：「不要走，我告訴妳一件事！」

皇甫小琴低頭道：「嗯？」

田五郎道：「那天我第一眼看到妳時，我就覺得我的運氣來了。」

皇甫小琴羞笑道：「只怕我爹不會答應……」

田五郎笑道：「我想令尊絕不會反對，他應該知道『一山不容二虎』，既然肯讓我留下，就表示他的心意已改變了。」

皇甫小琴說道：「我爹也許不會反對，不過，他……我是說冷風……我有點害怕……」

田五郎說道：「別怕，我會使他服貼的。」

語至此，突然拉她撲倒地上。

皇甫小琴大吃一驚叫道：「你——」

「嗅！」

一聲銳响打斷了她的話。

原來是一支柳葉刀！

它是從田五郎的身後射到，在田五郎拉她撲倒的次瞬間，由他們身上的空間射過！

田五郎一倒之後，隨又翻身跳起，沉笑道：「冷兄，你這一刀有沒有經過大當家的同意？」

鬼手冷風鬼魅般的由樹林裏緩步而出，滿面冷峻地道：「小琴，妳過來！」

皇甫小琴道：「你要怎樣？」

鬼手冷風道：「到我這邊來！」

皇甫小琴道：「不！」

鬼手冷風冷笑道：「哼，妳果然變心了！」

皇甫小琴叫道：「我沒有變！告訴你，我從來未曾喜歡過你，你憑什麼來干涉我！」

鬼手冷風面色變得異常難看，冷冷一哼，說道：「爲什麼妳以前不說這種話？妳以前說過妳不喜歡我麼？哼哼，事情十分明白，妳不過是見了小白臉，見異思遷罷了！」

皇甫小琴哭了起來，道：「你胡說！你自己想想，你向我求過幾次婚，我答應你沒有？」

她忽然一跳而起，哭着跑入林中去。

鬼手冷風站着未動，兩顆眼睛像刀一般盯着田五郎，似乎準備拔刀發射。

田五郎穩若泰山的站着，含笑道：「冷兄，你最好不要亂來，殺了我，你如何向大當家解釋啊？」

鬼手冷風眉毛一揚，一字一字道：「

那天我曾警告過你！」

田五郎聳聳肩道：「不錯，但那是毫無道理的，因爲她還不是你的未婚妻，誰都有權接近她。」

鬼手冷風目光殺氣畢現，右手靠上腰間的飛魚袋，道：「你在找死！」

田五郎笑道：「不要大自信，你的刀雖然比我快，但却不是百發百中！」

鬼手冷風獰笑道：「你想再試試？」

田五郎道：「我絕不先動手。」

鬼手冷風道：「這次你若能避開，我就不姓冷！」

田五郎淡淡道：「看看吧。」

鬼手冷風沒有再開口，而面帶陰笑對他凝視起來。

四周變得一片死靜！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可怕的惡鬥眼看就要發生了。

突然，一聲低沉的警告傳入他們的耳中：「你們誰先動手，我便攆走誰！」

語氣，透着無比的威嚴！

鬼手冷風面色微變，氣餒了。

旋見天狗皇甫奇雄由林中走出，一臉嚴峻地道：「你們在鬧什麼？」

鬼手冷風道：「老大，他剛才在調戲小琴！」

皇甫奇雄沉聲說道：「你即刻下山去吧！」

鬼手冷風臉色發白，道：「老大不要我了？」

皇甫奇雄說道：「不是，我原打算明天派你去西河鎭踩探一下，現在你們旣生齟齬，那就現在動身，免得你們又吵鬧起來。」

鬼手冷風點點頭，轉身欲去。

皇甫奇雄道：「等一下。」

鬼手冷風停住了脚步。

皇甫奇雄道：「到了西河鎭，行動要小心一些，我聽說『劉記錢莊』請有武師在保護。」

鬼手冷風點點頭。

皇甫奇雄道：「把一切摸清之後，後天午前趕回來。」

鬼手冷風又一點頭，舉步入林而去。

皇甫奇雄轉對田五郎凝視，沉聲道：「五郎，你怎敢調戲我女兒？」

田五郎道：「大當家，何不先問問令嫒？」

皇甫奇雄忽然面容一鬆，笑道：「這眞是個棘手的問題，他跟隨我已有好多年，我本來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他，不過，你似乎比他更適合於做我女兒的丈夫……」

田五郎含笑不語。

皇甫奇雄摸摸鬍子，笑嘆一聲道：「我看，這件事我得好好考慮一下……」

田五郎默然。

皇甫奇雄道：「你眞喜歡小女？」

田五郎道：「是的。」

皇甫奇雄道：「小琴好像對你也有意思，嗯？」

田五郎微笑。

皇甫奇雄說道：「過些天，我來勸勸他看，要是他肯讓你，我就讓你和小女成親。」

田五郎拱手道：「謝謝。」

皇甫奇雄沉吟道：「不過，要是他不肯，事情就不好辦了，因爲他跟隨我已有五六年，一直表現很好，而你剛來不久，我似乎沒有理由拒絕他。」

一語甫畢，忽聞林中有人接口笑道：「這件事情很好辦！」隨着話聲，只見混叟雲寄塵由樹林中鑽了出來。

皇甫奇雄似乎早已知道他躲在林中，故毫無意外之色。微微一笑道：「你有何善策？」

雲寄塵笑笑道：「大當家以前凡有重大的事情，都會徵求我們四人的意見，對不？」

皇甫奇雄道：「你的意思是？」

雲寄塵道：「這件事可由我們咱們五人來共同決定，贊成把小琴嫁給冷風的多，小琴就嫁給冷風，反之，就讓她跟五郎成親。」

皇甫奇雄聽了失笑道：「嘿，女兒是我的，倒要叫你們來作主不成！」

雲寄塵道：「只有如此，失敗的一方才無話可說。」

皇甫奇雄笑問道：「那麼，你贊成我女兒嫁給哪一個呢？」

雲寄塵看了田五郎一眼，搔搔頭道：「我還沒打定主意，我要等到有人向我行賄之時，才作決定！」

皇甫奇雄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 ×

兩天之後，鬼手冷風回到了天狗寨。

他當着皇甫奇雄父女及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田五郎面前畫出了一張宅院的平面圖，然後指着宅院說道：「這就是『劉記錢莊』的情形，通過大門，是一塊舖磚地，對面便是錢莊，有一般客廳之大，中間擺着兩隻櫃枱，經常有兩個帳房在櫃枱之前，是一排椅子，右邊這地方有一道門，通入宅內，過了這道門，是一片天井，再過來是兩間廂房，最要注意的就是這兩間廂房。」

皇甫奇雄問道：「怎麼說？」

鬼手冷風道：「他們聘有兩個護院武師，據說身手十分了得。」

皇甫奇雄道：「沒有打聽出他們的萬兒？」

鬼手冷風道：「有的，一個叫『雙刀鄴天慶』，一個叫『千手如來伍大鵬』，年紀都在五旬上下。」

皇甫奇雄道：「他們晚上都睡在那兩間廂房之中？」

鬼手冷風點頭道：「是的。」

混叟雲寄塵開口道：「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鬼手冷風道：「昨天小弟進入錢莊，假裝要存一筆銀子，後來僞稱欲解個手，帳房便命一個伙計領小弟進去。」

雲寄塵道：「原來如此。」

皇甫奇雄道：「你認爲咱們應該如何行事方妥？」

鬼手冷風道：「依小弟之見，最好在他們剛打烊的時候下手，先由申兄提一隻包袱叩門進去，僞稱要存放銀子，咱們四人則隨後翻牆而入，老大和雲兄戈兄悄悄跟入錢莊，小弟和五郎則潛入宅內去對付那兩個武師，這樣才有得手之望。」

皇甫奇雄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現在大家去打點一下，一刻時後便出

發！」

一刻時後，六人騎上六匹駿馬，由皇甫奇雄領頭，由寨後一條秘徑下山而來。

原來，天狗寨坐落的這座絕峯，說絕也並不太絕，前面雖是峻坂如削的峭壁，後面却連接着高山峻嶺，因此有路可以下山。

當然，所謂之路，是從密林中開闢出來的一條秘徑，寬僅三尺，如不仔細看，根本看不見。

皇甫奇雄一路領頭而行，在蔽不見天日的密林中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了山下。

道時，天已入暮了。

皇甫奇雄縱騎向東馳去，一面開聲笑道：「五郎，剛才下山的那條秘徑，你記住了沒有？」

田五郎道：「大概記住了。」

皇甫奇雄道：「萬一大家失散，你自信能夠尋路回到山寨？」

田五郎道：「應該可以。」

皇甫奇雄道：「今天是你頭一次參加行動，怕不怕？」

田五郎道：「有一點。」

皇甫奇雄笑道：「你很坦白！」

田五郎笑了笑。

皇甫奇雄回望衆人一眼，說道：「今夜咱們只走八十里路，照原定計劃在天王嶺過夜，明日入夜之時，到達西河鎭外的土地廟！」

× ×

第二天入夜時分，六人來到了西河鎭外的土地廟。道間土地廟不太大，而且已破敗不堪，廟的四周盡是竹林，形勢荒凉，不見人跡。

六人在廟前下馬，將馬拴在竹林中，即在竹林中坐下，取出乾粮吃了起來。

皇甫奇雄一邊吃一邊問道：「大概還要兩個時辰之久吧？」

鬼手冷風答道：「是的。」

皇甫奇雄道：「那麼，吃過乾粮之後，大家好好歇息一下。」

花花太歲戈天平笑道：「咱們曾搶過三家錢莊，每次都有很大的收穫，不知今夜運氣如何？」

鬼手冷風道：「絕不會太差。」

幽界居士道：「銀子放在何處？」

鬼手冷風說道：「在左邊那座櫃枱裏面。」

幽界居士笑道：「老大，得手之後，咱們去城裏樂一樂如何？」

皇甫奇雄道：「算了吧，那些六扇門中的鷹爪處心積慮要咱們的頭，城裏遍佈着眼綫呢！」

混叟雲寄塵接口道：「此外，還有不少的武林人物也想抓咱們去領賞，我可不想去冒險！」

幽界居士笑道：「我只是覺得好久沒玩女人了，心癢得很……」

鬼手冷風道：「申兄若要女人，今夜可以順手牽羊，抓一個回山寨。」

幽界居士轉對皇甫奇雄笑問道：「老大，行不行啊？」

皇甫奇雄搖頭道：「不行，咱們刧財不刧色！」

幽界居士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膀，把最後一口乾粮送入嘴裏，隨卽仰身往地上一倒……

明月漸漸昇到頭上，估計已是亥末時刻了。

皇甫奇雄站了起來，說道：「各位，是時候了！」

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冷風，田五郎紛紛由地上爬起來。

皇甫奇雄問道：「長洲，你的東西準備好了沒有？」

幽界居士提起一個沉甸甸的包袱，笑道：「哪，這不是！」

田五郎忍不住發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幽界居士道：「準備存入『劉記錢莊』的五百兩銀子！」

田五郎驚訝道：「是眞的銀子麼？」

幽界居士眉毛一揚道：「當然！」

花花太歲戈天平嘻嘻一笑道：「別聽他瞎扯，那是石頭！」

皇甫奇雄催促道：「時候不早，大家走吧！」

於是，六人步行走出竹林，往不遠處的西河鎭上行來。

皇甫奇雄邊走邊低聲道：「大家記着照計劃行事，得手之後，奔回土地廟上馬便走，千萬不要吊兒郞當。」

他接着轉對田五郎道：「五郎，你和冷風對付那兩個武師，出手要快懂麼？」

田五郎點頭道：「好的。」

鬼手冷風道：「不但要快，而且要狠，能够一招便把他收拾了最好！」

田五郎一怔道：「你是說要殺人？」

鬼手冷風道：「當然，這是你對我們表明忠誠的一次機會，如果你殺了那兩個武師的其中一個，我們才肯相信你有誠意入夥！」

田五郎轉望皇甫奇雄問道：「大當家，是這樣麼？」

皇甫奇雄點點頭，但接着說道：「如果你不想殺人，至少也要將他打傷。」

田五郎道：「在下的確不喜歡殺人，不過若只將對方打傷，在下定辦得到。」

說話之間，西河鎭已經到了。

這是個地當要衝的大鎭，故街上十分熱鬧，各種店舖林立櫛比，但此刻已近深夜，街上行人已漸漸少了。

六人分兩起走入鎭上，走在前面的是皇甫奇雄，花花太歲戈天平和幽界居士申長洲，隨在數十步後的是雲寄塵，冷風和田五郎。

走過一段街路，已到劉記錢莊外面。

劉記錢莊氣派不小，臨街的牆門建造的很大，門上橫懸一匾，寫着「劉記錢莊」四個大金字，兩旁掛着兩盞大燈籠，上面也有錢莊字眼，此刻大門尚開着，燈籠裏面的火也還未熄。

六人沒有立刻走近，散開在陰暗的人家屋簷下佇望觀察。

他們聯手做案以來，從未失過手，因爲他們事先都經過一番觀察踩探，然後定出行動的步驟，而且懂得謹愼小心，故每次都能順利得手。

這次，因知劉記錢莊聘有武師保護，故他們的行動也就格外小心了。

片刻之後——

只見一個衣着不俗的中年人由錢莊走

出來，後面跟着一個帳房打扮的老者，中年人在步出牆門之後，即向後面跟出的老者拱手一揖道：「請留步。」

老者也拱手笑道：「慢走，不送。」

中年人再一揖，即舉步往街上行去。

老者佇望有頃，隨將兩盞燈籠吹熄，退入門內，掩上了牆門。

皇甫奇雄看到此處，便向身邊的幽界居士申長洲使了一個眼色，幽界居士申長洲點點頭，提着包袱向錢莊牆門走過去。

「鐺鐺鐺！」

他趨至門前，敲了三下門環。

「誰呀？」

老者顯然尚未進入屋裏，就在門內近處發問。

申長洲答道：「是我。」

牆門「伊呀」一聲開了，老者出現在門內，面上呈現意外和親切之色，問道：「尊駕是……」

申長洲道：「請問這是劉記錢莊？」

老者點頭道：「正是。」

申長洲道：「帳房在不在？」

老者道：「老漢便是。」

申長洲「噢」了一聲，一提手上的包袱，笑道：「在下有幾百両銀子，意欲存入貴莊生息，不知方便否？」

老帳房見他一身文士裝束，不疑有他，立刻滿面堆笑道：「可以，可以，尊駕請進來。」

申長洲一提長衫，舉步而入。

老帳房領他走過一片磚地，進入錢莊裏面，指着櫃枱前椅子道：「你請坐。」

申長洲道謝坐下。

錢莊裏面，此刻除了老帳房之外，只有一個伙計在着，他見有客上門，連忙倒了一碗茶，端了上去。

老帳房轉入櫃枱後面，含笑問道：「貴姓大名？」

申長洲道：「在下姓申。」

老帳房道：「不是本地人吧？」

申長洲道：「不是。」

老帳房道：「我們劉記錢莊信譽最佳，利息亦極優厚，尊駕準備存入多少？」

申長洲道：「五百両銀子。」

老帳房一聽數目不少，更是高興，笑道：「好極，好極！」

申長洲道：「在下這些銀子，可能隨時要用，但不知——」

老帳房聽到一半，已明白他的意思，連聲道：「很方便，很方便，尊駕什麼時候要，隨來隨有，絕不會誤了尊駕事。」

申長洲笑道：「這是說，貴莊經常準備着許多銀子？」

老帳房道：「是的，是的。」

申長洲道：「要是在下存放五千両銀子，現在就要提取，有麼？」

老帳房連點頭道：「有的，有的。」

忽然，他神色一楞！

因爲，他看見有個人走入錢莊裏來！

這人，是混叟雲寄塵，他走入錢莊，也不跟人打招呼，即在那伙計的身邊坐下來。

老帳房怔了怔，道：「這位是……」

申長洲道：「他是在下的僕人。」

老帳房恍然一哦，又堆出笑臉道：「尊駕要存放五百両銀子，那麼……」

申長洲把包袱提上櫃枱，笑道：「銀子在此，你秤秤看吧。」

老帳房伸手欲解包袱之際，忽聽「砰！」的一响，抬頭一看，發現伙計已倒在地上，不禁大吃驚道：「趙七，你——」

語方至此，一把鋒利的匕首已然抵上他的咽喉！

申長洲用匕首抵上他的咽喉，低聲恐嚇道：「你叫一聲，老子就要你的命！」

與此同時，皇甫奇雄和花花太歲戈天平早已走入錢莊，他們手上各提着一隻布袋……

而田五郎和鬼手冷風，也在這個時候潛入屋中，悄然到了天井對面的兩間廂房外面。

廂房中燈光很亮，雙刀鄴天慶和千手如來伍大鵬顯然尚未入睡。

鬼手冷風四下打量一番，隨即拉着田五郎竄入一處黑暗的角落裏，低聲道：「他們似乎還未就寢，現在你對付睡在左邊那間廂房中的武師，我對付右邊廂房那一個，記住行動要快要狠！」

田五郎頭一次做賊，心中不免緊張，答道：「怎麼行動呢？」

鬼手冷風道：「你大模大樣走去敲門，他若問你是誰，你就回答『是我』，等他打開房門那一刹那，立刻給他一刀！」

田五郎搖頭道：「我不殺人！」

鬼手冷風道：「那麼給他一掌好了，你至少要把他擊暈才不會有麻煩。」

田五郎點點頭。

鬼手冷風催促道：「好開始行動！」

說畢，起身向右邊那間廂房走去。

田五郎也起身走向左邊那間廂房，他實在不大喜歡幹這種事，但是時至今日，他已有騎虎難下之感，而且他也捨不得丟掉皇甫小琴，他知道自己若是不幹的話，一定得不到皇甫小琴。

他心頭怦怦跳着，走到廂房門口，猶豫了一下，才舉手敲門。

只聽房中有個雄沉的聲音發問道：「誰啊？」

田五郎正要回答之際，驀覺背上一痛，經驗告訴他已中了人家的暗器，不禁「啊！」的叫了一聲，迅速向地上撲倒。

房中之人聽出有異，急急開門一看，發現田五郎倒在門口，背上釘着一枚毒蒺藜，他竟認得田五郎，不由大驚失色道：「咦——田五郎，你怎麼了！」

但田五郎已無法開口回答，他只看見一張頗爲面善的臉孔，而這張臉孔很快就變得很模糊，最後就在眼前消失了！

× ×

他甦醒的時候，已不是夜間，而是大白天了。眼前，是一間陳設精美的房子，他就躺在房中一張軟榻之上。

房中的每一件東西，現在已不模糊，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却有如墮入五里霧中，驚惑至極！

他很快就記起夜裏發生的事情。

夜裏，他剛敲過一個武師所住的房門，突然中了人家的暗器，而現在，自己怎會躺在這樣一間房中呢？

莫非皇甫奇雄等人把自己救出劉記錢莊了？

若然如此，這裏莫非是客棧？

不，這絕不是客棧，客棧不會有這樣精美的房間，那麼這是……

不好，莫不成自己已被人逮住了？

但是，如是被劉記錢莊的武師逮住，自己應該會被關在牢房中才對，怎麼會置身於如此精美的房裏呢？

他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忽見房門被人推開，一個五旬左右的青衣人走了進來。

青衣人見他已睜開眼睛，欣然道：「田五郎，你醒過來了！」

田五郎覺得他很面善，微愕道：「你是……」

青衣人笑道：「在下『千手如來伍大鵬』！」

田五郎心頭一沉，已知自己還在劉記錢莊之中，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千手如來伍大鵬接着又笑道：「你大概已不記得在下，其實上個月你我曾在東河鎭『富貴賭坊』同桌賭過。」

田五郎道：「哦……」

千手如來伍大鵬道：「後來你看出皮朝坤耍了手脚，在决鬥中一刀幹掉他，在下十分佩服。」

田五郎道：「哦……」

千手如來伍大鵬道：「這次若不是你及時趕來通知，我們劉記錢莊可要損失大了，我們東主對你也很感激，但不幸你竟被賊人所傷。」

田五郎聽得滿頭霧水，道：「哦…」

千手如來伍大鵬道：「還好在下身上備有解毒之藥，打中你的那枚毒蒺藜毒性極強，若是稍有遲緩，就回生乏術了。」

田五郎沉默半晌，才道：「謝謝。」

千手如來笑道：「還謝什麼，若不是你及時入屋示警，我們櫃枱裏的八千多両銀子就要全部被搶了，所以要道謝的應該是我們。」

田五郎已知他誤會，當下不敢說明，問道：「被搶了多少？」

千手如來道：「四千多両。」

田五郎道：「你們還有位武師……」

千手如來道：「他受了一點輕傷，此刻在他自己房中養傷。」

田五郎正要再問，只見又有一個華服老人走入房中，乃住口不言。

千手如來一指那華服老人道：「這位便是我們東主，劉老先生。」

田五郎向老人點點頭。

劉老先生走近榻前，很關心的問道：「田少俠傷勢覺得如何？」

田五郎道：「有一點痛……」

劉老先生道：「眞不幸，田少俠好心趕來報警，不料竟爲賊人所傷，希望你能趕快復元。」

田五郎道：「謝謝。」

劉老先生問道：「田少俠是怎麼知道他們要入敝莊行刦的？」

田五郎頓了頓道：「在下路經貴莊門口，發現有幾條黑影翻牆侵入，知非善類，所以……」

他沒有把話說完，因爲他爲自己的撒謊感到慚愧。

劉老先生道：「原來如此，田少俠識得那幾個匪徒麼？」

田五郎道：「不認識。」

劉老先生道：「老夫說出來，田少俠必然知道，他們是天狗寨的五個巨寇，天狗皇甫奇雄，混叟雲寄塵，花花太歲戈天平，幽界居士申長洲，鬼手冷風！」

田五郎道：「哦，原來他們五人！」

千手如來伍大鵬接口道：「發出毒蒺藜打傷田少俠的必是混叟雲寄塵，因爲毒蒺藜是他的獨門暗器。」

田五郎却不相信雲寄塵會暗算自己，當下問道：「那枚毒蒺藜還在麼？」

千手如來伍大鵬由懷中摸出用手巾包着的毒蒺藜，遞給他道：「就在這裏。」

田五郎展開看了看，道：「這東西讓在下保存起來如何？」

千手如來伍大鵬道：「好的，田少俠可是打算找混叟雲寄塵報仇？」

田五郎點點頭，把毒蒺藜收下，回對劉老先生問道：「老先生怎知進入貴莊行刦的是天狗寨那五個巨寇？」

劉老先生一指千手如來答道：「是伍武師認出來，他以前曾見過他們五人。」

田五郎一哦，沒再開口。

劉老先生道：「田少俠的傷勢，恐需數日才能痊癒，你就安心在此養傷，等傷癒之後，老夫會好好謝你的。」

田五郎道：「不必客氣。」

劉老先生拱手道：「老夫失陪了。」

田五郎道：「老先生請便。」

劉老先生又囑咐千手如來好好看護他，即辭退出房而去。

千手如來笑道：「我們這位東主人很好，他一定會重謝你。」

田五郎道：「在下並未爲貴莊做出什麼事，致謝之事，愧不敢當。」

千手如來在床緣坐下，轉換話題道：「一點紅陳六娘正偵騎四出要找你報殺夫之仇，你知道麼？」

田五郎道：「知道。」

千手如來道：「你有何對策？」

田五郎道：「沒有。」

千手如來道：「她結交的黑道人物不少，你可要小心提防。」

田五郎道：「嗯……」

千手如來道：「何不遠走高飛？」

田五郎一笑道：「在下沒有什麼不對，爲何要跑！」

千手如來道：「你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一點紅陳六娘這個女人是不會跟你講道理的。」

田五郎道：「我不怕她。」

千手如來忽似想到了什麼，神色一振道：「對了，我們東主今早已派人去城裏報官，等下城裏的林捕頭可能會來，在下與林捕頭交情不惡，可以請他帮忙！」

田五郎一怔，說道：「哦，他能帮什麼忙？」

千手如來道：「在下可以請他推薦你入衙任職，你進入公門之後，一點紅就不敢再找你報仇了！」

田五郎又是一怔道：「入衙任職？」

千手如來道：「是啊！上個月在下去城裏，他和在下談起縣老爺有意增加幾個捕快，他問在下能否介紹一兩個武林高手，在下答應爲他留意，你老弟身手不凡，担任捕快一職必能勝任愉快！」

田五郎苦笑道：「這……」（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引誘竹葉青蔡三、喪門鈎丁六、黑刀徐逞至一樹林，先後予以殲除，爲江湖除害，事後申無害往北邙，找到了十方羅漢等人，申無害向他們詢問無情金劍請來的怪老頭可有人認得？千面書生廖公侯取出他們北邙派珍藏江湖人物畫譜，終查出那怪老頭竟是息隱多年的天絕叟聶三公，申無害目的已達，兼程趕回。方姓漢子跟隨黑心書生羊百城往見幫主，將達總壇，黑心書生似有什難言之隱，方姓漢子催之再三，黑心書生始說出很後悔將姓宋丫頭送到這裏來——

****

總宮裝陷阱　護法設陰謀

黑心書生接下去道：「魚龍掌宋知義那個老傢伙城府異常深沉，那天他要丫頭一個人儘快離開，無疑已料定他自己難逃一死，才想留下這丫頭，以便向劍宮第二批劍士報訊。」

方姓漢子仍然沒有開口，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

黑心書生又轉前身後各處溜了一眼，道：「就因爲那丫頭曾經來過一次，如今我們這座總宮，可說已無秘密可言。」

方姓漢子霎着眼皮道：「又怎樣？」

黑心書生低聲道：「再過兩座山頭，便是總宮入口，入口處是在一道狹谷中，有進路，無退路，如果——」

一陣山風吹來，林木簌簌作響，黑心書生機伶伶打了個冷戰，額角上又冒出一串汗珠。

方姓漢子縱目四眺，沉吟了片刻，點頭道：「好，走吧！你的意思，我已經懂了。」

黑心書生追上前一步道：「不，副座，你誤會了，小弟的意思是……我們最好……最好先四下搜索一番……免得進去之後，被對方將出路堵住了，到時候只有束手待斃一途。」

但是，方姓漢子並沒有聽他的，只輕輕哼了一聲，便縱身下了山坡。

黑心書生露出無奈的樣子，只好跟着掠身而下。

其實，這位黑心書生眞正的用意，只是怕一旦遇伏，他如果走在前面，將會首當其衝，若是能安全進入總宮，宮內有的是秘密山路，還有什麼好担心的呢？如今方姓漢子被他一激，自動跑去前面，他可說目的已達，自然用不着再堅持下去。

一路上平平靜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不消片刻，狹谷在望。

方姓漢子站在谷口一塊靑石上，正在那裏游目四察，似乎想憑目力找出谷中總宮入口的位置。

黑心書生胆子壯起來了，現在就是有事發生，他也不怕了。

他不但恢復了體力和勇氣，也恢復了

本來的瀟洒。

當下足尖一點，飛落谷中，轉身招呼道：「副座隨我來！」

方姓漢子毫不猶豫，跟在後面，進了秘道。

× ×

只是一日之隔，這座天殺總宮中，又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秘道盡頭的石屋中，五扇暗門上又掛上燈籠，而且一掛就是兩邊，照得滿室明如白晝。

石室中央生着一個火盆。

兩個漢子正在圍着火盆喝酒。

喝酒的漢子雖然只有兩個，但火盆旁邊已經使用過的碗筷，却有五六副之多。

黑心書生一點也不感覺奇怪。

他清楚這種排場是擺給誰看的，因爲出這個主意的，不是別人，就是他！

方姓漢子不但是一頭猛虎，而且是一頭可怕的猛虎；在這頭猛虎入柙之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能叫這厮生出一絲一毫的警惕之心。

喝酒的大熊和猴頭看見兩人走進來，雙雙站起身來，含笑抱拳說道：「萬護法好！」

黑心書生轉身指着方姓漢子道：「這位就是方副帮主！」

大熊和猴頭聞言慌忙收起笑容，搶出一步，單膝落地，以大禮參見道：「叩見方副帮主！」

方姓漢子點點頭，似乎相當滿意。

黑心書生等兩人站起之後問道：「今天輪到你們這一班守值？」

大熊道：「是的！」

這也是預先安排的。

因爲這樣一問一答，內容雖然簡單，效果却極宏大。

俗云：「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這樣將可以使方姓漢子知道，這座天殺總宮裏，有的是人手，實力並不空虛。

黑心書生又問道：「帮主在不在？」

大熊道：「在！」

黑心書生轉向方姓漢子道：「副座不比別人，用不着通報了，我們進去吧！」

方姓漢子點了一下頭，但身子却沒有動。

他向大熊沉聲問道：「你們那位楊隊長呢？」

大熊一楞道：「楊隊長？」

黑心書生臉色大變。

他忽然想起，百步鏢楊全達進宮的事大熊等人雖然知道，但由於這幾個傢伙腦筋簡單，不足與論機密大計，他們並沒有告訴這幾個傢伙楊全達在宮中的名義，以後有人問起時，應該如何回答。

方姓漢子也不禁變了臉色道：「什麼？你們竟連楊隊長是誰都不知道？」

黑心書生忙朝猴頭使眼色。

猴頭樣樣不如人，只有一件好處，會看眼色。

黑心書生這個眼色如果以大熊爲對象，不但解決不了問題，更可能使事情變得更糟。

猴頭雖然一時未能完全了解黑心書生這道眼色的意義，但馬上知道了這道眼色的嚴重性。

當下忙推了大熊一把道：「楊和羊你老是分不清楚，副座問的是楊隊長，你聽到那裏去了，你以爲是羊護法？幾杯酒一喝，就變成這副德性，眞是丟人！」

大熊也有個好處，就是決不抬槓。

「羊護法」與「楊隊長」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他會聽錯嗎？

如果換別人，不爭個面紅耳赤才怪！

而他却不等猴頭話完，就搶着認錯道：「是的，我一時的確……」

猴頭怕他又說錯話，攔着接口道：「楊隊長剛剛還在這裏喝了幾杯酒，這會兒大概去了帮主那裏也不一定。」

方姓漢子見兩個傢伙面孔紅通通的，全有了幾分酒意，也懶得再兜搭下去，當下轉向黑心書生一甩頭道：「等見了帮主再說，我們走罷！」

黑心書生自是求之不得，連忙上前領路，朝右首第二道暗門中走去。

×

裏面的寢宮中，顯然也經過一番匠心佈置。

最特出的一點，便是燈火明亮。

這也是黑心書生的主意；在這些地方，他比三郎要懂得多。

他知道充滿光明的地方，往往會使人發生錯覺；以爲凡是充滿光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會有不可告人的事情發生！

因爲光明經常會爲人帶來一安全感。

× ×

很多人就是死於這種感覺。

× ×

今天，爲了迎接這重要的一刻，不僅是寢宮中的佈置煥然一新，就連三郎的服裝，都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的儀表本來就不錯，如今由長衫改着勁裝，看上去更顯得英氣勃勃，瀟洒脫俗！

寢宮中也生着一個火盆。

方姓漢子這已是第二次晤見他們這位帮主，所以並用不着黑心書生介紹。

三郎看見兩人走進來，只緩緩向前跨出一步，微笑着道：「這些日子辛苦方兄了！」

這也是黑心書生敎給他的。

客氣，要有個限度。這個姓方的自視甚高，他一定要比這姓方的表現得還要高傲！只有這樣才像是傳說中的天殺星。

因爲只有使對方認定了他是天殺星，才能使這姓方的乖乖的走進他們安排的陷阱。方姓漢子果然不以爲侮，雙拳一抱道：「帮主好說！」

黑心書生想起剛才大熊的敎訓，決定索與由他先開口。儘管三郎聽到百步鏢楊全達的名字總免不了要喫驚，但比由這姓方的提出來，總要好得多。

於是，他趁方姓漢子不注意，飛快的朝三郎遞了一道眼色，然後裝作漫不經意地道：「楊隊長呢？」

三郎臉色微變，但很快的就回復鎭定，淡淡地笑了一下道：「我吩咐他帶了幾個人，到後山去了。什麼事？」

黑心書生笑着道：「我們來的時候，天組統領說，楊隊長有東西存放在他那裏，要楊隊長有空，去他那裏拿回來。」

三郎點頭道：「好，待會兒等他回來

，我再告訴他一聲就是了。」

方姓漢子從四壁那些裝飾上收回目光，轉過身來道：「我們這位楊隊長表現如何？」

三郎笑笑道：「還不錯。」

方姓漢子稍稍思索了一下，忽然舉頭道：「楊家莊那邊的情形，羊護法想必已向帮主報告過了，帮主對這件事打算如何處理？」

火盆上溫着一壺酒。

火盆旁邊，放着一張四仙桌，桌上擺着四副杯筷，和四色冷盤。四冷盤是：鳳鷄，燙蒜，魚凍，和火腿片。

盤子排得整整齊齊，菜看看來干干淨淨。

菜看不算豐富，但如果在這種天氣拿來下酒，誰也不能否認它是四道最好的菜色！

三郎指着那張桌子，笑道：「我們坐下來，邊喫邊談怎麼樣？」

方姓漢子道：「不等楊隊長？」

三郎笑道：「我叫他後山各處看看，還有一會才能回來，我們先喫我們的。」

方姓漢子不再客氣，就在身邊一副座位上，坐了下來。三郎也坐下了。

桌上有四副杯筷，當然也有黑心書生的座位，但是，別人能坐，他却不能，因爲酒還溫在火盆上。

他得先爲兩位帮主添酒。

黑心書生拿起酒壺，一雙手不禁微微發抖。

藥是不是下在酒裏？

他不知道。

這並不是三郎不讓他知道，而是這件事昨天一直到他離開，他們都還沒有作成最後決定。

沒有作成決定的原因，是爲了安全。

因爲這姓方的非泛泛之輩可比，事先決不能露出一絲一毫的破綻；必須臨時相機行事，方能穩保萬無一失。

那麼，藥下在那裏呢？

菜裏？

也許。

不過，在目前來說，這都不是他最關心的事。

他目前最關心的，是藥的效力！

他們都不是用毒的行家，他們現有的毒藥，也不是他們自己配製的；雖然三郎對這種毒藥充滿了信心，然而，就他所知，天底下還沒有一種毒藥，藥效已神奇到一進口就能令人嚥氣，或是能使人昏迷不省人事的程度！

這對別人還無所謂，但是，對這個姓方的，情形就不一樣了。

換了別人，那怕就是無情金劍艾一飛那個老鬼，相信憑他和三郎聯起手來，也不難在對方藥力發作之前，來個落井下石，將對方制服。

這姓方的呢？

關於這個姓方的，他看得太多了。只要這厮還有一口氣在，只要他的手臂還舉得起來，他的手臂就能置人於死命！

三個杯子都斟滿了。

三郎舉杯道：「來我敬方兄一杯！」

方姓漢子也舉起杯子道：「不，不，這一杯應該算是我敬帮主。」

三郎笑道：「同樣都是一杯酒，你敬我與我敬你，還不都是一樣。」

方姓漢子道：「不一樣。」

三郎笑道：「爲什麼不一樣？」

方姓漢子道：「因爲你是帮主。」

三郎哈哈大笑道：「我是帮主？哈哈！你方兄不是在駡人吧？本帮今天這點局面，靠誰在支撐？好了，就算你敬我吧！來！乾！」

笑聲中，仰起頸子，一吸而乾！

方姓漢子也跟着乾了杯。

黑心書生拿起酒壺，準備爲兩人將空杯斟滿，方姓漢子忽然用手攔着道：「用不着了！」

三郎一怔道：「方兄——」

方姓漢子道：「這正是方某人搶着要敬帮主的原因，因爲方某人今天只打算就喝這一杯。」

三郎注目道：「方兄有事待辦？」

方姓漢子道：「沒有。」

三郎道：「那麼——」

方姓漢子道：「因爲方某人得騰出時間來，告訴帮主一件事。」

三郎道：「這件事很重要？」

方姓漢子道：「也許很重要，也許並不重要，這得看各人的看法。」

三郎拿起筷子，笑道：「行，行，有這句話就够了！酒不喝可以，菜總得嚐一點。這是鯽魚凍，味道還不錯！」

黑心書生找到答案了。

藥下在魚凍裏！

這個辦法不錯。

非但不錯，簡直太妙了！藥凝在凍裏，有固定的地方，爲了不使對方起疑，儘可同時下筷子，只要隨便安上一個標記，就不愁筷子落錯方向，甚至還可以在對方筷落錯方向時，輕輕撥動一下，把有毒的一邊送過去。

黑心書生一顆心跳得很厲害。他已準備好了，只要方姓漢子一動筷子，他就找個藉口，暫時離開一下。

但是，方姓漢子並沒有動筷子。

方姓漢子道：「話，方某人必須先說出來，只要帮主認爲不重要，那我們的時間就寬裕了，到時候方某人儘可陪帮主開懷暢飲，喝個痛快！」

三郎輕輕一哦，放下筷子道：「那麼方兄就請先說吧！」

方姓漢子望了黑心書生一眼道：「適才在來路上，羊護法提醒本座，他說：宋巧巧那丫頭曾經來過這座總宮，如今這座總宮已無秘密可言。羊護法言下之意，是認爲對方寬限三天，也許是對方的一個陰謀。」

三郎道：「什麼陰謀？」

方姓漢子道：「什麼陰謀羊護法並沒有說出來，那是因爲本座沒讓他繼續說下去。不過，羊護法的意思，本座可以猜想得到。」

三郎道：「哦？」

方姓漢子道：「本座猜想，羊護法要說的也許是，對方如有意要將咱們哥倆一網打盡，只有這麼一着妙棋。因爲在這三天內，對方無疑已料定方某人必然會來這裏向帮主請示，正好藉此機會於這座總宮四週，設下埋伏，張網以待！」（未完）

單拾兒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浮玉風雲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英玉獲自東方淳的酒葫蘆，引致湘江漁婆郭老夫人祖孫誤會，後經簡雲、單十二之詳細解釋，並把當晚來犯敵人交郭老夫人處置，誤會冰釋，郭老夫人且允以孫女郭雙珠下嫁羅漢。那晚，古英玉靜坐詳參酒葫蘆秘密，憶及東方淳遺言，終把酒葫蘆打開，其中竟藏有服食一粒可抵苦練二十年的迴天丸九粒及降龍伏虎九九禪手，天禪化身絕世輕功秘笈，古英玉服下一粒丹丸，按照玄功秘訣，趺坐默練。天明將鐵牌取來，教羅漢侯郭老太祖孫來時，小心刮去油漆，好處自現——

****

除蟒救靈猿　馳援逢鐵漢

羅漢喜的直笑，捧起葫蘆，玉姑娘又手指鐵牌道：「羅漢，這面鐵牌的來頭却是想象不到的大，原來它屬本朝佐扶成祖終成帝業纂修永樂大典的名僧姚廣孝所有，名爲『八雷禪牌』，傳於小聖僧『善智』，爲武林異寶，具極大威嚴，凡後代出自長州一派的武林高手，皆遵奉如聖物，今日武林中像長州，淨宏，泰觀，雲蒙等八大派內諸名家，淵源皆出長州門戶，雪竇山范家兄弟，爲泰觀門中弟子，見牌怎敢妄動，只是此牌按八大門派共立規法，每十年輪供聖牌一次，並掌握八大門戶中人的生死，現在此牌竟因東方大俠之死落入你手，未來必將引起軒然大波，你要自忖，可有保持它的功力和毅志？」

羅漢一挺前胸道：「羅漢會盡心盡力。」

玉姑娘神色肅穆的把頭一點道：「聽下去，假如此牌歸你所有，你無形中就成了長州起源今分八派的總掌門人，非祇武功造詣必須能使八派掌門畏服，待人接物處事種種更須令彼等敬佩才行，這些在別人自然不是容易事，在你却不困難，好啦羅漢，該說的四姑我全說了，其餘那就看你自己的作爲了！」

這番話如神傳而來，只聽得簡雲又驚又服，單十二似是早知內情般，含笑默默，羅漢口氣變了，道：「四姑姑，這勞什子的鐵牌我不要了，該給誰咱們給誰好了，我可不是怕受苦，也不畏懼什麼八大門戶的人物，實在因爲這面鐵牌既是人家看作聖物的東西，咱們實在不應該留下，最重要的還是留這玩意兒，就非當什麼八大門派總掌門人不可，羅漢吃它不消，除非師父二叔和四姑願當這太上總掌門人，如此別說八大門戶中人了，任憑是三頭六臂的人物，羅漢這份胆量和他滾到底！」

老實話說笑了單十二和玉姑娘，簡雲罵道：「瞧你小子這份德性，也配當掌門人？出口粗野，滾到底？說，你是怎麼個滾法，滾滾給爲師看！」

羅漢露出滿口白牙，嘻笑道：「將相本種，師父你可別小瞧了我。」

玉姑娘搶先接了話，道：「那好極了，看來這總掌門人你是當定了，東方大俠原是長州一派的掌門，似有預兆，曾留遺命，得牌者若能完成一件善舉，卽可持牌接掌長州門戶……」

「對，對，四姑，我和什麼善舉無關，所以當不成這勞什子的總掌門……」



「只怕由不得你了，四姑再唸點東西你聽！」玉姑娘自袖中取出東方淳手抄秘册，翻到其中一頁道：「知友郭毅傳遭暗算身亡，世上只我一人知道主謀元兇乃『七絕尊者』南池老賊，恨昔日無心鑄錯，致發誓在未曾覓得恩兄唯一骨血前，不再出手，否則必誅南賊，玆後若有人能代戮此惡，卽掌長州門戶……」

聽上去話並沒完，但是玉姑娘却停下話鋒，星眸閃射光輝盯着羅漢，羅漢雲着眼道：「四姑唸完了？」

玉姑娘笑道：「後面另外有件事，和你無關，羅漢，你未來是要陪伴雙珠姑娘京師復仇的，殺了南池，再憑這秘册，鐵牌，現現成成的八派總掌門人，豈非當定了？」

羅漢一時語塞，轉念得計，笑道：「四姑，復仇是一回事，當總掌門人可又是一回事了，在東方老俠來說，當時意念是以掌門人賞給代他誅殺南賊的人，羅漢若能代他完成心願，不受所賞豈非更好，所謂『君子施恩不望報』，何況未來誅殺南池的人，未必是我，所以四姑你不能硬給我戴這頂大帽子！」

「算你有理，不過羅漢，鐵牌在你手中的事，尙家弟兄巳知，若八大門戶中人前來，你該怎麼應付呀？」

「這太好辦了，四姑，把鐵牌給他們就是。」

「武林每個門戶，都有禁忌，你認為把鐵牌交還後就能沒有事了嗎？」

「那當然，大不了我把實情對他們實講出來。」

「你對范家弟兄的逢場造作，大概是忘了，到時候誰能相信你的話？」

羅漢這下子可傻了，四姑說的不錯，自己無法自圓其說，正焦急間，玉姑娘咯咯一笑道：「羅漢再聽下去，東方老俠還另有記載。」她將秘冊倒揭了三頁，目光盯注羅漢身上道：「春風化雨，知友郭毅不速而降，示其生平寸步不離之葫蘆，交我代為收藏，並詳告其由，十數年分別，知交重聚，欣歡無已，惜我自悲妄行，他懷危難，今日一會何異生死之聚，默祝上蒼祐我故友！」

羅漢接口道：「雙珠若在就好了。」

玉姑娘沒理會他，接着唸道：「郭毅別去，身懷巧配假物，精工亂眞，設非南池老兒親臨，可望得脫大刦……果如余料，郭毅中途遭刦，消息突傳，南池老兒抵步，此賊果然了得，假貨頓被識破，怒以七絕煞手『截氣陰指』點傷郭毅，但郭毅終以奇計帶傷逃去。」

簡雲由不得接口道：「這一點二弟沒有料對。」

單十二笑了笑，玉姑娘又接唸道：「三弟肝胆義氣，年年甘棄天倫團聚之樂，與我共渡中秋，聞其巳將『三花神功』練成，甚慰，賞月話舊，談及郭毅，突生警兆，巢湖小醜自不量力，三弟七去其五，餘者竄逃去，三弟功入化境，然殺孽過重恐非是福！」

大家都不知道玉姑娘唸這一段的用意何在，不過這段記載有種感人的氣息，是故俱皆鴉雀無聲的靜聽。

秘冊翻動，驚聲重起，道：「落拓江湖年復一年，悲傷老大，乍遷浮玉，甚感三弟情義，誠幽絕佳妙隱居地也，午間三弟匆匆歸，告我驚奇消息，山畔小村中，三弟目睹一童子，貌與恩兄絕似，姓亦同，果如三弟之言時，余當先為一探……」玉姑娘神色倏的一變，像是累了，緩緩將秘冊置諸袖中，坐於椅上不再開口。

簡雲詫然看看十二，單十二心中一動，故作未見。

簡雲不耐，問道：「四妹，東方淳這冊秘記，妳是怎樣得到手中的？」

玉姑娘神秘一笑，並不回答，單十二像有心解圍，又像暗中點醒玉姑娘似的，笑着說道：「大哥眞是的，東方淳都能慨贈寶笈給玉妹，何況自己這本秘冊呢？」

簡雲恍然，哈哈笑道：「幾天來四妹秘珍自藏，如今却是怎生捨得拿出來？」

這話是好話，但多少帶了些不甚相信的意思。

單十二指着羅漢道：「這可要歸功羅漢了，玉姑娘愛惜他，又愛那雙珠姑娘，遂指點他一切，大哥莫非忘記酒葫蘆的事嗎？」

簡雲這遭信以為實，點頭而笑，玉姑娘這才開口道：「單哥哥既然知道這些事，何不多傳授羅漢點手法，莫非眞要他把鐵牌送給別人？」

單十二不上當，搖頭道：「鐵牌是玉妹賜給他的，一客何煩二主，只要解悟寶笈奧妙，自可取之不盡不絕！」

玉姑娘感激單十二暗作指點，星眸突放異采，嫣然一笑到後院漱洗去了，羅漢要準備吃食，也去了後面。

單十二似是隨口向簡雲道：「羅漢這個名字，是大哥替他起的吧？」

簡雲搖頭壓低聲音道：「不是，這小子身世飄零，至今功力仍差，所以我始終沒有告訴過他的家世。」

「哦，那大哥你是如何收他為徒？」

「說來話長，十五年前我身經三湘長沙，途遇大雨，時正更深，迫得暫借關聖佛廟存身，豈料廟中已有人在，數名大漢正欲慘殺此子，彼時羅漢不過週齡，愚兄逐退惡徒救了此子，次日投店長沙，代換衣衫，發現娃兒貼身存有絕命書一紙，詳列出身家世和姓名，並附一玉錢為未來認祖歸宗憑信，羅維摩三字即絕命書上所記，愚兄至今不解而感覺怪異的是，似這等事，不外殺家慘報江湖恩仇，但絕命書上記寫天降奇禍，力所難抗，舉家恐難逃死，乳兒何辜，身藏絕書並秘封珍寶，交忠厚家人羅義携其遠揚，唯知亦難幸逃羅網，設被截獲，珍寶為謝，盼念羅氏僅此孤子，網開一面，則世代皆感，絕命書中既沒寫敵者姓名，也沒囑代復血仇，使人百思莫解。」

「按大哥所說，羅漢今年該是十六歲了？」

「不錯，是十六歲。」

「大哥可能告訴小弟，有關羅漢的祖籍和身世？」

「羅漢祖居正是此地，這也正是我選擇此處為隱地的原因，我帶他來時，此地已無人家，自是無法打聽出他家族遭到何種變故，愚兄仍不死心，百計探聽，始知十數年前此地係一片極大山莊，莊主人羅朝宗家財萬貫，突然某夜大火暴起，屋宇盡毀田莊化灰，因地居偏僻，又無隣舍，直到數日後才被按期送貨的鄉人發覺，後來良田荒棄房舍全毀更無人畜蹤影，我遂出資修建這座院落，自悲老大落拓，決與羅漢定居隱身，二弟突然問到這件事情，可是有了甚麼發現？」

單十二長嘆一聲，搖頭未答，簡雲知道單十二身世亦苦，近日方始了斷了恩仇，遂感陪一聲長吁。

單十二看了簡雲一眼，苦笑一聲說道：「江湖恩怨事，倍增人感傷，像羅漢，好好的一個家，父母兄弟正應共享天倫之樂，奈何變生不測。家毀宗盡親丁死絕，天涯零丁孤寂飄波，得遇大哥習成奇技，試想血海深仇他怎能不報，周而復始，天知道武林江湖路上何時方得平靜！」

簡雲無言，僅能搖頭低吁，二人心情沉重，簡雲有心的說道：「我去後面看看羅漢都是弄些甚麼東西待客。」

單十二漫應一聲，簡雲轉向後進，適時，玉姑娘一陣風似的捲進堂屋，低沉但急促的說道：「趁大哥不在，我來和你商量，東方老俠的秘冊中，另有關係羅漢的事……」

這本是句沒頭沒尾令人極難回答的話，不料話還沒有說完，單十二已接口道：

「玉妹可是想告訴我，殺死羅漢父親羅朝宗的人就是東方淳？」

玉姑娘一呆，駭然問道：「單哥哥是怎麼知道的？」

單十二道：「是妳剛才自己說的！」

玉姑娘小嘴一噘道：「我甚麼時候說這件事來着，人家是眞心問你，你却拿人家開心，不來啦！」

單十二正色道：「玉妹自露馬脚，反怪二哥，適才妳隨意片段的唸那東方淳的秘冊，內有『妄行』『恩兄』等字樣，每次記述多含感傷所作錯事，最後妳唸到『午夜三弟匆匆歸，告我驚奇消息，山畔小村……貌與恩兄絕似，姓亦同……』等，接着就無故不再唸了，剛才恰好大哥把羅漢身世示知，所以妳一提出，我就推斷中內情來了。」

玉姑娘恍然大悟，但却半帶嗔怪的說道：「單哥哥料事如神，只要稍露端倪即能每料必中，既是如此，玉妹我但願有心人今後多用此心，少裝些兒假糊塗！」

語重情長心苦，單十二被說的紅霞飛泛，偶和玉姑娘四目相交，見她那種憂怨神色，嗔羞風態，不由轉身喃喃低語誦道：「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閑依一枝籐。世界微塵裏，吾甯愛與憎。」

玉姑娘好學問，聞聲知意脫口說道：「李商隱的這首『北靑夢』，是另有所念，敲磬倚籐僅為設想，雖暗育悟道為結，只是天難從人之願，單哥哥若說也與了遁世之心，那是連小孩子都騙不過的，小妹姑且不論，琴姊首先就由不了你！」

單十二當時沒有答話，在他想起應該如何答對方是，轉身欲言時，玉姑娘早已走沒了影子。

他長嘆一聲倍增惆悵，天光尙早，悶煩下沒告訴任何人，獨出院落漫步去了禪源古刹。

古刹山門前，驀見十數錦衣漢子口操京音談笑而出，單十二心中一動，竟順寺右小徑步往後山，這條路他曾往返過一次，正是去「鐵心七賢」的必經地方，他心思沉重，步步登高而不覺，驀抬頭，巨大無倫的「大樹王」已在不遠，突然，耳邊傳來呼喊拚搏之聲，却不聞金鐵交鳴音响，脚下加力，耳邊又傳吱吱吹竹怪聲，神色一變，飛身而起疾射向前而去。

到了，是那株千年大樹之下，四名看來面熟的彪形大漢，被一條烏鱗巨蟒所困，蟒長數丈，粗若象鼻，三角扁頭大如麥牛，藍睛射芒灼灼迫人，紅信吞吐形態猙獰而狂暴，單十二暗覺奇怪，巨蟒雖然阻住大漢們的去路，但大漢等儘可返身退下，為何明知久戰必死反而甯進不退？

事出反常，必有緣故，單十二不由悄向四外搜索，目光所及恍然大悟，原來四名大漢來路之上，那旁靠峰壁的小徑邊，有塊丈高丈大的孤石，石上正墩伏着一隻白毛紅髮長臂的怪猿，金睛火閃，白牙森立，大漢們自是無法退後。

再看巨蟒，雖然兇惡但似無意傷人，大漢們有時刀劍削砍中了蟒身，牠也不過稍稍挪動一下，毫不在意，那雙碧眼，瞬也不瞬的全神貫注在白毛紅髮怪猿身上。

單十二料得蟒猿死敵，爭搏恐怕不止一日，今朝四名大漢適逢其會，看上去惡蟒雖毒却易制殺，怪猿狡猾似通靈性，擒捕誅戮俱非易事，想罷方寸已有所得，頓展輕功縱身蟒前。

毒蟒毫不理睬，單十二趁此凌空劈出一掌，毒蟒早具靈性，竟知道一掌難擋，全身一弓，倏忽暴退三丈。

得此良機，單十二救出四名大漢，這才想起都係紅楓廬中匪徒，立即低沉的說道：「你們快些從野徑中繞逃下山吧，成都天王府中，你們所仗恃的詹天賜，業已死無葬身之地，若回轉天王府，勢已不能，聽我良言自此改惡，未來天年可期！」說着探手取出兩片够厚的金葉子，遞交過去道：「這是黃金二十兩，你等若能同心合力做點營生，半生溫飽絕無問題，快些拿了去吧？」四名大漢虎目中俱滴落淚，從沒想到不會以德報怨，那為首者接過金子，慚然道：「單大俠，我們不多說空話了，老天有眼有緣，你會知道我兄弟四人今後如何為人，告辭。」

適時蟒，猿已戰作一堆，原來那猿名為「銀翼飛猿」，世間異種，素食而力大無窮，身骨堅逾精鋼，刀劍難傷，兩膀生有薄肉連臂鬆垂，高空翻縱時若猛張雙臂，可飛翔二三十丈，捷逾鷂鷹，天性聰明多詐而刁猾，正是異類蟒蛇惡鳥的死敵！此猿性喜愚弄生物，尤其是人，全身僅一處死穴，在雙耳之內，此物若是由心欽服，終生不渝，設能授其技擊之術，恐世上無人可敵！

巨蟒頭生血瘤，赤紅如火，証明血食已慣，憶友前次往訪鐵心七賢時候，行經大樹王，巨幹潰血即曾料及必藏毒物，如今對証，當為巨蟒巢穴無異！頓興誅蟒除害之心，稍加思考，已得除蟒服猿之計。

此時，巨蟒業已緊盤成堆，大頭高挺毒吻濶張，兇睛迫視着飛猿，眈眈不瞬。

飛猿虎踞石上，驀地一聲嘯叫騰身而起，高拔數丈，似欲飛向蟒後，詎料巨蟒吱吱連聲怪叫中，猛然長身，大頭巨吻暴伸高空，凌虛相觸，眼見飛猿必受重傷，那知飛猿竟是存心誘敵，就在彼此即將相接刹那，飛猿霍地凌虛又高拔數尺，巧將巨蟒殺着躲過，巨蟒心知要糟，巨首龜縮而回，惜已稍遲，飛猿倏地下落，後爪雙雙撲在蟒頭之上，一拍即去，端的是疾如星火！巨蟒受飛猿猛力一擊，似不勝痛楚，吱的一聲暴發了兇性，不顧痛疼全力高挺狂嚙飛猿，飛猿早已算定退路，一擊得手趁勢斜飛，巨蟒二次挺嚙之時，牠已穩穩的落身大樹之上，長嘯歡躍連連不已。

飛猿出奇突擊，使單十二得能看淸牠的全身，身高幾及八尺，細瘦異常，腦後紅髮下垂過腰，週身生滿五寸多長的白毛，柔軟至極，油光閃閃，作勢人立時，其雙臂竟長可及地，看去堅硬逾鋼，一雙怪爪如巨箕般大，望去令人頓生畏懼。

巨蟒遭受一擊，又見飛猿竟立於牠那巢穴之外，頓時狂怒，吱吱暴叫不停，飛猿歡躍下，突地二次撲向巨蟒，巨蟒暗喜，也存誘敵之心，猛竄側逃出去了十丈，飛猿知道厲害，低吼着上體伏墩，待機而動，雙方劍拔弩張，約有一盞熱茶的工夫，巨蟒竟然沒聲的先發制敵，蟒首伸縮擺動間，已到了飛猿身前。

飛猿刁猾頑皮，伏身之時已將山石偷偷抓裂一塊藏諸爪中，見蟒撲近，雙足一登向後飛躍數丈，起時雙爪暴揚，所握尖石如疾矢般射向巨蟒雙睛，巨蟒大頭一低，任由尖石擊中而毫無所覺，長尾倏忽起空倒甩橫捲過去，砂石挾着腥風中一條烏龍電疾射到，飛猿大意退已不及，牠竟險中弄險身軀一翻迎上蟒尾，雙爪猛地揷入蟒尾中，蟒尾裂碎數片逆鱗，腥血噴流，可是飛猿也被蟒尾彈甩擊中，打上空中！

飛猿受傷，巨蟒殘尾，俱皆觸發兇性，互嘯中投迎而合，只見黑白相映沙土亂飛，怪嘯不絕，愈鬥愈快！

約有頓飯光景，陡地聽到巨蟒狂嘯，接着一白一黑一西一東各飛落十丈以外，全都悄靜不動，只聞狂喘之聲，當沙塵灰霧盡散，看淸巨蟒緊緊密盤一堆，毒吻半張，出氣如雲，喘動不已，七寸要害之上血流如注，已受重傷！

另一邊飛猿伏地胸腹起落不停，左臂數寸地方，皮毛脫落不少，已成殷紅一片，金睛怒火全歛，却不停游動，單十二看出這東西正在打鬼主意，果然，飛猿倏忽騰起，重又射投大樹之上，巨蟒不知何故見不得飛猿佔牠的巢穴，吱吱兩聲也橫捲到樹下，巨首挺動直追飛猿！

飛猿繞支幹層層猱升，巨蟒也後追不捨，剎時追臨一粗有人抱的分支上，巨蟒全身自然的一圈圈緊纏幹上，恰好墜入飛猿巧謀之中而不覺。

此時飛猿倏地翔飛而下，不知何時已抱着一根六尺多長的「丫」型木枝，粗有尺餘，重數百斤，只見牠暴嘯一聲，全身銀毛直立，木枝脫手飛去，貫穿蟒體，直沒入粗難圍抱的巨幹內，活生生的把巨蟒釘在樹上。

巨蟒奇痛難忍，發出裂動天地的淒涼吱叫，瘋狂般甩動身軀，大樹王如臨海嘯狂飈，東倒西歪，巨蟒已倒垂地上，施出全力掙扎企圖掙脫「丫型木釘」！

按說憑巨蟒力氣，休道僅是一支六尺長的木釘，就是鋼條鐵支也能掙甩脫掉，只因透體揷入巨幹，略一抖動就疼徹入骨，是故空有滿身力量而無法使出。

這孽畜已恨透了飛猿，蛇性本就陰惡猾詐而多疑，況此蟒早已歲久通靈，潛伏大樹王已不知多少年了，平日不論多兇的禽獸，見即懾伏任其宰割嚼食，由來生殺已慣，何曾吃過今朝大虧，遂一面忍痛掙脫木釘，一面暗打着歹毒的復仇念頭。

飛猿一計成功，是時仍懼巨蟒掙脫束縛，後見巨蟒經久無功，錯當已然無能爲力，畜牲再靈終是畜牲，立動頑玩天性，疾射而趁空偷襲，一擊即去，得空再往，週而復始雀躍不已，不知大禍業經臨頭，後來索性蹲伏巨蟒就近而難及地方，百般挑逗，並以巨石一塊，投擊取樂。

巨蟒忍痛不停擺動掙扎，木支釘兒早已搖活，隨時皆可稍忍痛楚脫困而出，但牠故作急掙難脫無可奈何的咆哮，使飛猿戒心全失戲逗不絕，當飛猿又一次飛射直撲巨蟒被丫中的傷害時，巨蟒一聲厲叫，水桶般身軀猛地一抖，丫型木釘被甩脫飛落十數丈外，而巨大的毒吻挺張正迎上飛猿全身，飛猿根本未作退算，況前射之力未竭，任多輕靈眼下也只有一飽巨蟒毒吻的份了，適時驀見一道寒光飛的如行雲流水橫越而到，飛虹中突然伸出一隻手掌，凌虛向上一托，硬將飛猿身軀托高丈二，自巨蟒大頭上面飛過！

寒虹耀目，毒蟒兇睛在這剎那間難以見物，飛猿自牠頭上射過竟未看到，但知耀眼寒虹難當，頓即甩頭側向而避，驀覺半身奇痛被斬爲二，尙未來得及暴發兇性與敵拚死，輕靈的飛猿已趁飛越蟒頭以上的剎那空間，長臂倏沉鋼爪點挖，活生生挖下來巨蟒的兩隻亮睛，巨蟒連遭重傷，呱的一聲厲叫，剩下的上半身竟而折轉，直對寒虹衝去，剛剛衝到，寒虹已隱，出現了凌空飛身的單十二，單十二早已提聚十成「百化神禪功力」，巨靈掌落，將蟒頭擊碎骨斷千百，巨蟒雖是百足之蟲，但在佛門降魔無上神功下，頓即萎死，不再挪動，腥血橫流其臭難當！

飛猿適時抖臂擲脫爪中蟒目，金睛閃火直視着單十二，牠似知巨蟒之死是對面這人所爲，故而目光中帶感激之色。

單十二有心收服此猿，一步步迫上，飛猿好刁，在單十二左腿抬起尙未落下的剎那，猛地撲上，揚爪抓下！

單十二哈哈一笑，整個身軀竟隨同飛猿前撲之勢而退，使飛猿抓空，暗中並提聚了「小天相牽引禪力」以待飛猿再次攻擊，飛猿果然一擊而空下迅即再撲，這次却上了大當，在撲及單十二前三尺時，如遭無形彈幕相遮，硬是遞不出爪去，料知不好登後爪急迫退，那知牠退則單十二進，其快恰與猿退相等，飛猿連避五次，次次無功，兇性一發改退爲攻，不想依然如故，總距三尺不能進退，飛猿怕了，先還吱吱怪叫，最後竟墩伏地上，雙爪護目，索然發賴不再起身。

單十二知道飛猿已對自己畏懼，但此物生性，與其他猿猴不同，若眞的由心畏敬而服時，會將牠那愛如性命的紅髮拔下一束，遞呈給他，否則得機必逃甚或逃時暴然向你襲擊，單十二熟悉此事，手指飛猿笑罵道：「你這個東西性靈刁猾早懂人言，要是今天沒有我，你已經死在巨蟒口中，想不到你有恩不報反而暴起對我要下毒手，那大毒蟒我都能够殺了牠，何況你這個東西，現在給你兩條路走，一是恩將仇報足證平日無惡不作，我立刻殺了你爲世人除害，再就是永遠隨我一起，日漸磨去兇性，我再傳你些手法功夫，永爲靈獸，意有不服時現在你不妨再逞逞兇威，看看死的是誰，願意歸服，速將紅髮取下一束給我！」

飛猿靈巧至極，金睛暗轉，知道面前這人毫無惡意，於是歡躍而起，拔下長髮交給了單十二。

單十二暗喜在心，接過長髮叠成一捲放置囊中，伸手輕撫飛猿柔毛，飛猿初蒙主人愛撫，歡嘯連連翻縱不已，單十二目注飛猿久久，招手使近道：「現在我要給你起個名字，我有一騎寶馬，名叫火雲，牠先來是老大，你後到算老二，你就叫『紅雲』吧！」

不知飛猿聽的懂否，但牠却頻頻歡呼點頭，單十二有心一試紅雲脚程和靈性，揚聲道：「紅雲，隨我來！」話罷騰身疾射而行。

紅雲在後，一聲長嘯緊隨單十二後面飛縱而起，一人一獸迅疾如同閃電，兩旁樹木山石全成了糢糊一片倒流的影子。

單十二冷眼旁觀，飛猿每縱皆在十丈以外，拔起斜落的剎那，雙臂展揚，肋下肉翅鼓抖爲翼，竟能凌虛再起，若長途縱馳，人間除禽鳥外罕有再能超越紅雲的東西，若再習神功，苦練三月，輕功必將天下莫敵。

人獸相映飛射雲空間，禪源寺已一閃而過，單十二一時高興只顧和紅雲相較輕功，忘記一搜大樹王上毒蟒巢穴，致平白放過了一種世間罕見的靈藥異本，但人間事莫不前定，失之得之皆存仁心。

單十二惆悵感慨獨遊山區時，已是過午甚久，中途誅蟒收猿義釋四匪又耗時不少，在縱越過禪源寺時，已近二鼓，當然他趕不上今晚和郭老太等人共進晚餐了，不過他並不懊悔，收一靈猿足抵此失。

當他和紅雲，疾逾閃電化作一白一紅兩條影子飛越禪源寺時，陡地發現三五夜行人，自禪源寺側牆未經山門縱身而出，恰好近處即爲一片松林，單十二向紅雲一擺手，雙雙投隱林中靜伏不動。

妙，夜行客正撲向松林，霎眼而到，竟在林外停步，內中一人壓低嗓門但仍然聲音够大，說道：「怎麼樣，沒瞧見東西吧？剛才我就說這決不會是人，人那兒有這麼快的，看上去難見形象而脚不沾塵，再說人又幹麼夜行穿着身雪白的衣服？莫非怕別人看不見他？都是你們疑神疑鬼，走吧，當心老頭子，萬一叫他先趕到郭老乞婆和那小丫頭的住處，伙計們，咱們可就有一頓『麻辣鍋貼』『耳光』好吃了！」這人一口京片子，很够道地。

又一人沉聲說道：「項老三你眞够毛包，老頭子還在辛家暢飮歡樂，不到三更天他絕不會動身，你着的是那門子急？雖說這兩個影子太快，不大像是武林中人，可是你別忘記，昔日名震武林的那位怪殺星，就有這麼快法！夜行固然不該穿着白衣服，那是單指輕功武技像咱們這個份上的朋友，譬如適才白影紅雲是人的話，項逵，你小子就算看明白，可能追的上嗎？說句你聽聽也許會生氣的話，連人家的熱屁也吃不到，穿白衣服你又能把人家怎麼樣？」

項逵哼了一聲反唇譏笑道：「得了吧相好的，你那兩套少和項三爺耍，項三要是吃不到人家的熱屁，你只怕連屁味也臭不着，范泉，別的不說，你堅持講白影兒是人，那閣下就請勞駕進去搜搜看，大話誰全會說，只是要當心點天風大，閃了舌頭！」

范泉自不干休，項逵也不含乎，多虧同行的另外三個伴兒，千解萬勸才罷爭息戰，重登程飛縱而去。

單十二業已聽出這五名夜行客，是要圖謀郭老太老小兩位，後面還有能手相應，他覺得事態嚴重，聽對方口音，都是京中客，已知是何來頭，心中暗凜「內行廠」好靈的消息，郭家祖孫娘兒兩個，來未多日，而內行廠不但已獲信息，並有鷹犬追蹤而來，一場搏戰怕已難免。

他並不畏懼對方的功力，但却感到應付棘手，內行廠無異劉璞的走狗，其「領班」自是劉奸膀臂，劉賊脅天子令諸侯威勢赫赫，動了他的爪牙臂膀，等於和官家作對，後果不堪設想了，但郭老太兩代血仇，焉能不報，轉念及此，有了決定，照拂郭家老小爲義不容辭之事，設若引出是非也只能委諸天命，適才五人雖官亦盜，絕非郭老太敵手，因此必然會施展一切下流的手段，不可不防，想到這裏低呼一聲「紅雲，走！」一前一後自山路上翻縱疾馳，先一步撲奔東方淳遺廬而去。

先時當單十二聽到五人秘談目的時，曾動疑念，因爲他知道郭老太及雙珠姑娘，今晚本是去簡雲大哥處用飯的，却又怎會仍在草廬，這只有一個可能，領用的早，她祖孫已回到宿處，對方消息靈通，不願在簡大哥家動手，才在獲知她祖孫已返寄居草廬後全力圍殲！

想明白了這一點，單十二才毫不考慮的走小徑往東方淳前居之地，當他和紅雲才踏上那條村中幽徑，已聽到喝叱之聲，單十二即與紅雲閃向林內近前窺探，當看清一切時，不由暗自好笑，這眞是慣欺負人的碰上了不講理的漢子，有場好熱鬧瞧啦！

原來林中通向草廬的窄道上，站着個高大黑粗的漢子，短衣衫，蓬頭，草鞋，赤足，叉着腰，圓膠眼，身上寸鐵未帶却硬是攔着路，不讓那五個內行廠的東西過去。

那名叫范泉的漢子，這時冷笑着對黑大漢道：「朋友，你這算那門子事，攔路不像攔路，刼財不像刼財，是那位僱你守着這條路的？范二爺告訴你，趁早滾開算你小子運道！」

黑大漢哈哈一笑道：「誰和你們稱朋道友，小小子們，你們沒有一個好玩意兒，你叫范泉，那一個叫項逵，他叫劉鴻遠，你……黃仁，你是胡……胡大傑……」

黑大個兒說到這裏，「拍」的一聲自己給自己的腦袋來了一巴掌，還是眞用力，也眞响，並且打過之後樂嘻嘻地自言自語說道：「有意思，今天這玩意兒（指他的頭）滿聽使喚，五個小小子的名字不好記，我竟然一個也沒忘，這一頓酒飯是缺不可啦！」

這些話不但叫范泉等五人發呆，單十二也聽了個莫名其妙，不料黑大個兒嘻嘻一笑後，突然手指范泉，項逵等五人道：「你們是從京裏來的，聽了皇帝老大官手下一個沒有『命根子』的壞小子的話，來這裏作壞事，現在聽黑爺爺的話，怎麼來的給我怎麼滾回去，要不我也不殺你們，只把你們的『命根子』割下來，叫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們是些壞小子，好不再上當，小子們，若是心裏不服氣，敢告訴我『命根子』在那裏，省的回頭黑爺爺費工夫瞎找！」

這番話令人噴飯，單十二幾幾乎笑出聲來，這才知道黑大個兒是個直楞的牛傻小子。

不過從京師下來的這五個人，却又驚又怕又氣又惱哭笑不得，竟無法立刻答上話去。

黑大個兒黑的像鐵塊，但並不眞傻，只是性直而少經世故，他和前些日子的單十二一樣，不知道自己姓氏來路和父母家

鄉，內行的這五個人中，胡大傑最爲心細口巧，聽出黑大個兒是個半傻小子，想套出實話來，但他又怎知道黑大個兒根本從不撒謊，說的全是老老實實的大實話。

胡大傑笑嘻嘻的看着黑大個道：「是誰告訴你這些話的？只要你說實話，我們馬上就回去，並且還請你喝酒吃肉。」

黑大個兒一瞪眼道：「誰稀罕你的吃喝，講，你的命根子在那裏，在我發現你不老實的時候，好先割掉它！」

胡大傑氣惱不得，手指黑大個兒的鐵頭說道：「這玩意兒就叫命根子！」

黑大個兒大嘴一噘道：「放屁，這個叫頭，又叫腦袋，你當我不知道？告訴你小子，只會惹禍，你小子竟敢騙我，非先摔你個跟斗不可！」

說着也沒見黑大個兒起步人已到了胡大傑面前，胡大傑手中早握着他那自覺有些門道的鬼頭刀，揚臂舉刀就砍，詎料連個屁用都沒有，黑大個兒左手一伸，鬼頭刀就換了主人，接着胡大傑的脖子叫黑大個兒右手抓了個結實，黑大個兒輕輕一抖一拉，胡大傑橫飛出去了丈二，摔臥地上，黑大個兒五指向刀身輕彈，刀身已碎成了好幾段墜落塵埃！

這一手別說這五個內行廠的草包，就是單十二也不由暗中驚詫不止，暗忖好快的「般若渡江」身法，好深的「金剛大彈指」功，好璞厚的體魄，這黑大個兒究竟是甚麼來頭，是甚麼人？

想歸想，事歸事，就在胡大傑鬼頭刀斷去的刹那，范泉和劉鴻遠，一口青鋼劍和一對判官筆全到了黑大個兒的前胸。

黑大個兒哈哈一笑道：「小小子們打羣架，都躺下！」

青鋼劍在話聲中被黑大個兒大手指，食，中三指捏了個結實，黑大個兒的右掌迎上判官雙筆一綳，雙筆飛射而出落於兩丈以外，范泉虎口震裂，黑大個兒拿着劉鴻遠的青鋼劍連上兩步，劉鴻遠被他推退五尺，黑大個兒已够上了范泉，伸手一起一抖一甩，出去了八尺，劉鴻遠這時不再猶豫，鬆劍急退，背後一緊被抓個堅實，接着身軀騰空摔在丈五以外，耳邊傳來連聲脆響，青鋼劍已被黑大個兒手指彈斷數截，然後他檢起判官雙筆，互相一震，雙筆斷作七段，最後又一聲哈哈，擲筆舉步已到了遠立丈八以外項逵的身旁，手法奇異迅疾無儔，已將項逵高高舉起，項逵三魂失二忙亂中喊道：「黑大個兒，我沒動手呀！」

黑大個兒已將出手擲人，聞言一怔，兩眼一霎，看了看手中的項逵，一樂，輕輕把項逵放下，那神色表情似覺十分慚愧，頭一轉找上了黃仁，道：「喂小小子，他沒動手，你要不要動手？」

黃仁焉敢動手，慌不迭答道：「不動手，不動手，決不動手！」

黑大個兒拍拍手道：「你們兩個小小子，是壞小子裏面的好小子！」說着走回原先站立的地方，仍然叉着腰，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似的！

捱了摔的三個小子全掙扎着爬了起來，五人中三個段了兵刃，兩個直說決不動手，回頭可怎麼交待，硬闖是毫無希望了，來軟的吧，項逵大着胆笑臉相對黑大爺兒，走近幾步道：「黑朋友你貴姓呀？好俊的一身功夫……」

黑大個兒牛眼一翻道：「站遠點，少來這一套，黑爺爺是軟硬不吃，早得了高敎，要命的聽話滾回去！」

項逵吐着舌頭回去了，黃仁不能不試上一試，道：「朋友，你不讓我們過去沒關係，但你總該報個名姓門戶，我們回去他也好交待呀。」

黑大個兒怒目沉聲道：「小小子你眞混蛋，黑爺爺要是有名姓，不早就說了嗎？若有人問，告訴他就說你黑爺爺不讓過的，他不信服叫他來找我！」

黃仁恨恨的回了隊，事沒辦好，平空多了個黑爺爺，這上甚麼地方說理去，還不敢回嘴，一回嘴若弄火了黑大個兒，來個爺爺打孫子，那眞是連親爹也不敢過問了。

五個小子一商量，和傻黑小子有理也說不清，乾脆，假作退下，然後由林內繞行穿過，於是一齊轉身就走，那知黑大個兒却喊道：「喂！小小子們那裏去？」

范泉沒好氣的回答道：「你不是不讓大爺們過去嗎，過不去，難道連回去都不行？」

黑大個兒看來傻，但却有傻主意，哼了一聲，說道：「那很好，黑爺爺送你們一程！」

這一招奇絕妙着，使范泉等五人傻了，不走不行，眞要走的話，後果更是不堪，正進退兩難時，兩條黑影如飛疾縱而到，五個人一瞧樂了，范泉立刻迎上前去，才待開口，來人中左邊那個山羊鬍子的灰髮老者，一言不發，揚手一掌打了范泉個滿臉花，接着沉喝說道：「誰叫你們回來的？」

范泉捱了一下冤枉，手捧着臉恨在心裏，黃仁和范泉是連襟，一霎眼有了壞主意，轉身到了黑大個兒的面前，悄聲道：「你看見了吧，范泉挨揍了，其實我們都不願意來，全是那個留山羊鬍子的老東西使壞，誰惹了他就倒霉，我們聽你的話竟然挨打，你總不好意思不問吧？」

黑大個兒點頭，說道：「對，老小子打了小小子的左臉，黑爺爺也打這老小子的左臉。」

話聲中，雙方已然接近，老者才要喝問，黑大個兒已手指着他說道：「你這個壞老小子剛才憑甚麼打人？」

山羊鬍的老者不屑回答，只是獰哼一聲！

黑大個兒濃眉一挑，道：「哼？你哼甚麼？打人的不知道被打的人痛，壞老小子，別得意，黑爺爺要給你一下子嘗嘗滋味！」

山羊鬍老者威名震赫江湖，根本沒把黑大個兒看在眼裏，才要叱罵，身前疾風已到，一聲脆響左臉實生生挨了一掌，竟被打出五六步遠，滿口黃牙俱皆鬆動，唇舌血流不已，頭昏腦滯，半臉腫出寸高，半天沒說出話來！

黑大個兒打完了人，若無其事的說道：「怎麼樣，壞老小子，挨打不好過吧？我才用了兩成力，下次，可沒有這麼便宜了！」

老者出名的心黑手辣，是內行廠第一

隊的大領班，人稱「鐵掌閻羅」，內外功都有不凡的造詣，生平殺人無算，一掌足判生死，換別人的窩囊揍，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又當着一干部下，這份臉叫他可往甚麼地方放！

他一狠心，吐出滿口腥血，包括兩顆大牙，臉上猙獰如鬼，才待伸手摘取兵刃，和他同來始終沒有出頭的那人，此時一步而到伸手攔阻道：「春岩兄稍待，容小弟和這位黑朋友談談！」

此人年才四旬稍過，白淨的一張臉，背劍跨囊，狀極從容，「鐵掌閻羅」蔡春岩，仗恃一身功力剛愎成性，一向有己無人，但對這白淨面皮的同伴竟甚爲恭敬，聞言答道：「蒲副統領可要注意，這黑小子出手怪異，不似平常人物。」

蔡春岩到底是老江湖了，挨了一巴掌立刻就能摸清對手的底，以「不平常」三個字警告同伴。

姓蒲的含笑微微點頭，表示業已理會到一切，然後轉對黑大個兒道：「你是甚麼人，爲何攔阻我等去路，手下人辦事不利，當受懲罰，這關你甚麼事，你却胡亂出手無理傷人，看你出手不凡，是那個門戶中的弟子？」

黑大個兒直楞楞的說道：「我不是甚麼人，我就是我，黑爺爺，今夜這條路誰也休想過去，要不我可就再沒有酒喝肉吃了，我不叫這五個壞小子過去，那個壞老小子竟敢打他的耳刮子，我要不替他打回來，那豈不是對不住那個挨打的壞小小子了嗎？」

這位蒲副統領，聽的直皺眉頭，上好的一個奇才，可惜天性太傻，壞小小子，好小子，老小子，小小子的一番話，換個人聽非叫他說糊塗了不可，不過這位蒲副統領，却聽了個明白，並且已經推斷出事態經過，他動了愛才之念，依然悅色和顏的問道：「那你姓什麼呀？傳你武技的又是誰？這總該告訴我吧？」

黑大個兒一聽人家問他姓名，怒火就不自一處來，眼一瞪道：「看你像個唸過幾天書的，原來也是個大混蛋，黑爺爺要有名姓早就說了，還等你小子問？傳我武技的自然是我師父，怎麼稱呼？師父就是師父，你小子稱呼你師父怎麼稱呼？」

蒲副統領，正是內行廠的副統領班，人稱「五絕手逍遙劍客」蒲公佐，身懷絕技，工五門掌法，爲內行廠中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天性涼薄，但甚愛才，一柄「洗塵」劍具無倫的威力，爲宇內九大劍客之一，殺人時笑臉如常，陰狠至極，若以貌取人，非上他的大當不可。

黑大個兒一視同仁，也贈了他個「大混蛋」的美稱，並且當了「黑爺爺」的「白孫子」，蒲公佐怎能消受，愛才之心已冥，殺人之意突萌，一陣冷慄陰森的笑聲暴出，手指黑大個兒道：「無知蠢牛，自尋死路，我姓蒲，字公佐，臨死前告訴明白你，免得你成個糊塗鬼，準備好接掌受死！」

黑大個兒一聽他報名蒲公佐，牛眼中射出了神光，道：「哈哈，你就是叫什麼『五絕手逍遙劍客』的蒲公佐？」

蒲公佐傲然挺胸道：「不錯，正是你家副領班！」

黑大個兒眞稚的臉上露出笑容，道：「那你背後的這柄劍，就是宋『文山』公曾配帶的『洗塵』寶劍了？」

蒲公佐不禁失色，洗塵劍爲文山公故物的事，天下知者不多，這傻小子竟是不多之中的一個，有多奇怪，他驚疑下答道：「是又如何？」

黑大個兒揚聲狂笑，猶如春雷，衆人聞聲無不畏凜，笑聲乍歇，黑大個兒暴聲怒叱道：「好個蒲公佐，天下最最該死的壞老小子，殺自己師父，淫自己師妹，偷盜師門至寶洗塵劍，你一定是命根子太壞，心更壞，黑爺爺今夜最要緊的就是等你這個壞老小子，快動手，免得黑爺爺壞了師父的規矩！」

蒲公佐面色陡變冷汗滴流，昔日殺師淫師妹窃劍惡行，自認普天之下絕無知者，黑大個兒到底是誰，像纏腿的寃魂，字字聲聲刺人心肝，惱羞成怒下厲聲叱道：「蠢賊亂語，還不納命！」

出招即施煞手，「三絕指」直取黑大個兒的雙睛，右手五指箕張如鈎，「鷂鷹探爪」挿取「丹田」！

黑大個兒奇人奇技一身奇絕功力，天質絕世，修爲技藝絕非蒲公佐所能想象，况遵囑等待惡賊，復經高人指點，蒲賊淫惡一世報應當頭尚不自知。

指、爪雙臨黑大個兒的刹那，黑大個兒倏地身形一幌，突自指、爪下失踪，蒲公佐暗道不好，疾縱而出，祇覺背後有人輕按肩頭，料是中人內功指法，失色下落地後，立即提聚眞力，發覺竟然無任何損傷。

一名名列天下九大劍客之一的高手，雖說中指而未傷，但一招出手即被人點中，羞恨難言，心中轉念，已有決定，今夜拚却重傷也非將這黑大個兒斬殺不可，身形倏旋，重又面對了黑大個兒，目光所及臉上頓失人色，自己那千方百計方始到手仗以成名的洗塵劍，連鞘竟不知何時已落在黑大個兒的手中，正往背上挿放！

蒲公佐狡獪萬分，心胆寒凜之下，拚搏之意早抛九霄雲外，並且料及再戰必死，背後就是松林，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設能逃出這黑大個兒之手，暗中再用官家力量打聽清楚這黑大個兒的來歷，隨時可復此耻此恨此仇，想罷故作怒極之態點指罵道：「黑賊好快的手，還蒲爺的劍來！」話未說完人已登足向林中倒竄出去。

誰知倒縱未及五尺，力道頓失，如臨火之花萎於就地，冷汗順頰滴落，臉色蒼煞如鬼，心寒胆戰畏惶不知所以！

掙扎欲起，眞力全失，恍然記起師門絕學「捺穴截氣」和「點指斷脈」兩種神功，自己就是爲了被恩師發現惡行，才不肯傳授這兩種神功，迫得自己暗施陰謀毒殺恩師，企圖找到神功抄本，詎料事與願違，百搜不獲，遂一怒淫辱了師妹，火焚居宅，此事極端秘密，決無人知，自此投身江湖，浪寄武林，後來得人引介入內行廠，一帆風順到今朝這內行廠副總領班。

適才黑大個兒提起當年心病，已存鬼胎，出手失劍曾覺身後中敵捺指，也試過提聚內力而不覺有變，如今自是明白黑大個兒正以絕狠的「捺穴截氣」「點指斷脈」神功對付自己，怎能不怕。（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連載

奔雷刀

文·蕭逸
圖·盧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苗七蒙身犯極刑，臨刑之日，爲長安三鳥老大血大鵬裘天池冒死打刦法場，將他從死亡邊緣救出生天。原來裘天池甘冒萬死拯救苗七蒙，乃是另有企圖，事成後，挾恩要求苗七蒙代他往殺太平金刀鄔谿森，苗七蒙身受救命大恩，只好唯命是從，往殺死鄔谿森後，懷着不安心情，把鄔谿森項上人頭帶往馬家花園，交予裘天池，他以任務完，恩已報，從此還我自由，詎裘天池約同拜弟謝羽、姜平，强要他留下，並恫嚇他鄔谿森之妹鄔明珠及官府，絕不會放過他——

＊＊＊＊＊＊＊＊＊＊＊＊＊＊＊＊＊＊

落泊江漢客　屈當打棗人

苗七蒙道：「這個我自會應付！」

「沒翅鵰」謝羽道：「我們的意思是誠邀老弟你入夥，在這大名地面上……還可有一番大作爲！不知尊意如何？」

苗七蒙聞言一驚，朗笑道：「謝謝賢昆仲抬愛，苗某只怕沒有這個造化！」

三人聞言俱是一怔，彼此交換着目光，臉色可就不怎麼詳和了。

「血大鵬」裘天池一張馬臉，强作笑容道：「這是我們兄弟一番好意，老弟你不願意，我們自然不便相强，不過眼前有件事情，還要麻煩你老弟一趟！」

苗七蒙冷笑道：「殺人之事，我不想再幹了！」

裘天池道：「這一趟倒用不着你殺人！老弟你點點頭，我們才好說話！」

苗七蒙道：「恩兄你說了話，才能點頭，只要不殺人爲惡，兄弟萬死不辭！」

裘天池哈哈笑道：「我知道兄弟你是個漢子，一定不會不答應！你先坐下，我們慢慢商量！」

苗七蒙嘆息一聲，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對了！」裘天池面浮狡笑道：「這趟子買賣作下來，你我大家舒服！」

說到此冷冷一笑，在苗七蒙對面坐了下來道：「……是這麼回事，『九省鏢王』孫天佑保了一趟子鏢，這檔子事兄弟你可知道？」

苗七蒙頓時一驚，心內雪然，冷笑不答！

「血大鵬」裘天池道：「……數目大極了，東家是京裏的『奇玲閣』，這傢夥肥透了……這趟子鏢姜老三已經探了盤子，除去奇珍異寶不說，光是白銀就有幾十萬——」

苗七蒙苦笑了一下，道：「你們想去刦鏢？」

「對了！」裘天池神秘的笑了一下道：「人不發横財不富，馬不食夜草不肥……這個財不發白不發……」

苗七蒙悻悻站起道：「賢昆仲武功驚



人，何用在下出手相助……」

裘天池一把抓住他腕子道：「……這趟買賣非你不可！」

「爲什麼？」

「因爲……」裘天池道：「對方的高手太多，孫天佑一人倒不足畏，另外還有能人！」

苗七蒙苦笑道：「恩兄請原諒，恕我無能爲力——」

他說時不慍不怒，左手着力把裘天池抓住自己的一隻手硬脫了下來，深深向着三人一揖，轉身就走！

長安三鳥相繼一呆！

「血大鵬」裘天池一聲怪笑道：「姓苗的，敬酒不吃吃罰酒，截住他！」

話聲一落，「沒翅鵰」謝羽，「勾魂梟」姜平雙雙縱身而起，兩個人分左右同時縱身，快如脫弦之箭，起落之間，已攔在了苗七蒙身前左右！

苗七蒙定足不動，却聽得身後的裘天池怪聲道：「苗七蒙，你當這馬家花園是你隨便可以來去的麼？」

空中衣袂「噗噜！」一响，裘天池已站立面前。

這個人是說翻就翻，臉上殺機猝現，長笑一聲，目注向苗七蒙，說道：「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條路你留下來，咱們是朋友——」

話聲一頓，右手翻處「嘩啦！」一响，一桿鍊子槍抖了個畢直——

「還有一條路，你要是想走，我們可就是寃家了！」

「勾魂梟」姜平雙手後揹着向外一抖，「叮噹！」兩响，一對冰鐵枴已握在手中，他上前一步，頻頻冷笑道：「苗朋友，你的寶刀雖快，只怕以一敵三，你也討不了什麼好來！」

三雙鋒芒畢露的眸子，集中在苗七蒙一人身上。

苗七蒙冷冷一笑道：「苗某不願爲之事，誰也不能强迫，賢昆仲大可不必！」

言罷面無懼色的大步前行！

「沒翅鵰」謝羽叱了聲：「好！」

他身子距離最近，這時足下一滑，已欺身而近，雙手向外一抖，用「血插手」陡地向苗七蒙兩肋間插了下去，苗七蒙身子疾速的閃出去。

斜刺裏「勾魂梟」姜平的一雙冰鐵枴摟頭疾打直下，雙枴上帶出的風力足以驚人。

苗七蒙足下向前一跨，一口奔雷刀陡地揮出，但聽得「嗆啷！」一聲大响，姜平雙枴已被左右擋開，苗七蒙憤怒中前挺一步，右肘陡現，直向姜平前心搗去！

姜平鼻子裏「哼」一聲，足下運勁倒穿而出，却覺得苗七蒙右肘上運出的力道，有如是一柄萬鈞巨斧，如吃他撞着，焉得會有命在？

苗七蒙出手之間，已把謝，姜二人逼退，他不忍傷人，冷笑聲中拔身而起，向着院牆躍去！

不意他身子方自縱起，但聽得裘天池一聲叱道：「那裏走？」

苗七蒙耳聞得身後「哧——哧——」破空聲响，兩枚「蛇頭白羽箭」已併排而至，苗七蒙身子向下一沉，右手奔雷刀向後繞出一片刀花，「嗆！」的一聲，已把一雙尺許長短的箭矢劈斷在地！

「血大鵬」裘天池狂笑道：「忘恩的小子，看傢伙！」

聲出人到，人到槍到——一桿鍊子槍毒蛇尋穴般的直向着苗七蒙咽喉之上疾點過來。

苗七蒙刀身一舉，光華大盛！這一刀明爲對付正面的裘天池，其實却在照顧兩側的姜平和謝羽！

他這一手還眞是高明之至！

凌厲的刀風首先劈開了正面的裘天池，刀身側面却已照見了謝羽猙獰的面影，由是向左一偏——「哧！」大股刀風裏，這口雪亮的寶刀，捲起了一彎長虹，正好迎着了空中謝羽猛砍疾揮了過去！

謝羽猝吃一驚，這才知道對方這個姓苗的功力驚人，驚慌中就空一折，翻了個凌空的觔斗，可是苗七蒙的刀上光華暴長數尺——

這一刀，苗七蒙倒無意取其性命，却也不想輕鬆的放過了他，刀光長吐乍收一絞一剪，「哧！」的一聲，已在謝羽左肋間留下了半尺許的一道血槽！

謝羽素以輕功見長，只是輕功的運用必以馭氣爲本，苗七蒙這一刀雖說未中要害，却足以破壞了謝羽貫運已久的氣機！

刀鋒過處，謝羽就像是斷綫的風箏般的自空而墜，只聽得「克嗆！」一聲爆响，整個的墜落在一蓬花架之上，一下子就給摔悶了過去。

這當口「勾魂梟」姜平的一對冰鐵枴，橫腰疾掃而至，雙枴上勁風虎虎，威力驚人，苗七蒙倏地拔身，那對冰鐵枴緊緊擦着他的鞋底掃了過去。

「勾魂梟」姜平一招落空，嘴裏咆哮一聲，身形陡地一個疾轉，雙枴一上一下，一指上額一搗小腹，兩根冰鐵枴上夾持的勁力眞有破壁穿鐵之感，足証此人雙枴之上確是有功夫——

同時間，「血大鵬」裘天池的一桿鍊子槍如同鬧水銀蛟般的橫掃而出，直向着苗七蒙腰上纏來，其勢更較姜平要快上十分！

「長安三鳥」是安心要把苗七蒙收拾下來，却未曾料到這個人居然是如此的扎手！在三般兵刃聯手齊攻的當兒，苗七蒙遂自施展出他傑出的身法——其狀一如對付鄔焰森時所施展的一般模樣！

刹那間，他那矯健的身軀扭曲得像是一條蛇似的滑溜，裘天池的鍊子槍以及姜平的雙枴全數的走了空招！

眼看着苗七蒙彎曲的身子在兵刃的空隙之間，箭也似的竄了出去！

「血大鵬」裘天池見狀，急叱一聲道：「迭！」——足下用力一頓——「金鯉倒穿波」向外就竄。

「勾魂梟」姜平却未曾看出其間奧妙，闖得裘天池呼退聲再要縱身已是不及！

果然苗七蒙的身子去而復還，快若電光石火的已然湧到，掌中刀由下而上遞了出去，刀光閃爍間白光刺目——

這一招「蛇行七波」，姜平曾經親自目睹苗七蒙施展過，當時亦曾嘆爲觀止，想不到幾曾何時，苗七蒙的這一刀却用來對付他，一時間嚇得魂飛魄散，再想逃避

，那裏還來得及！

刀光一閃，有如撥頭的冷水，浴體直下。

姜平發出了一聲刺耳的怪叫。

等他踉蹌坐倒，由極戰兢的恐懼感回復到現實之後，苗七蒙已如同一陣清風般的飄開一旁。

姜平死中得活，正自莫明其妙，却覺出右耳連腮際一陣熱癢，慌不迭伸手一摸，這才知道少了一隻耳朵。

苗七蒙抱刀于懷，虎目放光，炯炯有威的注視着「血大鵬」裘天池，後者已被苗七蒙這一手「蛇行七波」的詭異身手，驚異得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苗七蒙此刻進身，裘天池萬無敵擋之力，總算他心存忠厚，念及前番之恩，不忍施展煞手，冷冷一笑，拔身而起落在了高有兩丈許的院牆之上！

裘天池眼巴巴的看着他消逝於夜色之中，却是無可奈何！

×　　×

巨寇苗七蒙脫逃的消息，自大名傳出，短短幾天的工夫，已然遠近皆知，不脛而走！

公門裏照例大有一番忙碌，海捕公文滿天亂飛，繪影圖形的告示，更是貼遍了大街小巷，就算是一般的百姓人家，見了面也都在談論着這件事，當然是本年度最熱門的一件新聞，鬧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

這地方距離着大名府足有八百里以外，地名「棗集」，是河間治下的一個小城鎭！

「棗集」以產棗出名，所產的棗，遠近馳名，風乾後的棗食用以蜜餞，製成的蜜棗，更是堪稱一絕，暢銷全國！

每年也就是這個時候，也正是棗子上市的時候，家家戶戶不分男女老幼，全體出動到棗園採棗子，是地方上一大盛事！

這裏再窮的人家，也有二畝地，地裏種的不是別物，只有一樣——棗！

「棗集」之得名，正因如此。

棗集一共有七家土棧房，每年到這個時候，客人也全部擠滿了，這等人包括遠近十幾個縣城的棗販子，有腰纏萬貫的大富人，也有批發零售的小販，大富人以低價購得成批的鮮棗，用大車載着滿載而歸，連夜的運送各處，風乾蜜製，頓成巨利，小販們購得的少，用挑子在別處沿街叫賣，也有不少的賺頭，就拿種棗的園主人來說，堆集成山的棗子，一經出手，一年的辛苦，到此也能發個小財。

那般子平日游手好閒的野漢子，要飯的花子……這個時候也都閑不住了，君不見家家棗園門口都張貼着徵請人工告示。

只要你小子有一把子力氣，不好吃懶做，這些日子裏你起個早，到棗園裏客串上一名臨時工人，三頓飯少不了你的還不說，到了日頭偏西，一結算下來，再小氣的主人，也得給你七八吊錢！

那個年頭，七八吊錢，只要你省吃儉用，也够你的生活半個月了，莫怪乎遠近百里的閑漢子，混混，要飯的，甚至于平常江湖賣藥的，耍猴的，都趕來了。

「棗集」說白了，本身這個小城，根本就是一個大棗園子。你哪！只管來吧，無論你多少人，來者不拒，人人都有一份工作，絕不會閑着你。

這裏一共有一百二十八個棗園子，所植棗樹何止數十萬株，一棵樹上的棗子以千枚計，也够你摘的！

提起棗園子，這裏最大的一共有四家，也就是衆所熟悉的「朱白柳郭」，這是四家園主人的姓氏，姓朱的叫朱劍南，姓白的叫白思齊，柳是柳如飛，郭是郭威！

四家園子都有百畝以上的棗樹，也都用着固定的長工。

可是一到收成的時候，這些工人可是忙不過來，不得不大量的召請臨時工人。

四家園主既不吝嗇花錢，各處的散工也就趨之若鶩！

這也是一門競爭得很激烈的行業，早收早賣價錢好，晚收後賣的價錢可就賤了，等着四方那些子有錢的棗販子採够了揚鞭而回時，你的貨可就留着自己吃吧！

採棗子也得看時候，早了不熟，晚了太熟，都不能賣上好價錢，最適宜的時間，只有當中七天的時間，要在七八天的時間裏，把數十萬棵棗樹打摘乾淨，談何容易？

因此，若是人手不足，只有眼睜睜的乾看着滿樹的紅棗落在地，一塲雨後，變爲腐朽，暴殄天物，莫此爲甚！

「棗集」又到了盛產棗子的時候，數十萬株棗樹，其上結滿了一顆顆嫣紅的棗實，紅的像瑪瑙，綠的像翡翠，一延十數里，日光所及美不勝收！

小城上風光綺麗，翠柳成蔭，背山面水，景緻如畫——

在一條蜿蜒的石板道盡頭，有一個朱園的大宅門，門前置着一雙上馬石，大門高三丈，一列的青石所砌，看上去極其壯觀，兩側院牆高三丈，相衍沿出，足有數里之遙——

這就是朱家菓園子，在這地方是數一數二的大菓園子。

園主朱劍南，四十七八的年歲，赤紅的臉膛，長而濶的眉毛，高高的前額，海下一叢濃密的黑鬚，這個人是棗集的一個大富家，據估計，他個人所擁有的棗園，佔全集三分之一上下，對外進出的買賣，也數他最大！

朱劍南這個人頗有點俠義的個性，平素爲善樂施，就是素不相識的苦哈哈，只要上門訴一聲苦，臨去總能落上幾個，如果逢到棗子收成的時候，你帮着收成完了，就是在他園子裏住上個一年半載，你不說走，他也不好意思攆你，這麼一來，朱劍南這個人可就成了名了，人家都管他叫「朱老好」也有人叫他「朱大手」的！

這個人可就因爲這一點緣份起了家，生意越做越大，發了財還不說，還落了一個「善人」的名，這可說是名利雙收！

他家大門前搭着十數丈的一個大天棚，裏面擺設着桌椅，板櫈，都爲接待來此的散工，設有飯食茶水，吃飽喝足了以後，再由幾個家人帶頭着分派工作。

這時候，午後不久，太陽高懸在空，就像是一把火傘般的高高撐着——

朱大善人身上穿着一襲府綢汗褂，手裏拿着一把大芭蕉扇子，把一雙袖管高高挽起來，露出結實的一雙胳膊！

大善人早年好像出身武林，練有一身好功夫，自從在棗集落了戶以後，他的功夫可就擱下了，功夫一擱下，身體可就由不得發胖，所以看上就快成個球了，可是他的身體還硬朗得很，說話衷氣很足，尤其笑起來的時候聲震屋瓦，真有點子「猛張飛」的味道！

這時候，可就又聽見他老人家的笑聲了，他老人家正在跟一羣人談交易，大概談上路了，談得很高興——

「行——」朱大手揮着手裏的扇子說：「一言為定，你們準備好車，明天晌午來提貨吧！」

「謝謝！謝謝！」

幾個商販子紛紛站起來，拱手作揖告退着向外步出。

朱劍南親自送到棚外面，頻頻揮着手裏的大芭蕉扇子，他的兩個管事楊華盛，朱大眉緊緊跟在他身子後面，三個人都是一副眉開眼笑的樣子！

朱劍南眼睜睜的看着那一夥子商人去遠了，才轉過身來關照他的兩個管事說：「你們可聽見了，我已經答應人家明天晌午來提貨了，別到時候我們交不出來，這筆生易可就許被白家給搶去了！」

兩個管事的都答應着，那個叫「朱大眉」的，還是他一個遠房的侄子。

這人生得一副蠻橫樣子，濃眉大眼，身高體壯，因為他和園主人朱劍南有這麼一點親戚關係，所以菓園子就交給他了。

朱大眉對付下人，可就沒有他堂叔那麼忠厚了，張嘴就罵，動手就打，下面人都恨透他了，可是由於他表面工夫做得好，始終還蒙朱劍南寄於信任。

聽了朱劍南的話，朱大眉大聲道：「大叔你放心，這個事交給我了，我叫他們趕夜工！」

朱劍南皺了一下眉道：「那太辛苦了！可別難為他們呀！」

朱大眉臉上堆着笑道：「您放心吧，只要多賞下錢，沒有幹不了的活兒！」

朱劍南點點頭，就轉着看另一個管事楊華盛，道：「你算算多少人，把錢發下去，每個人算雙份兒！」

這位楊管事是錢管事，朱大眉算是人管事，要想弄錢就非得雙方合作，狼狽為好不可！

楊華盛嘿嘿一笑，說道：「是……你老放心，只是放雙份兒，是不是太少了一點……？」

朱大眉立刻接道：「對了……幹夜活兒比不着白天，好像應該多一點！」

朱劍南沉吟了一下，笑着道：「人家夜活兒才加一串錢，不過……唉！好吧，誰叫我是朱大手呢，就加發半份，算兩份半吧！」

朱大眉和楊華盛兩張臉可都笑了。

太陽當頭照，熱的難受。

朱劍南正要轉過他肥胖的身軀，却被一件新鮮的事給吸引住了。

石板送上來了輛車，不是載貨的大車，乃是河間府衙門的一輛官車，車子馳得很快，咕咕嚕嚕一刹時間已經來到了朱家門口！

車門開處，先跳下來個頭戴紅纓子帽的官差，開了門，然後才由後車座上步下一個身穿便衣的清癯老叟——

這個人，朱劍南和他兩個管事都認識，頓時怔了一下。

朱劍南抱了一下拳，笑道：「這不是府裏的雷大班頭雷老哥嗎！失迎失迎！」

來人正是河間府赫赫有名的三班大捕頭——「雲中客」雷昆，在河間地方，若論功夫，手底下高明，無異的是數此老為第一號。

姓雷的是不常串門的，他老人家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來了必定有事，多半還不是好事，難怪誰看見他誰就怕！

這位河間府的大班頭——「雲中客」雷昆，搶前一步，雙手抱拳道：「那裏，那裏！」

左右看了一眼，道：「好一個豐收……老弟你可要發一筆大財啦！」

朱劍南哈哈一笑，聲震屋瓦。

二人把臂步入天棚，朱劍南道：「老哥難得光臨，請到後堂侍茶，請！」

「雲中客」雷昆站住腳笑道：「用不着，用不着，就在這裏談談也是一樣，這裏不是很好嗎！」

「這不太失敬了！」

「那裏話——就這裏吧！」

於是二人在一張八仙桌子坐了下來，一個小廝特別獻上了一碗冰鎮酸梅湯！

「雲中客」雷昆端起來大喝了一口，擱下碗道：「好！好！」

朱劍南心裏犯着嘀咕，一笑道：「雷老哥今天怎麼會有工夫來到我這個地方？是——？」

雷昆一隻手在臉上抹了一把，苦笑道：「可不是嗎，是有點事！」

他五個手指頭輪流在桌面上敲着——

「是這麼回事——」雷昆說：「前些時候在大名府逃走的那個犯人姓苗……」

「苗七蒙？」

「不錯！」雷昆的臉色陰晴不定的道：「聽說到了河間地方上來了！」

「啊——」朱劍南一怔道：「有這種事？」

表面上驚訝，心裏却是稀鬆平常。

雷昆冷哼了一聲，點點頭道：「而且有人好像看見他來到了棗集！」

「啊——」這一次，朱劍南倒真的吃了一驚，說道：「不可能吧！這才多大一點地方啊！」

雷昆冷冷的道：「這可也難說，現在是棗子收成的時候，人雜！」

「這倒也說的是——」

「沒別的事！」雷昆站起來道：「是特地來告知老弟台你一聲，要是發現了這麼一個人，可得留心一點，隨時往衙門裏去一趟！」

說時由靴子統裏拿出了一紙告示，抽出一張往桌子上一放——

「就是這個人，二十來歲，可是本事高！」雷昆特別叮囑道：「高極了。」

朱劍南一面答應着，隨手把桌上那張告示打開來，告示上繪描着一個亂髮蓬頭的漢子，有一行字——

「緝賞巨寇苗七蒙」

朱劍南看着告示，雷昆可就站起來告辭了。

「雷老哥就要走？」

「不打攪了！我還得到白家柳家告知一趟！」雷昆一面步出天棚，朱劍南等一行在後面送。

走到了坐車前面，雷昆回過頭來說：「這個苗七蒙可把我給弄慘了，朱老弟你幫幫忙，給查一查，有消息想着通知我一聲，千萬別先驚動了他！」

「這還用老哥哥你囑咐嗎！」

朱劍南這裏客氣着，那位河間府的大班頭，可就登上了車廂，車把式揮一下鞭子，車輪吱吱登登的在石板路上轉動着一逕的去了。

楊華盛，朱大眉站在他身後面，朱劍南把手裏的緝賞告示向身後的朱大眉手裏一塞道：「留意點看看，有這人沒有？」

朱大眉打開看看，只見畫中人亂髮虬鬚，闊口獠牙，一副猛張飛模樣！

「這就是苗七蒙呀，怎麼這副德性？我還以為他挺俊呢！」說着就把這張告示塞在袖統裏了。

三個人正要轉身的當兒，就見一個頭戴馬連皮草帽的灰衣漢子大步向着這邊行過來。

這漢子肩上抬着一個長形的行李捲兒，一身土綢子褲褂，猿臂蜂腰，挺高的個子，好魁梧的一條漢子！

來人一直走到了天棚跟前，抬手摘下了頭上的帽子，頭上蓄着長髮，用青綢帶子緊緊的紮着，看過去，益發顯得倜儻不羣！

朱大眉道：「你找誰？」

灰衣漢子一笑，露出編織如貝的兩排牙齒，他雙手抱拳道：「兄弟田上草，路過貴寶地，一時身上缺少盤川，聽說府上請臨時工，想來找個零活兒幹幹。」

朱大眉上下打量着他道：「你多大了，幹過沒有！」

「在下二十七了，這個活兒倒還沒幹過！」

一旁的朱大善人，喜歡來人這條身子，就對朱大眉道：「就留下他吧！」

那個叫田上草的漢子抱拳道：「謝謝，請主人講好工資，在下這就幹活兒！」

朱大眉道：「這個我會跟你算！」

一旁的朱劍南道：「一天八串錢，加夜班加倍另給，田朋友，你好好在這裏幹吧，不會虧待你的！」

田上草抱拳一笑道：「好，那我也不多躭誤了！」

朱大眉皺着眉：「你是一個生手…」

田上草朗笑一聲道：「打個棗子還論什麼生手熟手，是個人都會！」

朱大眉瞪着眼道：「胡說你來——」

姓田的漢子道：「是是……」

朱大眉往前走了幾步，指着天棚外面三棵大棗樹，道：「你說的容易，就試試看看！」

田上草打量着那三棵棗樹，每一棵都有好幾丈高，其上結實纍纍，地上滿是散落的棗子，樹旁放置着一根打棗子的長竹桿。

這是專為試工用的，來這裏應徵的工人，都得先試試手，憑能論價！

朱大眉剔着他一雙濃眉毛，手指着道：「那裏有一根竹桿你只管拿起來打！」

田上草答應了一聲，向棗樹走過去！

天棚下面一幫子雜工都站起來看個熱鬧，朱大眉遠遠叉着腰，大聲說：「我就是看不慣說大話的人，打個棗子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你試試看吧！」

朱劍南皺皺眉頭道：「算了，何必難為人家呢，我們既然要工，就叫他去！」

朱大眉正要答話，却見那個叫田上草的漢子已然走到棗樹下，此時正有兩個長工在清掃着地上的棗子，其中之一拿起了長桿遞與田上草。

姓田的接過來掂了掂，一笑道：「用不着！」就把手裏的長竹桿丟在地上。

兩個長工怔了一下，對看了一眼——

這時候那個姓田的漢子已走到樹下，伸出了一隻手按在樹幹上，回頭向着棚下的朱大眉一笑。

朱大眉冷笑不語，在他想像裏，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棗子結實最牢，尤其是樹上的棗，多為半青不紅，要想以人力搖落，簡直休想。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

就在所有在場各人，都在腹內暗笑這漢子行為愚蠢的當兒，却看見那姓田的漢子，已經撼動了那棵根深蒂固的大樹。

起先，隨着那漢子一隻輕輕顫動的手，樹身也跟着起了反應，緊接着顫動加劇，全樹在一片刷刷聲中，其上棗食剝剝拍拍開始下墜。

大家的表情，都不勝駭異！

姓田的漢子真有十分的能力，在一舉手之間，使得樹上棗食全數落下，可是當他發覺到衆人的目光是如此的駭異之時，他頓時改變了初衷——

他好像顯得很吃力的樣子，改單手為雙手，用力的搖動着，樹上又落下了十幾粒棗子，他就搖不動了。

這番情景，使得在場各人頓時鬆弛下緊張的情緒，大家忍不住都發出了笑聲，只有一人例外——朱劍南！

他吃驚的程度，可以由他那雙瞇縫的眸子裏看出來，在衆人爆發出奚落的笑聲時，他的那雙微皺的眉毛，始終不曾舒開過！

這個姓田的雖然中途警覺而改變了動作，可是朱劍南的一雙深邃的眸子，却能洞悉他潛在的內功實力，他自愧弗如，而且想像出對方的超羣拔萃！

他點點頭，向朱大眉道：「好好對待這個人，用下他！」

朱大眉真想取笑對方幾句，這時聽朱劍南這麼關照，當然不能不遵，答應了一聲。

那個姓田的漢子一面擦着臉上的汗，遠遠走過來，道：「我還沒吃飯，吃飽飯勁會大一點！」

朱大眉道：「好吧，你收拾收拾，跟我進去吧！」

那個人一笑道：「沒什麼好收拾的，我就是這一身！」

說着笑嘻嘻的就跟着朱大眉進了天棚，朱大眉讓他坐下，道：「先吃飯吧！」

姓田的漢子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饅頭包子稀飯，有什麼他吃什麼！

朱大眉在附近張羅了一番又回來，這姓田的漢子才算吃得差不多了。

棗園主人朱劍南搖着芭蕉扇子走了過

來，姓田的禮貌的站起來，說道：「這位是——？」

朱劍南笑道：「我姓朱，朱劍南，這裏的園主，你坐下說話！」

姓田的抱拳道：「失禮，失敬！」

說完又坐了下來！

朱劍南一面打量着他，覺得這個人相貌堂堂，確是一條好漢子，再加以先前目睹的不世身手，心裏早已萌生敬意——

他自己出身武林，對於武林的朋友，自是另眼看待，而且他更知道，一些身懷絕學的武林中朋友，每每不喜人前炫耀，即所謂「深藏不露」！

有了這些因素，他對於這位陌生的朋友，自然心存賞識，破格的看重！

「田朋友大名是……？」

「哦！」姓田的重覆：「田上草！」

「田朋友你府上是——？」

「山東曹州！」

「本行是——？」

「啊——過去在鏢行裏混過！」

「這麼說，是出身武林了？」

「那裏——那裏——」

田上草說着笑了笑，一掃方才那番態度，却似有一絲凄涼掠過他英俊的面頰。

「田朋友，你可識字？」

「這個——唸過幾年書！」

「好吧！」朱劍南很乾脆的站起來，道：「現在人手不够，就屈就你老弟先在園子裏做幾天工，等到事完以後，你老弟要是願意，就留下來爲我辦辦文書的事情，不知意下如何？」

田上草結實的拱着雙手道：「謝謝朱園主，就這麼說定了！」

朱劍南很高興點點頭拿着扇子走了。

姓田的坐下來，想了想，看着身旁的人管事朱大眉道：「朱園主義結四方，莫怪乎有今日一份家業！」

朱大眉冷冷一笑，說道：「你可吃完了？」

田上草道：「吃完了！」

「跟我來！」朱大眉站起來道：「我們這裏不養活閒人吃完了就去幹活兒！」

田上草發覺這個朱大眉頗不是一個好相與，却也沒有多說什麼，乃隨其身後一路轉入果園之內！

好大的一片園子——

一望無際的全是棗樹，綠的是樹葉，紅的是棗子，極目所見，一片朱碧相間，風過處引起綠紅波瀾，無限春光，萬種芳菲，却是賞心悅目的一種好消遣！

在如許的棗樹林內，縱橫着一行行的小徑，正有許多漢子出沒其間，手持着打棗子的大竹桿，被打落而下的棗子，剝剝落落的散在地上，再由穿着紅綠的村姑由地上拾起來，放入手提的竹籃之內，再倒進獨輪小車內，然後再有數人推動小車把摘下的鮮棗運送出去。

田上草注足看了一刻，不禁發出了一聲喟嘆——眉梢眼角展開了笑容！

朱大眉大聲叱喝道：「快來，看什麼着？」

田上草嘴裏答應忙走過去！

朱大眉手指向一片範圍道：「你負責這一百棵，給你一天的時間！」

田上草笑笑道：「足够了！」

朱大眉怔了一下，道：「到時候工作做不完，工資減半！」

田上草道：「做不完不要錢！」

朱大眉冷笑道：「好！就這麼說！」

田上草也冷笑道：「可是我要提前做完了，你可得另外加錢！」

朱大眉哼了一聲，道：「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能提前作完？」

田上草道：「我要是提前作完，怎麼辦？」

「我給你雙倍錢！」

「好！」田上草道：「一天工錢八串，雙份就是二八一十六串，就這麼說！」

說完拾起一根長竿轉身就走！

朱大眉道：「站住！」

田上草回過身道：「有什麼囑咐？」

朱大眉道：「這裏有個規矩，第一不許打架滋事，第二不許調戲女人，要是犯了以下幾條，你就捲包袱走吧！」

說完冷笑了一聲，轉身就走！

田上草鼻子裏哼了一聲，把揹在肩上的長包裹拿下來，丟在樹下面，伸手拿起了一根竹桿，剛剛舉起來，要向着樹上揮去，却聽得一聲女子嬌笑之聲。

一個少女的口吻道：「你這人是新來的吧？」

田上草回過身子來，就只見一棵大棗樹下面，站着一個一身隨便衣着姑娘人家，看來大概二十左右的年歲，高高的個子，白白的皮膚，尤其是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洋溢着少女的活潑情意——

這姑娘最值得驕傲的地方，該是她那一頭又黑又柔的長髮了，用一塊湖色的綢子紮着，髮梢朝上再紮一截，現出鴨尾似的朝天一截——說不出的一種隨便俏皮式樣，襯着她白裏透紅的肌膚，眞的是美極了。

她那身衣服，也透着怪俏，下身是一條藍色的褲子，上身是藍色的圓兜小褂，齊領子的地方鈕子開着把半截粉頸敞着！

她那麼遠遠打量着田上草，朱唇輕啓，玉齒生輝，別有一番挑逗迷人的情緻！

田上草心裏倒不禁微微動了一下，這麼美的姑娘，他確實還不常見，一時也摸不清對方是個什麼路數，不好開口答話。

那個姑娘慢慢的走過來，俏皮的道：「怎麼，是啞巴呀？我問你話呢！」

田上草冷冷說道：「可是我還不認識你！」

那個散髮姑娘秀眉一挑，冷笑了一聲，大概認爲對方不知道自己是一種侮辱。

叫田上草的那個漢子，說了那句話，遂逕自檢起了一根長竹竿，往樹上打棗子去了。

散髮姑娘儘自叉着腰在一旁觀看着！

田上草打了一陣棗子，回過身來，却見那個姑娘兀自在瞄着自己，不由點頭道：「啊！你大概是拾棗子的姑娘吧！」

散髮姑娘忽然一笑，說道：「就算是吧！」

田上草笑道：「這就對了，時間不多了，快幹活兒吧！」

散髮姑娘眨着眼睛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我沒有見過你？」

田上草道：「我姓田，是新來的，你呢！」

那姑娘「嚶」的笑了一聲，道：「你猜呢！」

「我不知道！也猜不着！」

說着運竿如飛，但聽得一陣唏哩嘩啦一陣亂響，棗子就像是雨點般的落了滿地，須臾之間，樹上粒棗不剩！

那個姑娘仰着頭看着，見他這般情景，不由驚得臉上神色大變。

「啊——」她驚嚇的道：「你眞行，你一定是打棗的老手，是不是？」

田上草回頭看了那姑娘一眼，道：「就算是吧！」

說着又走向第二棵棗樹，舉起長竿，依法泡製，長竿揚動，只聽得一陣唏哩嘩啦之聲，又散落了一地都是！

這時那個姑娘的表情更詫異了。

她走過去來低頭細細的打量着地上散落的棗子，忽然抬起頭來，道：「你是怎麼打的？」

田上草道：「有什麼不對？」

「不是——」那個散髮姑娘說：「太好了……居然連一根樹枝，一片葉子都沒有……這簡直太奇妙了！」

說話時，已有幾個提着籃子的女工人走過來揀拾棗子——

散髮少女就對她們說：「你們到別處拾去，這裏由我來吧！」

幾個女工人好像對她很聽話，答應了一聲，拿着籃子就走，散髮少女由其中之一手上，接過了一個籃子，開始揀拾着地上的棗子。

田上草點點頭道：「原來你是這羣女人的領班，是不是？」

少女拾了一籃棗子，笑道：「你眞聰明！」

田上草說道：「你根本用不着自己做事！」

「不錯，」少女揚着長長的一彎秀眉，俏皮的說。

「那你又爲什麼呢！」田上草問。

「我高興——」少女偏着頭笑道：「行不行？」

田上草朗笑了一聲，拿着竹桿，又走到了第三棵第四棵……桿到處棗下如雨。

他一直的工作不再答理那個小姑娘！

× ×

田上草以極快的速度，不消一個時辰，已把一百棵棗樹上的棗子全數打落，然後他丟下了桿子，步出棗樹叢外，却見散落滿地的棗子，並沒有人來拾取，先前那個散髮少女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等到他發覺到自己放置在樹下的那個隨身的行李，竟然不翼而飛，這才大吃了一驚！

那個隨身的行李捲兒，除了一張被子，和幾套換洗的衣服都非值錢之物，最寶貝的却是他那口「奔雷刀」——

當然，這口刀萬萬是失落不得的！

田上草——不！應該更正是苗七蒙，不禁一時驚嚇得呆住了！

多年以來，這口奔雷刀在他來說，眞看得和性命一般，那是萬萬遺失不得的！

「一定是她——……」

他心裏已經有個底子了，一定是剛才那個與自己搭訕的姑娘拿走的，必須要找到她！

想到這裏，也顧不得再找人收拾地上的棗子，邁開大步就往村子裏闖！

這片棗園子，當初栽種時都是經過一番計劃，分種成片片林疇，每百株圍成一圈，中間間以小道，正中的一片範圍極大，佔地百畝，種植着上萬株的棗樹——

這個時候，正有無數的棗工在林子裏工作，穿着樸素的百十個女工，每人都挽着籃子，在拾揀着地上的棗子。

苗七蒙大步走近，眼睛在人堆裏轉着！却見一個披散着長髮女子的背影，似乎很像剛才那個姑娘。

他大步走過去，來到那女子身後，大聲道：「喂！還我的東西來！」

嘴裏說着，一隻手向着那女子肩上一拍！却不意他手勁兒奇大，這一巴掌下去，那女子「啊唷——」一聲尖叫，頓時摔倒在地！

苗七蒙大聲道：「還我的東西！」

倒地的那個少女花容失色再次發出尖叫聲，苗七蒙忽然發覺到這個少女並非前見的那個姑娘，只是背影畧似，論容顏與前見的姑娘判若雲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他當下怔了一下，吶吶道：「對不起……我找錯了人！」

那個倒在地上的村姑，一隻手捂着被拍的肩部，涕淚泗流的道：「你這個野人——幹嘛打人呀！」

說着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啼哭了起來，一副號天嗆地的模樣——

這時驚動了許多人，大家都擁了過來，十來個在樹上打棗子的工人也都紛紛躍身而下，叫囂着撲過來！

苗七蒙至爲窘迫的苦笑道：「是我認錯了人，對……對不起！」

那個女人還在大聲的啼哭，就見一個頭纏布巾的黑瘦漢子，由林子裏快步跑過來，大聲嚷道：「杏花妳怎麼了？是誰打妳！是誰——？」

叫喊着，這個人已撲到了那個姑娘跟前，把她攙着站起來，被稱爲杏花的少女，經他這麼一觸，愈加的號啕大哭起來，却把一隻手指向苗七蒙！

四週衆人羣起喊打，紛紛指着苗七蒙用粗話亂罵一通。

苗七蒙無可奈何的走前一步，向着那個頭纏白布的粗漢子道：「這位老兄……實在對不起！」

一言未了，却見那漢子濃眉一挑，嘴裏罵道：「你娘個×！」

陡地一拳直向着苗七蒙臉上搗來！

苗七蒙如何會被他打中？頭一偏，這人的拳頭已打了個空，那漢子用力過猛，身子向前一衝，差一點栽倒地上！

這麼一來更加激起了他的無邊怒火，這種苦力漢子，平日吃力幹活，別的沒有，要講蠻力，倒是有些，一拳搗空，他嘴裏又罵了一聲，兩隻手交叉着，直向苗七蒙頸子上插來！

當然，這一手他仍然是討不了好！

苗七蒙冷笑一聲道：「這是幹什？」

他雙腕一舉，已把對方兩隻孔武有力的胳膊給架住了，那漢子嘴裏大聲嘶叫着，一張臉漲得紅中帶紫，可是兩隻胳膊却休想移下分毫。

一時之間，全場秩序大亂！（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龍遊眼神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在楊晉府中，大顯神功，擒下王府四侍衛，扣鎖了他的穴道，脅迫他們答允暗助岳秀混進王府，四侍衛怕死貪生，被迫作城下盟，對岳秀所提條件，答允盡力協助，岳秀遂縱之使去。岳秀為拯救母親舅父，不管龍潭虎穴，也非闖闖不可，那晚三更，岳秀潛進王府後園，被放回的侍衞領班包大方果不敢食言，依約在園中接應，引領岳秀進入一空房，並取出一襲三等侍衞制服，要岳秀改容換裝，便能混進侍衞班中伺機行事，岳秀向他在保證在離開前，定為彼等解去被扣鎖之穴道——

鐵胆如天大　孤身犯龍潭

包大方無可奈何的，道：「他們也很帮忙，如非他們合作，也不會進行得這麼順利。」

岳秀道：「多謝，多謝，包兄和另外三位，都是什麼身份。」

包大方道：「我是二等侍衞的小領班，他們三位都是兄弟班中的人！」

岳秀道：「王府中共有幾等侍衞？」

包大方道：「三等，三位一等侍衞，兩班二等侍衞，三等侍衞，約有二十七八個人。」

岳秀道：「諸位在這王府中住了很久吧？」

包大方道：「我們剛到不久，不過我們早就派往江南了，受七王管轄，王府出了血案之後，我們才被調來府中。」

岳秀道：「包兄是……」

包大方道：「我們屬於大內侍衞宮中，派駐在江南的小組。」

岳秀道：「兄弟失敬了。」

包大方道：「岳兄，這些事，咱們不要談了，我們這一次是提着腦袋帮你的忙，希望你岳兄，別對我們失信。」

岳秀道：「放心，放心，兄弟决不食言。」

包大方嘆口氣，道：「岳兄的武功，十分高明，二、三等的侍衞，也許不放在你岳兄的眼中，但三位一等侍衞，却是都有着過人的能耐，岳兄，還得小心一些才行。」

岳秀又問了三位一等侍衞的宿居之處，形貌，年歲，和他們施用的兵刄。

包大方倒是誠心合作，一一回答，說的甚是清楚。

岳秀又問了母親和舅父被收押的地方，一一默記於心。

然後，換過裝束，易過形貌，隨着包大方穿過兩重庭院。到了一座小院落中。

包大方推開了一扇木門，道：「這就是你住的地方，我住在上房，你要記着，這都是二等侍衞住的地方，你是唯一的三等侍衞，你如是不想找麻煩，那就忍耐着些。」

岳秀點點頭，道：「我明白……」

放低了聲音，接道：「我可以出去走

走麼？」

包大方道：「除了後院內宅，和三個一等侍衞的住處，不可涉足。」

岳秀笑一笑道：「我會盡量小心。」

包大方心中明白，再多說也是無用，乾脆，不再多言，轉身而去。

岳秀掩上房門，瞧過室中情形，打開了被褥，等待四更左右，推開了一扇木窗，飛躍而出。

他舉動小心的很，先隱在暗中，查看過四週的形勢之後，才沿着牆壁，向外行去。

腰間帶着三等侍衞沈明的腰牌，但岳秀並不打算使用，吸口氣，突然一抖雙臂，一式「潛龍升天」，飛起了四五丈高。

這是武林中罕見的絕世輕功。

岳秀乘餘勢未盡時，忽然一個懸空跟斗，飛落在一座三層高樓的屋脊上。

流目四顧，只見兩隊執着燈籠，身佩兵刃的府衞，在四下巡視。

自從發生了蘭妃被殺的兇案之後，七王爺的府中，入夜後，一直不斷有府衞巡更。

七王爺的府第很大，單是花園，就有兩座。

打量過四週的形勢之後，岳秀借夜色掩護，在府中走動了一下，默記下一些房舍形勢，立刻轉回房中。

他胆大心細，準備先行弄清楚府中的形勢之後，再作攷慮行動方法，此非小可，一旦失敗，即成不了之局。

第二天，岳秀以三等侍衞沈明的身份，在王府中到處走了一遍，他舉動十分小心，一面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心中却暗暗熟記下各種形勢。

如是楊玉燕說的不錯，七王爺府中的重心，似乎都在七王爺本身和夫人身上，必需要想法子找出七王爺和夫人的住處。

這自然會有些冒險，但却又別無良策取代。

岳秀心中暗自盤算了一陣，緩步向內宅中走去。

突然，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包大方忽然由一座屋後小徑上行了出來，攔住了岳秀的去路，道：「一個三等侍衞的身份，怎麼能在王府中亂跑。」

不知道是否暗中有人在查看，岳秀欠身，應道：「小人知錯。」

包大方道：「快些回去，……」

放低了聲音，接道：「我們在你的房中見面。」

岳秀應了一聲，欠身而去。

包大方的動作很快，岳秀前脚到房裏，包大方後脚跟了進來。

未待岳秀開口，包大方已搶先說道：「岳兄，你跑來跑去，已經引人動疑。」

岳秀笑一笑，沒有接口。

包大方輕輕咳了一聲，道：「你似乎想找出七王爺的住處，和窺查一下內宅的情形。」

岳秀道：「不錯，在下正有此念。」

包大方冷冷說道：「用心何在呢？」

岳秀道：「不管我用心何在，有一件事，包兄可以放心，在下決不會傷害到七王爺和夫人。」

包大方沉吟了一陣，道：「七王爺受着嚴密的保護，內宅中的情形，我雖然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也有着很森嚴的防備，你最好別去涉險。」

岳秀道：「包兄，可是怕在下牽連到你的身上。」

包大方道：「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你如被人殺死，咱們的傷穴，豈不是永遠無法醫好了。」

岳秀道：「包兄對在下的武功，似乎是還有些不肯相信。」

包大方道：「對二等侍衞而言，包兄確實高明，但對侍衞宮中的一等侍衞，那就很難說了，如是三對一你不死必傷。」

岳秀道：「包兄的意思是——」

包大方道：「先替我們療治好傷勢，然後，你再涉險。」

岳秀道：「包兄在威脅小弟？」

包大方道：「岳兄，在下說的句句眞實。」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也有一個條件！」

包大方道：「岳兄請說。」

岳秀道：「設法讓我見見母親和舅父，在下就解去諸位受傷的穴脉。」

包大方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去替你安排一下。」轉身行了出去。

岳秀冷眼觀察，發覺這包大方在王府中的勢力似是很大，大約除了三個一等侍衞之外，他似是二等侍衞的首腦人物。

包大方去不多久，又轉了回來，道：「委屈岳兄，要暫時作兄弟的跟班了。」

岳秀未答話，緩緩站起了身子。

包大方對岳秀，心中實有着很大的畏懼，岳秀不開口，他也不敢多言，轉身向外行去。

王府很廣大，岳秀隨着包大方，走在一條紅磚舖成的小徑上，繞過幾重庭院，到了一座青磚鋪成的院落中。

這是矗立在王府一角的一座宅院，王府中像這樣的獨立院落，不下數十處，不同的是，這座院落全用大青磚砌成，看上去，特別堅實。

兩扇木門緊緊的關閉着。

包大方叩動門環，木門開啓了一條縫，門內的人看清楚了包大方，才大開了木門。

首先看到的是四條高大兇猛的巨犬，在院中走動。

大門內有一座特製木枱，後面坐着一個佩着兵刃的大漢。

那大漢對包大方似是極爲恭敬，一欠身，道：「包爺，……」

包大方一揮手，接道：「請把狗關起來，我要看看犯人。」

那大漢應了一聲，把四條巨犬，趕入一間房中。

包大方舉步而入，直對正廳行去。

岳秀目光一轉，看這座三合院中，分間成了數十個小房間，每一房間，都有編號。

方一舟和岳老夫人，被囚在北面一排囚房中，兩人緊相隣接。

包大方指指九號囚房，隨行大漢立時打開房門。

這間囚房，約有一間房子大小，室中有木榻，還有一張小桌子，一張木榻。

就囚房而言，這該是一處很好的地方了。

一個兩鬢微斑的中年婦人，端坐在木椅，青衣青裙，神態很鎮靜。

包大方回顧了身後的大漢一眼，道：「王洪，去把方總鏢頭帶過來，我有事問他們。」

王洪一欠身，退了下去。

待王洪出門之後，岳秀才低聲說道：「包大人，有一位玉燕姑娘，也囚在這裏吧！」

包大方冷聲說道：「你不覺得要求太多麼？」

岳秀冷厲的道：「包大人，別激起我的怒火，此刻，我的心情很壞。」

包大方沒說話，卻向後退了兩步，離開岳秀遠一些。

青衣婦人似是聽出了一些熟悉的口音，一雙美目，轉注在岳秀的臉上。

那是一張陌生的面孔，岳夫人忍住胸中的懷疑，沒有開口。

方一舟被帶了進來，也許因爲他會武功，雙手被一副巨大的鐵銬銬着，腿上也帶了一副五十斤的特大脚鐐。

脚鐐拖地，響起了一陣刺耳的金鐵相撞之聲。

包大方輕輕咳了一聲，道：「王洪，把那位玉燕丫頭也帶過來。」

王洪又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後，帶來了楊玉燕。

原本嬌美秀麗的楊姑娘，此刻，卻蓬首垢面，雙手也戴着一副鐵銬，露出衣袖的皓腕上，隱隱可見血紅的鞭痕，想是吃了不少的苦頭。

不待楊玉燕有所反應，岳秀已低聲說道：「大人，這對質的事，該隱密一些，是麼？」

包大方自然聽得懂弦外之聲，揮手對王洪，道：「你去外面守門，這裏交給我了。」

王洪道：「包爺，這位丫頭脾氣壞，開口就罵人……」

包大方接道：「我自有法子整她，你去吧！」

王洪一欠身退了出去。

楊玉燕清澈的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光，凝注在包大方的身上，冷冷說道：「你有什麼法子，只管請用，我看看你能不能從姑娘的口中問出什麼！」

包大方皺皺眉頭，道：「咱們是對妳客氣，可不是沒有法子整妳，錯開今天，老夫倒要掂掂妳姑娘一身硬骨頭，有多大的份量。」

這時，岳秀已然撲身跪在那青衣婦人的身前，低聲說道：「孩兒不孝，累娘受苦。」

岳夫人很鎮靜，笑一笑，道：「果然是你，我聽到像你的聲音。」

楊玉燕也知道了這人的身份了，瞪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岳秀。

圓圓的大眼睛中，滿含着淚水，不知是慚愧，還是委屈？

方一舟望望包大方，强忍住一肚子話，沒有說出來。

岳夫人輕輕歎了口氣，說道：「你先起來，你犯了什麼大罪，竟被官府下令緝拿。」

方一舟道：「大妹，這不怪秀兒，是我給他惹的痲煩。」

岳夫人一怔，奇詫道：「你給他惹痲煩？」

方一舟道：「是的，我如不答應，秀兒怎會插手管這檔閒事。」

岳夫人道：「大哥，秀兒管了什麼閒事？」

方一舟回顧了包大方一眼，歎道：「唉！大妹，一言難盡。」

岳秀緩緩站起身子，道：「舅父，這位包大方早已答應小甥帮助咱們，不用太顧慮……」

包大方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岳兄說的不錯，在下特地帶岳兄來此，探視夫人和方兄……」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諸位好好談談，在下去替諸位把風。」

也不待別人答話，轉身而去。

岳秀緩緩把目光轉注到楊玉燕的身上，冷冷說道：「姑娘很聰明。」

楊玉燕垂下頭去，低聲說道：「岳兄，小妹很慚愧，我想不到，他們會對付伯母。」

岳夫人歎口氣道：「秀兒，不許對姑娘家無禮。」

岳秀一欠身，道：「孩兒遵命。」

岳夫人目注岳秀，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方一舟接口道：「大妹，事情是這樣開始……」

把岳秀代己赴宴，捲入漩渦的經過，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聰明的玉燕姑娘，突然輕移蓮步，走到岳夫人面前，盈盈跪下，道：「是小女子對不住岳兄，但我確沒有想到連累到伯母身上，早知如此，小女子拚受一死，也不連累岳兄了。」

她和包大方詞鋒相對時的倔强，和此刻跪地認罪時的温柔，極短的時間內，表現出了剛與柔兩種絕不相同的性格。

岳夫人伸手扶起了楊姑娘，道：「姑娘快快請起。」

瘍玉燕站起身子，道：「多謝伯母，大量寬容。」

岳夫人冷冷的望了岳秀一眼，道：「你給我記着，大男人家，不可以對人家大姑娘沒有禮數。」

岳秀低着頭，連聲應道：「孩兒記下了。」

岳夫人歎口氣，道：「秀兒，事情已經出來了，你準備怎麼辦？」

岳秀道：「孩兒想先把母親和舅父救出此地，再作計較。」

岳夫人道：「孩子，咱們可是安善良民，不能和官家動槍動刀。」

岳秀道：「這個，孩兒想個別的法子就是。」

岳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已經大了，我不願管你太多的事，但作人不能有虧大節。」

岳秀道：「孩兒明白。」

方一舟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妹，秀兒爲人，已經是很謹愼了，這碼子事情，都怪我，當時，我要抱病去一趟，就不

會連你也給牽上這場麻煩。」

岳夫人笑道：「大哥，你說的那裏話，你是他舅舅，親舅如父，不論什麼事，應該吩咐他去辦，他辦的把咱們都牽了進來，那是他沒有才能。」

岳秀一面以目示意方一舟，不要多話，一面低聲說道：「孩兒無能，娘不用生氣。」

岳夫人道：「他們待為娘還算不錯，但對你舅父，那就很嚴厲了，再看這位楊姑娘，似是也吃了不少的苦頭……」

楊玉燕垂下頭來，接道：「伯母，我是應該吃苦，但無端連累了妳和方總鏢頭，實叫小女子心中難安。」

岳秀冷冷說道：「姑娘，妳吃過了苦頭麼？」

楊玉燕委屈地道：「他們抽了我兩頓鞭子，……」

岳秀道：「妳說出了什麼？」

楊玉燕歎息一聲，道：「說出了你，但我知道他們決不是你的敵手，只是想借機會，傳出我被擒的消息，卻未料到，他們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卑劣，牽扯到伯母的手上。」

岳秀問道：「迫問你的，都是一些什麼人？」

楊玉燕道：「一個叫鐵姥的老婦人，和兩個施刑的侍衞，那間房裏，有一個小房間，中間垂簾相隔，我知道裏面有人，但却瞧不到是什麼人？」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七王爺沒有露過面麼？」

楊玉燕道：「沒有，那坐在垂簾裏面的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一切都由那鐵姥的老媽子代問。」

岳秀點點頭，道：「姑娘，你怎麼會被人擒住了？都告訴他們些什麼？」

楊玉燕道：「我在打掃庭院時，被一個小丫頭突然出手，點了我的穴道……」

岳秀接道：「小丫頭，是七王爺夫人身側的女婢？」

楊玉燕道：「是的，她只有十五六歲吧！比我還小一些，我想不到她會出手暗算了我，醒過來，就被他們加上了手銬，帶到這地方來，第二天就把我帶到那小室中去拷問。」

岳秀道：「你講出了我？」

楊玉燕道：「第一次，我沒有講，第二次，我才講出了你，我只是想把這消息，傳遞出去，沒有想到，他們會去抓了伯母。」

岳秀說道：「妳沒有講出自己的身份吧！」

楊玉燕搖搖頭，道：「想牽扯上我爹太麻煩，只想到應該把消息告訴你。」

岳秀點一點頭，沉聲說道：「妳辦的不錯……」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包大人，請進來談談。」

包大方應了一聲，大步進來。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道：「包大人，你們擒來家母和我舅父，用心是在逼我出面，對麼？」

包大方道：「不錯啊！」

岳秀道：「現在，區區在此，不知是否可以放了他們兩位老人家？」

包大方說道：「這個，如若咱們是名正言順的把你擒來，自然是可以，只是現在……」

岳秀接道：「那容易，你們可以生擒岳秀歸來。」

包大方道：「可是，岳兄，你現在王府之中啊！」

岳秀道：「放去家母和我舅父，我就束手就縛。」

包大方微微一笑，說道：「岳兄，你如是早作這麼一個商量，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岳秀冷冷一哼，說道：「現在，也不晚。」

包大方不禁怔了一怔，說道：「岳兄，這中間為難之處，在於兄弟，也作不了主。」

岳秀道：「你包兄有的是辦法，你們已把我逼的騎上了虎背，希望別再逼的我出手傷人，如是逼的我放開手幹，大家都沒有好處。」

突然伸手抓住了玉燕姑娘的手銬，暗運內功，用力一扭。

但聞一聲波波聲，「楊玉燕」手上的鐵銬，突然被扭作了數段，洒落了一地。

包大方臉色大變，方一舟，楊玉燕臉色都為之一變。

他們心中都明白，這是精鋼鑄成的特殊手銬，專以用來對付武林人物之用，但這種特製的精鋼重號之物，在岳秀的眼中，竟然有如朽木一般，輕輕一扭，大部碎斷。

包大方大約心中太怕，竟然一欠身，道：「岳兄，在下盡力，我這回去，給他們研究一下……」

目光一掠楊玉燕接道：「這位楊姑娘，是否也要放去。」

岳秀道：「自然也要放回去。」

楊玉燕接道：「不，我不走……」

岳秀冷然道：「為什麼？」

楊玉燕道：「第一，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在這裏，第二，我是內宅夫人交出來的，他們也不敢輕易放我。」

包大方道：「姑娘很明事理，咱們不能隨便放人。」

岳秀淡淡一笑，道：「包兄，咱們不是買菜，討價還價的就誤時間，如是一個人不幸死去，什麼榮華富貴，權勢金錢，都將轉眼成空。」

包大方為難的歎一口氣，道：「岳兄，這麼辦吧，我想法子先放了老夫人和方總鏢頭……」

楊玉燕接道：「可以，你們先放了人，不過，不能口是心非。」

岳秀道：「別迫我反臉。」

包大方道：「放心，放心，我這立時放人。」

果然，傳諭去了方一舟的手銬，脚鐐，道：「委屈兩位，走便門出去。」

事情變化，連岳秀也有些意外之感，想不到包大方竟立刻放人。

沉吟了一陣，岳秀緩緩說道：「包兄，你能作得了主麼？」

包大方笑一笑，說道：「在下要交你岳兄這個朋友，天大的事，兄弟也承担起來。」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雙手各扣住吳姥姥和春梅手腕脈門，要脅她們交出解藥，詎春梅突將盛載三目血蠅的竹籃拋擲出去，郭長風祇好鬆開她們，躍身接住竹籃，吳姥姥與春梅遂乘機逃去，郭長風背負着被三目血蠅所傷的小强，擬貪夜渡江，在江邊見一小漁船，乃向老漁翁求渡，老漁翁因夜深水急，恐生意外，勸郭長風將就在小漁船歇息，俟天明始渡江，郭長風依言走下漁船，發覺老漁翁原是前輩異人田繼烈，郭長風遂把遭遇詳細說出，田勸他不可輕率往紅石堡，郭長風答稱當一切小心…

百折不撓志　千里共嬋娟

田繼烈搖頭道：「郭老弟，你雖然藝高胆大，紅石堡却無異龍潭虎穴，一世英名，得來不易，萬一失手栽了觔斗……」

郭長風笑道：「老前輩請放心吧，晚輩有林百合林姑娘同去，必要時，多少會得到些方便。」

田繼烈沉吟了一會，輕嘆一聲，道：「好吧！你一定要去，我也攔不住你，咱們爺兒倆索性陪你一同去，或許能對你畧有幫助。」

郭長風大喜，道：「能得老前輩鼎力相助，那眞是太好了！」

田繼烈道：「咱們未必能幫你多大忙，祇是有當年失敗的經驗，可以從傍提醒你加以注意，不過──」

語聲微頓，才接道：「我已經退隱多年，不願再捲入江湖是非，最好能够避免跟林元暉的女兒見面。」

郭長風道：「這不成問題，晚輩自會安排。」

於是，又商議了如何分途上路，以及會晤聯絡的方法，不知不覺，天已大亮。

奇怪的是，田繼烈和郭長風年紀相差一倍有餘，彼此又從未謀面，居然一見如故，連憨小子石頭，也跟郭長風相處得極爲親熱，滿口大叔，就像一家人似的。

天亮了，田繼烈檢視過小强的外傷，親自進城配藥，石頭便升火做飯，侍候郭長風和小强飽餐了一頓。

等到藥買回來，替小强敷了傷，又將漁舟移往偏僻無人處，以便兩人能安靜地休息。

郭長風一向行事機警，不肯輕易信任他人，唯獨對田繼烈祖孫倆，却深信不疑，飯後，倒頭便睡，毫無戒懼之心。

接連兩夜未睡，這一覺，直睡到紅日西沉才醒。

郭長風見天色已經傍晚，連忙一骨碌爬起身來，焦急地道：「糟啦，睡誤事了，老前輩請趕快開船送我到對岸去……」

田繼烈道：「去對岸做什麼？」

郭長風道：「我和林百合約好黃昏時在樊城渡口見面，現在天已傍晚，她一定等急了。」

田繼烈微笑道：「放心，誤不了事的

，你仔細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郭長風探頭一望，脫口道：「這就是樊城渡口？」

田繼烈道：「可不就是麼，剛才你睡得正香時，老朽早移船過江了。」

郭長風急忙道謝，轉身便想下船。

田繼烈伸手攔住道：「慢一點，先把臉上易容藥膏洗乾淨再去，省得人家姑娘不認識你。」

郭長風這才記起昨夜在客棧，曾改扮成小强，一直忘了洗去易容藥膏，忙又稱謝，掏水洗臉。

田繼烈又道：「老弟，咱們還是那句老話，暫時不想跟林家姑娘見面，如果你無法抽身回來，咱們就在約定地方碰頭，小强有咱們爺兒倆照顧，你儘可放心。」

郭長風拱手長揖，道：「如此，我先謝謝老前輩了。」

田繼烈道：「謝倒不必，可千萬記住老年人的話，跟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結伴同行，固然很愉快，最容易惹人注目，一路上務必多加小心才好。」

郭長風唯唯受敎，又叮嚀了小强一番，才離船登岸。

漁舟停泊的地方，距渡口不過一箭之遙。

這時，天色將黯，襄樊之間最後一班渡船剛靠岸，渡口人羣熙攘，都是歸心似箭的旅客。

郭長風大步擠進人叢中，運目四望，却未看見林百合和櫻兒。

他担心彼此會在紛亂中錯過，連忙又退了出來，尋了一處較高的土坡，居高臨下，仔細地搜尋。

漸漸地，渡客都已散盡，只剩下幾名水手在繫纜加碇，準備收渡過夜了，仍然不見林百合的影子。

郭長風不禁沉吟！莫非計劃已被秦天祥發覺，她們不能來了？或者她們來得太早，等不到自己，已經先離開了……

正在猜疑，忽覺有件尖硬的東西，猛然抵住了自己的後腰。

緊接着，一個低沉聲音喝道：「姓郭的，不許回頭，否則，我就先在你腰上戳一個洞！」

郭長風屹立不動，緩緩道：「朋友是誰？」

那人冷笑道：「你別管我是誰，祇想想你自己幹的好事。」

郭長風道：「我睡了一天覺，剛醒不久，並沒有幹什麼好事呀？」

那人道：「哼！你陰謀行刺，敲詐鉅欵，現在居然又想誘拐少女離家出走，事証昭昭，還想抵賴不成？」

郭長風哦了一聲，忙道：「原來你指的這件事，這完全是寃枉。」

那人喝道：「怎會是寃枉？」

郭長風道：「若說行刺，我何曾傷過一個人？若說敲詐吧，我非但沒有詐財，反而替人家調借過七萬多两現銀……」

那人道：「就算行刺和詐財，你都有理由推諉，這誘拐良家少女離家出走的事，總該沒有話說了吧？」

郭長風道：「這更是天大寃枉，我根本沒有幹這件事，都是櫻兒那丫頭出的主意。」

那人怒叱道：「你說什麼？」

郭長風道：「眞的，事情却是櫻兒一手造成的，慫恿林百合離家出走的是她，昨天來客棧約我去私會的也是她，現在裝神扮鬼的更是她——」

最後一個「她」字餘音未落，突然旋身出掌，左手反扣那人的腕肘，右手已將他的長劍奪了下來。

那人連閃避或反抗的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兵刃業已脫手，氣得掄拳就打，罵道：「姓郭的，你的良心都給狗吃了？得了便宜賣乖，却把罪名全推在人家頭上，我非跟你拚命不可……」

郭長風笑道：「櫻兒，這不能怪我，是你先把我罵得一文錢不值的！」

櫻兒跺脚道：「人家是跟你鬧着玩的，你却眞罵人家。」

郭長風道：「我早就聽出你的聲音了，所以故意逗逗你。」

櫻兒腕肘被他握住，又氣又羞，啐道：「你這個鬼，眞比鬼還精！」

郭長風道：「我不是鬼，我是捉鬼的，尤其專捉那些女扮男裝的假鬼。」

原來櫻兒身上穿着男用衫褲，一副書僮打扮。

櫻兒聽他一口道破行藏，急得連連搖手，道：「你輕點聲音好不好？別讓船上水手聽去了。」

郭長風這才伸伸舌頭，一面鬆手交還長劍，一面低聲道：「剛才你用劍抵住我的後腰，怎麼就不怕被人看見？」

櫻兒一撇嘴，道：「還說呢，誰叫你不早些來！」

郭長風笑道：「好！算我不對，林姑娘在什麼地方？咱們快去吧。」

櫻兒擧手指一指土坡上的茶棚，道：「小姐在那家茶館裏等了快一個時辰，你的馬匹都準備好了沒有？」

郭長風一怔，道：「我覺得在樊城購買馬匹容易洩漏消息，不如先離開此地，到前面市鎭再購馬比較妥當。」

櫻兒想了想，道：「這樣也好，你先出城在北門外等候，我去通知小姐，咱們連夜上路。」

郭長風點頭答應，待櫻兒離去後，急忙轉身重回漁舟，將情形告訴了田家祖孫和小强。

田繼烈道：「你只管走你的，咱們會隨後跟來，不過，在咱們會齊之前，千萬不可貿然進入紅石堡。」

計議定當，郭長風便獨自穿城而過，逕出北門等候林百合。

不多久，林百合和櫻兒果然如約趕到，兩人都改扮了男裝，櫻兒揹着行囊，林百合一身儒衫，儼然翩翩佳公子，只是神情却流露出緊張。

郭長風迎着道：「你們離開寂寞山莊時，沒有被人發覺吧？」

林百合搖搖頭，說道：「現在還沒有，可是，最遲明天晚上，一定會被發覺，唉！我眞是担心死了，如果外公知道了咱們偷偷跟你到紅石堡去，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郭長風道：「不要怕，他即使發覺你們不在，暫時還想不到咱們會去紅石堡，等他想到，咱們可能已經回來了。」

林百合道：「萬一他發覺得早，會不會派人隨後追來？」

郭長風道：「追來也不怕，咱們早走了一天一夜，諒他也追不上。」

櫻兒倒比林百合胆大，笑笑道：「事情已經做了，怕有什麼用？到時候，咱們就說是被他强迫的，天塌下來，由他去頂着。」

郭長風道：「對！就這麼辦，反正我是惡名在外，誘拐是罪，脅迫也是罪。」

這話却把林百合引得笑了出來，搖頭嘆道：「我眞不明白你存的什麼心？人家都急死了，你倒若無其事。」

郭長風微笑道：「我可不能再着急了，不然，大家都急死在這兒，誰去紅石堡呢？」

三人一面說話，一面趕路，多虧郭長風笑語不輟，才使林百合的心情漸漸輕鬆下來，也不覺得步行之苦了。

走了半夜，離開樊城約莫已有三十多里，極目四顧，前後一片漆黑，曠野寂寥，闃無人踪。

郭長風道：「累了吧？休息一會再走好不好？」

林百合點點頭，在路傍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輕吁道：「這十幾年走的路，只怕都沒有今天走的多，剛才還不覺得，一坐下來，才知道眞累了。」

櫻兒也揉着兩隻脚，道：「我這雙鞋子太大，就像穿着拖鞋一樣，一走一幌，兩隻脚都走痠啦！」

接着，又抱怨郭長風道：「都是你，原來說好是騎馬的偏偏又臨時變卦，要人家跑路！」

郭長風笑道：「姑娘，這是你們平時太嬌生慣養，才走了這麼一點路，就叫苦連天，平常百姓一夜走百八十里，也不算什麼。」

櫻兒道：「咱們又不是平常百姓，誰走過這許多路？」

郭長風道：「磨練磨練也應該的，說不定，將來嫁個跑單帮的丈夫，不但要走路，還得抗着貨物！」

櫻兒笑啐道：「去你的，你自己才會嫁個跑單帮的呢。」

郭長風笑道：「我想嫁，只是沒人敢要我。」

林百合白了他一眼，道：「一個大男人，說這些話也不害臊？」

郭長風道：「既是大男人，還害的什麼臊？」

林百合忍住笑，道：「噢，我想起一件事來了，咱們現在已經改扮了男裝，一路上也該改改稱呼，以免被人識破。」

櫻兒接口道：「這容易，我稱呼你公子，你就叫我櫻哥，不就成了嗎？」

林百合道：「我是說，咱們跟他怎麼稱呼？」

郭長風道：「這也容易，你們就叫我『痲雀』好了。」

林百合嗤的一笑，嗔道：「人家是跟你說正經話。」

郭長風道：「我也說的是實話，她年輕漂亮，所以叫做『鸚哥』，我又老又醜，只好叫『痲雀』。」

櫻兒道：「哼啦！我的名字本來叫櫻兒，才改爲櫻哥，你本來名字又不叫『痲雀』！」

郭長風道：「可是，我姓郭，總不能改爲『郭哥』吧？」

櫻兒拍手笑道：「妙極了！只有喚鷄的時候，才叫『咯咯』，咱們叫你『郭哥』，你就變成鷄啦！」

兩人在說笑，林百合却在沉吟，忽然心中一動，道：「對！『郭哥』與『哥哥』諧音，咱們索性就以兄弟相稱，豈不合適？」

櫻兒道：「你們可以兄弟相稱，那麼我呢？」

林百合道：「你可以稱他『大公子』，稱我爲『二公子』，對外人，就說咱們是結義兄弟。」

櫻兒忙對郭長風躬身長揖，說道：「大公子在上，奴才給你叩頭，請賞個紅包吧！」

正笑着，忽然聽見「咕——嚕嚕」一聲輕響。

櫻兒詫異地道：「咦？這是什麼的聲音？」

郭長風微笑道：「是本大公子肚裏在作怪，自從早上吃了兩碗稀飯，到現在還沒吃東西哩。」

林百合埋怨道：「怎麼不早說！櫻兒快把乾糧拿出來，大家都吃一些，也該上路了。」

郭長風大喜說道：「原來你們帶着乾糧？」

林百合道：「我猜想連夜趕路，途中一定會餓，所以叫櫻兒買了些『燒賣』，準備宵夜用的。」

她眞不愧是嬌生慣養，出門還沒忘記吃宵夜，不過，也幸虧如此，才使郭長風免於「枵腹從公」。

三個人席地圍坐，一包「燒賣」剛吃完，郭長風突然低聲說道：「聽！有人來了。」

林百合和櫻兒連忙擧目四望，道：「在那裏？我們怎麼沒有聽見？」

郭長風道：「來的是三騎快馬，現在還在十里以外。」

林百合失驚道：「糟了，一定是外公派人追來啦。」

郭長風用手一指，道：「你們暫且去那邊草叢裏躲一躲，讓我來應付。」

林百合拉着櫻兒，急急奔入草叢，郭長風一提眞氣，飛身掠上了路傍一棵的大樹。

約莫半盞熱茶光景，蹄聲入耳，果然由樊城方向馳來三人三騎。

爲首是個灰衣老者，斑白的頭髮，臉上戴着一具紫銅色的面具。

後面兩騎，是兩名身裁魁梧的壯漢，勁裝疾服，背插兵刄，臉上却未戴面具。

三匹駿馬循着大路飛馳而至，經過路邊大石，那戴面具的灰衣老者突然一揮手，勒住了坐騎。

兩名隨行壯漢同時勒韁控馬，一齊停住，三騎馬由奔馳中遽然頓止，顯見騎術都非常精湛。

灰衣老者飄身落地，大步走到石傍，一俯腰，拾起了那張包「燒賣」用的廢紙，反覆看了看，又探手試試石塊上的餘溫

，點頭道：「不錯，是她們，而且剛離開不久。」

一名壯漢道：「她們已經離城半夜，怎會才走到此地？」

灰衣老者說道：「想必是臨時在城中無法弄到坐騎，徒步趕路，所以才走得很慢。」

那壯漢道：「這麼說，咱們可不能釘得太緊了？」

灰衣老者道：「正是，咱們也在這兒休息一會吧。」

兩名壯漢答應着跳下馬來，其中一人將馬匹牽到樹下繫好，另一個便從鞍後解下酒囊和食物包，三人圍着大石坐下。

打開食物包，裏面全是燒鷄鹵鴨，油香四溢，兩名壯漢，互相侍酒讓菜，吃喝起來。

那灰衣老者既不吃，也不喝，祗盤膝趺坐，冷冷道：「菜不妨多吃些，酒却要少喝，別喝醉了誤事。」

兩名壯漢諂笑道：「老爺子，您放心吧，這點酒，只能潤口解渴，那裏就會醉了。」

灰衣老者道：「我可是提醒你們，那郭長風是出名的酒鬼，如果聞着酒香尋了來，你們就得吃不完兜着走。」

其中一名壯漢拍着胸脯道：「那樣最好，咱們就跟他賭喝，把那小子灌醉了捉活的。」

另一個也豪氣干雲地說道：「就憑咱們馬氏兄弟，別的可比不過他，難道喝酒也喝不過他？那小子不來便罷，若是來了，咱們兩個，拚他一個，不把那小子醉死才怪……」

郭長風在樹上忍不住笑了——倒不是笑那馬氏兄弟吹牛，而是被那酒香醺得有些心癢難抓。

餓了一整天的肚子，幾個燒賣實在解不了饞，尤其那濃冽的酒香，隨着夜風，一陣陣直往鼻孔裏送，引得滿肚子酒虫都翻騰起來。

他伸出舌頭，舐了舐嘴唇，順手摘下一片樹葉，屈指輕彈，射向樹下。

其中一匹馬被樹葉射中後股，立時負痛長嘶，不斷地舉蹄亂踢。

另外兩匹馬也受了驚，掙扎趨避，亂作一團。

灰衣老者沉聲道：「快去看看，樹下可能有蛇！」

馬氏兄弟只得放下酒囊食物，吆喝着過來安撫坐騎，撥草趕蛇……

郭長風早已扣了六小截尖銳的樹枝，趁馬氏兄弟低頭趕蛇的時候，雙手齊揚，同時射落。

六截樹枝一半射馬，一半射向繫馬的韁繩，剎時間，韁繩折斷，馬匹嘶鳴，三匹馬一齊脫韁，四散狂奔。

馬氏兄弟大驚，連忙飛身追趕，但兩個人只能照顧兩匹馬，另外一匹却放蹄疾馳而去。

那灰衣老者不能再坐視不理了，一挺腰身，飛躍而起，竟施出「八步趕蟬」身法，接連幾個起落，便追上了那匹脫韁怒馬……

三人都不愧是騎術高手，一陣紛亂之後，總算將馬匹制服，沒有被逸去。

灰衣老者檢視了韁繩折斷痕跡，驚然道：「樹上有人，快搜！」

馬氏兄弟急忙撤出兵刃，重回樹下，仰頭張望了一遍道：「樹上沒有人呀。」

灰衣老者道：「不在樹上，一定在附近，你們分頭搜查兩側草叢，提防那廝的暗器……」

馬氏兄弟同聲應諾，剛搜到大石傍，忽然驚呼道：「奇怪！咱們的酒菜怎麼都不見了？」

「老爺子，快請過來，這石頭上還留了字呢……」

灰衣老者聞聲趕到，果見大石上刻着兩行字跡——

「酒太少了，只能潤口解渴。若要賭醉，最少再加十罈。」

馬氏兄弟詫道：「這好像是咱們剛才說過我話，難道被誰偷聽去了？」

灰衣老者一字字道：「郭——長——風。」

馬氏兄弟駭然大驚，連忙橫刀護身，驚惶四顧……

灰衣老者揮揮手，道：「不必搜了，他若想下毒手，剛才的樹枝就射進你們腦袋裏了。走吧！」

說完，當先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馬氏兄弟更是心驚胆裂，爭先恐後奔向自己的坐騎，屁股還沒沾上馬鞍，便沒命的揮韁催馬，只恨不得馬肚下再生出四隻蹄子來……

轉眼間三騎馬已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郭長風和林百合主婢倆從草叢裏走出來，一面喝酒，一面啃着鷄腿，笑道：「這燒鷄味道還眞不錯，比燒賣好吃多。」

林百合道：「剛才三人都不是寂寞山莊來的，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郭長風道：「不管他們是誰，有兩件事可以確定，第一，他們目的在尾隨跟踪並不想跟咱們照面，第二，那灰衣老者必是相識的熟人，否則，不會戴着面具。」

林百合道：「他們尾隨着咱們，究竟想幹什麼？」

郭長風聳聳肩，道：「這就很難說了，也許他們想跟踪咱們到紅石堡去，也許想對付咱們，正在等待其他帮手，也許連他們自己都還沒有決定要幹什麼。」

林百合憂心忡忡地道：「我還以爲自己的行動很秘密，不料剛離樊城就被人發現了，萬一消息傳到外公耳中，唉！那該怎麼辦呢？」

郭長風道：「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它，就算你外公親自趕來，仍然有我應付，你們儘管放心好了。」

櫻兒道：「剛才那三個，好像對你很害怕的樣子，你在江湖中，眞的這麼有名嗎？」

郭長風笑道：「不是我太有名，是他們的胆子太小了。」

櫻兒道：「如果他們三個打你一個，你有沒有把握打贏他們？」

郭長風道：「我想，那兩個姓馬的很容易對付，灰衣老者却是個勁敵，如果動手，只要先把兩個姓馬的擺平，再對付灰衣老者，應該有七成勝算。」

櫻兒道：「那你爲什麼不把他們擺平了，奪下馬匹，給咱們用呢？」

郭長風道：「人家又沒招惹咱們，酒菜也留給咱們享用，怎麼好意思再搶他的馬匹。」

櫻兒道：「可是，他們如今反而走在咱們前面，一定會擺好圈套等着，以後麻煩可就多啦。」

郭長風道：「不會的，他們要想跟踪，就絕對不肯走在咱們前面，說不定還會替咱們準備好馬匹，讓咱們先走哩！」

三人將燒鷄鹵鴨分食一飽，繼續動身趕路，一路上說說笑笑，倒也不覺寂寞。

天亮不久，抵達一處鎭甸。

這是豫鄂邊界的一個小鎭，總共才百餘戶居民，鎭上唯一客棧，名叫「連陞號」，全店只有三間客房。

其中兩間是單房，比鴿子籠大不了多少，另外一間「通鋪」，倒可以擠下十來個人，却是骯髒零亂，臭氣薰天。

這地方往來的旅客，除了單帮小販，便是桐柏山的獵戶，客棧之簡陋，自然是意料中事。

林百合才到客棧門口，就皺了眉，低聲道：「這也是人住的地方呀？」

郭長風苦笑說道：「只有這一家客棧，將就些吧！出門在外，自然比不得在家裏。」

林百合走了一夜路，確實也累了，無可奈何，只好點頭答應。

誰知向客棧老闆一打聽，才知道兩間單房，只剩一間空着另一間還住着客人。

老闆望望三人的打扮，巴結地道：「二號房是位熟客，要往襄陽販貨的，本來一大早就要動身，因爲在此地有個老相好，昨夜想必太『熱乎』了，現在還沒起來，我看這樣吧，兩位公子先在一號房休息，這位小哥暫時『通鋪』，等二號房客人走了，我再替諸位換房間。」

林百合聽說要自己跟郭長風合住一間，登時窘得滿臉通紅，連聲道：「這怎麼行？咱們絕對不能住一間房，你不要胡說八道……」

櫻兒更是氣得面色發青，指着那老闆的鼻尖罵道：「你這老糊塗，瞎了眼啦？竟敢叫我去跟那些骯髒男人一起？當心我會割了你的舌頭。」

老闆道：「我是好意——」

櫻兒已經拔出寶劍，叱道：「好意？你再說一聲是好意，我就宰了你！」

那老闆嚇得慌了手脚，眼巴巴望着郭長風，道：「公子，你瞧瞧，這是從何說起？」

郭長風忙攔住櫻兒，道：「櫻哥，不許胡鬧，既然只有一間單房，你和二公子同住，讓我去睡『通鋪』好了，咱們休息半天，午後就上路。」

這樣安排，表面看來似乎不太合情理，却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林百合和櫻兒固然無話可說，客棧老闆更是千恩萬謝，連連打躬作揖。

郭長風把林百合主婢倆送去單間客房，又囑咐老闆代購三匹牲口，準備午餐和乾糧，然後進入「通鋪」房，合衣躺下，不久便入了夢鄉。

其實，「通鋪」的旅客全是販夫走卒，雖嫌骯亂，却不會在客棧中留連，此時大都起身路上了，房裏反而顯得挺寬敞清靜。

倒是住在單間房的林百合和櫻兒，一直沒有辦法入睡。

起初，兩人嫌寢具髒，將床上被褥都丟在地下，寧願睡硬床板，接着，又發現床上有「臭虫」，咬得人身癢心煩，難以安眠。折騰了許久，兩人實在疲倦已極，眼皮沉重，正昏昏欲睡，突然聽見隔壁傳來異樣聲響。

隔壁就是二號房，兩房之間，只有一層薄木板，是以那響聲清晰入耳，彷彿就在身邊。

櫻兒先被驚動，側耳聽了一會，忍不住輕輕推着林百合，嘎聲道：「小姐，你睡着沒有？」

林百合道：「怎麼樣？」

櫻兒道：「你聽兒隔壁的聲音麼？」

林百合道：「聽見了，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櫻兒道：「對！我也聽出是個女人，但老闆怎麼說是去襄陽販貨的客人？」

林百合道：「女人也能販貨做生意，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櫻兒道：「可是，隔壁不止是女人的聲音，好像還有一個男的。」

林百合道：「也許人家是夫妻倆。」

櫻兒停了片刻，又輕輕問道：「小姐，什麼叫做『老相好』？」

林百合道：「我也不懂，大約是指『老朋友』的意思吧，你問這個幹什麼？」

櫻兒道：「我覺得很奇怪，如果是夫妻，爲什麼却說是『老相好』，又說什麼昨夜太『熱乎』，究竟『熱乎』是什麼意思……」

林百合不耐煩道：「好啦！好啦！別管這些閒事，下午還要趕路早些睡吧！」

櫻兒不敢再說，只得住了口。

可是，沒過多久，隔壁的聲響竟越來越大了。林百合憤然道：「眞是吵死人，這樣怎能睡得着覺嘛！」

櫻兒一翻身爬了起來，啞聲道：「別睡了，我看這客棧裏要出事。」

林百合道：「出什麼事？」

櫻兒道：「你聽，那女人在呻吟，分明得了重病，男的却氣呼呼地，可能正用力捏着女人的脖子想把她活活捏死……」

林百合吃驚道：「眞的麼？你怎麼知道？」

櫻兒道：「這還不簡單，客棧老闆說太『熱乎』，就是指那女人在生病發燒，又說他們是『老相好』，意思分明說那男的跟客棧老闆是老朋友，兩個人合夥謀財害命，開的是家黑店。」

林百合聽了這話，不禁駭然變色，忙道：「那……那該怎麼辦……」

櫻兒道：「事不宜遲，你趕快去通知郭大俠，我先去救那女人。」

說着，拔出寶劍，一躍下床，直奔隔壁客房。來到房門外，只聽那女人的呻吟聲已經漸漸低弱，好像快要奄奄一息了。

櫻兒心急救人，飛起一脚，將房門踢開，仗劍衝了進去，嬌叱道：「大胆的惡賊，還不放手——」

等她看淸房裏的情形，却嚇得驚呼失聲，「噹啷」一聲響，自己倒鬆手拋了長劍，踉蹌倒退出來。

（未完）

天壤王郞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郞王岩遇一不知姓名婦人施放毒蛇向他暗襲，容他把毒蛇殺斃，已失去暗算者踪跡，但他與暗算者的一番對答，已被蘭陵郡主聽去，這本有助以宜城侯的寃情，但蘭陵郡主別具用心，要王岩從此不再往見萬飄萍，她當稟明五原王，釋放宜城侯，王岩含憤答允。王岩爲偵查暗害宜城侯的人，僞冒西廠太監蘇海，跟踪兩少女至一紫衣麗人居處，紫衣麗人用麻藥將他麻昏，命義女雪娃往試其是否眞太監，詎王岩並未被麻昏，反使雪娃墜入他陷阱，未幾，王岩把一隻潛伏屋頂的罕見蜘蛛彈落——

＊＊＊＊＊＊＊＊＊＊＊＊＊＊＊＊＊＊＊＊＊＊＊＊

雪夜探百虫　艷婦繪將軍

雪娃嬌軀一震道：「你殺了我娘的神蛛，咱們眞要死無葬身之地了，趁我娘還沒有到達，你快逃。」

蘇海道：「不要怕，雪娃，妳娘飼養的那點毒物，還奈何不了咱們。」

雪娃掙扎着立起身形，帶着惶急無比的哭聲道：「縱然你不怕我娘飼養的毒虫，你也敵不過我娘的武功，快逃，再遲就來不及了！」

蘇海仍摟着她的纖腰，從容不迫的淡淡道：「妳認爲妳娘的武功當眞會高過於我？我却有點難以相信。」

雪娃一跺脚道：「你這人怎麼啦，適才在廳上你不是一把就被我娘扣着手腕了麼？分明你不是我娘的對手，還要亂冒什麼大氣！」

「也許他說的對，適才他是故意讓我扣着的。」

這兩句突如其來的言語，使雪娃驚得如遭雷擊，她不知那裏來的神力，竟一扭腰肢，掙脫蘇海的摟抱，瘋狂般的衝出房門。

蘇海跟着晃身躍出，只見紫衣麗人俏生生的立在月光之下，美麗的粉頰，籠罩着一片殺機。

她身後四名少女，已換上一身勁裝，每人抱着一把映月生輝的金色彎刀，面頰上是一片冷肅。

雪娃像待宰羔羊一般，跪在紫衣麗人的身前發抖，這位神秘的徐娘，連正眼都未向她一顧。

蘇海緩緩跨前數步，雙拳一抱道：「這不關雪娃姑娘的事，夫人如若認爲有什麼不妥，由在下承當就是。」

可能他這聲夫人露出了破綻，紫衣麗人雙目一睜，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你，天壤王郞果然名不虛傳。」

這位中年漢子，確是王岩所改扮，他摘下一張製作精巧面具，朗聲一笑道：「夫人神目如電，在下王岩這廂有禮了。」

紫衣麗人瞧瞧王岩，再向跪於地面的雪娃瞥了一眼道：「不要在這兒現眼起來。」

雪娃應聲立起道：「謝謝娘。」身形一擰，趨赴紫衣麗人的身後，眼角流轉之間，向王岩投過來一瞥嬌羞的眼神。

待雪娃起身之後，紫衣麗人忽然面色一沉道：「王大俠……」

王岩道：「夫人有什麼指示？」

紫衣麗人道：「賤妾姓卞，名叫紅娘。」

王岩道：「人美，姓名也動聽，果然是人如其名。」

卞紅娘嫣然一笑道：「聽說王大俠遊戲風塵，迄今仍未成家？」

王岩道：「在下命中該做光棍，只好就這麼浪跡天涯了。」

卞紅娘道：「那是王大俠眼光太高，所以會蹉跎許多寶貴的歲月，其實天涯何處無芳草？王天俠只是不願担負家庭的責任而已。」

王岩哈哈一笑道：「夫人說的是，在下疏懶慣了，實在打不起成家的念頭。」

卞紅娘道：「王大俠只怕是言不由衷吧？要不，……」

她拖着一條頗堪玩味的尾音，還回頭向雪娃瞧了一眼，這一眼固然使雪娃羞得抬不起頭來，機智過人的王岩，也弄得窘在當地。

因爲那「要不」二字份量十分之重，除了含有「天涯何處無芳草，你王大俠是沒有遇到合於心意之人，現在你遇到咱們的雪娃你就動了心了，要不怎麼能對她那麼痴痴纏纏呢？」

再就是那「要不」二字，含有嚴厲的責問之意，那是說「你既無心成家，爲什麼對雪娃舉動輕薄？要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存有玩弄侮辱之意。」

王岩究竟智慧過人，他微微一窘，立郎面色一正道：「一個酒意頗濃之人，做起事

來往往不由自主，不過王某如若做錯了什麼，一定會負起錯誤的責任的。」

卡紅娘螓首微頷道：「王大俠不愧是一個誠信的君子，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今晚月色十分動人，王大俠有興趣與賤妾作月下淸談麼？」

王岩道：「夫人如果有此雅興，在下自然樂於奉陪。」

卡紅娘微微一笑，回頭對侍立身後的少女道：「小渦，栗子去準備些茶點。」

小渦栗子是最年幼的兩名少女，她們應聲奔進屋內，捧來淸茶一壺，及四色精美的點心。

院內原有一方石桌，四說石櫈，就地取材，毋須她們再去張羅。

擺好茶點，卡紅娘肅客入座，她端起面前茶杯，道：「王大俠請用茶。」

王岩說道：「在下在入夜之後，沒有飲食的習慣，咱們談談可以，飲食恕不奉陪。」

卡紅娘向茶杯輕輕飲了一口，淡淡一笑道：「王大俠是懷疑茶點之中有毒了，既然如此，賤妾不勉强就是。」

王岩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面對夫人這等使毒的大行家，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二。」

卡紅娘笑笑道：「這是人之常情，王大俠沒有錯，不過，王大俠能不爲迷藥所困，又何必懼怕茶中有毒！」

王岩並不說破他是以精湛的內力，藉酒發揮，將藥力排出體外，只是含蓄的一笑道：「那是夫人手下留情，王某才能倖免。」

卡紅娘突然長長一嘆道：「人生遇合，當眞奇怪得很，咱們原是勢難兩立的仇家，居然會促膝淸談來了。」

王岩道：「夫人的說法，在下不敢苟同，咱們素昧平生，那來的什麼寃仇？充其量不過一點誤會罷了。」

卡紅娘面色一沉道：「王大俠殺了我心愛的神蛛，按本門門規，咱們已變做誓不兩立的仇家了！」

王岩心頭一顫，立卽暗凝功力，作了應變的準備，但神色上仍洒脫一笑道：「在下不過自救罷了，咱們如若易地而處，夫人難道會任人宰割？」

卡紅娘道：「賤妾很同情王大俠的處境，可惜，你不該犯下一項十分嚴重的錯誤！」

王岩愕然道：「偶犯錯誤，聖賢難免，但在下却不明白犯了什麼錯誤。」

卡紅娘道：「兎死狐悲，物傷其類，王大俠不該闖來此地的！」

她語音甫落，王岩已感到一片怪異之聲，急流目四顧，發覺刹那之間，整個院落已佈滿了各種毒物。

地面上是毒蛇及蜈蚣，只見紅信伸縮，百足齊動，構成一幅驚人的場面。

在四週圍墻之上，是無數藍光閃閃的毒蠍，牠們翹着勾尾，往返爬行，只要瞧牠一眼，就會使人連打寒噤。

卡紅娘又嘆息一聲道：「牠們要替神蛛復仇，賤妾實在不便反對，不情之處，還望王大俠多多原諒。」

王岩哈哈一陣狂笑道：「爲同類復仇，應該，應該，只是這些毒物飼養不易，毀了實在有點可惜。」

卡紅娘哼了一聲道：「王大俠自信能毀得了麼？牠們久經訓練，每一個都能行動若風，而且毒性劇烈，中者必死，王大俠千萬不可擅動！」

王岩道：「夫人之意，是要在下束手待斃？」

卡紅娘道：「那就要看王大俠的了，生死二字，只在王大俠一念之間。」

王岩道：「怎麼說？」

卡紅娘忽然語氣一轉道：「一般浪跡江湖之人，餐風露宿，居無定所，旣得不到半點享受，有時還不明白的丟掉生命，此等自命豪俠的人，實在愚不可及！」

王岩道：「這就難說了，所謂人各有志。」

卡紅娘道：「如若要你左擁嬌妻，右抱美妾，衣錦食玉，一呼百諾，你願是不願？」

王岩一怔道：「我？願，願，可是畫的月餅難以充饑夫人豈不是多此一問。」

卡紅娘伸手一掠鬢際長髮，風情萬種的嬌媚一笑道：「賤妾虛度三十四個寒暑，現在還是雲英未嫁之身……」

王岩道：「啊，請恕在下冒失，不該稱姑娘爲夫人的。」

卡紅娘幽幽一嘆道：「自古紅顏多薄命，爲了家姊的不幸，賤妾幾乎視婚姻爲畏途了！」

王岩道：「令姊必然國色天香，像仙姬般的美人兒了，她是誰？」

卡紅娘廻眸一笑道：「咱們扯得太遠了，還是說說我這五名徒兒吧。」

一頓接道：「雪娃等五人是我親手調教的徒兒，雖然習慣上她們叫我一聲娘，當我擇人而事之時，她們也就隨我而嫁，備位小星了。」

王岩嘖嘖稱羨道：「不知是那位兒郎，幾生修來的這等艷福。」

卡紅娘畧現忸怩之色道：「王大俠！賤妾有幾句不顧羞耻之言，希望你不要見笑。」

王岩道：「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姑娘有話但說無妨。」

卡紅娘道：「按本門門規，賤妾本欲不擇手段來對付王大俠的……」

王岩道：「就是爲那隻神蛛？」

卡紅娘道：「不錯，不過賤妾已改變了主意。」

王岩道：「姑娘是要放在下一馬了，王某先行謝過。」

卡紅娘道：「是的，賤妾不想傷害於你，但你必須答允賤妾一項要求。」

王岩道：「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决不推諉。」

卡紅娘道：「家姊在婚姻上受到重大的創傷，人生樂趣，幾乎全部喪失，惟一挽救之策，是替她物色一位終身相依的伴侶，……」

王岩道：「好主意。」

卡紅娘道：「這麼說王大俠是不反對賤妾的要求了。」

闢弦歌而知雅意，王岩早已知道卡紅娘的用心，但毒虫佈滿院庭，出困幾乎絕望，他不得不故作痴呆，希望拖延時間以尋求奇跡。

此時他無法再遲不作答了，口中一個哈哈，掌出如風，猝然扣向卡紅娘腕脈。

這一抓，宛如電光石火，按說卡紅娘是難以閃避的。

但他面色忽然一變，抓出的五指，又快如閃電般收了回來。

原來卡紅娘的衣袖之中，竟伸出一個紅色的蛇頭，紅信伸縮，正迎向他掌心。

如果他不收回手掌，只怕還沒有碰到卡紅娘的玉腕，就先遭到蛇吻了，看來他目前的處境是一敗塗地，已無還手可能。

縱然心頭驚嚇不已，他那英朗的面頰之上，仍是一片欣喜的笑容，無論心機多麼深沉的人，也不易瞧出他在僞裝。

收回手腕，他才面色一正道：「令姊多大了，姑娘這不是强人爲難？」

卡紅娘道：「家姊只大我兩歲，我知道這是委屈了你。不過，賤妾是想效法娥皇女英的故事，還帶着這五名丫頭，這樣，你總該滿意了吧？」

王岩想不到卡紅娘如此大胆，竟敢在一個初次相逢的陌生男子之前毛遂自荐。

但她擺的是霸王宴，王岩除了順從，已經別無選擇，因爲她說過，生死二字，只在他一念之間。

以一個江湖浪子來說，這無異天降洪福，誰知王岩却哈哈一笑道：「姑娘這番盛情，王某十分感激，只是男女之間，最重要的是一個情字，感情須要培養才能發生，希望姑娘能假以時日。」

卡紅娘冷冷道：「你這是不答允？」

王岩道：「在下並未拒絕，只希望假以時日罷了。」

卡紅娘道：「好吧，你不妨仔細的想想，明早我再來聽你的回音。」

她不理會王岩，逕率雪娃等五名少女姍姍而去。

卡紅娘走了，但滿院毒物並未撤收，沒有人看守着王岩，他却只有二丈方圓的活動空隙。

瞧着那些腥風四溢的毒物，他幾乎連日間的飲食都要嘔吐出來，雖然牠們暫時不會對他攻擊，但在毒物環伺之下，怎麼也不會自在。

他圍着石桌踱方步，苦苦的想着出困之策，計策還沒有想出，自己幾乎被石櫈絆了一絞。

他的身軀輕輕碰了一下石桌，身畔傳出噹的一响，他人也同時跳了起來。

這不是出了什麼岔，是他發現了出困的奇跡。

適才噹的一响，是百寶囊碰到石桌發出的音響，他靈智一閃，想起了百寶囊中的一隻圓筒。

那是得自簡幽蘭的骷髏神雷，武林中列爲禁品的絕毒暗器。

它噴出的豆大黑沙可以遇物卽燃，對付毒虫，用火攻應該是有效的利器。

他掏出骷髏神雷，算定了由存身之處至院墻的距離，只要中途接力一次，他就可以突圍而出。

於是，足尖輕點地面，身形像離弦强弩般飛了起來，同時輕輕一按彈簧，一蓬巨大的黑沙已激射而出。

黑沙擊中地面，也擊中了不少蛇虫，一陣輕响的同時，燃起一片碧綠的火光。

火光驟起，滿院騷動，毒蛇蜈蚣紛紛向四週逃避，王岩在借力縱起之前，再向圍墻噴射一次。

憑藉骷髏神雷，他終於安全的逃出火巷，迎着嗖嗖寒風，他輕輕吁出口長氣。

忽然，他現前面不遠之處，倂肩走來兩名大漢，瞧他們的那矯健的步履，他不由暗起戒心。

片刻之間，他們迎面相遇，那雙大漢脚下一停道：「朋友可是姓王？」

王岩一怔道：「不錯，兩位有什麼指教？」

兩名大漢之一道：「咱們差點沒翻轉武昌城的地皮，總算找到朋友你了。」

另一大漢接道：「有人在等閣下，咱們走。」

王岩道：「兩位是誰？等在下的又是那位高人？」

原先說話的大漢道：「咱們兄弟名不經傳，說了也是白費，至於找你的那位，待會見了面你不是就知道麼？」

王岩向對方深深投下一瞥道：「好吧，兩位請帶路。」

兩名大漢道聲「好」，身形一轉，向西北發足急奔。

此時夜色深沉，整個武昌城都在睡夢之中，他們不必顧忌什麼，全都展開一身驚人的輕身功力。

經水路街，拐大東門，在長湖堤一處巍峨巨第之前，他們停了下來。

巨第的大門是開着的，門前還掛着一對隨風搖曳的紗燈，論氣派，並不比宜城侯府有什麼遜色之處。

他們剛剛到達，立卽迎上來兩名大漢，現在王岩終於明白了，他們原來是蘭陵郡主的部屬。

迎上來的兩名大漢他都朝過相，在蘭陵郡主的部屬之中，是兩名頗具權勢的領袖人物。

右面身材瘦長，兩腮無肉的錦袍漢子，是五原王府的侍衞長，名叫程占邦，左面身材稍矮的一個，是來自西廠的高手尙出雲。

這兩人的面色，此時都是一般鐵青，雙目煞光流轉，是一副怒極的神色。

王岩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但由這兩人的面色，以及搜遍全城，深夜不休的尋找自己，必然不是一件平常之事。

果然，程占邦跳前一步，怒喝一聲道：「姓王的，咱們郡主對你一再忍讓，難道你是狼心狗肺不成！」

王岩一呆道：「郡主出了什麼事，程大人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程占邦一哼道：「少跟爺們來這個，說，郡主現在在那裏？」

王岩大吃一驚道：「怎麼？郡主失踪了？」

西廠高手尙出雲冷冷道：「聽人說天壞王郞不簡單，果然比狐狸還要狡詐。」

王岩面色一變，但他忍住沒有發作，他並非畏懼這般來自京師的高手，是想將蘭陵郡主失踪之事弄個明白。

因此，他冷冷一哼道：「你們憑什麼懷疑在下？」

程占邦道：「咱們郡主除了你，並未與其他江湖人物結下樑子，再說，這幾天

你到那兒去了？」

王岩道：「各位認爲王某有刦持郡主的必要？在下淌這趟渾水，不過想緝拿殺死常公公的眞兇而已，說明白點，王某根本就是一個局外之人，換在你，你願意做出如此愚拙之事麼？至於在下這幾天的行踪麼，只是在查訪兇人罷了。」

程占邦道：「閣下深夜出現街頭，也是爲了查訪眞兇？」

王岩道：「不錯，正是如此。」

程占邦道：「找到了麼？」

王岩道：「找到了，可惜王某無能，幾乎喪失了性命。」

程占邦冷冷道：「當眞麼？眞兇在那兒？」

王岩道：「在火巷一間住宅之內，那人善蓄毒虫，在下差一點遭到毒手。」

尙出雲一哼道：「不要聽他的，程兄，咱們先將此人擒下來再說。」

王岩冷冷道：「不是王某說大話，憑兩位還沒有擒拿在下的能力。再說，郡主失踪之事，可能與眞兇有關，希望兩位不要逞一時之氣，誤了大事可不是好玩。」

程占邦沉吟道：「好，咱們暫時聽你一次。」

王岩道：「事不宜遲，請程大人立即派人收集一點硫磺及引火之物，咱們立刻前往火巷，只要擒到對方之人，就不難問出郡主的下落。」

長湖堤有兩家藥材店，收集硫磺倒沒有什麼困難，可惜的是他們還有兩隻骷髏神雷由蘭陵郡主及小桃兒保管，郡主失踪不談，小桃兒也率領另一批人尋找郡主去了，在對付毒虫來說，自然是一項損失，但以時機迫急，也就顧不了許多了。

待到他們趕到火巷，已是東方泛白的凌晨時分，王岩取出骷髏神雷，領先向那幢曾經佈滿過毒虫的院落撲去。

但，除了蕭蕭晨風，這片庭院靜如死域，如非地上還殘留着幾隻毒虫的屍體，王岩還以爲走錯了地方呢。

他們搜遍整個屋宇，沒有找到半絲人跡，最後他們帶着失望的心情，在廳堂中作了一次商談。

王岩首先咳了一聲道：「咱們的行動不算太慢却想不到那女人竟如此狡滑。」

程占邦怒哼一聲道：「我不相信她能逃到天上去，尙兄，走，咱們去找按察大人。」

語音一頓，回顧王岩道：「兄弟要發動官家的力量，與那魔頭作殊死週旋，但在京師高手尙未到達之前，眞能担當大任的人，還眞不多，必要之時，還得借重少俠。」

王岩道：「在下能力有限，不過，只要程大人一紙相召，在下決不推辭。」

尙出雲冷冷道：「程兄當眞認爲郡主是落在那玩毒虫的手中？」

程占邦一怔，說道：「尙兄有甚麼高見？」

尙出雲道：「咱們總不能聽信姓王的片面之詞，是麼？何況，他手中還有咱們幾條人命的血債，那隻骷髏神雷，不就是郡主心愛的獨門暗器？」

王岩勃然大怒道：「王某如若要不利於閣下，何須費如此多的週折，對不起，程大人，疑人莫用，在下就此告辭。」

語音甫落，身形驟起，足尖一點瓦面，逕向城外奔去。

× ×

天空炸開銀色的雪花，爲即將來臨的年關換上了一件嶄新的罩袍，雖然寒氣凌厲了一點，却予人一股美的感覺。

王岩彈了一下身上的雪花，無限感慨的長長一吁道：「還有三天就是除夕了，唉！」

人逢佳節倍思親，在那般情景之下，任何一個天涯遊子都皺眉長嘆的。

他離開了火巷，就一逕來到沙湖，他原想去瞧瞧萬飄萍的，但以時間過早，在禮貌上難免唐突佳人，因此，他便孤零零的，在沙湖之畔，與起遊子思鄉的嘆息。

忽然，他身形一轉，冷冷道：「朋友好高的興緻，在這般時辰也來遊湖麼？」

「王大俠是不願他人掠美了，你不是比小妹更早麼？」

隨着銀鈴般的笑聲，由林中走出一位披着鵝黃風氅的美麗姑娘，另有兩名青衣少女，緊緊跟在她的身後。

王岩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萬姑娘，在下失禮得很。」

萬飄萍微微一笑道：「失禮的是小妹，因爲我驚擾了你的雅興。」

王岩苦澀的一笑，逕自擰轉身形，投目烟波，道：「姑娘……」

萬飄萍道：「王大俠有甚麼指教？」

王岩道：「在下已找到殺害常太監的眞兇了……」

萬飄萍驚喜道：「當眞麼？王大俠，他是誰？」

王岩道：「卡紅娘……」

萬飄萍愕然道：「甚麼？是她？」

王岩身形猛的一旋，瞅着萬飄萍道：「妳們認識？」

萬飄萍道：「同住本城，自然認識，但就小妹所知，她不可能是行兇之人。」

王岩道：「姑娘如此肯定，必然有所根據了？」

萬飄萍道：「王大俠只怕徹夜未眠吧？咱們先回去歇息一下再作詳談。」

王岩道：「這樣也好。」

回到侯府，王岩吃過早餐，再作一番調息，然後他與萬飄萍在內廳相聚。

此時萬飄萍只穿着一件黃絲袍，粉脂不施，淡雅宜人，廳上紅紅的炭火，散發着暖烘烘的熱氣，使她那清麗絕俗的嬌靨，映上一片瑰麗般的嬌紅。

她向王岩嫣然一笑道：「王大俠是怎樣遇到卡紅娘的？」

王岩道：「在她有意安排之下，在下自然能夠遇見她了。」

接着他將自小相國寺遇到引誘他上釣的那雙少女說起，只畧去與雪娃的那段綺麗風光，敍述得可說隻字不遺。

萬飄萍笑笑道：「綺麗驚險，兼而有之，除了天壞王郎，誰能有如此奇妙的艷遇！」

王岩面色一紅道：「姑娘說笑話了，那卡紅娘究是何許人物？」

萬飄萍道：「卡家來自關外，落籍本城已有五代，紅娘的祖父善於理財，傳至紅娘之父，已堪稱本城的豪門，可惜其父

早死，只遺下她們母女三人，她姐姐綠珠又遇人不淑，最近文君新寡，精神上難免備受折磨……」

王岩道：「富室千金，却喜蓄養蛇虫，如非姑娘之言，在下幾乎難以相信。」

萬飄萍道：「王大俠如若知道她們姊妹是名震武林的蛇丐之徒，就不會以爲怪異了。」

王岩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萬飄萍道：「紅娘姐妹喜蓄蛇虫，在她們百虫山莊，可以說觸目皆是，但那些蛇虫絕對無毒，縱然被咬一口，也不可能造成傷害。」

王岩一怔道：「可是圍困在下的蛇虫，分明蘊有劇毒……」

萬飄萍道：「不錯，但經她們姐妹去掉毒囊，自然變做無毒之虫了。」

王岩道：「在下曾被青蛇纏腕，那卡紅娘又自承是暗算常太監之人。」

萬飄萍道：「依小妹猜想，其中可能大有蹺蹊，不管怎樣，蘭陵郡主失蹤是一件極端嚴重之事，咱們不妨前往百虫山莊查看一個究竟。」

王岩道：「好，咱們走。」

萬飄萍取了一件披風，回頭對奶娘七婆道：「京裏的人如果來了，請七婆接待一下，我跟王大俠到百蟲山莊，會很快回來的。」

七婆道：「小姐還帶誰去？」

萬飄萍道：「只帶蕭玲玲姐妹兩個够了，我想不會有甚麼意外的。」

× ×

武昌賓陽門內的洪山，也是一個名勝之地。山上有長春觀，環丹井，林木蓊鬱，景物頗爲不俗。

山左聳立着一片莊院，高墻環護，四週圍繞着參天古木。

這就是聞名遠近的百蟲山莊，氣派够大，只是令人有點陰森森的感覺。

辰巳之交，莊門外來了一男三女，正是王岩及萬飄萍主僕。

王岩向那緊閉着的院門瞥了一眼，回顧萬飄萍道：「姑娘來過百蟲山莊？」

萬飄萍道：「沒有，小妹只是三年前與卡紅娘偶然相遇，那時雙方師尊在座，彼此並未多作交談。」

王岩道：「既然雙方師門已有交往，咱們最好不要傷了和氣。」

萬飄萍道：「如若常公公當眞是她們做的手脚，她們早已忘記師門交往了。」

語音一頓接道：「玲玲！妳去叫門。」

蕭玲玲應了一聲，上前手叩銅環，高聲叫道：「有人麼？咱們是侯府來的。」

半晌，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拉開雙扉向王岩等打量一眼道：「各位找誰？」

蕭玲玲道：「咱們是宜城侯府的，我家小姐來拜會你們二姑娘。」

白髮老者道：「請稍待，小老兒這就去通報。」

砰的一聲，院門已關了起來，他竟將登門拜訪之人摒諸門外，這位白髮老者，實在無禮已極。

蕭玲玲哼了一聲道：「小姐！這老頭好生無禮，待小婢劈掉他這扇牢門。」

萬飄萍搖搖頭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咱們不能跟一個看門的一般見識。」

蕭玲玲不敢違拗，只好撤着嘴退過一邊。

約莫一炷香的時間，院中才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院門大開，身着紫衣的卡紅娘當門而立。

萬飄萍福了一福道：「還認識小妹麼？紅娘姐。」

卡紅娘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萬小姐，咱們有三年不見了吧？」

萬飄萍道：「小妹疏於禮數，請姐姐不要見怪，今天……實在冒昧得很。」

卡紅娘道：「那裏的話，貴人寵臨，使寒舍蓬蓽生輝，咱們請都請不到呢！外面風寒甚重，萬小姐請裏面待茶。」

她始終沒有瞧看王岩一眼，也沒有詢問他是何等之人，如此一來，倒對了萬飄萍的心意，她不問，萬飄萍也樂得不提。

可是王岩的耳中却同時響起兩股傳音，如非他功力精湛，幾乎無法適應這罕見的尷尬場面。

「王少俠原來攀上了高枝，勿怪將咱們棄若敝屣了，不過，願爲自由狗，不做貴人夫，閣下昂藏七尺之軀，難道生的是一身賤骨？」

這段極盡諷刺的傳音，自然是卡紅娘所發，萬飄萍那溫柔的聲浪，也不分先後的响了起來。

「王大俠！卡紅娘裝瘋賣傻，不知她是什麼存心，你說小妹要不要給你介紹一下？」

王岩聽完兩處傳音，主客雙方業已踏進院門。

對卡紅娘，他可以不加睬理，對萬飄萍，他必須立即予以回音。

此時他走在萬飄萍的身後，傳音便捷得很，微一凝神，一絲音波已然送進萬飄萍的耳鼓。

「她裝瘋賣傻，咱們不是更加方便？不管她什麼存心，不介紹才是上策。」

「這樣豈不委屈王大俠了！」

「遊戲風塵罷了，姑娘何必在意。」

他說話間，並未放棄對環境的觀察。只見所走之處，是一條可以雙騎並馳的甬道，兩旁松柏夾徑，林蔭遮蔽天日。此時雪花依舊飛舞，地上積雪已然盈寸，走在這等陰沉沉的甬道之中，難免令人生出一絲寒意。

他們前進約莫十餘丈，一股勁風帶着大片積雪，忽然向萬飄萍當頭襲來。

這位侯門千金，對那急風迅雷般的突變，居然神色不動，連王岩及蕭氏二婢，也像沒事人一般。

別人不加理會，走在萬飄萍身旁的卡紅娘可不便裝聾做啞，因爲她不僅身爲主人，那積雪同樣會洒得她一身一臉。

彩袖迎風一揮，大片積雪已被她原封送回，同時吱吱幾聲急啼，一條黑影向樹叢一閃便已不見。

卡紅娘歉然一笑道：「對不起，萬小姐，牠們沒有惡意，只是喜愛捉弄初來做莊之人。」

萬飄萍淡淡道：「姐姐勿須解釋，否則就不叫百蟲山莊了。」

走完甬道便是這幢巨廈的正門，一條碩大無朋的巨蟒，正盤據在橫書「百蟲山莊」四字的匾額之上。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仙、歐映陽雪、麥亮宇往路加山等候青城七子到來搏鬥，詎候至三更半仍未見七子等到來，遂聯袂往萬盛莊查看，方知萬盛莊遭變，黎靖欽父女及五子均不在，莊中躺着二子及七莊漢屍體、麥亮宇等尋查不出兇手何人，只好怏怏離去，不料甫至半途，遇黑龍會使者攔路宣讀黑龍會主令諭，禮聘麥亮宇，梅仙、歐陽映雪爲該會執法堂正副堂主，限一月後報到，使者不管麥亮宇答允否便策騎而去，梅仙猜忖今後必有麻煩，麥亮宇問他是否一月後不往報到，黑龍會就會來找麻煩——

三英遭嫁禍 十誠動無明

梅仙點頭道：「我想他們必定不肯輕易放過我們。」

麥亮宇神情淡漠毫不介意地道：「那就讓他們來試試好了。」

梅仙一見麥亮宇那副滿不在乎的神情，眉鋒不由微微一蹙，道：「三弟，你以爲『黑龍會』的人是很好對付的麼？」

麥亮宇心念倏然一動，注目問道：「大哥知道『黑龍會』的底細？」

梅仙搖頭道：「我和你一樣，也是第一次聽說其名。」

麥亮宇道：「那麼大哥又怎知他們不好對付？」

梅仙道：「我是判料猜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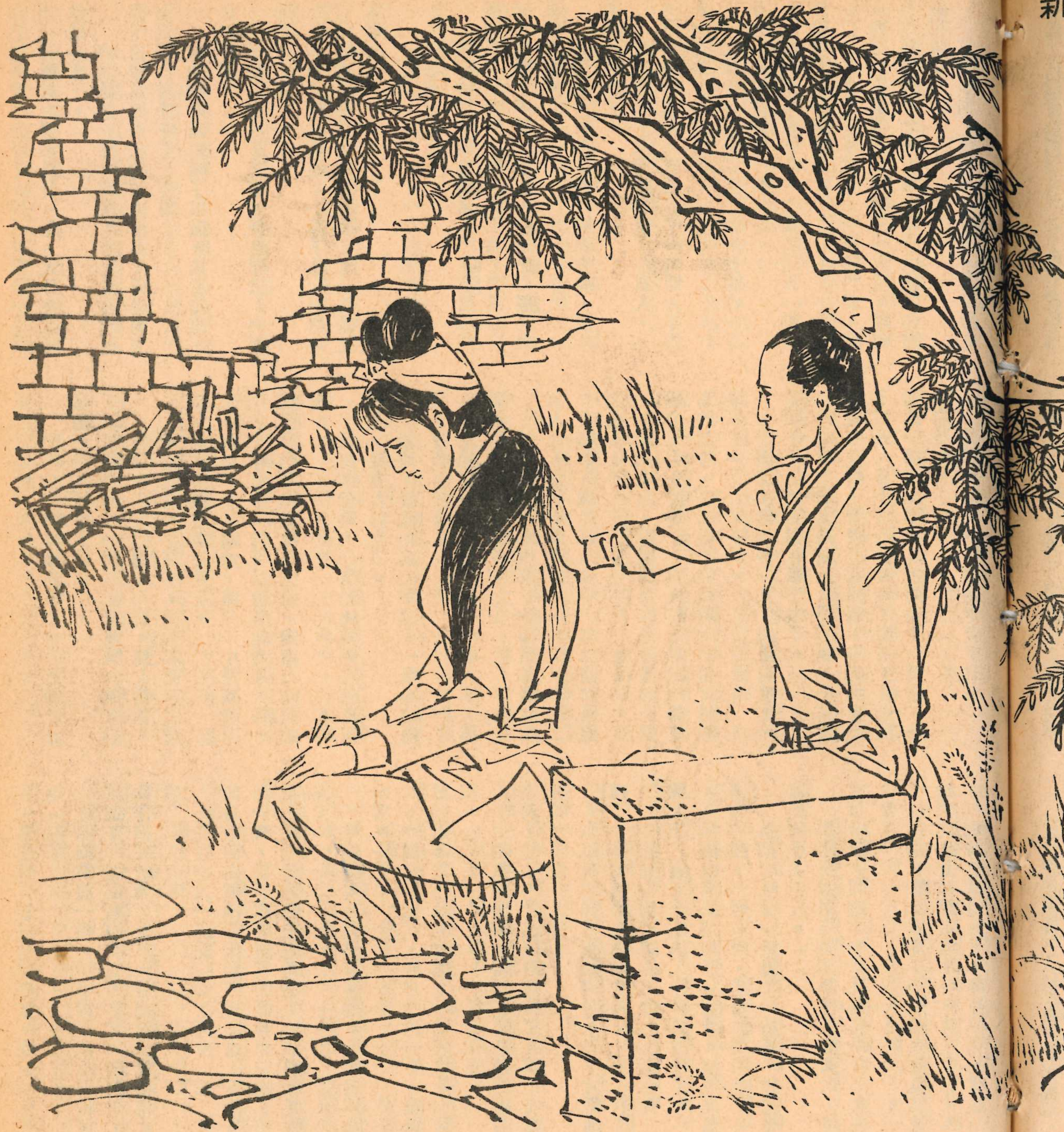
麥亮宇突然朗聲一笑道：「大哥多慮了，一個默默無聞於江湖的『黑龍會』，難道還會强過青城派和白骨谷主，比白骨谷主還難對付不成？」

梅仙雙眉微蹙了蹙，歛容說道：「三弟，你休要小瞧了這默默無聞的『黑龍會』，如果我猜料的不錯，他們不但强過青城派和白骨谷主，其聲勢實力之强，連那譽稱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兩派，可能都要畧遜少許。」

麥亮宇心頭不禁微微一震，道：「大哥這話？……」

梅仙淡然一笑，問道：「三弟可知，那『祁連三雄』和『淮河雙蛟』是何許人物？」

麥亮宇搖頭道：「小弟不知。」



梅仙又問道：「你看他們的功力身手如何？」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所學如何，雖然不知，但是從他們的氣勢與眼神上看來，功力似頗不弱，該是內外兼修的武林好手。」

梅仙道：「比那『青城七子』和『鐵筆秀士』黎靖欽等如何？」

麥亮宇道：「那『祁連三雄』和『青城七子』等人可能在伯仲之間，『淮河雙蛟』却要差遜少許。」

語鋒一頓，眨眨星目問道：「大哥的判料猜想，可是就根據他們五個？」

梅仙微一點頭道：「他們五個都是當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威霸一方的巨擘，但是以他們的身份，在『黑龍會』中僅只是居執事弟子之上的使者職事，於此可見，這『黑龍會』雖尚默默無聞於江湖，而其會內所網羅的人物，必然都是當今江湖巨擘，一流高手，八荒中一些身懷奇學異能之士。」

麥亮宇聽後，默然仔細地想了想，覺得梅仙的這份見解判料，確實頗爲有理，遂不由雙眉微皺了皺，臉色神情有點凝重地說道：「照此說來，這『黑龍會』若果眞找起我們的麻煩時，事情倒眞是不可輕視，有點棘手不好對付呢。」

梅仙道：「我只是這樣的推測猜想，將來究竟如何？是不是棘手不好應付，還須至時才能清楚。」

歐陽映雪說道：「大哥，這種一個月以後的事情現在談它何用，這個什麼『黑龍會』，如果眞敢找我們的麻煩，我們就

全力接着他們的好了，何況事情是不是眞如大哥所料，還不見得一定，大哥也眞是敏感多慮了。」

梅仙微微一笑，說道：「二妹說的也是，但願這確是我的敏感多慮，猜料的完全錯誤不對就好了，否則……」

忽地幽幽地輕嘆了口氣，搖了搖頭，住口不言。

歐陽映雪美目眨動地接口問道：「否則怎樣？大哥。」

梅仙淡淡地說道：「算了，一切還是留待到時再說吧，此際說來，也只是徒亂人意。」

× ×

這是座大宅院。

兩扇大門緊緊地關着，門上的黑漆已經剝落了，黃銅門環已發了黑，門前的石階上積滿了厚厚的塵土，牆頭上長着尺來高的青草。

這現象，顯然是座荒廢的宅院，很久沒有人居住了。

傍晚時刻，大宅院前來了六個人，一個白髮銀髯老人，三個少年和兩個身穿墨綠衣裙的中年美婦人。

三個少年人是二男一女，女的是一身青衣，男的衣着是一紫一白。

他們正是孤獨客，「寰宇三英」和「墨綠雙鳳」碧芝碧蘭。

六個人身形停立在大宅院的門前，歐陽映雪望了望那兩扇緊關着的大門，轉向孤獨客問道：「老人家，歐陽大俠就住在這兒麼？」

孤獨客點了點頭：「不錯，這兒就是歐陽大俠的府第。」

歐陽映雪黛眉微皺地道：「看樣子好像已經很久沒有人居住了。」

孤獨客道：「到裏面一看就知道。」

話聲中，人已騰身而起，躍上牆頭。

歐陽映雪和麥亮宇，梅仙和碧芝碧蘭等人也立即跟着騰身登上。

院中，長草遍地，滿目一片荒蕪凄凉景象，暮色中，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間的屋門都緊緊地關閉着，走廊上蛛網塵封。

以這跡象看，這座宅院的確已經荒廢很久，沒有人居住了。

驀地，後院中火亮一閃，一間小屋內點上了燈。

麥亮宇抬手一指，道：「老人家，那裏有燈亮。」

孤獨客微一點頭道：「那裏有燈光就有人住，我們去看看吧。」

話落，飄身落入院中，領先直向後院走去。

跨入後院，距離那間燈光外透的小屋還有五丈多遠時，小屋裏已經傳出一個蒼勁的聲音，喝問道：「是那一位朋友駕蒞蝸居？」

孤獨客突然哈哈一笑，揚聲說道：「老駝子，是我孤獨老頭子來了。」

小屋內燈光搖曳，人影閃幌，一個滿頭灰髮蓬亂，背後駝峰高聳，年約六旬上下的老人自小屋內現身走了出來，目光電閃地一掃麥亮宇等人，問道：「蕭老，這幾位是？……」

孤獨客道：「他們是『寰宇三英』，老大名梅仙，老三名麥亮宇，藝出『五先生』門下。」

語鋒微微一頓，抬手指了指歐陽映雪說道：「這位姑娘，位居第二，老駝子，你仔細的看看，是不是有些兒似曾相識之感？」

駝背老人「鐵駝」雷江聞言一怔！但他心中明白孤獨客此話必有深意，遂即目光一凝，望着歐陽映雪的嬌靨兒注視了稍頃，突然目射奇光地問道：「姑娘尊姓大名？」

歐陽映雪含笑點首答道：「我名歐陽映雪。」

「鐵駝」雷江，雙目倏然一睜，臉現激動驚喜之色地，說道：「妳果然是小雪兒。」

這語氣很明顯，雷江在問姑娘的姓名之前，他心中就已經猜想到了，要不怎會有那「果然」之意？

歐陽映雪神情不禁愕然一怔！詫異地道：「你知道我的小名？」

「鐵駝」雷江滿臉興奮之色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姑娘，妳終於回來了。」

歐陽映雪迷惑地眨眨美目，轉望着孤獨客問道：「老人家，這是怎麼回事？」

孤獨客微微一笑道：「姑娘，妳就是這兒的小女主人。」

歐陽映雪兩隻美目睜得又圓又大，滿臉驚奇地，問道：「我就是這兒的小女主人？」

孤獨客點點頭道：「歐陽大俠也就是姑娘的生身父親。」

歐陽映雪明白了，美目一眨，望着「鐵駝」雷江道：「駝伯伯，我爹他老人家現在什麼地方？」

「鐵駝」雷江神情一怔！倏然轉頭向孤獨客問道：「蕭老，你還沒有告訴姑娘麼？」

孤獨客搖了搖頭道：「還沒有。」

「鐵駝」雷江目光掃視了梅仙和麥亮宇等人一眼，說道：「姑娘和梅公子麥公子請到屋裏坐下，老朽再詳細地告訴姑娘好了。」

說着，側身舉手肅客。

進入屋內，孤獨客和梅仙，歐陽映雪，麥亮宇四人分別依次落了座，「墨綠雙鳳」碧芝碧蘭二人垂手併肩站立在梅仙等三人的身後，「鐵駝」雷江則坐在梅仙等四人的對面。

坐定，「鐵駝」雷江口中輕咳了一聲，目光凝望着歐陽映雪問道：「姑娘，妳阿姨安好麼？」

歐陽映雪點點螓首道：「二位阿姨都安好。」

「鐵駝」雷江又問道：「妳阿姨她沒有告訴妳令尊的事情？」

歐陽映雪螓首一搖，道：「沒有，二位阿姨從來沒有和我談說過我爹娘的事情，並且連問都不許我問，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不知道我爹娘是誰？直到這一刻之前，才知道我爹的名號。」

「鐵駝」雷江眉鋒微蹙地想了想，道：「妳這次下山時，妳阿姨什麼也沒有對妳說麼？」

歐陽映雪道：「只要我去哀牢山百花坪去找一個人，其他什麼也沒有說。」

「鐵駝」雷江道：「妳去過哀牢山了麼？」

歐陽映雪點點螓首道：「去過了，但是那人不住在那裏，離開百花坪已經三年多了。」

「駝鐵」雷江道：「那人他叫什麼名字？」

歐陽映雪道：「叫花痴。」

「鐵駝」雷江，雙眉微微一皺，轉向孤獨客問道：「蕭老哥，你知道這個名字不？」

孤獨客默然沉思了刹那，搖頭道：「從未聽說過。」

歐陽映雪接口說道：「駝伯伯，我爹他老人家現在什麼地方？您快告訴我。」

「鐵駝」雷江神色忽然一黯，道：「妳爹已經去世了。」

歐陽映雪神情不禁一呆！問道：「那麼我娘呢？」

「鐵駝」雷江道：「和妳爹同時去世的。」

「呵……」歐陽映雪神情又呆了呆，問道：「兩位老人家，是在什麼時候去世的？」

「鐵駝」雷江道：「十五年前，一個大雪的夜裏。」

歐陽映雪強忍着心底悲痛，暗吸了口氣，道：「這麼說，那時我才只有週歲大了？」

「鐵駝」雷江道：「剛滿週歲一個多月。」

歐陽映雪心中忽然一動，美目凝注地望着「鐵駝」雷江問道：「駝伯伯，請告訴我，我爹娘是怎麼去世的？」

「鐵駝」雷江微一遲疑，說道：「是遭了仇家的暗算被殺害的。」

這，歐陽映雪似乎早在意料之中，是以聞言之後，嬌靨兒上神色仍是一片平靜，毫無異色地眨眨美目接問道：「那時我已經被送去小寒山了麼？」

「鐵駝」雷江搖了搖頭，道：「還沒有，當時因爲奶娘家中有事便帶着妳一起回家去了，所以妳也才未遭毒手，三個月後，妳阿姨來探望妳娘，才把妳帶去小寒山的。」

歐陽映雪想了想，道：「駝伯伯，我爹娘暗算殺害的當時，您也在場麼？」

「鐵駝」雷江搖頭道：「老朽於第二天的上午到達此地，妳爹娘已經倒臥在血泊中，除妳和奶娘不在之外，連丫環僕婦一共九人無一生者。」

歐陽映雪默然了刹那，倏又凝目望着「鐵駝」雷江問道：「駝伯伯，您知道兇手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鐵駝」雷江搖了搖頭道：「老朽暗中查訪，十多年來，依舊沒有查出一點眉目。」

歐陽映雪道：「可有什麼可疑的綫索沒有？」

孤獨客突然接口說道：「本來有一處可疑的綫索，但是現在却已經斷了。」

歐陽映雪尚未開口，「鐵駝」雷江却已急問道：「蕭老，怎麼斷了？是黎靖欽遇害了？」

孤獨客喟然輕嘆了口氣，將青城七子向梅仙尋仇，與麥亮宇約搏於是晚二更一刻的經過，摘經扼要的述說了一遍。

「鐵駝」雷江雙眉深蹙地沉思了片刻，說道：「照此情形看來，黎靖欽父女和那未死的青城五子，多半是被擄劫了。」

孤獨客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歐陽映雪沉聲問道：「黎靖欽是兇手麼？」

「鐵駝」雷江搖頭道：「姑娘，憑黎靖欽的一身所學功力，就是有三個黎靖欽聯手，也不可能是妳爹那柄斷劍之敵。」

歐陽映雪道：「那麼必是他知道兇手是什麼人了？」

「鐵駝」雷江道：「可能，要不老朽和蕭老就不會得把他認作『可疑的綫索』了。」

歐陽映雪話鋒忽地一轉，問道：「駝伯伯，我爹娘的墳墓在什麼地方？」

「鐵駝」雷江道：「就在屋後。」

歐陽映雪緩緩站起了嬌軀，默默地往屋外走去。

孤獨客和「鐵駝」雷江，梅仙，麥亮宇等人，都知道她這是往屋後她父母的墳墓前去，是以誰也沒有開口說話，默默地跟着站起身子，默默地跟在她身後往屋後走去。

屋後，叢草蔓生中靜立着兩座高大的巨墓。

兩座巨墓，一南一北，墓前各有一座石碑，北邊的石碑上刻着「義僕之墓」，南邊的石碑上則刻着「恩兄歐陽雲飛大俠夫婦之墓」。

歐陽映雪站立在兩墳之間，沉思了稍頃，隨即移步走到「義僕之墓」墓前，默默地拜了三拜，然後這才走到她父母的墓前，默默地跪下，美目中悲痛的淚珠兒像潮水般地湧出，成串地往下流落。

但是，却沒有出聲，連一點兒哽咽聲音也沒有。

「鐵駝」雷江和孤獨客，梅仙，麥亮宇等人默默地立在一邊，眼見這等情景，心中全都不禁暗暗地直皺眉頭，因爲，這種無聲的哭泣，太傷人心神了。

良久，良久——

麥亮宇開口，勸慰地說道：「二姊，妳不要太悲傷了，這樣，會損傷妳的身體的。」

歐陽映雪螓首微搖了搖，道：「我沒有悲傷。」

說着，她緩緩地站起了嬌軀。

她一站起來，孤獨客等人立刻發現了她嬌靨上一片煞白，月光下，白中透青，那臉色好不怕人。

忽然，她脚下打了個踉蹌，嬌軀一幌，要往下倒。

麥亮宇連忙伸手扶住她，關切地問道：「二姊，妳怎樣了？」

歐陽映雪語氣顯得虛弱無力地說道：「我感覺有點兒疲倦頭昏。」

一個身懷武功好端端的人，怎會忽然感覺疲倦頭昏？顯然，這是因爲悲傷過度的原因。

這原因，麥亮宇懂得，因此他右手扶着她，左掌立刻按在她背後「命門」穴上，說道：「二姊，妳趕快調息一下。」

歐陽映雪立即感到有一股熱流自「命門」穴緩緩傳入體內，這是怎麼回事？她

心裏自然明白。

於是，她立即閉上了眼睛，運氣調息，讓自己體內的眞氣與那股熱流匯合，在體內繞行了一週。

一刻時辰過後，歐陽映雪的嬌靨業已恢復了紅潤之色，容光煥發地睜開了一雙美目，說道：「三弟，謝謝你，我已經不礙事了。」

麥亮宇撤回了左掌，也收回了右手，輕吁了口氣，說道：「二姊，妳應該好好保重身體，尋訪兇手替伯父母報仇！」

歐陽映雪神情凄然地一笑，點點螓首道：「三弟，我知道，我會好好的保重身體的。」

回到小屋內，大家都感到肚子有點餓了，於是由「墨綠雙鳳」碧芝碧蘭下廚煮飯做菜，「鐵駝」雷江則去外面買酒。

半個時辰之後，飯菜做好了，酒也早已買回來了。

於是，就在這間小屋內，大家圍着桌子分別坐下，開始用飯吃喝。

吃喝間，梅仙突然想起甚麼問題似地，雙目倏地一凝，望着「鐵駝」雷江問道：「駝老，歐陽伯父美號『斷劍鬼見愁』，請問那柄『斷劍』現在何處？」

「鐵駝」雷江搖頭道：「當時老朽沒有注意，事後也未見到。」

梅仙星目一眨，接着又問道：「在歐陽伯父生前，駝老可見過那柄『斷劍』沒有？」

「鐵駝」雷江道：「見過，梅公子突然問此，可是認爲歐陽大俠的被害，與那柄『斷劍』有關？」

「也許。」梅仙微一點頭道：「駝老還記得那柄『斷劍』的形式麼？」

「鐵駝」雷江點頭道：「記得，那柄『斷劍』的形式很奇怪，劍身烏黑無光，但却鋒利無比，長只有一尺，斷處鋸齒形，劍柄長七寸左右，也是烏黑無光，似是烏木所製。」

梅仙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那就沒有錯了。」

這話，說得似乎有點沒頭沒腦，「鐵駝」雷江等人聽得神情都不禁愕然一怔！

孤獨客注目問道：「少主可是在甚麼地方見到那柄『斷劍』了？」

梅仙搖頭道：「沒有。」

「鐵駝」雷江問道：「那麼梅公子『那就沒有錯了』之語是？……」

梅仙道：「我說的是歐陽伯父之被害，一定與『斷劍』有關沒有錯。」

孤獨客詫異地問道：「那柄『斷劍』難道是件稀世寶刀？」

梅仙搖搖頭道：「它雖然不是甚麼稀世寶刀，但是它那寒木劍把內却藏有半部武學秘笈。」

「鐵駝」雷江有點懷疑地道：「歐陽大俠乃是老朽的恩兄，和老朽情逾手足，一向是無話不談，此事老朽怎從未聞歐陽恩兄說過？」

梅仙微微一笑道：「這乃是武林中的絕大隱秘，天下武林知者可說少之又少，歐陽伯父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寒木劍把中的隱秘。」

「鐵駝」雷江眨眨眼睛道：「這既是武林中的絕大隱秘，那麼，梅公子又是怎樣……？」

他話未說完，孤獨客忽然輕聲一笑，接口說道：「老駝子，梅少主是『長生島』少主，如此，你明白了沒有？」

「呵……」「鐵駝」雷江雙目倏然一睜，滿臉驚容地離座站起，抱拳一拱，肅容說道：「不知是少主當面，請恕老朽言語唐突之過。」

梅仙欠身含笑擺手說道：「駝老請勿如此客氣多禮，請坐。」

「鐵駝」雷江坐下，孤獨客立即輕咳了一聲說道：「以此看來，只要查出那柄『斷劍』的下落，便可以找到兇手了。」

「鐵駝」雷江表示讚同地點了點頭。

歐陽映雪靜靜地坐在桌邊，一直默默地聽着，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她面前的飯碗裏，仍是滿滿的一碗飯，連動也沒有動過。

梅仙眉頭暗皺地望着她，說道：「二妹，你怎麼不吃飯？」

歐陽映雪螓首微搖了搖道：「我不想吃，也不餓。」

梅仙知道她是因爲心裏悲傷吃不下，遂即話題一轉地問道：「二妹，對於查訪兇手的事，你有甚麼意見沒有？」

「沒有。」歐陽映雪臉色神情一片平靜地說道：「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找出他的。」

麥亮宇忽然說道：「有一個人他也會知道『斷劍』的下落。」

「鐵駝」雷江立刻接口問道：「那人是誰？」

麥亮宇道：「那個號萬事知事事通的『玄機先生』程全智。」

孤獨客點點頭，說道：「這倒眞是很有可能，『玄機』老兒他一向是無孔不入，江湖上的隱秘，他不知道的，實在極少極少。」

× ×

歐陽映雪變了，變得有如完全是另外一個人，那往昔的天眞，嬌憨，歡笑，在她的嬌靨兒上已全部消失不復再見。

和「鐵駝」雷江，孤獨客二人分手，離開大宅院已經三天了，三天來，歐陽映雪一直沉默着很少說話，雖然開口，每一句話，都不是兩個字就是一個字那麼的簡短。

一路上，儘管梅仙和麥亮宇用盡了許多方法引逗她，想使她恢復往昔的活潑，歡笑，不再這樣沉默下去。

可是，所得的結果都是「無效」，有時雖然也能引得歐陽映雪展顏一笑，但也只是有如曇花一現即逝，而且那笑容是凄然的，令人心碎，令人腸斷。

這天，「寰宇三英」和「墨綠雙鳳」五人五騎，經過一陣疾馳，馬身上已見了汗，於是便輕輕一收馬韁繩，讓馬兒緩緩前行，藉以暑息。

半個時辰過後，已是夕陽將落時分。

梅仙抬眼向前望了望，向麥亮宇說道：「三弟，再前行三十多里便是潼關，出潼關就進入陝西省境了，我們再放馬趕上一程，到潼關落店投宿吧。」

麥亮宇微一點頭道：「好。」

他「好」字聲落，正要一抖手中韁繩，縱馬向前疾奔之時，驀地，响起了一聲低沉的佛號，說道：「施主等請且慢行一步，老僧有話請教。」

佛號話聲，雖然低沉不大，但却震人耳膜心神。

麥亮宇和梅仙等人心頭都不由倏地微微一驚，一齊愕然回首。

陡覺輕風颯然，灰影飄閃，就在五人聞聲愕然回首的閃電之間，馬前丈外的大路當中，已攔立着十一位灰衣僧人。

十一位灰衣僧人，一僧年約古稀，雙掌合十，當先岳立，十僧年紀均在五旬多六旬之間，手持禪杖，肅立在古稀老僧的身後。

梅仙一見這十一位灰衣僧攔立路中，心頭不由頓時微微一震！

他雖然並不認識也從未見過這十一位灰衣僧人，但他見聞廣博，從那十位手持禪杖灰衣僧人的神情氣度上，已猜想到是少林「十誡十僧」，只是不知爲首的古稀老僧是少林的那一位而已。

麥亮宇他一見十一位灰衣僧人突然自馬後閃身而前，攔住去路，兩道劍眉不由立時微微一軒，朗聲問道：「老和尚，你們爲何攔路？」

爲首的古稀老僧慈目微張，精光電射地望着麥亮宇問道：「請問小施主貴姓大名？」

麥亮宇道：「在下姓麥名亮宇，請問大師法號？」

古稀老僧說道：「老僧法名一心，乃少林當代監院。」

「哦。」麥亮宇口中一聲輕「哦」，抬腿飄身下了馬背，肅容拱手一揖，說道：「原來是少林監院大師，在下這裏有禮了。」

一心監院喧了聲佛號，身子微欠了欠，道：「施主請少禮，老僧可當不起。」

麥亮宇目光一凝，問道：「大師攔住在下等去路，不知有何教示？」

一心監院肅色冷聲說道：「施主這是明知故問麼？」

麥亮宇神情不禁微微一怔！道：「大師這話意何所指？」

一心監院冷聲道：「施主何必故裝糊塗？」

麥亮宇正容說道：「在下實在不明大師之意，尚請明說。」

一心監院聲調倏地一沉，說道：「請施主將敝派之物交還老僧。」

「甚麼？」麥亮宇神情不禁大爲意外地一愕，目注一心監院問道：「大師要在下交還貴派何物？」

一心監院冷冷地道：「施主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麥亮宇倏然一搖頭道：「在下實在一點也不明白。」

一心監院淡然一笑說道：「施主不必再裝糊塗了，只要施主將『伐髓易筋』二經交還老僧，老僧以少林監院身份，絕不追究施主夜入藏經樓盜竊之罪。」

這時，梅仙和歐陽映雪「墨綠雙鳳」四人，都已飄身下了馬背，站立在麥亮宇的身後。

梅仙突然跨前一步，說道：「在下請問，大師指說他夜入貴寺經樓，盜竊了『伐髓，易筋』二經可是大師親眼所見？」

一心監院搖頭道：「雖非老僧親眼所見，却有事實根據。」

梅仙問道：「甚麼事實根據？」

一心監院忽然注目沉聲問道：「施主何人？」

梅仙道：「在下名梅仙，是『寰宇三英』之首。」

一心監院口中輕聲一「哦」，道：「此事與施主無關，施主請不要多話了。」

語鋒一頓，目光轉望着麥亮宇沉聲說道：「施主當時既敢在敝寺經樓留字，此際却又爲何不敢承認，這種出爾反爾，虎頭蛇尾的行爲，豈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

麥亮宇不禁氣得俊臉變色，目射寒電地冷聲說道：「大師身爲少林監院，德高望重武林，乃是個有身份之人，說話怎地也如此不通情理，不分皂白，含血噴人，難道……」

一心監院一見麥亮宇非但不肯交還「伐髓，易筋」二經，並且還一個勁的抵賴不承認，他雖是修爲有素，涵養甚深之人，此際心中也不由得頓生氣怒，不待麥亮宇話落，倏然瞋目沉聲截口喝道：「住口，施主還要狡賴，不肯承認麼？」

麥亮宇正容朗聲說道：「大師說話太武斷了，在下何時夜入貴寺經樓，盜竊了『伐髓，易筋』二經？留下何字？均皆毫無所知，焉能說是狡賴？又如何承認？」

一心監院雙眉微微一軒，目光電射地道：「施主一定不肯承認？」

麥亮宇星目一眨，冷冷地道：「請問大師，在下何時去過貴寺？」

一心監院道：「七天之前，本月二十三日月黑之夜。」

麥亮宇道：「有何證據？」

一心監院道：「藏經樓中的留字。」

麥亮宇道：「留的甚麼字？」

一心監院道：「施主自己留的字，自己心中應該十分清楚，何必明知故問。」

麥亮宇道：「在下實在並未去過貴寺，更談不上留過甚麼字。」

一心監院道：「如此說，倒是老僧寃枉了施主了？」

麥亮宇道：「是否寃枉，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請大師先賜告藏經樓中的留字。」

一心監院冷聲一笑，說道：「施主既這麼說，老僧就把那留字說它一遍，也無不可。」

語鋒一頓即起，接道：「暫借『伐髓易筋』二經，寰宇三英麥亮宇。」

麥亮宇聽得不由一雙星目猛睜，心頭駭然驚愕萬分地呆住了。

計算時日，七天之前，正是他們「寰宇三英」和孤獨客離開武昌前往安徽鳳陽拜訪歐陽大俠之時，麥亮宇根本從未離開孤獨客和梅仙等人一步。

這眞是個天大的寃枉。

武昌與中嶽少林寺相隔迢遙二三千里以上，麥亮宇他縱有通天澈地的武功本領，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往返這麼遠的路程，前往少林寺內盜取「伐髓易筋」二經。

如有可能，那除非他有分身之術。

可是，可能嗎？他眞會有那邪說般地分身之術麼？當然不可能有。（未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四

柳殘陽・文
盧　令・圖

蛇之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手無相戰飛羽爲助飛燕金槍佘老太母子探査仇踪，出資開設客棧車行，命名爲飛燕居、金槍行，保風險大把頭沈濳聽聞佘老太之名，立往拜謁，原來沈濳昔曾蒙恩，自從金槍俠楊天行遇害，故居被焚，飛燕俠楊華英失踪後，沈濳曾與盟弟馬郎，邪拐，平楚等四出探訪，均毫無線索，今聽戰飛羽要代楊大龍母子尋覓仇踪，願竭全力以赴，那晚在楊家商量行事的第一步驟後，戰飛羽與沈濳同返飛燕居，抵達門外，驀聞蹄聲得得，戰飛羽轉首望去，不禁失聲驚呼，怎會是她——



玉人天外到　飛鷹鎩羽逃

那是一匹千中挑一的駿馬，全身沒一根雜毛——純白。

白馬，白鞍，白轡繩。

無一處不是白。

就連騎在馬上的人兒，除掉那一頭烏雲，與澄澈的點漆似的眸瞳，與艷艷的紅唇，桃暈的雙腮外，也是全身上下一身白，就連脚下馬鐙上的那一雙皮靴，也是漆得雪白油亮。

白馬揚鬃，刨蹄聲聲裏。

那純白的人兒，目光從北街轉到了南街，看樣子，她對北街的那座大車門似是甚感興趣。

因爲她的點漆雙眸，停在那兒的時間最久，就連馬頭也被她在有意無意間，拉着偏向北街。

當她轉向南街時，自遠而近，只那麼輕輕的一掠，就拉馬向北街走去。

驀地——

掠過南街時，雙目的餘光，似掃中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倏然間那如水似的雙眸，迅快的轉向目的物！

這白衣姑娘如花似玉的面上，突然現出了一股嬌媚，本已艷麗無比的面容上更增加了一股歡愉後的紅暈，襯托得她那玉肌冰骨，在這秋之晨的清涼露氣中，更顯得其美絕倫！

白轡繩一拉，馬頭轉向南街，白漆小蠻靴在雙腿緊挾之下，白馬突地揚蹄如風般疾馳！

剎時間，馬兒到了飛燕居前！

轡繩一勒，馬兒如急驟中負痛，唏聿聿一聲長嘯，前蹄人立而起！

就在馬兒立蹄時，一蓬白色的白旋風，如天鶴下降般，自馬背上躍落戰飛羽面前！

手上的白色馬鞭兒，在另一隻玉掌上輕輕敲擊。

白衣姑娘那一對點漆似的眸瞳，盯着戰飛羽，一瞬不瞬，千言萬語，自那雙妙目中傳達到戰飛羽心中。

戰飛羽輕輕的、柔柔的說道：「媚媚妳好！」

幽幽的聲音，含着一股喜悅，一分哀怨，媚媚道：「戰大哥，我還　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呢！」

歉意的，戰飛羽道：「怎麼會？」

媚媚的聲音，似蚊鳴，却極清晰，望望一旁的沈濳，似鼓足了勇氣，道：「二年了吧！戰大哥？」

點點頭，戰飛羽指着沈濳道：「來，葉媚，我替妳介紹，這位是『保風險』的『大把頭沈濳』！」

媚媚點點頭，向沈濳春花般的一笑道：「大把頭，久仰了！」

沈濳滿面詫容的道：「姑娘，你說久仰，這可是損我，說句不太應該在第一次見面就說的話，假若你就是江湖中『代執役』那一行中的葉媚葉姑娘，我沈濳可得誠誠懇懇，實實在在的說一句久仰，可是，我怎麼也感覺到不像！所以我還是不說吧！」

詫異的面露微笑，葉媚道：「大把頭

，爲什麼？我很想知道理由！」

沈潛道：「以江湖傳言來推測，姑娘該是個妖媚中帶着狠戾之氣的女煞星才對！這理由你可滿意？姑娘！」

嬌笑連連，葉媚笑得似春花般的道：「二年前大把頭碰到我葉媚，你這幾句話，可眞正是一點也沒說錯！大把頭，我就是你所說的那樣的女人，如假包換！」

戰飛羽道：「媚媚，你來這裏可是有事？」

點點頭，葉媚道：「嗯！很重要的事，但既然碰到戰大哥，我就得同你商議商議，再定行止了！」

戰飛羽道：「那麼！我們進棧再說吧！你可是連夜趕來此處的？休息一會再說吧！」

那種關切的命令式口吻，聽在葉媚耳中，舒適無比，女人就是那麼怪！假若她的心中對你毫無意思，就是相處得再久，你若有一點點，一絲兒口頭上的不小心，那她就認爲你是無禮之極，反過來，你越來硬的，她越覺舒暢，越會溫柔得如同一隻小羊。

所以女人有兩個極端的稱號——母老虎與小綿羊。

門於此時開了，那對話聲，驚動了伙計。

以江湖經驗那麼豐富的大把頭沈潛，怎會看不出葉媚對戰飛羽的那份情意？他那能推測不出，這江湖中，代執役這一行中，出名如蛇蠍的美人葉媚，何以會改變氣質，令人在初次相見之時，感覺到她不但沒有江湖中傳言的那種妖媚，那股狠戾，代之的却是一股清新，一種幽蘭似的淡淡艷香。

戰飛羽告訴伙計，將馬牽到後槽，加料照顧。率先走進客棧！

客棧中，已爲戰飛羽準備了一間房舍，那是在後院的一個角落裏的一間獨院三間房屋，一明兩暗，既不華麗，也不堂皇，唯一的特點，就是清靜。

戰飛羽引二人進到房中，在明間坐下，陶二特意的派他的兄弟陶三來照顧，這陶三生得甚是精明，在這一行中可說是「看眼色」行事的俐落熟手。

他送上洗漱用具後，緊接着送來了早點，準備好茶水即退了出去，使人感到他既順手承意，又不囉嗦，更無諂媚的那股子店家的痼習。

三碗豆汁上漂着清清的麻油香，與綠綠的葱花，混合着特製的原汁牛肉湯泡的豆汁，喝上口已使人胃口大開。

羹匙調和着碗中的豆汁，油酥的燒餅燙燙的，夾着兩片鹵牛肉，與半根油炸鬼，咬在口裏，既酥又脆，又香又熱和。

媚媚咬了一口，不由得輕呼：「好香，難得吃到的點心！」

戰飛羽溫聲道：「這是綠楊邨獨一無二的，想吃，就在這兒多住幾天吧！可以管够！」

笑笑，媚媚道：「想倒是想，可不知道能不能够？」

詫異的，戰飛羽道：「沒人能擋住妳吧！媚媚！」

深意的看一眼戰飛羽，輕聲說道：「有！」

不相信的，戰飛羽漫應道：「誰有那麼大的權力！那倒是新鮮事。」

滿是情感的，媚媚說道：「你！戰大哥！」

大感意外，戰飛羽道：「難懂！」

似難爲情的，媚媚道：「戰大哥，你還記得我在戈涼那兒，曾經對你講過的一句話嗎？」

戰飛羽緩緩的說道：「何止是一句話？起碼有一籮筐，妳得從那裏頭揀出來才行！」

白了戰飛羽一眼，媚媚道：「我說過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幹『代執役』這一行了！不是嗎？」

戰飛羽點點頭道：「有這麼回事，可是你已實行了妳的諾言了！」

媚媚道：「戰大哥，你可知道，我到這綠楊邨來幹什麼？」

戰飛羽喝了勺子豆汁，咂咂嘴道：「固所願聞，無暇請耳！」

笑得花枝招展般，差點將剛咬進口裏的燒餅噴了出來，趕緊掩口，嬌媚笑道：「呸！戰大哥，什麼時候你也到醋店裏去逛了一趟？怎麼這麼酸啊？」

許久不開口，一直在聽的大把頭沈潛，也湊趣的道：「我好像是到了元宵燈節的廟會上了！兩位的啞謎，可快把我憋得喘不過氣來了！」

媚媚坐正嬌軀，一本正經的說道：「我這次到綠楊邨來，是做一票買賣，有人出一萬兩銀子，要我來找個貨色，死活不論！」

戰飛羽滿有興趣的道：「不管你是破誓也好，是不得已也好，我倒想請教這目標是誰？」

媚媚道：「綠楊邨的一個混混，姓廖，叫廖胖子！」

戰飛羽眸瞳中倏射寒芒，道：「是他？他竟然值一萬兩銀子？」

媚媚望着戰飛羽，詫異說道：「怎麼？戰大哥，難道有什麼不對？」

戰飛羽畧畧調整一下胸臆中的那股因奇怪而突聚的一口氣，舒緩的道：「我是奇怪，誰會對他有這麼大的興趣？竟然是不論死活，都值一萬兩銀子，以他的身價，一個當地的混混，暴發戶，怎會值得那多價錢？」

媚媚道：「戰大哥，這個問題先不談，我本是不答應這趟買賣的，我也曾告訴那位專程到十數岩請我做這一宗生意的主顧說我洗手了，但他却苦苦的求我幫忙，我向他推薦戈涼同凌剛，他說他去找過，都未能找到他兩人，聽說他兩人已去做一票大買賣了！」

稍停，媚媚道：「我和他講我已發誓不再幹代執役這一行了，並且告訴他是在戰大哥面前發的誓，他一聽這話，就說我絕對可以破誓做此一趟買賣！我問他爲什麼，他說爲他做這一趟買賣，戰大哥知道了原因，也定然會讚同的。」

戰飛羽奇道：「咦！你這主顧是誰？這雖然是我不該問的，可是他既然那麼說，我就極想知道，當然你有不便，也不要太勉強！」

媚媚道：「怪就怪在這裏！這位主顧怎麼也不願告訴我他的名號，他說假若大

哥因我替他做了這一宗買賣而生氣，責我破誓的話，他願向你解釋，若不獲諒解，他願以生命做償，絕不使我爲難！」

戰飛羽道：「此人對我竟然似是瞭解極深，敢以生命做保，看來你這宗買賣是可以做了！」

媚媚道：「大哥是准我破誓了？」

戰飛羽道：「其實這算不得什麼破誓，只不過是妳對自己的限制，假若能爲武林正義盡力，你又何必不幹，戈涼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嗎？」

眼睛一亮，媚媚嬌聲說道：「對啊？看來我的腦筋，是太笨了！怎的想不到這一層呢？」

戰飛羽望着媚媚，深情的注視一眼，心忖：「你是被你自己的心迷住了眼啊！媚媚！」

他知道，但可不能說出來！就因爲他知道，所以他的心裏甜甜的，戰飛羽已是三十歲的人了，他能不想爲自己打算嗎？只是身爲武林人，很難有自己的時間，尤其是他對朋友的付托，未能完成之前，他不敢向這方面做，在戈涼那兒養傷時，他同媚媚，卽都已有這種感覺了，雖是江湖兒女，本可直率的表達出來，然而，雙方瞭解越深，越不敢提出此一問題。只有存在心裏，這是一種默契。戰飛羽與葉媚就是如此。

戰飛羽道：「媚媚，你這一宗買賣，可能是最好做的一次，等會請熊老二將對方的情形，詳細的同你講一講，你再斟酌情形吧！」

葉媚幽幽的，道：「如此一來，想在這兒吃個够這種香脆味美的早點，恐怕就不可能了！」

戰飛羽一怔，說道：「怎麼？還有限期？」

媚媚說道：「我既然將他弄到了手，還不趕快送去，難道還留在你這兒供養他啊！」

畧一沉吟，戰飛羽道：「你眞想在這兒嚐嚐地道的口味，倒有兩個方法可以達成你的願望！」

媚媚道：「戰大哥你快說，第一個方法是？……」

戰飛羽道：「住够了，嚐遍了，再去做！」

媚媚嬌羞不勝的道：「戰大哥，我這不成了饞嘴婆了嗎？傳出去，這多不好聽？這第二個呢？」

戰飛羽笑指着大把頭沈潛道：「這兒不是有位現成的代勞人嗎？替你這代執役保保風險，有何不可？」

沈潛接口道：「只要葉姑娘願意，我這兒絕沒問題，只要將時間，地點，對象講明，一定準時保到！」

媚媚猶豫地道：「這——」

戰飛羽笑道：「別這啦！就這樣決定，價錢你們雙方自個兒談，媚媚你就留在這兒，幫我個忙吧！晚間，我替你引見位你想見的人！」

媚媚道：「誰？」

故做神秘，戰飛羽道：「到時自知，現在你就悶一會兒，你一夜趕來，我們也是一夜未睡，就畧爲休息一下吧！」

媚媚詫異的道：「我是因爲錯過宿頭，才趕夜路的！你們又是爲什麼？難道此處還有扎手人物，讓你們這兩位江湖霸主，英豪，也需要費點手脚？我又能帮什麼忙？」

戰飛羽道：「扎手人物倒是沒有，扎手的事情可才開始，反正你的事情已經決定，慢慢再告訴你，如何帮忙，到時再說，你就在這房間休息吧！」

媚媚累了，沈潛亦連續一天一夜未睡，告辭出來，到他的房間——那原先戰飛羽住的房間去了。

× × ×

午間，在熊大春的房間，一桌豐盛的酒席，圍坐着綠楊邨內，頂尖的人物。

戰飛羽居中而坐，左右是葉媚與沈潛，熊大春熊大年弟兄分坐兩旁，對面是佘大龍，他，右是楊孤與車篤。

佘大龍此刻已是楊大龍的名字了，他不太喜歡講話，車篤與楊孤則更是只有聽的份兒。

講話最多的，是那混混頭兒，如今的金槍車行的總管熊大年。

他將那北街的大車門，綠楊邨的暴發戶，原先是他的主子廖胖子的一切，正向葉媚詳說。

廖胖子在未發跡前，在這綠楊邨是個混混，出名的無賴，他在平時靠受顧送棉花，送布匹，賺幾個花銷，有一年，他出外一段時間，突然自外地販來了好多的物品，其中除沒有棉花，布匹外倒有甚多綠楊邨需要而貨不多的日用品和紡紗布的機器，這一次，他發了！

現今他住的那個大車門內的大院落，就是那時置下的產業。

平日裏，那股子暴發戶的味道，加上混混的流氣，綠楊邨的人是不與之爲伍的，熊大年這一羣，却常靠他的接濟。

廖胖子人是橫了點，但對混混們可眞還不錯。只是十多年來，廖胖子那後院裏，他家眷住的地方，熊大年他們是向來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有一次一個弟兄不小心，走到後院門口，卽被廖胖子狠狠的修了一頓。

熊大年只能供應這多的消息了。

熊大春却講了一句話就是那廖胖子看來是個混混，然而以他的推測，觀察，並不那麼簡單，他是個深藏不露的人，他疑惑他乃是江湖人物。

葉媚靜靜的聽完了他們弟兄二人的描述，對廖胖子，她似是不甚注意，但對他不准任何人走進後院，倒發生了無比的興趣。

側臉望向戰飛羽，戰飛羽正沉思呢！葉媚柔聲道：「戰大哥！廖家後院，是不是要先探一探？」

戰飛羽突向楊大龍道：「大龍，在這兒除了熊老二以外，你和其他人可還結過樑子？」

大龍搖搖頭。

楊孤却道：「我們看不慣廖胖子的跋扈，他却也不敢與我們敵對，熊二哥最近同我們明着對上，就是他主使的！」

熊老二解嘲的道：「嗨！小老弟，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你怎麼那一壺不熱，你專提那一壺，若不是現在咱們已經是一家人了，你這麼一說，我可就又要同

你沒完了！」

車篤插嘴道：「熊二哥，說實在的，同你弄成一家人，可是眞不合算！」

衆人對車篤這話，都感覺着不大對勁，熊老二瞪眼道：「車老弟，你這是什麼話！」

車篤反而笑道：「同你變成一家人，手癢了沒得對象解饞啊！」

熊老二白眼一翻，刀疤裂到耳上，低吼道：「好啊！小子！原來你是想拿我當靶子，行，我雖不能玩命，那天只要你感到手癢，我當二哥的，定然奉陪，同你玩個痛快就是！」

大龍驀地向車篤一瞪眼道：「車篤！這是什麼場合，你還說笑！」

同時也瞪了楊孤一眼，車篤與楊孤，頓時低下頭去喝酒吃菜，再也不敢吭聲，看來大龍在他們小弟兄面前，硬是有一把刷子！

戰飛羽笑了，向沈潛道：「昨晚那位翼輪陽之秋，似乎住在綠楊邨，沈兄看他是不是與廖胖子有關？」

媚媚道：「什麼？翼輪陽之秋，也在此處嗎？」

戰飛羽扭頭道：「怎麼，媚媚，聽你的口氣，這翼輪陽之秋，可有什麼值得注意的？」

媚媚道：「最近江湖上，新與一種行業，叫做『包打聽』的，戰大哥你可聽說過？這翼輪陽之秋，就是其中的一員。」

戰飛羽驀地笑道：「好！好！江湖人越來越有出息了，代執役，保風險，包打聽，眞是……唉！」

看看左右的葉媚與沈潛，下面的話，戰飛羽可眞不好向下說了。

葉媚與沈潛兩人，同時臉一紅，葉媚却甚不服氣，但語帶撒嬌的道：「戰大哥，我知道你是瞧不起這些行道，其實，人總是要生存的，假若一個練武人不能同你一樣的在江湖中，被尊爲豪雄，能自成一霸，他們又不願打家刼舍，作些下九流的事，那麼以他們自己的能力，創一種生存的方式，也實在無可厚非，只不過競爭過於激呢，就變了質，那就不可原有，你說是不？」

戰飛羽歉然的點點頭道：「兩位別多心，我只是覺得，如今的江湖人物，已失去了武人的本份，假若人人能同戈凉那種代執役，多一些豈不是武林之福？好了，我們不談這些，我想……」

看一看所有的人，眸瞳中放出煞光，戰飛羽繼續道：「媚媚，你的這一趟買賣，沒時間限制吧！」

搖搖頭，葉媚道：「我們這一行，向不接受時間。」

戰飛羽沉聲道：「那麼，你的事，就暫時擱一段時間，到時，或許我也幫你客串一次代執役！可好！」

葉媚柔聲道：「大哥決定怎樣就怎樣嘛！」

那眞是一句標準的少女對情人話語。使人聽來甜甜的，舒舒暢暢的，心魂會因而飄蕩。

戰飛羽深情的迅速的遞給葉媚極需要的一瞥，然後望向沈潛道：「沈兄準備幾時上路？去召集另四位把頭？」

沈潛道：「飯後就走！」

戰飛羽道：「我這兒有五封拜帖！就勞沈兄同另四位把頭，按地址跑一趟吧！送到就好！反應如何，可以不管。快去快回，最爲重要！」

沈潛接過五封大紅拜帖連看都不看，遞於懷中道：「放心吧！戰大俠，絕不辱命！」

戰飛羽道：「去時以保險身份，勿用金槍行名義，規費照算……你莫瞪眼，保風險這一行，這是最後一票買賣，以後就是金槍行的名義對外了，規費用來做你對弟兄們的最後一次酬勞！也不枉他們跟你辛苦了這些年，尤其是你更不能因報恩而强行逼迫所有人也參加金槍行，這次規費，也可以做爲資遣參加金槍行的弟兄，這些都要等你返來時再談！你說對不？」

沈潛想想不好再說什麼。沉默就是應允，戰飛羽看看他，然後向熊大春道：「熊老大，沈把頭不在，召集十鋒將的事，恐怕就得請你辛苦一趟了，還有，順便請你去趟十數岩……」

葉媚道：「我去十數岩幹什麼？」

戰飛羽道：「我忘了，得先請你同意才行，媚媚，能否調幾個妳得意的姐妹來這兒！」

葉媚道：「幾位？」

戰飛羽說道：「五到十位，大概足够了！」

葉媚道：「你到底是想幹什麼？眞是要悶死人！」

戰飛羽道：「你只說行不行吧！」

葉媚道：「我說不行，行嗎？我的哥哥！」

戰飛羽道：「那麼就來十位吧！要最拔尖的！」

葉媚道：「怎麼！你想做媒？」

戰飛羽道：「我要有那種機會，絕不放過就是！」

葉媚嬌笑道：「我還沒頭呢？她們休想！」

沈潛笑着道：「葉姑娘，我給你做個媒可好？」

嬌羞滿面，葉媚道：「去你的，沈老大……」

哈哈大笑聲中，沈潛起身道：「這兒的事，我沒份了，趁早我先走了！好早點回來做個現成的媒人，喝個痛快！各位！再見了！」

長笑聲中，對葉媚的那聲：「死相！」的嬌羞中的罵語，根本就沒聽到耳裏，沈潛揚長出棧而去。

戰飛羽對熊大春道：「熊老大請先到十數岩，再召集十鋒將，熊老二將車輛馬匹都買齊，在最快的時間內建好車廠與馬號，我們要開始行動了！這一切都拜托你們了！」

熊氏兄弟點點頭。

葉媚自懷中摸出她的信物，交給熊大春道：「老大請用這調十二金釵來吧！辛苦你了！」

熊老大接過了信物，弟兄倆同時起身告辭。

戰飛羽也不留他們，二人出去後，戰飛羽向大龍道：「從現在開始，你三人每日隨大娘在家，不得出來，一月之內，我

要效驗你們的武功進境！」

大龍同車篤楊孤，都齊聲應「是」！然後亦向戰飛羽與葉媚告辭回家而去。

房中只剩下戰飛羽與葉媚，也就起身向後院專爲戰飛羽準備的院中走去。

路上，葉媚低聲，但却聽得出來那是歡愉地道：「沈潛那老不羞，眞是滿嘴胡柴，討厭死了！」

笑笑，戰飛羽輕柔的說道：「我倒不覺得！」

葉媚遞過一抹深情的柔光，嬌嗔道：「你也是個討厭鬼！」

戰飛羽道：「是嗎？」

「……」

「……」

無言勝有言，尤其是在男女兩情相悅之時。

回到居處，戰飛羽道：「我們今晚，廖家後院看看……」

驀地，戰飛羽話聲倏停，驟然外望，一個小二慌慌張張急步跑來。

小二那種面無人色，氣急敗壞的樣子，就如同碰到了鬼般的蠟黃臉色，與跟蹌步履，使葉媚突地站了起來。

戰飛羽却好整以暇的道：「莫急，媚媚！買賣這麼快就送上門，雖出乎我的意外，可是想像中，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何況就是天塌下來，也有地頂着！先聽聽小二的危急訊號再說！」

媚媚覺着自己似乎是在戰飛羽面前就失去了往日的鎮定，與處事的冷靜，不由羞紅上臉望望戰飛羽，赧然的笑笑，解嘲的道：「還是戰大哥經過大風大浪的衝激，我在這種節骨眼兒上，可就姓王的碰到了姓玉的差那麼一點了。」

戰飛羽笑笑道：「這小二哥的那副形象，可眞也是算命先生過陽溝——瞎（嚇）人一跳！」

媚媚感激的道：「得啊！戰大哥，你就別往我臉上貼金啊！誰不知道我是個觸火就響的爆仗——急信（性）子！」

此時小二業已邁進屋來，只見他氣喘吁吁的望着戰飛羽，話說不出來是因爲上氣不接下氣跑得太急了，手却急得直往外指，口裏期期的道：「大……大爺……出……出事了！店裏來了個……人找……找麻煩了……」

戰飛羽沉穩地道：「你先喘口氣，別急，慢慢的說。」

那是一種無比的力量，戰飛羽的話聲自語氣中，顯現出一種使店小二有鎮定的心理作用，他不再有大難臨頭，禍患迫在眉睫的感覺，大大的喘一口粗氣，定定神，然後才斷斷續續，微帶喘息的道：「少東家出去不久，來了個客官，雞蛋裏挑骨頭，將桌子也翻了，大叫大罵的在廳堂裏鬧事，將所有客人給都嚇跑啦！」

葉媚道：「他可曾來過店裏？是本地人還是……」

喘口氣搖搖頭，小二道：「外戶子！沒見過這人，好大的勁，好兇！簡直就是個猩猩？」

戰飛羽沉靜的道：「你是說他長的像個猩猩？」

點點頭，同時臉上露出驚震之容，店小二餘悸猶忖的肯定地道：「是！是！長得就像個猩猩，又高又大又粗又壯，滿臉的黑毛！」

葉媚向戰飛羽疑惑的瞟覷一眼，詫異的道：「難道是他？……」

戰飛羽邁前一步，說道：「去看看就知道了！」

邁出的步突地一停，戰飛羽向小二道：「你先去吧！躲着點，和陶先生講，不要理他，我馬上就來，等會無論發生何事你們都不要出面，你跑來送信太好了！」

小二頓時因這句稱讚，盡掃驚容而浮上臉來一層得意之色，連聲稱是的出屋而去。

戰飛羽自懷中掏出二個薄於蟬翼的人皮面具，遞了一張給葉媚，說道：「葉媚，戴上這個，咱倆都不太適合同這個人熊以眞面目相見，這是當年的一對俠義夫婦行道江湖常用的面具，我也是昨晚才拿到手的。」

葉媚突地似想起甚麼的道：「大哥，你說要替我引見位想見的人可是這一對夫婦？還有，你在這一天中，向我打了好幾個悶葫蘆，就連那六龍也是只含糊的介紹了一下，你究竟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眞眞急死人！」

戰飛羽輕柔的，一邊戴面具，一邊向外走，口中道：「到時自知，現在我們還是去耍耍狗熊玩吧！」

葉媚戴好了面具，隨在身後，急聲道：「這件事大哥將他讓給我，你可別搶我的生意，好久好久沒動手脚，我也有點心癢癢的呢！」

話聲出口，想到話中有疵，雖然不是誠心，却也不由得羞得低下頭去，不敢看戰飛羽，然而却又心懷忐忑的，趕前一步，偷眼看戰飛羽一眼，看不出甚麼異樣，倏然想到兩人都已戴上面具，這才稍爲定心。

戰飛羽此時，却是一個看上去約有四十歲年紀的紫膛臉漢子，濃眉，微髭，看上去威武得很。

葉媚突地道：「戰大哥，我現在像甚麼？」

戰飛羽突地一怔，回頭向葉媚問道：「你像甚麼？……」

及至看到此時的葉媚，乃是蠟黃臉的瘦婆子面容，突然會過意來，邊走邊笑道：「噢……你……像個……黃臉婆……」

葉媚一聽，突地揚掌打了一下戰飛羽道：「去你的……」

這種舉動，未免過於親熱，這種話聲，也顯得親膩，葉媚突感自己有點輕浮，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默不出聲，忸怩的兩手捏搓，揉來搓去。

戰飛羽倒未覺得甚麼，猶自笑容道：「我們倆這副馬相，只不知那頭人熊見了，有甚麼感觸，是個甚麼反應。」

葉媚抬頭，見戰飛羽無甚異樣，這才暑暑回復不平靜的心湖。

女人總是在男女之間的反應敏感的，也正因爲如此，在男女之間的事兒上，男人顯得呆頭呆鳥的，不是嗎？甚麼呆鳥，笨旦，呆頭鵝，不解風情，這些名詞，總是安在男人頭上，向來沒聽說過那一個女人有這種頭銜。

戰飛羽與葉媚，尚未走到客棧大廳，

就已經聽到一個沙啞的粗濁吼聲傳來！

「你們這些囚囊的，一個個都變成了縮頭烏龜，就以爲老子沒辦法啦！娘的皮，若再不出來個人種，看老子不一把火燒了你們這個鳥店……」

戰飛羽與葉媚似鬼魅般的，出現在廳中。

葉媚柔柔的，嬌俏的道：「咳，這味道，就像是個狗熊身上的臭味！」

廳中居中的一張桌面上，杯盤狼藉，碗碟翻落一地，碎瓷與菜湯殘餚，散落桌上地上，活像似個餿水桶倒在地上，桌後，正有一個腰粗膀闊，滿面黑毛與鬍碴子分不清的毛臉上，只露着二隻細眼，一個酒糟鼻子，一張厚得同豬一樣的毛嘴的大漢，驚奇的瞪着那一雙細目，張着那張闊厚的大嘴，露着滿口整齊的白牙，看着這突如其來的兩人——戰飛羽與葉媚。

驀地，只聽他沙沙地宏聲笑道：「哈哈……這鳥店還有這麼一位俏娘們？嘿！人見人愛的花不溜丟的妙人兒？來來來，聽你的口氣，倒還是個知情識味的，正好，趕快讓那些不敢見人的兔崽子給老子整頓出一桌上好的酒席來，讓老子同你喝個痛快，吃個樂和然後老子就同你快……」

葉媚突地戟指大漢，叱道：「住嘴，秦厲，你這個人熊在武林中那些九流九等的角色的眼中你雖是個人物，可是在到這飛燕居之前，你可曾三兩棉花二兩紗的紡紡『訪訪』看，這是甚麼地界？憑你這種『扁担挿到肚臍眼兒——一來當不起，二來不敢當的貨色』也敢到這兒來發橫？」

人熊秦厲，驀地蹙着嗓子沙聲道：「呟！呟！看不出你這個臭娘們，倒生得一張好咀，只不知你知不知道，你對老子說這些話，是在屁股裏頭夾紙錢，在招神惹鬼？」

葉媚叱道：「秦厲，說出你到這兒來的目的，我總會叫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頭頂上生瘡，腳底下流膿，壞透了的死胚，嘗嘗惹事生非的滋味就是。」

邁前一步，雙手一拍，人熊秦厲吼道：「老子就是看到了你們這『飛燕居』三個字來的，你他奶奶的通個名，報個姓，讓老子聽聽，看是够不够資格同老子蛇吃蛇，比比長短。」

葉媚笑了，咭的一聲道：「狗熊，你找對了，你想找的是誰？誰就站在你面前，要怎樣比長短？說個理由，說個方式，總叫你滿意！」

細眼一瞪，人熊秦厲道：「你他奶奶的這個臭娘們在胡柴些甚麼？就憑兩位這副樣像，會是我要找的飛燕金槍姓楊的那一對老烏龜？哼，你也不照照鏡子，你給他們當兒子閨女還差不多，充他們的名稱，嚇不了人！也嫌嫩了點！」

戰飛羽怒哼一聲，葉媚怒道：「秦厲！你究竟想怎樣？就划個道出來，若是怕了，我不難爲你，鷄蛋不生腳，——你就給我滾。」

秦厲怒吼道：「你他媽的臭婊子，爛污貨，越說越不像話，我他媽的滾你娘的蛋？你倒是滾給我看看，你……」

驀地裏紫影飈射，如一道紫電，倏忽間到了秦厲面前，「拍」的一聲，紫電倏然返回，戰飛羽怒聲道：「你嘴裏放乾淨點，這是輕罰，警告！」

手撫着腫起的半邊臉，抹了一把自嘴角流出的牙血，秦厲怒瞪着如鬼魅般快速來回的戰飛羽道：「臭小子，看不出你偸襲的本事，還算有兩下子，衝着這點，老子今天要讓你嘗嘗秦老子的厲害，狗操的雜種，有種你就放馬過來，咱們來個石頭上剁鷄巴，硬碰硬，放冷箭，施邪法的就不是人養的！」

葉媚怒道：「你這個滿嘴噴糞的狗熊，秦厲，讓我來叫你知道！蚊子遭打，只爲咀傷人的道理！你準備了！」

秦厲怒吼，大跨一步，嘶叫道：「臭小子，臭婊子，一起來，老子今天要不讓你兩個王八吃西瓜，滾的滾爬的爬，老子就不是人！」

戰飛羽冷冷的道：「秦厲，你還不够資格說這話，你能不能架住一個人的一隻手，就看你王八過門檻兒這一翻了！」

葉媚白衫飄飄，倏忽間已到了秦厲身前，一指點去，口中道：「狗掀門簾子，我看你這全仗一張嘴的畜生，還有甚麼紮實的活兒沒有！」

指風銳嘯，相隔不及丈許，疾如無形的箭頭，戳向人熊秦厲。

黑影一幌，好輕靈的身法，嗯，身體似猝然疾閃的流星，一閃閃了開去，秦厲却未還手，只是怒吼道：「臭婊子，果然有一手，是不是飛燕，我雖不能確定，可也够火候了，乾脆點，喂！小子，你也別閑着，一塊兒過來，陪老子動動胳臂伸伸腿活動活動筋骨，看看你們這塊招牌够不够資格掛，還是要砸……」

驀地「咭」的一聲，不怒反笑，葉媚回頭望向戰飛羽，連珠似的道：「大哥，你聽聽，這世界上，還眞有自大得不知自己是老幾的呢？竟然一個人，就憑他人熊秦厲的那份九等九的身手，也敢向你神……氣！」

葉媚差點說溜了嘴將神手無相之名報出，待看到了那面前的戰飛羽的紫膛臉色，這才記起已改容顏，臨時改了語氣。

秦厲冷笑道：「你太自以爲是個人物了，就憑你剛剛那一手，還不放在老子眼中，我要叫你嘗嘗這九等九流的人物的九等九流手法！」

戰飛羽看看大門口那些又想看熱鬧，又不太敢近前的人羣，沉聲道：「秦厲，你是想砸『飛燕居』的招牌是不？」

胸脯一挺，揚頭挺肚，秦厲沙聲道：「你該看得出來小子，老子不用口，你就該知道。」

似笑非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戰飛羽冷冷說道：「我必得從你口中得到證實才行！」

哈哈一笑，人熊秦厲道：「你難道是個笨豬？」

戰飛羽的面容，雖因戴着面具，而看不出表情，但聲音却是冷冽至極的，從那雙森寒的眸瞳中，想像得出那面容絕對是凜然的。秦厲被他的森寒目光，懾窒得胆顫心驚，自來「飛燕居」後，他首次感到心悸，尤其戰飛羽那語聲道：「秦厲，假若二十年前你與『飛燕金槍』大俠夫婦無甚轇轕，你還是置身事外的好，爲了逞英雄淌這趟混水，對你沒甚麼意思！」

秦厲雖心顫惶悸，但却怎麼也不能憑對面這漢子的幾句話就退縮，而且，他確也另有目的，是以，他驀地大怒道：「小子，你算甚麼東西，聽你的口氣，像是在教訓老子，你他媽的簡直就是在放十八連環狗臭屁，你管我有沒有轇轕？凡是想用飛燕金槍的名義的，老子不管他是誰，就得問問他憑甚麼？有沒有資格？」

葉媚道：「你這個耳聾眼瞎記性不好忘性强的畜牲，你沒聽到嗎？你要找的人，就在當面，你要問憑甚麼？够不够資格，那還不簡單？試試就行！」

戰飛羽接道：「你該知道，飛燕金槍楊大俠的後人，就是這店的主人吧！要不？你來幹甚麼？秦厲，你說可對？」

秦厲怒吼道：「小子！你這句話講到節骨眼上喇！老子就是爲了那甚麼楊大龍來的，找他出來，讓我稱量稱量他够不够份量用『飛燕金槍』的名義？」

戰飛羽道：「秦厲你早該說了！告訴你想見敝少東容易，你就先過過我們倆這一關！」

人熊秦厲怒道：「小子！老子早就讓你兩個一齊上了！」

冷冽的，戰飛羽道：「現在，你選個地方吧！這兒剛置的傢具，要你賠不好意思！」

暴烈的，人熊秦厲道：「那裏都是一樣！」

葉媚看了一眼門口的人羣道：「人熊秦厲的大名，江湖上誰不知道？綠楊邨的父老定願開開眼界，咱們就到街上去活動活動吧！」

莽撞的，又意氣飛揚的秦厲大步走向棧外，口中大吼一聲道：「既然如此，你們這兩塊臭料，還等甚麼？」

葉媚向戰飛羽道：「大哥，可不能忘了諾言，搶我的生意。」

戰飛羽深意地道：「熊的皮堅肉厚，不大怕打呢。」

一楞，葉媚會意地，感激地說道：「謝喇！戰大哥，任何畜生的七竅都不大硬朗的。」

二人邊談邊走，這時門口之人，業已退到街的兩旁，遠遠的站在簷下，人熊秦厲，早已站在路中，一見葉媚與戰飛羽走出棧門口，即冷冽冽的道：「來啊！買鹹魚放生，你們這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讓老子活剮了你們！零割了你們，你們不知道甚麼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戰飛羽站在門口，宏聲而酷厲的道：「秦厲，你將爲你那不知輕重的談話，付出相當的代價！血的代價！」

又是一次心悸，人熊秦厲奇怪自己爲何一與那漢子的那雙眼睛接觸，就會感到不由自主的心生忐忑，但嘴裏却是硬蹦蹦的說道：「老子要付個屁的代價，付代價的是你們，你們必得要將這個招牌砸了，然後向老子叩上三十三個响頭，老子才罷手！」

葉媚此時，業已與秦厲站個對面，在戰鬥起時，習慣的笑了！只可惜那副面具是遮掩了她柔婉的笑容，否則那種楚楚待憐的樣子，人熊秦厲定然被她薰得暈頭轉向，就只那甜膩膩的聲音，也就够人熊秦厲受的了，只聽她道：「這可是你說的秦厲，要砸招牌，要磕三十三個响頭，我答應你，只要你贏了我，條件絕對遵守，只不知你敗了，如何？」

嘿嘿冷笑，强悍的，秦厲道：「我會敗給妳，我看你還差了一截！」

依舊是甜膩膩地，葉媚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萬一你敗了怎麼說？」

滿有把握的，人熊秦厲道：「萬一？哼！不會，絕對不會。」

如波的眼光一轉，葉媚輕軟的道：「秦厲，你也太自恃了，我不是說萬一！你就不妨說個方式來，也總算是個交待。」

不耐煩的，人秦厲道：「我要是敗在你這臭娘們手中，那可眞是笑話，好，就給妳個希望，如果敗了我扭頭就走！」

嬌笑連連，葉媚道：「秦厲，你想得太美吧！也太便宜了吧！扭頭就走！同砸招牌，磕三十三個响頭，成比例嗎？哼！你也不想想，你敗了，你能走嗎？走得了嗎？」

最後的那一聲哼之冷，之煞，與那嬌笑簡直就不像是出自一人之口，一熱一冷，就如夏天的太陽與冬天的冰寒，聽在人熊秦厲耳中眞不是滋味，一緊一縮得如同遭到椎刺，鎚擊般的刺心。他這時才眞正的注意到了臉面前這個身材惹火，容貌醜陋的娘們，看來實在扎手。

人熊秦厲驀然冷凜而嚴肅地道：「臭娘們，妳到底是誰？妳說該怎辦？」

冷冽地，陰陰地，葉媚道：「我嗎？是飛燕居的女總管，依我說，你敗了，人熊的招牌自然砸了，沒話可說，也照樣給姑奶奶磕上三十三個響頭！」

暴然大喊，秦厲道：「就是這麼辦，我看你還差上那麼一截！」

突又轉爲幽怨，葉媚道：「秦厲，你未免說得太篤定了，我眞爲你担心！」

大怒，秦厲道：「你這個臭娘們，少在我面前賣風騷，說那些貓哭老鼠假慈悲的鬼話，你那份娘娘腔，在老子面前用不上。」

戰飛羽驀地道：「我說過秦厲，你要以血補償的口孽，三十三個響頭可免，割下你那個造孽的舌頭，或敲下你的狗牙，都可以！」

一瞪瞇縫的細眼，滿面黑毛聳動，秦厲不屑的道：「小子，站在那兒裝佯，你何不下來試試。」

葉媚突道：「够了，秦厲，我已經够了，你最好不要去招惹他，對我，你有八分希望。對他嗎？你只有一分，你就揀個便宜吧，別在那兒叫化子做春官，窮當你的一時豪傑。」

勃然大怒，人熊秦厲道：「臭婊子，老子不要佔這個便宜，要來，就連那小子一起來，他行，老子不信邪！」

葉媚突地在一瞬間，雪白的身影飛翻，飈掠，帶着兩團流燦如星的光點，倏忽砸向秦厲，口中嬌叱：「你先嚐嚐你姑奶奶的『錐子套』。」

大喝如雷，秦厲車形飛旋，抖臂時，兩支「短命拐」左右分出，驀然擋向飛來的「錐子套」。

「嗯」聲中，人熊秦厲的身形，如暴旋的黑風，踅向葉媚的懷中，「短命拐」一翻手間，齊齊點向葉媚的胸間！

厲然暴怒，狠哼一聲，白色身影如蝴蝶翻飛，翩躚飛舞，疾掠而過秦厲頭上。

秦厲揚臂出拐，仰面追蹤，倏忽間，光點暴然如隕石疾墮，點向秦厲雙目！

猛然大驚失色，怒吼一聲，身形猛旋，大頭疾搖，開口怒罵：「好狡猾的狐狸精，嘿！」

嘿聲中，那溜似眞似幻的「錐子套」一閃甫過，旋又隨勢拉回，「哧」的一聲，划開了秦厲的背脊，頓時裂開一條又一條縱橫交織的血痕。

二支烏光閃爍的「短命拐」同時戳向葉媚的纖腰！

倏忽間，白影怒矢般激飛而去，安然美妙的已落在了戰飛羽身前。

扭回身，輕柔地說道：「秦厲，怎麼說！」

「短命拐」遞空，脊背處，凉痛冷裂，那滿面黑毛如刺蝟般地刺張，怒瞪着細目，人熊秦厲那一塊門板似的軀體，簌簌直抖，顯見那是氣得，而非痛得。雙目中直如噴出火來，望着葉媚道：「葉媚，我該想到是妳，當妳那對特殊的兵刃『錐子套』出現時，我就該想到是你，你這個要錢不要命的代執役中的唯一臭婊子！」

葉媚怒道：「秦厲！你再在口齒上不乾淨，莫說我不給你留面子，再不知好歹，我將你那對照子給你摘下來！」

無賴地，秦厲道：「臭婊子，來呀，老子還要整妳，有種的就再來，我要不把你這不要臉的騷貨，放倒當地，我就不是人！」

葉媚突地冷聲說道：「你是人嗎？你是個熊，耍賴的狗熊！秦厲，給我磕三十三個響頭，讓你走路，否則，你就留在這兒！」

大聲叱呼，人熊秦厲道：「老子的頭豈是給你這臭婊子磕的，男子漢大丈夫的頭會給你磕，你他媽的伶機取巧，算什麼東西？」

冷凜至極地，戰飛羽邁前一步道：「秦厲，練武人的那一份骨氣，都讓你這無賴給丟盡了！江湖人的那一份一諾千金的信義，也讓你給活生生的丟到了你那人熊的腦後，你是個道道地地的無信無義毫無骨氣的懦種，壞胚，你不配在武林中混，你只配同那些九等九的痞子在一起，你要想稱得起男子漢大丈夫，就磕三十三個響頭，要不，你就同你自己說的一樣，你是個畜生，不是人養的。」

氣結的怒瞪着戰飛羽，人熊秦厲色厲內荏的怒吼：「你是個什麼東西臭小子，老子活劈了你！」

古井不波，再進一步，戰飛羽道：「秦厲，你能不能够，你是瞎子數銅板心裏有數，磕頭虫不好幹，我可以放你一馬，但你必需說出誰主使你來的，憑你還沒這份胆量，敢來找飛燕金槍的痲煩，要是不說也可以，自廢一條右臂，你就走路！」

驚震中猶自撐持着大吼，秦厲道：「臭小子，你想的怪美，你以爲你是誰？你是個人王？還是個梟霸？老子會憑你那麼一句話就……呸！你在做你的春秋大夢，放你娘的狗臭屁！」

葉媚冷冷接口道：「他沒有做夢，他正是個人王，梟霸，江湖中，鼎鼎大名的『神手無相戰飛羽』！」

驀地一楞，人熊秦厲驚凜的急呼：「是你，戰飛羽！」

扭頭望向發聲之處，戰飛羽緩緩揭下了面具。

冷凜森寒的眸瞳，似兩道電閃，疾射向一個自人叢中緩緩走出的長髯白髮清瘦矍鑠的老者身上，老者年已平頭甲子，長髯白髮使他顯得飄逸如仙，然而那一副清秀的容貌，却讓他的一雙鷹目，與額頭上的一道三寸長一寸寬的明疤，爲之破壞殆盡，那條明疤，活脫脫似一隻眼睛，再配上他那種鷹視狼步的冷冰冰樣子，使人有一種邪氣的感覺。

戰飛羽冷寞地道：「三眼鷹判豪，你早該出來了！」

脚步一停，鷹目倏射驚光，歪頭捋鬚，故作洒脫的三眼鷹判豪道：「是嗎？戰大俠，武林中當今的人王，梟霸？」

戰飛羽凜凜然的，道：「不錯，當你知道葉媚的身份時，就該出頭了！」

不以爲然地，三眼鷹判豪道：「爲什麼？我的大俠！豪雄！」

譏誚地，戰飛羽道：「當人主子就該給人消災，明知人熊不敵，看着他出醜，那還像個主子？」

哈哈大笑，笑得那明疤一閃閃的，也露出笑意，三眼鷹判豪道：「不錯，我早該出頭，那對葉媚可以，但對你，還不算晚！」

葉媚突道：「當主子的眼光畢竟高一籌，心計也重一層，去個把部下，算得了什麼？」

冷冷地，三眼鷹判豪道：「不用逞口舌之利，我是不怕挑撥離間，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應作的事，對你這蛇蠍美人，我並不感興趣，那是我不早出面的原因。」

柔媚的，葉媚軟軟的道：「是嗎？判豪，果眞如此，可眞是我的悲哀，不過我對你確有興趣！」

冷冷地，判豪道：「你是向我挑戰？小姑娘！」

甜膩地，葉媚道：「我可沒那麼說，假若你認爲如此，我甚感榮幸，能領教你這統帥一方的黑道之梟，那成名的『鷹躍功』的威力。」

沉雄的判豪道：「有機會的，小姑娘，看在你這個年齡的人中，向我明面挑戰的，你是第一個的份上，我會讓你如願以償的，不過，那不是現在！」

葉媚道：「那多掃興！」

不予理會，判豪向戰飛羽凜冽的道：「戰飛羽，我們談談買賣！」

冷寞地，戰飛羽道：「無此興趣！」

那種不將他判豪放在眼裏的情景，頓將他惹得火冒三丈，七竅生烟，肚子裏的一股怒火，衝上腦門，昏昏的，咧嘴大罵：「戰飛羽，你這個臭頭，不要以爲任何人怕你，我老人家可沒把你放在眼裏，你他娘的別自以爲小蝦米熬菠菜，要多帥就有多帥的了不起，惹火了我老人家，照樣給你難受！」

戰飛羽道：「我正在想——」

一股怒氣，又往上冲，三眼鷹强行壓制着自己，咬着牙，自齒縫裏蹦出字來，狠狠的道：「娘的，你橫——設若不是我

另有事在身上……」

戰飛羽道：「我不想知道，用不着向我報告，我也不受恫嚇！」

鷹眼放光，尤其是那個明疤，擠上擠下的活脫脫似一隻毒光閃閃的眼睛，露着無比的狠意，三眼鷹道：「呸！你配，向你報告，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你算是什麼東西，我用得着向你恫嚇？我現在正正經經的告訴你，我沒有時間，人熊秦厲同我，現在要離開這兒，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沉穩地，戰飛羽道：「你是在向誰下命令？」

大聲怒吼，三眼鷹判豪道：「你——戰飛羽，就是向你！」

戰飛羽道：「你是什麼人？」

楞了一下，判豪吼了起來：「戰飛羽，你少同我老人家來這一套……」

戰飛羽森寒冷寞的眸瞳中，倏放寒光——那是兩股令人冷澈心脾的銳利目光。

口中冷森的，戰飛羽道：「你這句話，正是我要向你說的！」

判豪大聲道：「他媽的戰飛羽，你究竟想怎樣？」

厭惡的，戰飛羽道：「該滾的滾，該留的留！」

判豪强硬的道：「呸！你是什麼東西，配用這種話對我講！」

批判的，戰飛羽道：「判豪，你能帥領一股黑道勢力，該是個沉穩，狡獪，心計威嚴兩重的人物，誰知你却是個狂妄，衝動，不自量力，毫無頭腦的混蛋！」

判豪大吼：「戰飛羽，老子拚着躭擱事情，也要教訓你這個不懂尊老敬賢，信口雌黃的下流畜生，讓你知道隨便批斷一個長者，是應得什麼樣的罪受！」

毫無感情的，戰飛羽道：「就憑你配稱爲賢者尊者長者，那麼我看任何一條狗一條猪也有那個資格，能不能讓我受罪，那要看你的本領了！」

悍然的，判豪怒吼道：「你馬上就會知道，你要受什麼罪，戰飛羽，你這個狗操的。」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咬人的狗，向來不叫。」

踏前一步，判豪瞪着三隻眼，怒吼道：「戰飛羽，娘的皮，來，讓我老人家來教訓教訓你，你準備了！」

雙臂環抱，雙手攏袖，挺立街中，如一座山似的，戰飛羽那身上發出了一股窒人的威煞，凜凜地道：「不勞費心，隨時候教。」

人熊秦厲，突地在旁大吼：「頭兒，讓我來，我不管他是什麼人王，我照樣要摔下他的人頭當夜壺用！」

與戰飛羽同時摘去面具的葉媚，此時突地一飄身，與戰飛羽站了個併肩，臉上閃射着嬌艷如花的媚笑，輕柔地向人熊秦厲道：「我說喂！大狗熊，你沒資格同他較量，要耍，還是讓我來耍你吧！」

驀地大吼大叫，暴跳如雷，秦厲破口大罵：「我把你這個千人騎萬人摟的騷臭狐狸精，你他娘的佔了便宜賣乖，來，來，看老子能不能照樣整你！」

剎時間，如春花綻放的玉面上，如同罩上了一層寒霜，葉媚的柳眉倒豎，嬌叱道：「人熊秦厲，你這個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的下流胚子，姑奶奶今天要不留下你這條狗命，我葉媚從此就不再在江湖上行走！」

暴跳如舊，依然不知死活的，人熊秦厲大吼道：「臭婊子，臭娘們，你吹什麼大氣，老子……」

白影倏閃，精光耀眼，「錐子套」在一聲嬌叱之中，隨着飄起的葉媚如疾風似的身影，倏忽如嬌嬈的出雲雷電，射向人熊秦厲。

「錐子套」宛若一抹流光電閃，在光影裏彈跳，人熊秦厲，猛然退躍，「短命拐」倏揚疾挑，將那似鬼影般凝射而至的「錐子套」的一溜寒光，擋在咽喉之前。

大翻身，門板似的身影，在怒眦如裂，怒吼如雷中，疾然暴旋，「短命拐」於青瑩光華裏，急速穿掠，翻挑葉媚飄然而至的左脅。

葉媚陀螺般的白色身影旋動間，「錐子套」如風也似的旋起，佈滿青瑩光華，將如牛般的秦厲圍住，光華突然眩花了人眼，當人們的眸瞳中，全被那旋流的「錐子套」所映眩暈之時，一塊塊大小不同形狀各異的肉團，便鮮血淋淋的，雨似的往四面八方蓬拋而起。

「錐子套」的套筒倏開，錐尖齊放，如數十支帶刃的彎鈎，剜下了秦厲本已翻裂的脊背上的血肉紫塊。

秦厲那粗大的軀體，只這瞬間，便似倒塌一堵牆般向前傾斜。

傾斜的同時，右手的「短命拐」，却也猛然砸中了旋飛中的白影，無巧不巧的，正砸在葉媚的玉臂上。

一股痛澈心肺的巨刺般痛流，激發了葉媚的怒意，雙手揚處，本已前傾的秦厲那粗壯的身軀後背，又同時中上了「錐子套」。

「啊！」的一聲淒厲與殺猪似的慘呼，遮掩了葉媚的痛哼與怒叱，秦厲尖嗥着，却悍不畏死的，以兩支短命拐支地，身軀貼地飛旋，雙腿如風車扇葉，疾掃葉媚雙腿！

同時，秦厲身軀疾轉的瞬間，「錐子套」又拋射出第二次血肉混合的一蓬血雨，一股巨痛使秦厲疾旋輪轉的身軀一滯。

就這一滯的瞬間，僅僅差那麼三寸，就被掃中的葉媚雙腿，突地挺飛而起，向前射落，雙脚脚尖，猛然如千斤重石般，踏上了人熊秦厲的雙肩。

「噗哧」，撐持身形的雙臂曲彎之下，重力壓下的人熊軀體肩胛處，穿閃出兩支短拐的半截拐尖。

看那麼一點點，雙拐就頂在葉媚的足心。

「錐子套」倏忽翻落，「嗨」聲中，將人熊秦厲那一顆毛茸茸的頭顱，穿成十七八個孔洞。

血漬隨錐尖外流，人熊秦厲連吭也沒吭的死在血泊之中，他那六陽魁首已成一灘血似的稀水。

一聲虎吼，判豪身形如一陣風般衝到，他雙臂倏揚，揮砸向葉媚。

葉媚聞聲身動，飄前疾閃。

就在判豪揮砸的同時，紫雲電飄，葉媚空出的地方，戰飛羽已塡補了上去。

揮砸而下的雙臂，頓失敵蹤，倏忽問收勢後躍，荆豪雙目陰鷙的瞪視着面前霑飄而至的戰飛羽，臉色泛青，怒聲道：「戰飛羽，你們太狠！」

笑了笑，戰飛羽說道：「我倒不覺得，假若躺下的不是秦厲，你可會這麼說？嗯！」

一怔，荆豪望着戰飛羽，對於他這種特殊的笑容與語氣，忖道：「這不是昔日的戰飛羽，冷凛森寒酷厲的戰飛羽，甚少表現這種笑意，這是一種使人看來心顫的笑意，與使人聽來心悸的語氣，雖然表面上與實質的感受是不同的！看來戰飛羽成熟了，不止是一個深厚功力服人的人，現在看來，他對處理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樣了，以往那種唯我獨尊，毫無迴環的霸氣，雖然減少，那種深沉的冷寞，雖亦少見，但自這種笑語中，使人有着一種更加『難測』的感覺，這是一種改變，一個武人最難以改變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却是一個武人進入一種『神』境的表現。今天，我得愼重才行。」

江湖經驗與閱歷是一個武林人以血與汗所換取的，有些人雖在生命結束之時，亦無這種進境，這就是一個「粗豪的武人」，嚴格的說，是一個不入流的武人。

有些人却是流一次汗有一次收益，滴一滴血有一次收穫，這是那些被稱為「練武的料子」的武人！不是有句老古話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就是那種人了。

荆豪知道，自己是屬於這種人，因為他能有今天，就是憑着經驗。然而他知道，以他與戰飛羽比，在年齡上，二人相差幾近一半，然而以武功來衡量，他自認不能與年齡一樣的比較，他們相差不會太多，而自己不如人，看來那是一定了，每一個人都有「不服輸」的勁，尤其是武林人，刀架在脖子上，嘴巴也不會輸一分，除非你是個沒有骨氣的人。

荆豪的暗自認輸，那是他的經驗的累積，他知道有一種武人，不但是天生的練武胚子，而且亦是天生的智者，以別人的教訓，做為自己的經驗，以自己的智慧，擷取別人的智慧，而加以融合，無論在武功智慧兩方面亦自然超人一等，戰飛羽，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是超人一等的，所謂入於神化之境的，就是如此了！荆豪不能不驚懍了？

這時的荆豪，快捷的思索，使他有了戒心，態度亦隨之一變，突地面色和緩，輕輕道：「不錯，我不會那麼說！好了！我們不談這些，我有幾件事情，請教你戰大俠，不知可否賜告！」

戰飛羽心中一凛，暗呼一聲：「老狐狸。」

但面上却不露聲色的將笑容收斂，莊嚴地道：「說來聽聽！」

三眼鷹荆豪沉雄的道：「只不知戰大俠與『飛燕金槍』楊氏夫婦，有何關係？肯為他的兒子撐腰？」

戰飛羽心忖：「那話兒來了！眞不想到他會正面談！」

口中却漫應道：「沒有關係！要有，就算是僱傭關係吧！」

疑惑的，荆豪道：「戰大俠說笑了！憑你會受屈於人？」

戰飛羽一指葉媚道：「她就是最好的證明！」

荆豪道：「這使人難以相信！」

戰飛羽道：「我既不能偷，又不願搶，荆豪，我總不能喝西北風吧！這理由如何？」

荆豪道：「江湖中誰不知道你戰大俠擁有一批無盡的財富？」

一怔，戰飛羽旋即會過意來，暢笑一聲道：「你是說我故人辛長定為他遺孤留下的那份財產？不要說並沒謠傳的那麼多的大批財富，就是無盡的寶藏，荆豪，你認為我戰某人會不會據為己有？」

毫不考慮的，荆豪宏聲道：「這我倒絕對相信，你戰飛羽還不會那麼下流，不過臨時挪用一部份，孩子長大了再還，有何不可。」

戰飛羽道：「在我認為挪用一時，就是不管多寡，也是侵佔！」

老臉一紅，這句話不啻是打了荆豪一記耳光，而且是對他人格的審判，他的面容頓時又變顏變色。

戰飛羽却繼續道：「在代執役這一行，我本認為是不顧道義，只論代價，不管目的，動機，是非，只論酬勞的一羣唯利是圖的武林敗類所幹的，但當我認識了其中的一人後，這觀念我改變了，雖未正式下海，但有人顧顧我，只要不背道義，目標正確，我是不管報酬的多寡，也願答應的，我與『飛燕居，金槍行』的少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交。」

荆豪疑惑的道：「你是說你認識了葉媚之後——」

戰飛羽道：「不是。」

急接，荆豪道：「那——是誰？」

緩緩地，戰飛羽道：「代執役中有一個六紅雲——」

不屑地，荆豪道：「凌剛？那狂妄，狠辣，衝動，貪婪的東西？」

戰飛羽笑笑道：「不，我是說大紅雲凌剛的搭檔——」

不以為然，三眼鷹荆豪道：「龍頭不要蛇尾，就憑凌剛這塊料，他的搭檔又能強到那裏？」

戰飛羽道：「戈凉這個名字，聽說過嗎？」

微微一怔，大感意外的，荆豪極慢極慢的從口中吐出了三個字，聲音微帶震動：「鬼刺客？」

戰飛羽沉穩地道：「正是！」

荆豪沉默片刻，臉上第一次出現了較為複雜的表情，望望戰飛羽道：「你吃定了『代執役』這一行飯？」

戰飛羽低沉的道：「荆豪，你錯了，我不會幹代執役的，因為我戰某人向來就不會去主動殺人，除非他有必死之道，戰某人再不屑，也不會為錢去殺人！」

荆豪大惑不解的，詫聲問：「那麼，你現在——」

戰飛羽道：「戈凉既然能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可以做『代執役』，我戰飛羽為何不能在有條件的合約下，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何況，尚且有報酬，可以解決我的生活問題。」

搖搖頭，荆豪嘆息地道：「想不到！

想不到！憑神手無相戰飛羽，亦為人做這種類似看家護院，保鏢護寶的事。」

戰飛羽道：「人活着是為了一張口，我也是人，豈能免俗！」

葉媚在旁道：「這叫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不屑的，荆豪道：「憑妳葉媚這個代執役中漆馬桶掛屋簷——臭名聲在外的脚色，也配說這句話！」

幽幽的，語帶譏刺，葉媚道：「畫匠不給神作揖——誰知道你是那個坑裏的泥？我看咱們兩個是『合嘴吃肉』——肥（誰）也別說肥（誰）。」

狠暴的，荆豪道：「葉媚，你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

葉媚道：「我倒不覺得！只可惜你要想雷公打豆腐——從軟的下手，那你是打錯了主意！姑奶奶不在乎！」

荆豪怒吼：「利嘴的丫頭片子，你等着，我總要讓你如願！」

葉媚冷聲道：「不會讓你失望的，老不死。」

怒瞪葉媚一眼，強抑怒氣，轉向戰飛羽，荆豪道：「戰飛羽，看來我們是免不掉動手了！是現在，還是約期？」

戰飛羽冷冷的道：「隨你，但得說個理由！」

嘿嘿一笑，荆豪道：「人熊秦厲來這兒，就是要想挑了這飛燕居，他沒完成死了活該，只好由我來辦！」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你還是沒說出為什麼？」

荆豪道：「沒有那個必要！」

戰飛羽道：「你既想約期，大概是想找幫手，我答應你，扛着人熊的屍體——滾！」

最後那個滾字，就如同一把火，猛的點起了三眼鷹胸中的油源，洶洶烈烈的爆炸開來。

氣得全身發抖，狠厲的高叫，荆豪暴吼：「戰飛羽，你太高估自己的份量，我現在就宰你！」

輕鬆地，戰飛羽依舊是老樣子，雙臂環胸，雙手攏袖，淵停岳峙，立於當地，冷冷說道：「隨你！只是要看你有沒有那份力量！」

「我呸！」

一聲暴吼，三眼鷹荆豪，猛然飄起丈許，倏忽間掉頭而下，三隻眼如三盞明燈巨燭，毒射戰飛羽，二隻手爪，拳曲如鈎，藏於胸前，疾衝而下，在丈許的高空向下俯衝，那股威勢，那種快速，就如一頭鷲鷹，攫捉幼兔。在離戰飛羽頭上尺許之時，那拳曲的雙手，突然伸縮，如一團掠空的烏雲中，倏然閃射出兩道電光，戮向戰飛羽的兩邊太陽穴。

同時，那「鷹躍功」的特異之處突現，荆豪那瘦削的身軀，倏忽間成平飛，臉上長髯，猛然掃向戰飛羽的雙眼，「蒼鷹攫兔」「怒龍觸雷」絕招並出。

疾似電掣般地暴旋。戰飛羽倏忽間，已閃到了荆豪的身後，那是一式大廻旋，快得如同旋風暴捲，雷電疾捲，葉媚的雙目，為這兩人的快速，威烈，震窒得楞得一楞，暗自驚嘆！

疾然落地，猛扭身，荆豪面對着戰飛羽，吼道：「大名頂頂的神手無相戰飛羽，難道只會躲閃？」

徐徐地，戰飛羽道：「貓捉到耗子，都是如此！」

面孔浮起紅赤，荆豪憤怒的叫道：「戰飛羽，你是個歪種，是個徒逞口舌的匹夫！」

似笑非笑，戰飛羽道：「再說一次，那正是我要對你說的。」

荆豪的額頭一擠，疤眼放光，驀地雙掌洒起一片光幕，抖向戰飛羽的咽喉，身形斜出兩步，一隻手爪，突自一個不可思義的方向，抓向戰飛羽的脅側。

戰飛羽挺立不動，光影臨身不及一寸，突地袍袖齊飛，掌蘊無形，勁氣如嘯中，他的一雙手似乎已囊括了天地，在那縱横流曳的力道中閃滾穿走，洩去了荆豪的攻勢，荆豪詭異的「鷹躍功」旋閃揮霍，刹時只見人掌指爪，同時隱入戰飛羽那蒼白的掌刀芒采之中。

戰飛羽乃是江湖上盛名喧赫的高手，尤其他掌上功夫更已到登峯造極，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道上闖蕩了幾近二十年了，也會盡了天下奇才，但是，如今他不得不承認，這「三眼鷹」荆豪，實是一個罕見的勁敵。

而三眼鷹的驚恐憂慮，却在對手之上，他在所容身的圈子裏，罕遇敵手，對戰飛羽，他雖自承畧差一籌，但如今他知道他錯了，卽感到掣肘，而對手却是自如得很。

戰飛羽的雙掌，時隱時現，千變萬化，狂猛的罡力，突現浮沉，虛無飄渺的奇幻，突出殺手，荆豪感到窮於應付了，那掌力的浪濤，浩蕩洶湧，每一寸時光，他都似在支撐着一座泰山中，充斥着萬鈞的擠迫。

四十招……五十招了！

紫袍飛揚，白芒閃削，荆豪的雙爪，突自掌刃中劃過，一股錐刺，兩縷血絲，猛然錐心，突然噴射，一聲厲吼，隨着一蓬烏影，衝向天空，如怒矢般射落五丈遠的街中，刹時間，遙曳遠揚！

荆豪負傷逃了！

葉媚望着停立的戰飛羽道：「戰大哥，你的功力又大進了！」

輕柔地，戰飛羽道：「除了是我死亡邊緣經過兩次的賜予以外，最得益的，是我在聽了我將為你引見的人的一席話後，在這兩日來有所領悟而得到的進境。」

併肩邁步向客棧走去，葉媚柔聲道：「你是說飛燕女俠？」

笑笑，望着葉媚，戰飛羽道：「你好機伶，葉媚！」

葉媚道：「我再想不到，那個就眞變成笨鵝了！」

進得棧門，戰飛羽對小二向街上人熊秦厲的屍體指指，小二點點頭，招呼一聲，出棧而去。

葉媚同戰飛羽走向後進時，問道：「何時為我引見？我有點急不待呢！」

戰飛羽道：「今晚！」

葉媚道：「那我的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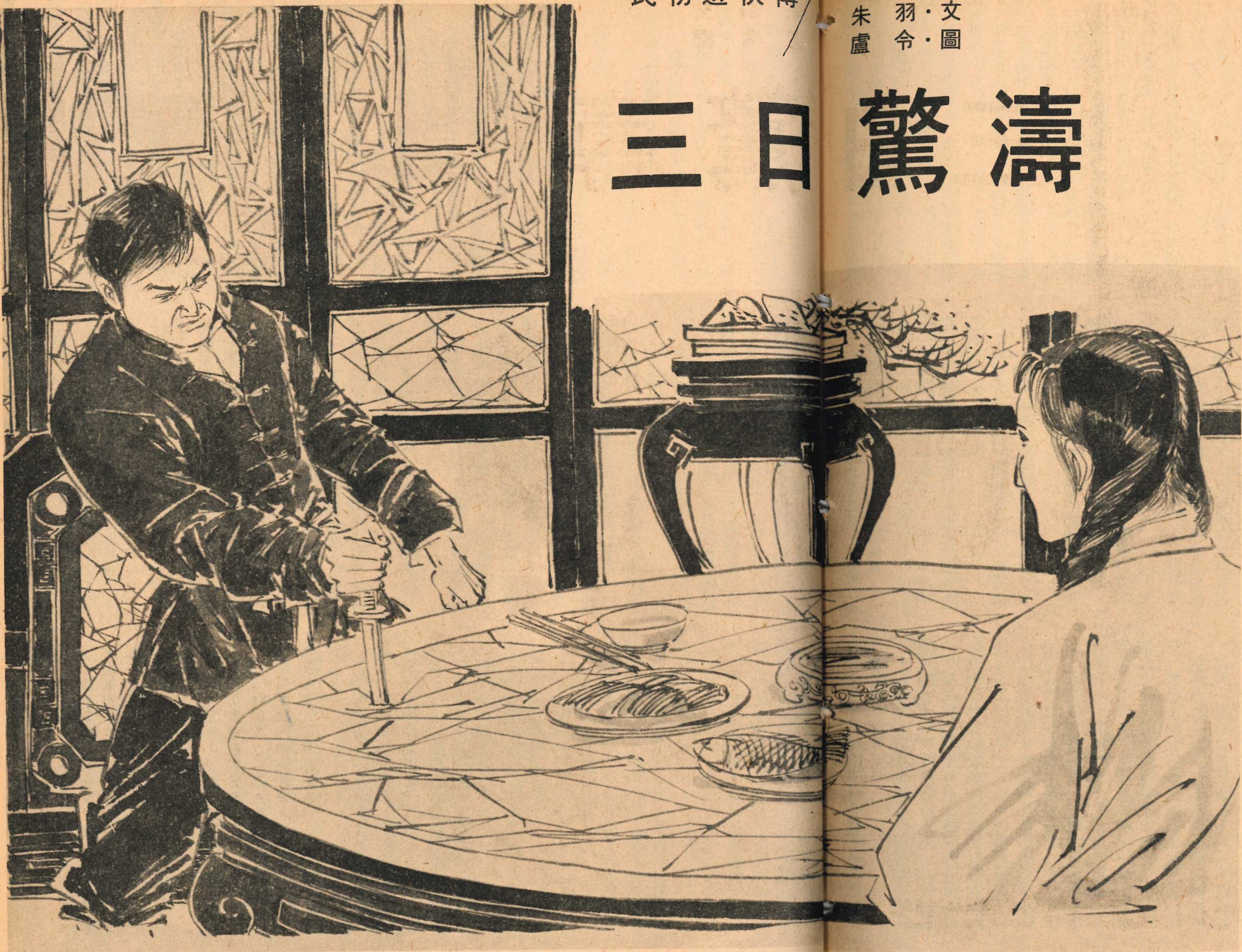
戰飛羽道：「今晚！」

葉媚滿意地笑了，與戰飛羽那眸瞳相觸時，不由得心神一震……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以高占元的盟弟身份，往拜會劉慶雲，請他帮助對付刀疤辛老四，劉慶雲滿口應允，並假說他此次來碧色寨是負有暗中保護蔡督的任務，趙飛幾乎說出了內心的秘密，終於還是忍了下去，趕回去與常德勝、薛子秋、姚隊附會商，各人摸不透劉慶雲的眞意，遂按原定計劃由趙飛混入辛老四帮中臥底，趙飛走後，薛子秋恐趙飛此去成爲燈蛾撲火，姚隊附自告奮勇往追趙飛回來，在姚隊附走後，福旺嫂闖將進來，說是姚隊附已被辛老四收買，急得常德勝手足無措——

美人施色誘 玉女胆包天

「咱們先要救趙飛。」薛子秋的口氣一點也不遲疑。

「趙飛怎麼？」福旺嫂連忙的追問。

「他到辛老四那邊臥底去了，」薛子秋答覆了她，又轉頭向常德勝說道：「老姚被辛老四收買的事我看是十不離九，趙飛一走，他就說壞話，接着又趁機溜走，趕去通風報信。老常！這是咱們動的時候了。你說，是明動還是暗動？」

「咱們不動。」常德勝的語氣出奇地沉靜。

薛子秋吼了起來：「不動！難道眼巴巴看着趙飛去送死？」

「放心！」常德勝胸有成竹地道：「辛老四那夥人一個個精明得很，就是要放倒趙飛也不在此時此刻。而且趙老弟一對招子挺亮，想暗算他只怕還不太容易。」

「那麼，咱們就不管他了？」

「當然要管，」常德勝的聲音越說越低：「不過，管的方法可得要巧妙一點。老薛！你和福旺嫂分頭去辦一樁事。」

「什麼事？」二人異口同聲地問。

常德勝這會突然變成了一個指揮作戰的軍師，分別向二人密語了一番。

× ×

薛子秋沒有騎馬，出了保安隊之後，沿着一條小路往鎮上走，說巧不巧，竟然和劉惠蘭面對面地遇上了。

「隊長！」劉惠蘭嬌滴滴地跟他招呼。「我正要去找你哩！」

遇上她，薛子秋多少有些意外，他楞了一下，才反問道：「有事麼？」

劉惠蘭是斬將搴旗的老手，教她對付薛子秋這種粗豪的男人自然是游刃有餘，她先嫵媚地一笑，接着柔聲說道：「還不是有事要請隊長帮忙。」

「說，什麼事？」

「想請隊長派兩個兵到碧色茶樓去把場子。」

「用得着麼？」薛子秋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

劉惠蘭的眉尖也輕微地蹙了一下，嘆了一口氣，道：「跑碼頭賣藝可眞不簡單，我爹爲了招攬看客，才研創了這套『美人脫衣』的把戲，逗人是够逗了，却也找來了麻煩。場子裏擠，我進進出出的時候，老是有人向我毛手毛脚，所以……」

好色本是男人的本性，何況薛子秋本來就喜好此調，這時候已然花了心，瞇着眼，道：「劉姑娘！那套『美人脫衣』是怎麼變法？」

劉惠蘭已然看出對方上了鈎，而她表面上却神色不露，一本正經地道：「將我雙手反剪，掩藏在布幔之中，我身上的衣服會一件件地脫下……」

「脫……脫光麼？」薛子秋嘴唇有些發乾。

「才不哩！」劉惠蘭嬌羞地低下了頭。「最後還剩下胸兜和短褲。」

「够精彩！」薛子秋嘿嘿笑了。「那一天我倒要去看看。」

「隊長眞要看？」

「嗯！是要開開眼界。」

「你找個地方，要秘密沒人知道的。」劉惠蘭頭垂得很低，說話的聲音也很低：「我讓隊長一個人，看一個够。」

薛子秋的血液開始沸騰，心兒狂跳，看看四下無人，突然雙臂一張，將劉惠蘭摟了個風雨不透。

劉惠蘭不但沒有掙扎，反而緊緊地貼着對方，面孔上仰，眸子裏透射出灼人的光芒，就在這一瞬間，鋼鐵般的薛子秋就被熔化了。

「我今晚到客棧裏來。」薛子秋的嗓門有些發啞。

「幾點？」

「十二點以後，下半夜。」

「好！我虛掩着房門等你。」劉惠蘭突然自他懷抱中掙脫，向另一條小徑上奔去，故意賣弄風騷地回過頭來，嬌聲嚷叫：「一定來啊！不然我明天一大早就上保安隊找你。」

薛子秋狠狠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打出娘胎，他還沒有遇上這樣够勁的女人，他已經開始憧憬一下半夜的繾綣滋味了。

邪事要想，正事要辦，當劉惠蘭的身影在小徑的盡頭消失之後，薛子秋正一正心神，立刻疾步向鎮上走去。

這會兒約莫已到了午後三，四點的光景，太陽已經偏了西，陽光斜斜地從林梢穿過，照射得薛子秋瞇起了眼睛，就在他視綫恍惚的時候，突然一根硬硬的東西頂上了他的小肚子。

那是一支槍，磨亮了的準星在陽光照

射下發出耀眼的閃光。

握槍的是一個陌生人，滿面虬鬚，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

薛子秋有自信從未見過對方，他冷靜地站在那兒紋風不動，等待對方開口。

虬鬚漢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對薛子秋凝視一陣之後，突然收回了槍。

薛子秋這個保安隊長既不是木頭雕的，也不是泥土塑的，以極快的手法拔出了匣槍，反而頂上了對方的小肚子。

虬鬚漢子一絲也不吃驚，反而笑容滿面地道：「隊長！鬧着玩可以，千萬別動眞的。唐團長托我帶來了緊急密令。你若是食指沉不住氣一勾扳機，這道緊急密令就只有帶到閻王老子那兒去了。」

是眞是假，薛子秋在一時之間眞難判斷，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問道：「什麼緊急密令？」

「唐團長得到了可靠的消息，」虬鬚漢子的語氣非常沉穩而有力：「蒙自道道尹周杭和阿迷縣縣長張一鯤都是老袁派在雲南省潛伏的奸細，刺殺蔡都督的事就是由他們分頭策劃執行。唐都督得悉之後，非常火大，特下令火速將這二人緝拿格殺，這樁差事落到你薛隊長的身上，你看着辦吧！」

「老兄在那個單位？」

「小弟姓魏，單名一個雲字，流浪江湖，處處爲家，這回蒙唐團長看得起，命小弟跑一趟腿。」說到這兒，他笑了一笑，「隊長可以收起槍來了吧！」

魏雲的快槍在雲，貴一帶早就出了名，江湖上的人都叫他「一响倒」，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若是動槍，他是從不打第二槍的。薛子秋自然聽說過他的大名，那敢怠慢，立刻將匣槍收了起來。

魏雲又是一笑，然後說道：「薛隊長，若是依照唐團長的意思，我應該留在這兒助你們一臂之力，只是……」

薛子秋立刻打蛇隨棍上，接上了話題：「魏兄！不提您跟唐團長的私人交情，就事論事，憑你這種講義氣的血性漢子也該留在碧色寨，爲保護蔡都督而盡一分力。不過，聽魏兄的口氣，又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

不等他說完，魏雲就搶着說道：「隊長！我到碧色寨已經好幾個鐘頭了，對這兒的情況已摸透了不少。若是我留在此地，反而會誤了大事。」

「這是什麼話？」薛子秋難免大吃一驚。

魏雲緩緩道：「只因我有一個死對頭在這兒，我姓魏的什麼都好，就是有一個忍不得氣的毛病，一旦照面，就會跟他拚個你死我活，所以我還是早走爲妙。」

「魏兄的死對頭，也就是我麻子老薛的死對頭，快說是誰？」

「我那個死對頭却是隊長的朋友。」

「哦！是誰？」

「劉慶雲。」

「他？」

「嗯！」魏雲點點頭，目光中閃動着猙獰之色。「若論私仇，他該被殺一百次，偏偏他又爲某方面担當了保護蔡都督的大任。方才他在客棧中和那姓趙的密談，都被我聽到了。隊長，粗人也講道理，爲了大計，我竟然忍下了這口氣，只是我怕忍不久，所以，還是早些走了的好。」

薛子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說才好，不留下魏雲這樣一把好手，實在是一大損失，若是留下他，一旦和劉慶雲拚個兩敗俱傷，那將是更大的損失。他暗暗喟嘆：這兩朶流浪的「雲」怎會如此湊巧地在這種場合碰上了呢？

見他默然，魏雲又道：「隊長！我走了，請代爲問候常德勝。」

「魏雲！」草叢中突然响起一個熟悉的聲音，常德勝隨聲出現。「你這小子一來就想溜，眞不够意思，咱們到鎭上去喝兩盅。」

「常大哥！」聽口氣就知他倆交情不淺。「若是你不教我走，我是眞沒有話說，我也會聽你的話忍一口氣，只是你又沒有法子不敎劉慶雲在我身後打黑槍。」

常德勝皺皺眉頭，道：「你和劉慶雲的樑子是什麼時候結下的？」

「三年前。」

「在什麼地方？」

「在貴陽。」

「爲甚？」

魏雲的眼眶中突然迸出了淚珠，神情痛苦地搖搖頭，道：「常大哥！不要再提這件事，提起我會心碎，會教我立刻想去殺掉劉慶雲。」

薛子秋道：「老常！我看這件事咱們非得當機立斷不可。魏兄一定要留下，而且，樑子總要了結。至於劉慶雲那邊，你看……」

常德勝很快地接口道：「老薛！你去辦你的事，我跟魏雲立刻去找劉慶雲攤牌。他說他爲某方面工作，得拿出憑據來。倘若是眞的，則證明他已幡然悔悟，改邪歸正，咱們魏老弟一定可以放他一馬……」

「不！不！不！」魏雲非常痛苦地搖着頭，「我絕不能放過他。只是，爲了大局，我可以忍，等到這樁大事辦妥之後，一定要他還我一個公道才行。」

薛子秋撫摸着他的肩頭，語氣柔和地道：「公道自在人心，有理的人總能勝過虧心的人……老弟！你能不能先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魏雲仍是拚命地搖頭：「對不住，隊長！此時此地我實在不願意提起那件悲慘的往事。」

常德勝連忙向他打眼色，示意他不要追問。

薛子秋也很見機，連忙說道：「這事暫且不談，不過你老弟一定要留下來助咱們一臂之力。我去辦點事，待會兒咱們好好喝一盃。」

說完之後，他撇下了常德勝和魏雲二人，逕自向鎭上走去。

薛子秋來到鎭上，一脚跨到碧色茶樓，這個時候是茶樓最淸淡的時刻，他大馬金刀地落了座，吩咐駝背老孟立刻將辛老四找來。

老孟那敢不快些跑，反正這個小鎭不太大，有半個鐘頭的時間足够跑遍全鎭。不多一會兒，他就將刀疤辛老四找來了。

辛老四一進門就浮上了滿面笑容，然而從眼神中却可以看出他多少有點心懷忐忑。他在薛子秋身傍坐下，低聲問道：「

隊長！有啥吩咐？」

「老四！想請你帮個忙。」

「這是什麼話！」辛老四暗中鬆了一口氣。「理應効勞，隊長儘管吩咐。」

「我想麻煩你去一趟蒙自。」

「哦！」這倒使得辛老四大感意外。「去蒙自幹啥？」

「有一條財路，」薛子秋故作神秘地壓低了嗓門：「到手後咱們一人一半。」

「多謝！多謝！」辛老四心裏在犯嘀咕，口中却沒有說出來，若無其事地問道：「幾時去？」

「立刻動身。」

「這會兒已經沒有去蒙自的車呀？」

「騎馬去。」

「隊長！跟你一同去麼？」

「不！你先走，我隨後到，今晚子夜在龍城賭館碰頭，不見不散。」

「好！要不要多帶幾個弟兄？」

「不用，就你一個人足够了。」

「說走就走，」辛老四毫不猶豫地站了起來。「我跟兄弟們打一聲招呼立刻就動身，晚上見。」

薛子秋凝視着他那矮小的背影，嘴角處流露出不易察覺的笑容。

自然，刀疤辛老四的臉上不會有笑容。他狡猾如狐，一眼就看出薛子秋在暗中弄詭，只是沉住氣不露聲色而已。

他三步併成兩步，飛快地趕回王婆子家裏，拉着馮朋進入小桃的房中，兩人密商對策。

馮朋並不過份激動，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問道：「老四，以你看，薛麻子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絕沒有安好心。」

「爲什麼呢？」

「一定是薛麻子接到了昆明方面的密令，」辛老四的神情顯得十分凝重。「說不定他已經知道了你的身份，所以才用上這一招調虎離山之計。」

馮朋心頭暗暗吃驚，表面上却非常沉靜地道：「不會如此嚴重吧！」

「或者，」辛老四又有了另一種猜測：「薛麻子只是想作一個試探。」

「試探什麼？」

辛老四雙手一攤，說道：「明顯得很。只要我依照他的命令，立刻動身去蒙自，他心頭懷有的疑問，都會一掃而空，否則……」

「不管怎麼樣，你都不可以離開碧色寨。」

「我明白，不過……」

「老四！陳倉暗渡這句話你懂不懂，你明去，暗回，薛麻子就拿你沒法子。」

「妙！妙！」辛老四連連拍了幾下大腿。「這法子眞絕。馮大哥，你放心，不管薛麻子想拴住我，還是想吊住我，都辦不到。」

馮朋皺了一下眉頭，道：「這事我倒不担心，我所担心的是趙飛。」

「他怎麼樣？」

馮朋緩緩道：「說句良心話，我倒是想拉攏他助咱們一臂之力，却想不到先一步被薛麻子收買了。幸好老姚適時送來了消息，不然咱們窩裏養着一頭虎，遲早都會被他咬一口。」

辛老四冷笑道：「他是狼，我是打狼的漢子；他是虎，我是擒虎的英雄。我可沒有將他放在眼裏。」

「常言道得好，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那還不簡單，」辛老四手掌直切，作了個斬殺的姿勢。「幹掉！」

「不行。」馮朋連連搖頭。「那會影响大事。」

「那又該怎麼辦呢？」

「留着不安，殺之不可，所以說，這是一件難以處理的事情。」說到這兒，馮朋以極爲輕微的聲音道：「你和老姚到底講妥了沒有？」

「當然講妥了呀！而且小元寶他也收下了。不然，他怎會跑來告訴咱們，要對趙飛多加小心呢？」

「不過，他仍有隱瞞，比如說，本地保安隊早已接到了保護蔡某人的密令，老姚不可能不知道，而他却隻字不提。即使關於趙飛的情況，他說得也不够詳盡。」

「也許他怕薛麻子知道……」

「不！」馮朋打斷了他的話。「我看他是嫌錢少。這傢伙還掌握了不少機密消息，準備待價而沽。」

辛老四咬牙切齒地低聲罵道：「可惡！等這件大事辦妥之後，我要好好地收拾他。」

「不必！」馮朋以緩和的語氣來消除對方的火氣。「這種人只宜軟貼而不能硬架，老姚由我來對付。你還是快些上路去吧！」

「好！我立刻就走。」辛老四面上流露出狡黠的笑容。「馮大哥！月牙兒一露面，我就可以潛回鎭上，咱們仍然在這兒見。」

「這兒不行。」

「那麼……？」

「我告訴你一個地方。」馮朋附在辛老四的耳邊低語了一陣。

辛老四點點頭，表示明白，然後匆匆離去。

馮朋咬牙抿唇沉思良久，才走出了小桃的房間。

在另一間屋子裏，保安隊副隊長姚鳳起神情畧顯緊張地站了起來，含笑道：「馮老大！我想回隊上去了。」

「別忙，我很想跟副隊長聊聊。」馮朋邊說邊在他對面坐下。突然開門見山地道：「周大人的禮金，副隊長已經收下了，這表示副隊長對周大人的忠心。既然如此，在下就有許多事要請敎，務必請副隊長據實以告，免得誤了大事。」

姚鳳起誠惶誠恐地道：「馮老大！我和辛老四相處已久，他也該知道薛麻子的脾氣，若是過份重要的機密大事，我是不可能事先知悉的。」

「那麼，唐都督有意謀反，你知不知情？」

姚鳳起想不到馮朋竟然有此一問，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怔了許久，才結結巴巴地道：「怎……怎麼會有這種事？」

「副座！」馮朋的措辭很客氣，神情却很冷。「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周大人是袁大總統的心腹親信，也就是未來的雲南都督，只要你建功，將來警衞團團長的職

位就會落到你的頭上。如果你不肯盡心盡力，腦袋就要搬家，這層利害關係，你可要想想清楚。」

姚鳳起不禁沁出一身冷汗，又是良久說不出話來。

馮朋很懂得控制對方的情緒，就趁着對方心情緊張之際，單刀直入地問道：「副座！亂黨之首，前任雲南都督蔡鍔，何時經過此地？」

「聽說是明天下午。」

「保安隊是否接到了保護蔡某人的密令？」

「不錯。昆明方面還特別派了一個常參謀前來主持其事。」姚鳳起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

「那麼，保護蔡某人的方案擬出來了沒有？」

「還沒有具體的方案，而且目前情況很複雜，對了！」姚鳳起的神色已經恢復正常，他越說越有精神。「那個變戲法的劉慶雲也是前來保護蔡都督的。」

馮朋倒沒有想到這件事，抿唇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地說道：「他是受了何人的托請？」

「聽說他是代表南方革命黨。」

「保安隊和劉慶雲取得聯繫了麼？」

「那還沒有。因爲薛麻子懷疑他的身份。」

「副座！」馮朋面上流露出一股笑容。「你的態度表現得不錯，我一定會向周大人據實稟報。目前有一樁最重要的事交給你去辦。」

「儘管吩咐！」

「今天夜晚將薛麻子和那常參謀幹掉，要弄得神不知，鬼不覺……」

「不行！不行！」姚鳳起驚得跳了起來。「薛麻子跟我同事多年，我說什麼也下不了毒手。」

馮朋冷笑道：「副座！你現在是周大人的部下，我方才下達的命令就等於是周大人的命令。你如果胆敢抗拒，只怕腦袋要搬家。你也許不怕死，不過，你應該替你的妻兒想想……」

姚鳳起臉上白一陣，紅一陣，面孔的肌肉都在扭曲，他似乎在後悔自己愚昧的行爲。他的兩手顫抖，像一隻受驚的兎子，瑟縮在獵人的槍管下。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軍人，雖然受不了黃金的誘惑而作出違背良心的事，卻絕不甘心受制於一個地痞流氓。突然，一股勇氣自他心底滋生，他猛力前撲，兩手掐上了馮朋的頸子。

這是馮朋絕對想不到的事，但是他的反應極快，姚鳳起的雙手剛一掐上他的頸子，他已屈起右腿，用膝蓋狠狠向對方的腹部搗去。

嘭地一聲响！姚鳳起捂着肚皮退後了好幾步。

馮朋並未繼續攻擊，站在那兒冷笑道：「副座！冷靜地想一想，跟周大人辦事，你是吃不了虧的。」

所謂一鼓作氣，再鼓則衰，姚鳳起正是如此，一擊不成，他已喪失了勇氣。痴楞楞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馮朋走過去拍拍他的肩頭，語氣溫和地道：「副座！想必你已經聽清楚我剛才說的話了。只要你能幹掉薛麻子和常德勝，將來你就是警衞團的團長。我說的話就像周大人親自說的一樣。」

姚鳳起長長吁了口氣，說道：「馮老大！我是個穿二尺五出身的，不喜歡別人逼我……」

「我沒有逼你，」馮朋笑容可掬，態度顯得十分親熱，「連周大人也不至於敢逼你。我只是代表周大人請你帮忙啊！」

馮朋的軟功收到了效，姚鳳起面色好看多了，他緩緩說道：「好！這樁差事我接了，不過話要說清楚，萬一這事沒辦妥，要殺殺我，要剮剮我，可不能拿我妻兒出氣。馮老大！你答應一聲。」

「好！好！好！」馮朋連連點頭。「方才算我失言，請多多包涵。」

姚鳳起竟然笑了，他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粗人。

這一場談判似乎已到此落幕，其間雖然有過風浪，卻完滿結束；只是薛子秋和常德勝二人的性命危在旦夕了。

× ×

這個晌午，每個人都在忙着。

福旺嫂自然也不例外，她一脚來到駝背老孟的家，掀起門簾嚷叫道：「銀娃子！銀娃子……」

銀娃子正在廚房準備飯菜，要給她爹送去，聞聲連忙跑了出來。一見來人是福旺嫂，先有了三分氣，一句話也不說。

福旺嫂笑道：「銀娃子！別鼓着腮梆子，我今天不是爲王鎭長兒子說親來。」

銀娃子抬起頭來笑了一笑，雖然那股笑容極其勉强，在她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啦！

「銀娃子！」福旺嫂抓住她的手，輕輕撫摸。「帮我作件事。」

銀娃子毫不猶豫地點點頭，在她的心目中，今天的福旺嫂似乎特別可愛。

「妳見過昨天那個姓趙的了？」福旺嫂聲音輕輕的。

「嗯！」銀娃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精神也特別振作起來，關心地問道：「他怎麼樣？」

「他進了辛老四的賊窩。」臨了福旺嫂還冷笑了一聲。

「這是怎樣講？」銀娃子益發關心。

「先不要問這些來龍去脈，妳得先到鴻與飯莊跑一趟，給趙飛捎個口信。」說到這兒，福旺嫂的聲音，突然一壓：「銀娃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口信一定要帶到。」

銀娃子一直沒有拿福旺嫂的話當回事，見她神情如此凝重，這才發覺事態嚴重，連忙問道：「你要我帶什麼口信，快些說，我一定帶到。」

「你得先了解情況……」福旺嫂將趙飛的行動以及姚鳳起被辛老四收買的情況約畧說了一遍，然後加重語氣道：「所以，趙飛隨時都會有殺身之禍，告訴他，要他小心應付。」

「好！我立刻就去。」銀娃子是說走就要走。

「慢一點！」福旺嫂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趙飛在鴻與飯莊是赴馮朋設下的鴻門宴，你得想法子接近他，而不能被別人看出一點破綻。」

「放心！我辦得了。」銀娃子心田中滋生着無比的勇氣，似乎任何艱難危險都嚇不倒她。

「告訴趙飛一句最重要的話。」福旺嫂的語氣變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緩緩說來：「不管情況演變到何程度，那個姓馮的都要逮到活口，這是常參謀的命令。」

「那個常參謀？」銀娃子好奇地問。

「說出來妳也不認識，妳就這樣告訴他，他自然會明白。」

「再沒有交待了吧！」

「行了！」福旺嫂推着他往門口走去。「我在茶樓等你回話。」

銀娃子三步併着兩步地走出了她的家，她在這兒生長，自然是熟門熟路，一拐一彎就來到了鴻與飯莊。

打老遠，銀娃子就看見飯莊門口有熟面孔，不止一個，都是辛老四的手下，好像是在那兒守望甚麼。

在路上，銀娃子就打好了主意，人家在飯桌上吃飯，絕對沒有法子偷偷摸摸和趙飛接近，倒不如明來明往還乾脆得多。

因此，她一步也不停地就往飯莊門口走去。

「喲！」辛老四那三兩個手下，立刻圍了過來。臉上掛着輕佻的笑容，卻在相互打眼色。「銀娃子！妳是來赴誰的飯局啊？」

若在平時，這幾個家伙早就要捱罵了。今天她的脾氣特別好，竟然嬌聲笑道：「赴誰的飯局你們作夢也想不到，站開點，不然我要罵人了。」

這一招花槍耍得十分玄妙，那幾個傢伙相互望了一眼，各發一聲乾笑，讓開了路。

飯莊樓下是散座，樓上是雅座，銀娃子猜想馮朋設下的這場宴會必定是在雅座裏，因此一進門就往樓上跑。

飯莊的小伙計跟着她連聲問道：「銀娃子！妳要找誰？」

她信口胡謅：「我要找那位從蒙自來的馮大爺。」

「哦！馮大爺還沒有來呢！」

「客人來了嗎？」

「來了幾位，你有事？」

「嗯！」銀娃子眞沉得住氣。「我要找一個姓趙的遠客，你別跟着，我自己會去。」

小伙計是在本地根生土長的，自然知道銀娃子的火爆脾氣，恭恭敬敬地說了聲請，再也不敢跟在她後面了。

時候似乎還早，雅座還沒上，靜悄悄地寂無人聲。樑上的煤氣燈高高地懸掛着，發出絲絲的響聲，聽來怪刺耳。也不知是甚麼緣故，剛一踏上樓板，銀娃子竟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她閉上眼，用力擺擺頭，才將心神鎭定下來。放眼看去，樓上一共有四間廳房，門口都掛着垂簾，只有最靠裏面的那一間透露出燈光。

銀娃子輕咳了一聲，緩步向那間房間走去，也不打招呼就撩開了門簾。

一張圓桌擺好了四色果子，杯筷圍了一個圈，卻不見一個人，銀娃子原指望搶先一步見到趙飛，然而趙飛卻沒有來。這原是應該想得到的事，作客人的那有比主人先到的道理呢！

銀娃子繃緊了的心弦突然鬆弛下來，反而有些搖搖欲墮地站不住脚，就在這一瞬間，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臂扶住了她。

一驚回頭，銀娃子發現扶住她的人竟是馮朋。

馮朋身後還跟着兩個人，都是辛老四的兄弟，這三個人上樓連一點脚步聲都沒有，就像幽靈似地突然出現，難怪要使銀娃子大吃一驚了。

銀娃子畢竟不是一個嬌柔的女孩子，很快地收斂了驚色，身子一扭，擺脫了馮朋的手，冷冷道：「不要動手動脚。」

對於她的叱斥，馮朋絲毫沒有動怒，含笑道：「妳要找誰？」

銀娃子理直氣壯地說道：「我要找趙飛。」

「哦！」馮朋輕微地抬了一下眉毛。

「找他有事？」

「當然有事。」

「妳是將話留下，還是……？」

「我等他來。」銀娃子眞够胆大，竟然一脚跨進廂房，在大圓桌旁坐了下來。

馮朋跟了進去，另兩個人卻站在門口，而且放下了簾子。

慘白的煤氣燈燈光，使座間顯得陰氣沉沉，然而銀娃子卻沒有一絲怯意和畏態，她那潑辣的性格又漸漸顯露出來了。

馮朋將一盤炒花生往她面前一推，很客氣地道：「來，用一點。」

「不，吃了火氣大。」銀娃子又將盤子推回桌中。

馮朋一直在察看她的神色，顯然想挖掘她心中的秘密，但他卻失敗了。不過他心裏有感覺：這個小妮子來到鴻與飯莊，其原因一定不單純。

「銀娃子！」馮朋展開了旁敲側擊。「有人告訴我，說妳是碧色寨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娃子。我想跟妳打個賭，妳總免不了要怕一樣。」

「賭啥？」銀娃子逞强地反問。

「妳要跟我打賭？」馮朋嘿嘿連聲地笑了起來。「女娃兒跟男人打賭總是要吃一點虧的。」

「那不一定吧！」銀娃子是有任務而來，是以心中另有盤算，面孔蹦得並不緊。「若論賭東道，有時女娃兒比男人家還要狠些。」

「哈哈！我今天可遇上對手了，來！咱們賭上一賭。」

「賭啥？」銀娃子仍是那種蠻不在乎的語氣。

「我賭妳不敢在這裏脫光身上的衣服。」馮朋的神色一本正經，一絲也不像是在存心調笑。

銀娃子氣得眞想將那盤花生往馮朋頭上砸去，然而，她卻忍住了，反而笑嘻嘻地道：「別人不敢，我敢，請問，賭注是甚麼？」

「隨妳說。」

「好！我若是立刻脫光，你就自己用刀子割你身上的肉。」

馮朋似乎料定銀娃子絕沒有當面脫衣的勇氣，笑呵呵地拔出藏在小腿肚上的七首，往桌面上一揷，點點頭，說道：「賭了！」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殲除了害父仇人，黑龍會會主韓占魁後，淸廷派駐黑龍會靑龍堂堂主水輕盈，率衆攔住山道出口，凌君毅與鬥，施展方自黑龍潭底學會的長春眞人遺留的九招劍法，把水輕盈的飛鳳劍法破去，削斷她一綹靑絲，鐵夫人欲乘機命凌君毅除去水輕盈，免留他日禍患，突聽反手如來傳聲阻止，凌君毅遂放任水輕盈平安離去。凌君毅與榮敬宗重返石室，畧進午膳，榮敬宗資遣侍候他的數名傭僕離山後，引領着凌君毅往靑龍堂支援百花帮主，兩人從一條寬濶甬道，逕往靑龍堂走去——

重重機關險　步步死亡邊

榮敬宗一路領先，凌君毅緊隨他身後而行，小桃和三名黑衣劍士則追隨凌君毅的身後，大家誰都沒有說話，只是放腿急奔。

約莫走了半里多路，這條甬道，便已到了盡頭。

榮敬宗腳下突然緩了下來。

凌君毅心裏有數，暗道：「大概快到靑龍堂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果見榮敬宗腳下一停，舉手朝迎面石壁上按去，但聽一陣軋軋輕震，門上登時裂開一道門戶。

榮敬宗雙手提胸，緩步走出，便自站定，讓凌君毅，小桃和三名黑衣劍士魚貫走出，才舉手在壁上按了兩按，等石門闔起，突然朝那方才按動之處，雙掌用力拍去。

但聽「轟」然一聲，直震得洞頂砂石簌簌下落。

榮敬宗回首道：「老朽已把通向黑龍潭這道門戶的啓閉機括震壞，此後再也無法開啓了。」

言下大有愴然之意，接着舉步走近右首壁下，以耳貼壁，傾聽了一陣，然後轉身緩步朝對面（左首）石壁走去，也同樣以耳貼壁，仔細的傾聽了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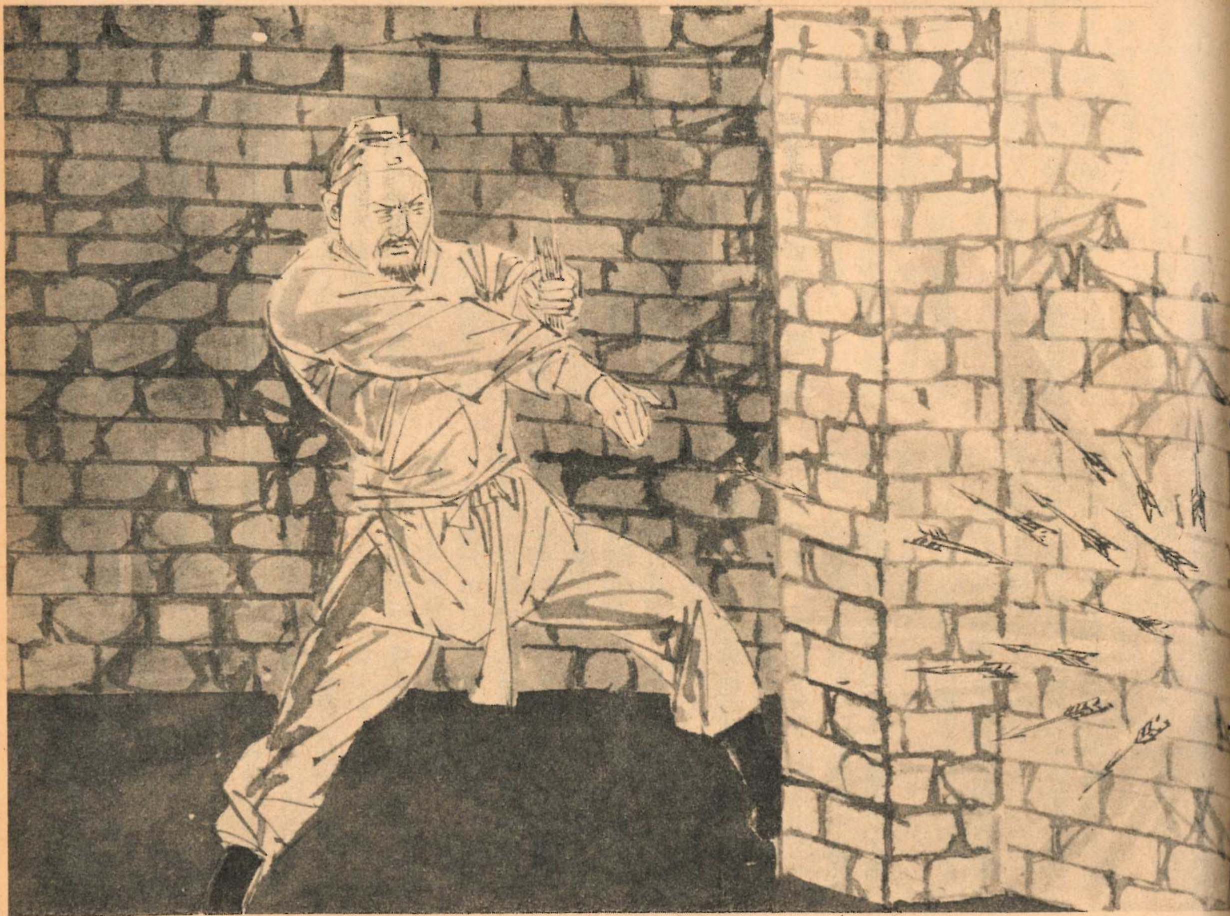
凌君毅看他舉動，想起自已來時情形，已知這左右兩處石壁，必然各有一道暗門無疑。

榮敬宗傾聽了一會，左足忽然在壁下踏上一步，右手跟着朝前推去。

這裏果然是一道活門，隨着他一推之勢，石門呀然開啓。

榮敬宗回頭道：「凌公子且慢，這是翻板活門，等老朽進去之後，你再推門進來。」

話聲一落，人已跨了進去，石門隨着翻了過來。



凌君毅依言伸手推門而入，一行人相繼推門而入。

石門裏面，當然還是一條甬道。只是比外面的甬道，顯得狹了一些，一樣的黝黑無光。（山腹隧道，自然黝黑無光，伸手不見五指，不再多描述了）

榮敬宗左手執着精巧火筒，右掌當胸直豎，回過身來低聲道：「此處已是靑龍堂設伏之所，老朽知道的並不多，再進去，隨時都可能遇上襲擊，公子可把『驪龍珠』握在手中，必要時可以掩去珠光，才不致中人暗算，最好掣劍在手，免得臨時拔劍，發出聲音。」

凌君毅看他說的鄭重，依言摘下「驪龍珠」，托在掌心，他因甬道地勢不寬，倚天劍無法施展，右手從身邊取出了那把短劍。

此時，小桃和三名黑衣劍士，也同樣的掣出了長劍。

山腹甬道上，不但黑暗，而且十分沉寂！

這一陣鏘鏘拔劍之聲，雖然不响；但夾道傳音，就是較遠之處，也可以淸晰聽到。

只聽一聲大喝，遙遙傳來：「是什麼人？」

榮敬宗冷聲道：「老夫。」

他聲音沉重有力，這兩個字，直送出去，甬道中起了一陣嗡嗡之聲。

那喝問之人不再出聲。

榮敬宗也並未熄去手中火筒，回頭道：「大家隨我來。」舉步朝前行去。

大家腳下極快，但走了不過一箭來路，突聽那人又大聲喝叫道：「來人還不站住？」

只見一道火光，夾着尖銳的嘯聲，疾射而來，「砰」的一聲，落在榮敬宗前面八九尺處，立時爆起一片熊熊火燄！

這是一支特製的火箭，火燄極强，一片火光，正好把三尺寬的甬道封住。

隔着火光，出現了一個靑衣人，沉聲道：「來的是什麼人？」

榮敬宗只得站定下來，冷哼一聲道：「湯兄連老夫都不認識了麼？」

靑衣人微微一愣，道：「來的莫非是榮總管？」

兩人相距，雖不到三丈來遠，但中間隔了一道熊熊火燄，確實看不淸對方的面貌。

榮敬宗道：「不錯，正是老夫。」

靑衣人一聽果然是榮敬宗，黑龍潭總管，職位和三堂堂主相等，他自然不敢怠慢，慌忙抱拳拱手道：「敝職不知榮總管駕臨，多有失敬之處，還請原諒。」

隨着話聲，但聽「嗤」的一聲輕响，眼前一片火燄，登時熄去，而且不見一點烟氣。

榮敬宗暗暗讚道：「此人一手火器，果然了得！」

但聽了對方的話，心頭不由的大感詫異，暗道：「水輕盈從獅子口敗退，差不多已有半個時辰，應該早已下達命令，嚴加戒備了，如今聽湯金城的口氣，似乎還不知道我已經反了？」

心念轉動，業已緩步走了過去，說道

：「湯兄可是負責此處防務的麼？」

湯金城道：「敝職是奉命協助楊兄來的。」

榮敬宗問道：「楊志高人呢？」

湯金城道：「敝職只是守護此門，楊兄還在裏面。」

榮敬宗緩步走到他身前停住，說道：「老夫奉命前來擒人的，不知裏面失陷了些什麼人？」

湯金城道：「人數不多，但武功全非弱手，好像是百花帮的帮主，只是目前只能說把他們困住，還無法生擒……」

榮敬宗點頭道：「很好，老夫進去瞧瞧。」

湯金城面有難色，望望榮敬宗，說道：「敝職奉有水總監嚴令，不論何人，均須有紫金令牌，方可通行，榮總管……」

榮敬宗沒待他說完，微哂道：「水堂主挽請老夫趕來擒人，豈會不帶令牌？喏，湯兄拿去看清楚了。」

右手一伸，朝他面前送去。

湯金城不防有詐，口中還連聲應「是」，神色恭敬，伸出雙手去接。

那知手未伸出，突覺右手脈腕一緊，已被榮敬宗五個鋼鈎般的手指，扣個正着！心頭不覺大驚，惶然失措地說道：「榮總管……」

榮敬宗知道此人一身俱是火器，一把扣住對方脈門，立時功運五指，沉笑道：「湯兄不用多說，隨老夫進去。」

舉步朝裏行去。

湯金城右手脈門被執，那裏還有半點掙扎餘地，只得跟着走去，口中說道：「榮總管但請放手，敝職自當前面帶路。」

榮敬宗冷笑道：「湯金城，老夫不吃這一套，你和楊志高俱是跟隨水輕盈從京裏來的清廷鷹爪，乖乖隨老夫進去，老夫還可饒你性命。」

湯金城聽榮敬宗語氣不對，心下更驚，臉上已經綻出汗水，嚅嚅說道：「榮總管多心了，敝職不敢。」

兩人說話之際，已經行到一堵石壁前面。

榮敬宗腳下一停，問道：「這道石門之內，可有青龍堂的人防守？」

湯金城道：「敝職在天亮之前，才奉派來此，守住最外面石門，如若有人衝出石門，一概格殺不論，至於裏面的情形如何，敝職就不得而知了。」

榮敬宗問道：「你說的可是實話？」

湯金城答道：「敝職說的是句句是實話。」

榮敬宗道：「好，凌公子，你替老朽點他『啞門』，『鳳尾』兩處穴道。」

（「啞門」爲聲帶所在，點制此穴，令人口不能言。「鳳尾」在腋窩斜出之胛骨縫，屬雙穴，點取此穴，手臂若廢，無法舉動）

湯金城吃驚道：「總管……」

話聲未落，凌君毅早已出指如風，點了他三處穴道。

榮敬宗放開湯金城脈腕，倏地跨上一步，舉手按動機括，但聽一陣軋軋輕震，壁間裂開了一道黝黑的門戶。

榮敬宗一手執着火筒，朝前一指，沉喝道：「湯金城，你走在前面，替老夫引路。」

湯金城穴道受制，手不能動，口不能言，那敢有半點倔强，依言舉步朝門中走去。

要知湯城金雖被點了三處要穴；但僅是局部穴道受制，一身功力仍在，雙腳也仍然可以健行如飛。

他在舉步之際，還是相當老實，這一跨入石門，登時身如狼竄，箭一般朝前射出去兩丈來遠。

榮敬宗看他突然飛身掠起，口中不覺怒笑一聲，正待發掌追擊！

湯金城一身俱是火器，他在掠出二丈之外，立即身形一閃，隱入暗處，低頭一點，就有三點寒星，品字形朝榮敬宗激射而來！

榮敬宗久聞他火器厲害，因此才要凌君毅點了他兩處「鳳尾穴」，使他雙手無法舉起，却不料他雙手不能舉動，還會有暗器射出！

此時一見三點寒星激射而至，却也不敢伸手去接，口中大喝一聲，揮手一掌，劈了過去。掌風出手，立時把三點寒星捲飛出去。

但聽「叮」「叮」「叮」三聲，三枚暗器同時釘在左首石壁之上，緊接着但見石壁上發出一陣滋滋輕響，那三枚暗器，居然爆出三點如豆碧燄，像燈芯般在壁上燃燒起來！

榮敬宗看的暗暗驚凛，忖道：「湯金城這手火器，果然歹毒，要是被他射中人身，那還得了？」

這一躭誤，湯金城早已走的不見了蹤影。

榮敬宗追趕不及，只得任由他去，等大家進入石門，才低聲囑咐道：「咱們進入此門，尤其被姓湯的這厮逃脫之後，目前處境，可說十分凶險，隨時隨地，都有被他偷襲，和與人搏鬥的可能，大家務必小心，最好各人之間，保持一段距離，俾有退避的餘地。」

凌君毅道：「老伯顧慮極是。」

榮敬宗話聲一落，依然一手持着火筒，右掌當胸，耳目並用，朝前行去。

正行之際，突聽前面轉彎處傳來一聲叱喝，緊接着有人悶哼了一聲。

那聲悶哼，似是喉頭塞着什麼東西，無法出聲，而是硬逼着發出來的聲音！沉悶之中，還帶着些凄凉，雖是悶哼，却動人心魄！

凌君毅悚然道：「那是姓湯的遇上了敵手！」

榮敬宗頷首道：「不錯。」

就在此時，突聽一聲大喝，從甬道中傳來：「阻我者死！」

一條人影，疾閃而出，迎面奔來。

榮敬宗一手執着火筒，一步攔在路中，沉喝道：「站住。」

那迎面奔來之人行動極快，榮敬宗剛剛跨上一步，攔在甬道中央，他已經衝到了面前。

雙方一迎一往，勢道何等快速？

那人一見有人攔路，口中沉喝一聲：「滾開。」

不問青紅皂白，舉手一指，疾點了過去。

榮敬宗一手執着火筒，火光照處，瞥見對方點來一指，顏色腥紅刺目！

「血影指」！

口中冷笑一聲，揮手一掌，迎擊出去，冷冷喝道：「你是什麼人，怎麼出手就要傷人？」

指風嘶然，掌風如濤！

雙方一接之下，那疾衝而來的人口中迸出一句：「阻我者死！」

他人却被榮敬宗的掌風，當場震得後退了三四步。

凌君毅和榮敬宗，保持着八尺遠的距離，他聽到雙方的叱喝，趕忙掠身而上，叫道：「榮老伯掌下留情，他是百花帮的人。」

衝來那人腳下方自一停，又大喝一聲：「阻我者死。」

縱身朝前衝來。

榮敬宗聽說此人是百花帮的人，口中噢了一聲，向側閃開。

凌君毅一躍而上，攔在那人前面，叫道：「冉兄快快住手。」

原來那人正是「血影指」冉遇春！

只見他衣衫破損，身上還有十幾處劍傷，雙目直視，好像不識凌君毅一般，口中大喝一聲：「阻我者死！」

右手揑訣，中指腥紅欲滴，閃電般朝凌君毅迎面點來。

榮敬宗覩狀大驚，低喝一聲：「此人神志失常，凌公子小心了！」

凌君毅早已身形一側，避開指風，左手一把抓住冉遇春手腕，人已趁勢一旋，轉到他身後，右手一指，拍在冉遇春「靈台穴」上。

這幾下動作，快捷俐落，看得榮敬宗暗暗喝彩！

冉遇春張嘴吐出一口瘀血，一個人頽然往地上坐了下去，雙目抬動，望望凌君毅，忽然驚喜的道：「總座……」

他似要掙扎着站起。凌君毅慌忙搖手道：「冉兄久戰疲乏之軀，此時快請運氣調息，不可說話。」

冉遇春還是勉强說道：「帮主……他們……還被困在裏面……機關……凶險無比。」

凌君毅點頭道：「冉兄快不可多說了，這種情形，兄弟都已知道。」

其實他那裏知道這裏的情形？這不過是寬慰之言罷了。

冉遇春自知傷勢不輕，遇上凌君毅，他心就放寬了一大半，果然不再多言，在地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

榮敬宗回顧了身後兩名黑衣劍士一眼，吩咐兩人，守在此處，替他護法，不用進去了。

兩名黑衣劍士躬身領命。

榮敬宗道：「凌公子，咱們走吧。」

凌君毅道：「榮老伯，這一路進去，遇上的可能都是百花帮的人，還是晚輩走在前面，免得發生誤會。」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頷首道：「凌公子說的也是，方才若非還識得『血影指』的破解之法，差點就傷在他指下了。」

凌君毅不再多說，當先朝甬道行去。

此處正當轉彎角上，接連轉了兩個彎，就依稀聽到數丈之外，傳來一陣極爲輕微的聲音，悉嗦作响！

正因爲甬道黝黑如墨，凌君毅手上托着一顆「驪龍珠」，敵暗我明，目標顯著，一路行來，自然極爲小心。

此時聽到數丈外這一陣輕微的聲音，更提高了幾分警覺，但再一細聽，又寂然無聲。

凌君毅藝高胆大，腳下絲毫沒停，轉眼工夫，估計已經快到那聲音來處！

「驪龍珠」在黑暗之處，珠光足可照射到三數丈遠，他目光到處，發現前面又有一堵石壁，攔住了去路。

那石壁左角，貼壁站着一個人影！

這人一身青色勁裝，凌君毅老遠就認出他這身裝束，正是百花帮的護法。

當下大聲說道：「兄弟凌君毅，前面是什麼人？」

那人貼壁站立，對凌君毅的喝聲，恍如不聞。

凌君毅喝聲出口，人已行近了一二丈光景，凝目瞧去，這回已可看清那站在暗角處的青衣人，正是和冉遇春一起隨同帮主牡丹前來的護法葉開先！

只見他臉色慘白，雙目緊閉，靠着石壁，一動不動。

只要看他身上衣衫破裂，渾身是血，少說也有十幾處劍傷，分明經過一場惡戰，傷的不輕，正在運功調息。

凌君毅看的暗暗吃了一驚，以冉遇春，葉開先的武功來說，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兩人，居然同樣的身中十幾處劍傷，若非遇上劍術絕世的高手，那就是從劍陣中脫困出來的了。

心念閃電一動，立即舉步朝葉開先走去，口中說道：「葉兄傷的如何……」

他從五丈遠處，快走到相距兩丈來遠，突見從葉開先腋下，飛出兩蓬藍芒，直向自己激射而來。

這兩蓬藍芒，射出之時，不過幾點藍星，但到了一丈來遠，已然逐漸擴大，成了斗大的兩蓬！

凌君毅目力過人，一下便看淸這兩蓬藍芒，竟是數十支藍色的梅花針，針尾還帶着一點星星火燄！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榮敬宗急急叫道：「凌公子小心，這是湯金城的『青燐針』，遇物即燃……」

凌君毅比他話聲還快，右腕一翻，手中短劍立時在身前洒出一片青光。

兩蓬「青燐針」，電射而來，但和劍光一接，就如湯沃雪，紛紛跌落。

連針尾一點火星，也倏然俱沒，消失不見！

原來湯金城的「青燐針」，一蓬就有三十六支，雙手齊發，兩蓬共計七十二支，只要有一支打中人身，火焰就會立時燃燒，而且這種火燄，又是經過毒藥煉製，毒燄一經燃燒，中人立斃。

但這回七十二支「青燐針」，每一支都被凌君毅的劍鋒削斷，而且都削在針尾上，青燐毒燄縱然霸道無比，也經不起森寒的劍氣一逼，自然立告熄沒。

凌君毅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已然看清葉開先的身後，躲着一個人，不用說，那自是湯金城無疑。

葉開先敢情傷勢沉重，才會被湯金城

制住，因此自己叫他，也出不得聲。

凌君毅想到這裏，突然大喝一聲，左手揚腕一指，朝葉開先凌空點去。

他這一聲大喝，乃是以內功逼出，聲若春雷乍發，直震得湯金城耳鼓嗡嗡作响，心頭方自一驚！

就在此時，但聽一縷劃空嘶嘯的指風，「篤」的一聲，擊中右耳後的石壁上，碎石飛濺，打得後頸火辣辣生痛。

當然，凌君毅是故意把指風擊偏了些，不然，豈不是要了葉開先的命？

但湯金城却驀地大吃一驚，他沒有想到面前這個年輕人，竟然有這般深厚的功力。

他雖然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運功解開了凌君毅點閉的三處穴道。

（他被點閉的「啞門」，「鳳尾」三穴，均係大穴，點的稍重，即可喪命，因此下手必然極輕，只要內功精純的人，有一段時間，即可自行解開）

但在他逃脫之際，却在通道上撞上了冉遇春，雙方勢道俱急，無意中被冉遇春的「血影指」所傷，因此才用葉開先來做擋箭牌，暗施「青燐針」偷擊。

這時聽了凌君毅一聲春雷般的大喝，被震得耳鼓狂鳴，再加這一記指風，擊在他右耳邊上，心頭一驚，口中喝了聲：「打！」

雙手默運內力，把葉開先一個人憑空推出，朝凌君毅投去，身形倏地向左閃出，雙手正待揚起……

凌君毅這一記「一指禪神功」，故意擊偏了些，配合那一聲大喝，志在先聲奪人，使對方識得厲害。

這是攻心戰！

此時一見湯金城果然中計，把葉開先朝自己推來，人却向左閃出，心頭方自一喜，左手朝前一格，迎接葉開先飛來的身子，右手緊接着拍出一掌，一團勁掌急風，直向湯金城撞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湯金城閃出的人，正待揚手發出火器，突然發覺一團強勁掌風，迎面擊來，他剛才領教過凌君毅點出的一記指風，足以力貫金石，這一記掌風，他如何敢接？

匆忙之間，顧不得再發火器，身形一縮，依然朝右首閃退。

凌君毅右手一掌，堪堪拍出，左手一攔之下，也已把葉開先飛來的人，接了下來。

這一接住葉開先身子，凌君毅不由猛然一愣，繼而勃然大怒！

原來葉開先全身冰凉，竟然是一具屍體。

凌君毅縱然並不是眞心要當百花幫總護花使者，但畢竟當過一陣子百花幫的總護花使者。

葉開先是百花幫的護法，總究是他屬下。

公誼私交，他都有替他討還血債的義務。

這一瞬間，凌君毅一雙俊目，迸射出兩道寒電似的光芒，右手很快收回，高舉過頂，遙遙朝前拍去！

湯金城朝右閃出，避開凌君毅一記掌風，雙手再揚，手掌朝上一抬，從他袖底，接連飛出十數道銀練。

那是一十三支銀白色的短箭，看去銀練吞吐，從他手底射出，連續不絕，勢道勁急無比，但射到七八尺遠近，去勢就突然緩了下來！

前面的去勢已緩，後來的迎頭趕上，但到了七八尺處，也同樣緩慢不進。

這一來，本來連珠射出的一十三支銀箭，如今却排成了一排，停在空中，好像遇上了什麼，擋在那裏，再也無法射出去似的。

十三支銀箭自然不會在空中停住的，那是因爲發射出去的餘勁未衰，才沒有跌落下來。

湯金城也在「銀燐箭」發出之時，陡然感到不對，那是好像空氣中間，有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壓迫之感！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凌君毅「牟尼印」掌力出手，一股巨大無匹的無形罡力，像泰山壓頂般直蓋過去。反應最快的是停在半空中的一十三支「銀燐箭」，突然掉過頭，朝湯金城反射過去。

「銀燐箭」比「青燐針」火力要強出十倍，當然也是「毒燄」。

湯金城看到「銀燐箭」受到阻力，射不出去，已經大感凜驚，這時驟覩十三支銀箭，朝自己反射而來，心頭更是慌張，要待躲閃，已是不及，口中驚叫一聲，往後便倒。

一十三支「銀燐箭」同時一齊打在他身上，一閃而沒。

「銀燐箭」火力極强，射中任何東西，立起燃燒；但這回是被「牟尼印」巨大掌力反彈回來的，「牟尼印」壓力太强，一股無形掌力，擴及一丈，在掌力籠罩之下，沒有空氣，「銀燐箭」火力再强，也燃燒不起來了。

凌君毅一掌擊斃湯金城，左手已把葉開先的屍體，放到地上，仔細察看了一陣，但見葉開先全身上下，共有十八處劍傷，致命一劍，是刺中他的右腰，幾乎有五寸來深！

這已証明葉開先並不是湯金城殺死的了，但湯金城既是清廷鷹犬，又有一身歹毒火器，這種人也留他不得。

榮敬宗已經走了上來，望望葉開先的屍體，問道：「他是百花幫的人麼？」

凌君毅臉色凝重，抬頭說道：「他叫葉開先，是百花幫的護法，武功極高，但他身上，却幾乎在同一時間，中了一十八劍，以他的傷勢看來，對方劍法之快，威力之强，比起『十絕劍陣』猶有過之，至少也有十八個劍術高手，聯合圍攻，才能使他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之下，連中一十八劍，榮老伯可知這是什麼劍陣，竟有這般厲害？」

榮敬宗微微搖頭道：「水輕盈雖是青龍堂主，但她兼領黑龍會總監，無異是黑龍會的太上皇，老朽只知她從京裏來的時候，帶來一個番僧，和她師兄妹相稱，另外兩人，就是楊志高和湯金城，據說他們也是大內的三等蝦，身份不在韓占魁之下，除了這三個，旁的就沒有跟她來的人，除此之外，青龍堂只有劍手和侍女了，侍女有四名是隨水輕盈來的，至於那些劍手，武功雖然不弱，但也和黑龍潭的劍手差

不多，並無出類拔萃的高手。」

凌君毅劍眉微蹙，說道：「這就奇了，以葉開先的武功，決不可能在差不多同時之內，身中一十八劍……」

榮敬宗點頭道：「不錯，老朽雖沒見過這姓葉的武功如何，但凌公子說他武功極高，自然極高了，只是從他身上這十八處劍傷看來，除非他沒有一點招架之功，站着不動，讓人家用劍朝他身上扎，否則確是不可能傷的如此之多……」

凌君毅看看擋在一丈外的石壁，這自然又是一道暗門，想到牡丹，玉蘭，玫瑰（温婉君）等人，可能就在這道石門之內，也可能有人負了傷。

以冉遇春，葉開先兩人的武功，尙且傷的如此厲害，她們幾個人失陷在裏面的處境，自然也岌岌可危了。

他想到牡丹，再想到温婉君，心頭不禁大急，說道：「榮老伯，這裏大概又是一道石門了，不知如何開啓，咱們趕快進去才好。」

榮敬宗看了死在石壁角落的湯金城一眼，心頭突然一動，忖道：「湯金城已經逃到這裏，何以不打開石門進去？却要用這姓葉的屍體，作爲掩護？莫非這道石門之內，有着極厲害的埋伏不成？」

一念及此，不覺一手撚着蒼鬚，沉吟道：「老朽雖不知道此處安裝了些什麼機括，但只要看湯金城逃到這裏，不敢進去，可見石門之內，定有厲害埋伏無疑，老朽打開這道石門之後，凌公子千萬不可魯莽從事，必須看清楚了再進去。」

凌君毅道：「晚輩對機括埋伏，是門外漢，但憑老怕吩咐。」

榮敬宗微微一笑，跨上幾步，擧手在石壁上按動了兩下，立即右掌當胸，迅疾往後退下。

石壁經過一陣輕震，緩緩裂開一道門戶，但却絲毫沒有動靜。

石門之內，當然又是一道三尺來寬的甬道！

當然也黝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同樣也是靜寂如死，一點聽不到人的聲！

凌君毅心頭暗暗嘀咕：「牡丹一行，除了冉遇春，葉開先一傷一死，其餘的人呢？怎會一個不見？」

（由牡丹爲首的這一撥人，是帮主牡丹，總管玉蘭，玫瑰（温婉君）紫薇，嚮導明月，（石神廟主持）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護法冉遇春，葉開先，和帮主四名待婢茉莉，瑞香，杜鵑，薔薇共一十二人）

就在凌君毅思忖之際，榮敬宗已從湯金城身上，取出了兩個圓形鐵筒，和十幾支「銀燐箭」來，口中笑道：「凌公子，來，你退後一步，讓老朽試試。」

凌君毅依言退後一步。

榮敬宗却跟着跨上一步，右手取了一支「銀燐箭」，揚臂朝通道中投去。

但見銀光一閃，劃破黑暗，射到六七丈外，緊接着「砰」的一聲，地面上突然爆出一片銀色火光。

幽暗的通道中，驟然間出現了一片光明。

凌君毅凝目瞧去，這條通道，到了七八丈處，似是有一個轉彎，裏面如何，雖然無法看到，但這一段路，却是一條平整的通道，看不出有何異處？

榮敬宗看了一陣，覺得毫無動靜，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通道中若無埋伏，湯金城何以不肯入內？」

凌君毅說道：「榮老伯，咱們進去瞧瞧。」

榮敬宗爲人謹愼，微微搖頭道：「老朽總覺得湯金城明明知道石門啓閉之法，他寧願和咱們硬拚，不肯入內，此中必有文章。」

凌君毅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小心些也就是了，老伯且在門口稍候，讓晚輩進去試試。」

榮敬宗道：「要去，咱們一起進去，也有個接應。」

凌君毅道：「不，如果晚輩一個人進去，通道上確有埋伏，晚輩一旦發覺不對，立可及時退出，但大家都進去了，通道並不寬敞，萬一前面遇警，後面的人，就成了阻碍，豈不大家都要陷伏了？」

榮敬宗聽他這般說法，只得點點頭道：「凌公子既然如此說了，老朽就不好相强，只是一個人不可深入，一旦遇警，立即迅速退出，再商破解之道。」

凌君毅道：「晚輩省得。」

說完，一手仗劍，一手托着明珠，擧步朝通道中走去。

榮敬宗目光炯炯，只是凝注着凌君毅背影，一霎不霎。

通道雖黑，但凌君毅手上托着一顆夜明珠，緩步而行，珠光照射，他每一步都可看的清清楚楚！

看去十分平靜，不像有什麼埋伏！

榮敬宗深感意外，如果通道之中，並無埋伏，何以湯金城會不肯進來？

那是說他不知道石門如何開啓的了！

凌君毅已經走到一丈開外，快到二丈光景，依然一無動靜！

但就在他一脚跨到離洞兩丈之際，洞門悄無聲息的突然闔起！

榮敬宗站在門口，兩道目光，只是盯注着凌君毅身上，不防石門會在此時，突然闔起，等到警覺，已是不及，心頭驀地一驚，口中暗叫一聲：「不好！」

急忙伸手朝開啓石門的機括上按去。

那知方才還能應手開啓的石門，這回任你接二連三的按動，石門依然緊閉如故，一動不動。

榮敬宗在這座山腹石窟之中，住了四十年之久，對各處石門上裝置的機括，平日悉心觀察，自然並不十分外行。

而且他也曾按照各處石門機括的裝置，做過一道笨重的暗門。

此刻接連按動機括，仍然無法打開石門，心中已經明白，自己知道的只是普通開啓之法，這道石門之中，勢必另有特別裝置。

所謂「特別裝置」，自然是十分凶險的埋伏了！

凌君毅此時必然遇上埋伏無疑，無怪湯金城寧願留在門外，和自己硬拚，不肯以身犯險。

榮敬宗愈想愈急，額上已經急出了汗

水，霍地後退兩步，把手中火筒交到小桃手上，緩緩吸了口氣，雙掌當胸直豎，一襲青衫，跟着鼓了起來，雙目圓睜，猛地吐氣開聲，雙掌凝足十分功力，朝石門擊去。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通道中登時捲起了一陣罡風狂飆！

榮敬宗被自己發出的掌力，震的腳下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火筒熄滅，通道中，登時變的一片漆黑。

小桃不待吩咐，立時打亮起火筒。

榮敬宗凝目瞧去，縱自己全力一擊，石門依然完好如故，紋風不動。

他一時那肯罷休，雙掌一合，緊接着又朝石門推去。

這樣連發了三掌，但聽石門上接連响起「蓬」「蓬」之聲，甬道中山搖地動，聲勢驚人；但那想把石門震開？

榮敬宗這三掌，已經用盡了全身力氣，頹然嘆了口氣，方才那般威猛勁勢，已然消失不見，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臉困倦之容。

小桃手中執着火筒，在他身旁悄聲說道：「榮總管，你老歇一會吧！」

榮敬宗長歎一聲道：「老夫早就想到這裏面一定有花樣，唉，凌公子眞要有個失閃，叫老夫如何向鐵夫人交待？」

小桃咬着紅唇，想了想道：「據小婢看，凌公子武功高超，吉人自有天相，也許有驚無險。」

吉人自有天相，這句話用在每一個極可能遇上驚險的人身上，確實是最好的慰藉之詞。

榮敬宗抬眼望望緊閉的石門，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但願如此。」

×　×

再說凌君毅一手仗劍，進入石門之後，他因榮敬宗認定這條甬道，極可能會有埋伏，自然不敢十分大意。

好在「驪龍珠」發出來的光芒，可以照射到三數丈遠，不慮有人在暗中偷襲，而且自己在入洞之時，已經運起「護身眞氣」，縱使有人偷襲，也並無所懼。

但他還是耳目並用，步步爲營，一步一步的朝裏行去。

看看已經走了一丈多遠，四週靜悄悄的，依然無半點動靜。

老實說，珠光雖然只能照射到三數丈遠，但十丈之內，只要有人潛伏，也瞞不過他的耳朵。

因爲人總是要呼吸的，他早已聽出這段七八丈遠近的甬道中，根本就沒有人潛伏。

就算任何機關消息，在發動之初，也一定會有聲音，那怕是輕微的聲音，也瞞不過他的耳朵。

只要發出一絲聲音，他相信自己就可以及時發覺，及時應變。

但走了這一段路，根本連一絲聲音也沒有。

凌君毅不覺笑了！

這座山腹秘道，出自神算子之手，他在每一段甬道上都按了一座石門，那是爲了不讓外人能够順利通行，闖進黑龍會來，因此在每一道石門上，都有不同的啓閉之法。

試想自己從黃龍洞進來，經過多少段甬道，多少道石門，除了遇上不少人襲擊，幾時遇上凶險的機關埋伏？

這一想，腳下不由的加快了步伐；但就在他走到兩丈左右，突聽身後傳來「砰」然一聲輕震！

石門竟然無故自動闔起。

凌君毅心頭驀然一動，暗道：「果然不對！」

要知一個武功高强的人，在他小心翼翼行進之時，第一就是隨時留意退路。你如果剛走到一丈來遠，就發覺石門將閉，也許還可施展極快身法，縱退出去；但到了這離門二丈遠近，就是讓你及時發覺，也斷難退得出去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凌君毅心頭方自一凜，耳中同時隱約聽到兩邊石壁之內，响起了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

聲音入耳，但見寒光一閃，左首石壁間，突然刺出無數支長劍！

一堵三丈來高，七八丈長的石壁上，幾乎成了劍壁，少說也有二三百支之多！

甬道不過三尺來寬，刺出來的長劍，就有兩尺六七寸長。

凌君毅在聽到兩旁石壁傳出聲音之時，早就凝神戒備，他出手何等神速，沒待長劍刺到身上，右手巨闕劍一道靑虹，已經應手而起。

但聽一陣密如連珠的鏘鏘之聲響處，身左五尺方圓之內，刺出來的長劍，已然悉數被他削斷。

就在此時，右首石壁上，也同樣寒光突出，跟着刺出無數支長劍。

凌君毅不加思索，短劍揮處，又是一陣急驟如雨的金鐵交鳴，右首壁間五尺方圓刺出來的長劍，也已一齊削斷。

如今他就站在這五尺方圓之內。

這是一條劍衖中最安全的地方了，兩邊壁上剩下半截斷劍，雖然仍不住的伸縮，但已不足傷人。

仔細看去，但見左右兩堵壁間，並不是同時刺出長劍，而是互相交替，左壁長劍刺出之後，立即縮了回去，但在左壁長劍縮回的時候，右壁長劍就跟着刺出。

這就是說，你進入這條甬道，非死不可。

因爲你發現左壁長劍突出，必然朝右壁閃避，三尺寬的甬道，刺出來的長劍，只有兩尺六七，你一定儘量的吸胸收腹，緊貼右壁，但就在此時，你背後石壁上，又有密集的長劍急刺而出。

這樣相互交替，伸縮不已，你身上不戳上十幾窟窿才怪！

凌君毅看了這番情景，心頭不禁恍然大悟，葉開先身上一十八處劍傷，大概就是這樣得來的。

但一個人能從這樣密集的劍衖中，衝出石門，實在難如登天，因爲他不但武功機智，同樣重要，而且更須有絕世輕功不可。

葉開先雖然死了，他能衝出石門，身上僅有十八處劍傷，已可說是極爲難能可貴。

他想到葉開先，不禁想到隨同牡丹來的一行人，在密集的劍林中，不知有多少

人中劍而死！

這一想，一顆心不由的往下直沉！

自己非進去看看不可！

自己非把這些歹毒的長劍毀去不可！

想到這裏，立即把短劍交到左手，刷的一聲，右手同時抽出倚天劍，雙劍齊發，朝裏衝去。

但見兩片耀目銀虹，裹着一道人影，上下飛舞，劍光所到之處，立時响起一陣密集如雨的金鐵交鳴之聲！

兩邊壁上埋伏的長劍，紛紛被寶刃削斷，洒落一地的斷劍。

凌君毅一路揮劍前進，衝到轉彎角上，但見地上躺着一個渾身是血的屍體！

珠光照處，這人赫然竟是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他背後一排連中九劍，前胸也有幾處劍傷，但沒有背後的深。

此老武功雖高，但從不使兵刃，這回就吃了大虧。

顯然他是發覺左壁刺出長劍，他一雙肉掌，如何能和密集的長劍硬拚？於是就朝右壁閃避，不料右壁也突然刺出長劍來，因此他背後劍傷較深，胸前劍傷較淺。

凌君毅看的暗暗歎息一聲道：「冷老，你安息吧！」

依然雙手舞劍，朝裏衝入，甬道斜斜彎去，還有七八丈遠近，就到盡頭，依然有一堵大石壁擋住了去路。

凌君毅一路像披荆斬棘一般，把甬道兩壁所有長劍，一齊毀去。

他一長一短兩柄寶劍，雖然削鐵如泥，但這一條十五六丈長的甬道，少說也有上千支長劍，足足化了一盞熱茶工夫，才算完全削斷，抵達甬道盡頭。

回頭看去，滿地都是斷劍，自己要是沒有兩柄斬金截鐵的寶劍，也休想穿過這條劍林似的甬道。

正在沉思之際，兩邊石壁間的「軋」「軋」之聲忽然停住。

壁上殘留半截斷劍，本來還在伸縮不已，此時也一齊縮入石壁中去，一點看不出痕迹。

一切都已恢復了原狀。

就在此時，突聽榮敬宗的聲音，大聲叫道：「凌公子……」

聲音洪亮，尾音拖得極長，甬道中响起一片回聲，一聽就知還帶着焦慮之音。

「啊……」一聲驚喜的啊聲，從轉彎處傳來！

榮敬宗一條瘦高的人影，也跟着飛掠而來，一眼瞧到凌君毅，人還未到，就關切的問道：「凌公子，你沒事吧？」

凌君毅極爲感動，慌忙迎着道：「榮老伯，晚輩幸有兩支利劍，總算把此處埋伏的長劍，悉予毀去了。」

接着就把方才情形，約略說了一遍。

榮敬宗站停身子，上上下下一陣打量，眼看凌君毅連一點衣角都沒有劃破，一手捋鬚，微笑道：「幸虧進來的是凌公子，若是老朽，這回也非被刺傷不可。」

話聲一落，忽然問道：「轉彎角那具屍體，可是百花幫的人麼？」

凌君毅道：「他是百花幫的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此老出身鷹爪門，以指功見長，平日從不使用兵刃，才有此厄。」

榮敬宗點頭道：「不錯，這甬道之中，機括發動，長劍如林，不使兵刃的人，自然吃了大虧。」

說話之時，小桃和一名黑衣劍士，也隨着趕來。

凌君毅道：「榮老伯，這裏大概又是一道石門，那就得麻煩老伯了。」

榮敬宗微笑頷首，跨上一步，仔細朝石壁上打量了一陣，才伸手連按幾按，壁間石門開處，裏面又是一條幽黑的甬道。

凌君毅掌托明珠，一手仗劍，說道：「榮老伯，還是讓晚輩先進去瞧瞧。」

榮敬宗道：「咱們還是一起進去吧，這裏不會再有劍衖了，因爲這道門戶，從外面開啓，較爲困難，但在裏面的人，只要走近石門，此門卽會自動開啓，由此一點看來，百花幫的人，可能就是被困在此處了。」

凌君毅道：「既如此，榮老伯請。」

榮敬宗道：「不，還是凌公子請先，百花幫的人，和老朽不熟，遇上了，容易引起誤會。」

凌君毅說了聲：「晚輩那就爲老伯開路。」

當先舉步，迅快走進。

榮敬宗手提長劍，跟着走入，小桃和一名黑衣劍士緊隨兩人身後而行。

這條甬道却是十分平靜，也並無轉彎之處，凌君毅因有前面「劍衖」前車之鑑，一路走的十分小心。

這樣深入了三四丈光景，依然並無異處，不覺加快了腳步，筆直向前奔行。

這一段路，足足奔行了一盞熱茶之久，依然不見百花帮一干人的蹤影，甬道已經到了盡處，眼前景物也爲之一變！

火光照處，只見前面竟是一座廣敞的石室。

不，那是一座六角形的敞廳，除了自己等人來的這條甬道，再無出路，廳上中間放着一張靑石圓桌，六個石櫈，別無他物。

但圍着敞廳共有六個長形拱門，但却沒有石門，門內黑沉沉的，不知是石室，還是甬道？

榮敬宗站停腳步，口中不覺「咦」了一聲。

凌君毅回頭道：「榮老伯可是現有甚麼不對麼？」

榮敬宗一手撚鬚，沉吟道：「老朽在黑龍會當了三十年總管，却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個所在？」

凌君毅道：「榮老伯，方才韓占魁不是說：他們已把原來的秘道，加以改建，百花帮的人如果持着從前的秘道地圖，那就自入絕地，也許這裏就是他們後來改建的了。」

榮敬宗點頭道：「老朽只知青龍堂後，加建了一條秘道，作爲囚人之處，却不知道還有這大的地方，這六道門戶，並未加門，不知又通向何處？」

他目光注視着敞廳，只覺廳上雖然寂無一人，但却隱隱似有一片肅殺之氣！

不覺微微攢了下眉，朝凌君毅道：「凌公子且在此處稍候，不可走動，老朽進去瞧瞧。」

話聲一落，立卽暗運功力，凝神戒備，緩步走入敞廳。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持彭大先生授予的三山令，着令尤四海聯絡雲貴道上江湖豪雄，事畢返回遵義，九指神偷莫木森報告傳聞死已多年的天南異丐唐北斗，當年實未斃命，今又重出江湖，身膺無雙門副門主重責。當晚，老花子施雷果得唐北斗弟子胡乙安親來傳命，要施雷隨他往見唐北斗，施雷早得周震川授意，虛與委蛇，乃隨之而往，唐北斗要施雷逐漸疏遠周震川、皇甫秀華，並說已代施雷化解了一切，施雷意似不信，唐北斗命人拖出飽受折磨的梁慧娟，命梁慧娟說出怎樣陷害施老夫人的事——

為公作傀儡　捐私助神偷

老花子施雷心裏有數，臉上却是現出一副驚訝之色，道：「你說的都是眞話？」

梁慧娟點頭道：「事到如今，小女子還有什麼可欺瞞的。」

老花子施雷話聲一沉道：「那你說，你那幕後主使人是誰？」

梁慧娟已經向天南異丐唐北斗招供過了，當然也不在乎再說一遍，當下毫不猶豫的道：「無雙門！」

老花子施雷已聽九指神偷莫木森告訴他過，天南異丐唐北斗本身就是「無雙門」的副門主，這時梁慧娟口中說出「無雙門」三字來，倒完全出乎老花子施雷意料之外，按理說，梁慧娟無中生有也該捏造出一個幕後主使人來才是。

老花子施雷却眞的迷惘了，不由得一楞，道：「你是『無雙門』的人？」

天南異丐唐北斗接口道：「此女與『無雙門』門主有特別關係，自她落到老夫手中後，『無雙門』已有人出頭來和老夫交涉……。」

話到口邊，忽然覺得這些話不宜當着梁慧娟的面說，話聲一歛，一揮手道：「先把她帶了出去。」

帶去梁慧娟後，天南異丐唐北斗才又接着道：「老夫已答應他們派人前來一談，時間就在……。」

話聲忽然一頓，擧目向窗外望了出去。

這時外面已是天色大亮，要不是天南異丐唐北斗這樣向外面一望，在室內燈光照耀之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外面已是大亮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看了一看天色，接口道：「看時間，他們的代表也該快來了……老夫把你叫來，也就是要你親自和他們談一談……。」

話聲未了，外面忽然走進來一個漢子，恭聲道：「外面來了三人，求見老爺子，有請示下？」

天南異丐唐北斗揮手道：「先讓他們在外廳稍候！」

那漢子轉身退了出去。

天南異丐唐北斗自言自語道：「先讓他們等一等，殺殺他們的氣勢！」

天南異丐唐北斗唱做俱佳，老花子施雷要不是九指神偷莫木森已先發現他的秘密，眞要被他這一手玩得團團轉了。

老花子施雷利用這片刻間的空檔，靜心的想了一想，覺得周震川這人實在是「高瞻遠矚」，要他與唐北斗「虛與委蛇」的話大有道理。

老花子施雷心中原有一股反抗的意識，經深入瞭解之後，已是心地坦然，應付從容

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故意擺架子，讓來人在外面等了將近等了半個時辰，這才從喉中發出一聲輕咳，領着老花子施雷與另外那二位老者走了出去。

另外那兩位老者，天南異丐唐北斗始終就沒有替老花子施雷介紹，老花子施雷也看不出那二人來路。

他們四人走出外廳，只見對方三人是兩老一少，那年紀輕的反而居中而坐，似為三人之首。

這時，他們三人臉上都已明顯的擺出了不耐煩的神色，嘴角眉峯之間，一片肅煞。

天南異丐唐北斗這時也是一臉凜然之色，口中道了一聲：「有勞久候。」便高據上座而坐，端的目中無人，自高自大已極。

老花子施雷這時被安排坐在天南異丐唐北斗手下第二位，那二個老者退居到第三四位。

大家坐定之後，天南異丐唐北斗冷然道：「三位在『無雙門』是何職稱，請一一說來。」

對方為首那年輕人劍眉一軒，雙目之中已然射出兩道稜芒，看似為天南異丐唐北斗的不禮貌，就要發作起來。

他右手那位老者忽然輕咳了一聲，暗中示意，要那年輕人不可任性，然後，緩緩站起來，裝出一副笑臉，緩緩說道：「中間這位，是敝門內三堂無央堂堂主，苗可秀，另外那位是敝門護法史必高……老朽唐璜……嘻嘻！與前輩五百年前乃是一家人……。」

天南異丐唐北斗冷「哼！」一聲，道：「廢話少說，你再拉關係也沒用，老夫只問你們，你們眞能做得了主麼？」

唐璜點頭道：「當然能夠作主。」

天南異丐唐北斗這才回頭舉手一指老花子施雷道：「這位就是施帮主！」

對方三人目光向老花子施雷身上一集，各自抱拳道了一聲：「久仰！久仰！」

花子施雷欠身回了禮，接着下去，天南異丐唐北斗便沒再替他們介紹那二位老者。

天南異丐唐北斗輕咳一聲，待得大家目光回到他身上後，聲音一沉，道：「你們要回梁慧娟去，可以！但老夫有三個條件，不知你們能不能够答應？」

唐璜接口說道：「是什麼條件？請明示……。」

天南異丐唐北斗雙目望着唐璜一瞪，道：「姓唐的你們是誰為主？」

唐璜被天南異丐唐北斗刮得滿面無光，老臉一紅，訕訕的道：「這……這……苗堂主……。」

天南異丐唐北斗冷「哼！」一聲，道：「你知道就好！」目光一轉，向苗可秀臉上凝注了過去。

苗可秀道：「唐護法可以代表本堂發言。」

天南異丐唐北斗冷笑一聲，道：「貴堂主要是不會說話，那就請貴門主親自來吧！」

「哼！」的一聲，接着人便站了起來，大有停止談判之意，立時之間，空氣裏充滿了火藥味。

苗可秀氣得雙眉猛剔，臉色變得白裏帶青，一按桌面，就要拂袖而起……。

適時，另一位護法史必高，輕叫了一聲，道：「苗堂主……。」

苗可秀忽的咬牙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家以為他要拂袖而去，詎料，他却是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緩緩坐了回去，生硬的道：「什麼條件，請說吧！」語氣雖然仍是不善，但那只是硬撐的面子，其實他已完全屈伏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臉色一舒，微微一笑，道：「條件很簡單……。」

話聲頓了一頓，回頭望了老花子施雷一眼，接着道：「第一條，貴門無端生事，阻碍施帮主家人團聚，危害施府一家安全，貴門應有贖罪的補償……。」

苗可秀立時點頭道：「這個可以，在下馬上就可以給他們解藥，解除施府全家病苦，並致送黃金一萬兩，表示歉意。」

天南異丐唐北斗一笑道：「一萬兩黃金不算少了，可是施知府一介清廉，豈會接受你們那不義之財……。」

苗可秀面現迷惑為難之色，道：「那……那要敝門如何是好？」

天南異丐唐北斗道：「你們不是手眼通天，可以直達天庭麼？老夫要你們設法請下聖旨，特准施帮主父子團聚，以贖前愆。」

苗可秀一笑道：「第一條在下完全答應了！第二條呢？」

天南異丐唐北斗道：「第二條：從今以後，貴門對丐帮不得再有任何迫害分化的行為。」

苗可秀毫不猶豫的點頭道：「這一條，在下也可以完全答應。」

天南異丐唐北斗接着說道：「第三條麼？……。」

話聲忽然一頓，暗用傳音神功，問老花子施雷道：「賢侄，你看這第三條該怎樣難難他們？」

天南異丐唐北斗對前面二個條件，都是自作主張，沒有徵求施帮主同意，但那二個條件，却也提得相當高明，把施帮主公私兩方面的隱憂都消除了，老花子施雷自然無話可說。

現在，天南異丐唐北斗回過頭來問他第三條意見，老花子施雷暗暗一笑，忖道：「你們反正在唱雙簧，我就率性看到底吧！」

當下搖了一搖頭，道：「師叔想得都很週詳，就請師叔作主了吧！……。」

接着，微現疑訝之色，道：「奇怪，他們未免太重視梁慧娟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笑了笑，道：「你要知道梁慧娟的眞正身份，就會一點不覺得奇怪了！……你要沒有什麼意見，那麼老夫就一併替你作主了。」

老花子施雷點了一點頭，天南異丐唐北斗目光一轉，又射向苗可秀，接着道：「第三條，將來丐帮在武林之中的言行，貴門要無條件的支持！」

苗可秀雙眉一皺，道：「這樣敝門豈不成了貴帮的……。」的什麼？他話到口邊，沒好意思再說出口來。

天南異丐唐北斗簡直是吃定了「無雙門」似的，對方稍有猶豫，他便面色一扳，道：「怎麼？苗堂主不願意了！」

苗可秀哈哈一笑道：「在下就給你一個全臉吧，統統答應你了。……請你把梁姑娘交出來吧！」

天南異丐唐北斗一搖手道：「且慢，貴堂主口頭是答應了，但口說無憑，你苗堂主得再辦點手續。」

苗可秀雙目氣得火星直冒，但終於忍了下去，恨恨的道：「你要在下辦什麼手續，說來就是。」

天南異丐唐北斗忽然大喝一聲，道：「替苗堂主送上文房四寶，請苗堂主把答應的條約寫下來。」

內室一聲應諾，立時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童子，雙手捧着文房四寶，在桌上擺好，然後向苗可秀一欠身，道：「苗堂主請！」

苗可秀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走到桌前，提筆一揮，把剛才議定的三條，逐一寫得明明白白，一聲不响，回到座上，心中顯然惱怒已極。

那童子笑了一笑，將那約定書雙手送給天南異丐唐北斗看了一遍，一面點頭，一面交給老花子施雷道：「苗堂主這手字寫得可眞漂亮極了，哈！哈！哈哈！」

這那裏有半點讚美的意思，完全是惡意的冷嘲熱諷。

老花子施雷隨着淡淡的一笑，將那約定書放回桌上，天南異丐唐北斗這才正式點頭道：「可以了，請三位帶回去，用上印信，前來換人吧！」

苗可秀伸手懷中取出一隻錦盒，道：「在下帶得有敝門主印信在此，請你傳命把梁姑娘請出來。」

天南異丐唐北斗呵呵一笑道：「苗堂主設想得眞週到……把梁姑娘請出來。」

梁慧娟顯然早已等在裏面了，天南異丐唐北斗話聲一落，梁慧娟已在一位大漢陪同之下，走了進來。

梁慧娟身形一現，苗可秀他們三人都是神情一肅，同時站了起來，一抱拳道：「姑娘受驚了……。」

梁慧娟揮手示意，打斷了他們的話，轉頭面向天南異丐唐北斗冷笑一聲，道：「姓唐的，今天你是扯足上風旗了，姑娘總有一天要叫你後悔的。」

天南異丐唐北斗縱聲大笑道：「歡迎！歡迎！歡迎姑娘隨時來賜教！」

梁慧娟氣鼓鼓的一跺蓮足，扭頭轉身就向外面走去，天南異丐唐北斗目光一轉，只見苗可秀已在文書上蓋好了印信，遂未發令阻止梁慧娟外出。

苗可秀與唐璜等三人，留下文書之後，一言不發，緊隨着梁慧娟身後，狼狽而去。

天南異丐唐北斗發出一陣敞聲大笑，道：「四位好走，恕老夫不送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笑了一陣，慢慢止住笑聲，說道：「賢侄，你看老夫替你處理的事情如何？是不是比周震川他們乾脆俐落很多？」

老花子施雷點頭道：「師叔睿智聰明，無人能及，弟子敬佩不已，不過……」

老花子施雷身為一帮之主，雖是百般將就，但也不能沒有自己的看法，否則就會假得叫人生疑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詞色和悅的開口道：「不過什麼？」

老花子施雷道：「如果『無雙門』不履行約定，我們又能把他們如何？」

天南異丐唐北斗哈哈一笑，道：「賢侄放心，老夫早有萬全之計，諒他們不敢不遵約行事。」

老花子施雷茫然的「啊！」了一聲，望着天南異丐唐北斗，欲問又止。

天南異丐唐北斗接着道：「『無雙門』當然不是一個簡單好惹的門戶，他們也不會就此甘心受挫，可是老夫棋高一着，我們雖然把梁慧娟還給了他們，但她的生死大權，仍掌握在老夫手中，這便是他們不敢不遵約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花子施雷沉思了一陣，一搖頭道：「弟子實在想不出，那梁慧娟對『無雙門』為什麼這樣重要？」

天南異丐唐北斗捋鬚微笑道：「不僅你想不出，就是『無雙門』中人，能眞正知道梁慧娟的人，也少之又少……。」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聲音一低道：「老夫費盡了心機，才查出她的根底……你想不想得到，她就是『無雙門』主的寶貝女兒！」

老花子施雷一怔道：「她怎會如此輕身出來，做這些冒險的事情？」

天南異丐唐北斗道：「『無雙門』主又何嘗願意她輕身犯險，但那丫頭想做的事，誰也管不了，不過話又說回來，要不是老夫，誰又想得到她是『無雙門』主的女兒？而檢到這個便宜。」

老花子施雷吁了一口長氣，起座向天南異丐一揖到地道：「師叔如此成全弟子，弟子不知有多感激，請受弟子一禮。」

天南異丐唐北斗呵呵一笑，揮手道：「自己叔姪謝什麼！好好坐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仔細研究從長計議啦！」

老花子施雷又再三致謝，然後回座坐下。

天南異丐唐北斗輕咳一聲，道：「話又說回來，我們雖然有絕對的把握，不怕無雙門不遵約行事，但事怕萬一，因此，老夫還是替你做好了必要的準備，這樣不論明來暗往，我們就安如泰山了。」

目光一轉，先望了那二個一直未向老花子施雷引見的老人一眼，道：「賢姪，你先見見這二位老前輩！」

老花子施雷自己就是六十開外的人了，這時只好站了起來，一抱拳道：「施雷見過二位老前輩。」

那長着一張白裏透藍的青面老人呵呵一笑，道：「唐兄，你這位帮主師姪，倒是一個很謙恭有禮的人。」

另外那個體形粗大的老人，一咧嘴巴，接着說道：「老夫就看不慣那些一當上了什麼掌門人之後，就忘記了自己姓氏的人，令侄倒是沒有一點那些目空一切的惡習慣。」

兩人說的話雖然不同，但都是一派老氣橫秋之態。

老花子施雷暗暗笑道：「現在就讓你們得意些時吧！」口中却是微微一笑，道：「兩位老前輩過獎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指着那白裏透藍青面

老人道：「這位是『五行尊者』湯非。」

老花子施雷抱拳稱了一聲：「湯老前輩！」

天南異丐唐北斗又指着那體形粗大的老人道：「這位是『赤陽山君』洪奇。」

老花子施雷又對洪奇一抱拳，叫了一聲：「洪老前輩！」

驀地，老花子施雷猛然一震，想起了這兩個人都是早年聲名顯赫的狠人，不由心中凜悚之至。

天南異丐唐北斗望着老花子施雷變顏變色的臉色，一笑道：「湯，洪兩位，近二三十年來，已然絕跡江湖，埋首深山，潛修上乘奇學，近月始功行圓滿……」

接着捋鬚大笑了一陣，又道：「放眼當今武林高手，能承受他們一擊之人，只怕找不出幾個人了……老夫特地替你把他們兩位請來，有了他們兩位，『無雙門』主，縱然心不甘情不服，也就只有認命了……賢侄，你認爲如何？」

這眞是前門拒狼，後門迎虎，老花子施雷暗叫了一聲，道：「苦也，這樣一來，整個的丐帮，怕不兵不刃血，就落到他們手中，想非周大俠始料所及……。」

老花子施雷暗中大是着急，可是事到如今，他也只有慢慢想法圖謀對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更是絲毫不能洩漏心中的不滿。

老花子施雷不動聲色的微微一笑，道：「好極了，弟子可以無憂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捋鬚大笑，道：「當今動亂將興，正是羣雄大展鴻圖的大好良機，賢侄，你如果有意更上層樓，稱尊武林，老夫倒願意全力助你達到此目的。」

老花子施雷微現興奮之色，但又畏首畏尾的道：「我們可以麼？」

天南異丐唐北斗縱聲大笑道：「有什麼可不可以，只要你有此雄心，老夫包你不出五年，坐上武林第一把交椅，爲我丐帮歷代祖師揚眉吐氣。」

老花子施雷神色凝重的沉思起來，看他那沉思的神情，顯然已是心猿意馬，怦然心動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望着老花子施雷，眉梢眼角之間，盡是歡愉之色。

× × ×

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一路急馳，出了遵義，在深山峻嶺之中奔行了一陣，忽然停下身來，道：「到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忍不住問道：「我們要見的是什麼人？」

周震川一笑道：「你見了面自會認識，請先在這裏等一等，待小弟去看看他人在不在。」

說着，掠身飛射而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對周震川瞭解得最是清楚，知道他在這裏除了還認識一個武當丹陽道長之外，再無別的了不起的朋友，就算帶他來見武當丹陽道長，也沒有這樣神神秘秘的必要，那麼這個人，該是什麼人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想了一陣，實在想不出來，正當他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忽聞身後傳來一陣輕微衣袂飄風之聲。

九指神偷莫木森以爲是周震川回來了，信口問道：「有人在麼？」

衣袂飄風之聲，止於他身後，但來人並未答話，似乎不是周震川，九指神偷莫木森心中一動，緩緩轉過身去。

只見一個身着藍色儒衫，腰懸寶劍的中年儒士，面色帶笑的站在七八尺外。

九指神偷莫木森因爲職業關係，平日最是留神各路人物，眼皮子之雜，識人之多，可說天下無二。

當然，他的所謂識人，並不是說別人也認識他，要別人都認識他，他這條老命不早完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在那人臉上一掠而過，當即看出那人雖是一身文士打扮，實則乃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武林奇士，但此人面目陌生，想了一想，腦中毫無印象，竟然想不出他是什麼來路。

九指神偷莫木森慣於深藏不露，心中對來人雖然是大生警惕之念，神色却若無其事，望着他淡淡一笑，說道：「先生貴姓？」

那人見九指神偷莫木森毫無驚人之處，臉上原有的那層微笑，立時一歛，冷然道：「你問我姓名做什麼？」

請教人的姓名，目的不過是便於稱呼交談而已，那人這樣一問，倒顯得九指神偷莫木森別有用心了。

這很令九指神偷莫木森難於回答，只好訕訕的一笑，道：「對不起，是小的失禮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向慣於忍讓，見那人難於接近，只有轉身走過一邊去，他自己就在等人，又何必多惹麻煩。

詎料，那人却不容他就此輕易離開，暴喝一聲，道：「站住！」

九指神偷莫木森善於深藏不露，態度極其自然的回身問道：「先生，有什麼吩咐？」

那人又打量了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陣，忽然說道：「你叫什麼名字，在這裏做什麼？」

語氣又橫又蠻，一點不像知書達理的讀書人。

九指神偷莫木森皺了一下眉頭，依然臉無疾色，道：「小人莫理，是迷途而來，不知先生能否指示小的一條明路？」

那人目光閃動，忽的右手一探腰際，一道劍光飛射而出，向九指神偷莫木森攔腰捲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楞之下，劍光已是臨身而到，勁力颼颼，絕無收手可能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原想裝作到底，在這樣情形之下，對方似乎毫不在乎製造寃魂野鬼，九指神偷莫木森如果再不閃讓，那就只有白死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迫不得已，只好露了一手「宿鳥驚投」，身形微微向上一拔，讓他劍鋒從腳下走空而過。

那人一劍走空，哈哈一笑，道：「看你裝得蠻像，結果還不是露了像！」

九指神偷莫木森不由得怒笑一聲，道：「我要是不讓開你這一劍呢？」

那人道：「那你就只有來生再見。」

九指神偷莫木森暗暗吁了一口氣，想道：「我要不閃讓，這東西果眞不會留情！」心頭怒火一冒，道：「你就是這樣拿別人的生命開玩笑！」

那人道：「你要躲不開我這一劍，死了也活該。」

九指神偷莫木森大喝一聲，道：「你這人如此蔑視人命，看來必定不是好東西，老夫就要教訓教訓你了。」

那人冷笑一聲，道：「你好大的口氣，可知我是什麼人？」

九指神偷莫木森「嘿！」的一聲，道：「老夫不要知道你的姓名，聽了只有污人耳目……」

那人發出一陣狂笑道：「你怕污了耳目，那麼老子就叫你先瞎一雙眼睛吧！」

手腕一振，劍光流動中，身子一轉，已向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目襲到。

來劍其快絕倫，凌厲無匹。

九指神偷莫木森心神一凜，腳下移形換位，錯出一丈四五，左手一探腰際，鬆開軟鞭活扣一抖，一條紅白相間的特製軟鞭應手而出，揮腕一掄，「呼！」的一聲，疾拍而出。

立時，但見彩霞騰空，交織成了一根光柱。

兩人一交手，就是二十多招，雙方打來，竟是不相上下，誰也佔不了誰便宜。

九指神偷莫木森自行道江湖以來，一向秘技自珍，很少和人這樣硬打硬拚過，其實一身功力，絕不在任何一流高手之下，這時不由暗自忖道：「我以恩師親傳陰陽奇鞭，竟不能討得一點便宜，這人如此了得，爲什麼江湖未見傳聞？」

那人打了二十招，未能收拾得下九指神偷莫木森，心中更是氣惱，忽然大喝一聲，將手中長劍向地上一揷，竟然棄劍不用，光着雙手掄臂而上。

瞥眼間，只見那人一雙手掌頓時變得其紅無比，有如火爐之中的熱鐵，掌勢未到，已有陣陣熱浪迎面撲到，九指神偷莫木森不禁大驚失色，叫道：「你是赤燄掌鄧焚！」

赤燄掌鄧焚一雙赤燄掌驚神泣鬼，手下不知毀了多少成名人物，是武林凶煞之一，想不到這次竟然易容化裝而來，怪不得九指神偷莫木森也走了眼。

赤燄掌鄧焚見手中寶劍勝不了九指神偷莫木森，心中大不是味，一急之下，所以拋去寶劍，使出自己成名絕學赤燄掌。

他這時一聲獰笑道：「納命來吧！」

一連三掌，打得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連退了九步。

他這赤燄掌端的厲害，別說他那掌力，就他那股熱氣，就先叫人難以抵抗，因爲他那熱氣，不僅是熱得叫人受不了，更暗蘊赤陽奇毒，稍一不愼，吸入腹中，便會焚身化骨而死。

九指神偷莫木森雖然非常了得，面對赤燄掌却沒有一點把握，正當他節節退後之際，耳中忽然傳來周震川的傳音神功道：「老哥哥，轉向西退，先把他困住了再說。」

九指神偷莫木森轉身向西射了出去，赤燄掌鄧焚大喝一聲，道：「你還想逃得了麼？」緊追不捨。

九指神偷莫木森奔逃上一道小山坡，只見山坡上已擺了一座五行困龍陣，他穿陣而過，回過頭來，只見赤燄掌鄧焚已陷涉陣中，左衝右突，成了釜中游魚。

九指神偷莫木森吁了一口長氣，將軟鞭束回腰間，周震川已在不遠處一棵大樹後現身出來，招手道：「老哥哥，請這邊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飛身跑了過去，只見大樹後面，另有一道一俗兩人。

那老道士九指神偷雖然不認識，但見了那俗裝老者之後，不由怔了一怔，道：「你，莫非是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笑頷首道：「貧道正是武當雲陽，莫施主幸會幸會！」

九指神偷莫木森和武當派有過未了舊帳，心中頗怪周震川沒有事先告訴他，來見的是武當掌門人，不免轉頭瞪了周震川一眼，心中怪不是味。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呵呵一笑，道：「莫施主，貧道聽周少俠道及施主已決心爲維護武林正義共同努力，今後彼此更應同舟共濟，携手合作，過去的那些小事，就請莫施主不用再放在心上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武當掌門人這一寬宏大量，他便深深的感到愧悔不安，慨嘆一聲，抱拳道：「多謝掌門眞人如此恢宏寬大，我莫……。」

一言未了，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又是一笑，搖手截口道：「莫施主，咱們君子之交，什麼話都不要說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微一凝思，接着哈哈一笑，說道：「掌門人說得是，在下心領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微一笑，轉問午陽道長道：「師弟，你見過莫施主。」

午陽道長前行一步，稽首道：「貧道午陽，久仰，久仰！」

九指神偷莫木森連忙還了一禮，道：「彼此！彼此！以後還請道長多多匡正指教！」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舉手讓客道：「莫施主，請入觀奉茶。」

九指神偷莫木森原沒發現附近有道觀，轉過一叢樹林，才看到武當掌門人駐節的那座道觀。

遠遠只聽赤燄掌鄧焚呼嘯之聲，一聲高過一聲，一陣急過一陣，顯得暴怒情急已極。

九指神偷莫木森回首望了周震川一眼，道：「兄弟，赤燄掌這樣叫囂不止，只怕要招來不少强敵？」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他們要來的人，早已遍佈於四週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微微一楞，方待發話再問，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已是微微一笑，肅客入內。

進入破道觀之後，午陽道長親自奉上香茗，這時，外面突然增加了好幾處呼應之聲。

九指神偷莫木森見他們大家都聽而不聞，毫未把外面那些聲音放在心上，暗自笑了自己一聲，道：「莫木森，你一向縱橫天下，有誰又奈何得了一根毫毛，怎樣現在胆子越來越小了。」

此念一生，接着微微一笑，也就坦然了下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豈是怕事的人，只因他既然決心從頭做起，而且爲人又極是好勝，心理上的負担，却較往日可以任性行

事的時候重大的多，尤其當着這一大門派武當掌門人面前，更有着一種多餘的顧慮，生怕武當掌門人對他產生見面不如聞名之感，因此就自己約束了自己，顯得有點不能放心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對當面這位九指神偷莫木森也是聞名已久，緣慳一面，今日一見之下，只見他人雖長得矮小，顯不出他的英雄氣概，但他眉目之間，自然流露出來的那種超俗神采，也不由暗自點頭不止，忖道：「怪不得這老偷兒縱橫江湖，從不失手，敢情他乃身具大智慧之人，周少俠能無心之中，把他導入正途，免被邪惡勢力所吸收，眞是武林之幸。」

彼此各懷心事，沉默了片刻，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一歛雜念，微微一笑，發話道：「剛才周少俠已然談及『青城』，『峨嵋』，『華山』，『唐門』等各門各派，都已集中向遵義一地趕來，對莫施主似有所不利，但據貧道所知，他們的眞正來意，只怕不是莫施主，而是那近來出現江湖上的『墨玉耳墜子』……。」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雖然他們的眞正意圖，志在那副『墨玉耳墜子』，但莫施主仍是明爭暗鬥之下的衆矢之敵，莫施主倒是不可大意，致被所乘。」

周震川帶九指神偷莫木森前來與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相見，就是希望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以他武林聲望，緩衝各大門派對九指神偷莫木森的嫌怨，然後再替九指神偷慢慢設法化解，以不枉他一片改過自新的至意。

周震川因知九指神偷莫木森爲人極是自尊，因此先來與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交換意見，這時，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說出來的話，不但叫九指神偷莫木森聽了，沒有半點刺耳的地方，而且，更暗含規勸之意，要他不要過於逞強好勝。

最後一點，反過來說，也就是非常重視九指神偷莫木森的力量，因此使九指神偷莫木森聽了，心中也是高興得很，自尊心絲毫不受影响。

九指神偷莫木森對周震川之帶他前來與武當掌門人相會，心中不無不愉快之感受，就完全消失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心中一無介蒂，便心平氣和的點了一點頭，道：「掌門眞人所見甚是，但在下現在已不願重施故技，避不見面了……。」

武當掌門人微微一笑，截口道：「莫施主，貧道倒是有一個緩兵之計，不知莫施主可願屈從？」

九指神偷莫木森在面子十足下，什麼話都好說，一笑點頭道：「但憑吩咐。」

武當掌門人道：「貧道有一位俗家師弟，平日極少在江湖上走動，認識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如莫施主不以爲意，貧道有意請莫施主暫隱於貧道那俗家師弟身份之下，這樣一來，莫施主不但無需走避，而且，還可以堂堂正正的與他們週旋，然後待機行事，不知莫施主以爲如何？」

武當掌門人的師弟，這個身份不辱沒九指神偷莫木森，倒是九指神偷莫木森內心之中，多少有點自慚之感，訕訕的一笑，道：「這個……在下是受寵若驚，只怕對令師弟大是不敬。」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一笑，道：「莫施主如是不反對，就請不要客氣了，貧道久聞莫施主易容術，維妙維肖，可以亂眞，就請一展絕學，也叫貧道開開眼界。」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老哥哥，這一來小弟又高攀不上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站起身來，一抱拳道：「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轉頭向午陽道長道：「師弟，你去把文房四寶取來。」

午陽道長往房中取來文房四寶，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提筆一揮，片刻之間畫出一幅年約三十多歲的人像，笑着道：「貧道與敝師弟，已是數十年不見面了，算年齡他現在也該有六十多歲了，這幅人像只能給莫施主參攷之用，至於，他現在該是什麼樣子，還有待莫施主你這行家的决定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略一揣摩，便已成竹在胸，一面從身上取出幾種藥物，一面又問道：「但不知令師弟體型高矮如何？」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道：「與施主正好差不了多少。」

九指神偷莫木森於是當着武當掌門人與周震川他們三人的面，動手易起容來。

片刻之間，九指神偷莫木森已是完全變了一個人。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見了，讚口不絕，道：「莫施主易容之術，當眞奇絕人寰，只怕廖師弟親自見了你，都要眞假莫辨了。」

話聲中，觀外微聞衣袂飄風之聲傳來，接着，只見丹陽道長推門走了進來，他見了易容後的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目一直，楞了半天，忽然歡笑一聲，道：「廖師弟……你是廖師弟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抱拳道：「在下莫木森。」

丹陽道長愕然道：「你的本來面目竟長得和我們一位師弟非常相像！」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在下現是令師弟廖……。」他一下說不出名字來了。

午陽道長接口道：「廖屏山。」

丹陽道長望着武當掌門人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但還希望掌門人作進一步的諭知。

武當掌門人雲陽道長微微一笑，畧述因緣，接着向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從現在起就有屈施主成爲敝師弟廖屏山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馬上住了口，欠身一禮，道：「小弟遵諭！」

身形一轉，又向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抱拳道：「小弟見過二位師兄。」

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一笑回了禮。

這時，外面呼嘯之聲，越來越多，已經有了六七處之多，有的發自赤燄掌鄧焚的附近，有的却在他們道觀附近，一應一和的搜索。

但是，就沒有一個人闖到他們道觀之中來。

敢情，道觀外面早經周震川佈下奇門遁甲，倒轉陰陽，那些人雖發覺附近有異，就是不得其門而入。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修眉微微一皺，道：「丹陽師弟，你們先出去把那些人處理了之後，我們再談別的吧！」

丹陽道長笑向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廖師弟，你現在就可以叫他們認識認識你的身份了。」

一揮手，帶領着九指神偷莫木森與午陽道長，向觀外走去。

周震川舉步隨後跟了出去，却被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止住道：「周少俠，你最好先不要露面，我們在暗中接應他們就是了。」

周震川停步下來，欠身道：「老前輩所見甚是。」側身讓步，請武當掌門人先行一步。

待周震川與武當掌門人走出門外，隱好身形後，所有一切呼嘯之聲，都已因丹陽道長他們的出現，而靜止了下來。

這時，面對丹陽道長他們，已高高矮矮的站立着十來個人，另外一邊的赤燄掌鄧焚，却仍被陷在奇門陣式之內，奔騰跳躍不已，似是已經完全迷失了自己。

在外面的人，對他在陣內的舉動，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很是影响大家心理。

所以，丹陽道長他們現身出來時，大家竟不敢胡亂出手相對。

看樣子，他們也不是一起同路之人，他們雖是都站在對面，却三三兩兩各成一個單元，一時之間，也沒有人領先說話。

丹陽道長朗目從他們大家臉上一掠而過，正色道：「貧道武當丹陽，各位如此勞師動衆而來，不知有何指教？」

其中走出一人，抱拳道：「道長久違了，不知還認得區區田中茂否？」

丹陽道長目光一凝，落在那人身上，道：「原來是田大俠，這些都是你田大俠帶來的朋友麼？」

田中茂道：「多年認識，但並非同道而來，與在下一同來的，只有道長也認識的余龍與張虎兩兄。」

話聲中，只見又有兩個漢子跨步向前，遙遙一抱拳，道：「道長久違了。」

丹陽道長哈哈一笑，道：「難得三位大俠都是貧道故交，那就請把來意直說了吧。」

田中茂道：「在下久聞貴派在各地各山之中，設有七大洞天，不知此地可是『靈飛洞天』所在之處？」

丹陽道長點頭道：「不錯，敝派『靈飛洞天』就在此山之中。」

田中茂道：「在下聽說貴派『靈飛洞天』之中，藏有許多武林奇學，不知此說是也不是？」

丹陽道長依然毫不猶豫的點頭道：「也不錯，確有其事。」

田中茂又道：「在下有請道長指示入洞途徑，一遊貴派『靈飛洞天』，以開眼界，尙請道長勿却是幸。」

丹陽道長目光閃動，環視一週，道：「各位……」

一言未了，只聽一片回答之聲，道：「不錯，我們都是想來看看貴派的『靈飛洞天』！」

丹陽道長一點頭道：「好，貧道可以答應你們，不過……」

武當丹陽道長乃是江湖上知名人物，一諾千金，大家驚喜之下，又怕他立時改口，當下便有四五個人截口叫道：「道長只要答應我們進入『靈飛洞天』，有什麼條件，我們都可以答應。」

這些人都是被人慫恿聞風而來，彼此並沒協同步調，因此各有各的打算。

這時，另有一聲冷笑，從衆人話聲之中，尖銳的突揚而出，道：「老夫不答應任何條件！」

一條幽靈似的人影，從一棵大樹之後，慢慢走了出來，那人身形一現，大家只覺眼睛一花，那人已面對面站在丹陽道長身前。

這人穿着一身黑袍，身型和九指神偷差不了多少，也是屬於「五小」之型類的人物。

丹陽道長修眉微微一皺，望着那人一震道：「施主，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鬼叟陰不同？」

鬼叟陰不同發出一聲尖笑，道：「牛鼻子，你犯了老夫大忌，先賞你一份見面禮。」

瘦肩畧晃，身形飄忽而出，如同鬼魅般，揮掌向着丹陽道長一個耳光甩過去。

丹陽道長突覺眼前一花，便已情知不妙，驚凜之下，毫不遲疑，移形換位，倒踩七星，閃電般斜飄而出。

竟然，全身而退，讓開了鬼叟陰不同奇襲的一記耳光，但暗中却也出了一身冷汗。

鬼叟陰不同一掌落空，不由也是一楞，停下身形，打量着丹陽道長陰惻惻的冷笑道：「好一個牛鼻子，看你不出，還能讓得開老夫一掌，老夫倒要好好的領教領教你們武當絕學了。」

丹陽道長不料鬼叟陰不同如此狂妄，一上來就出手襲擊，心中大是惱怒，臉色微變，冷笑一聲道：「貧道也久聞你鬼叟恃仗一身鬼魅身法，無風陰掌，橫行天下，目空一切，今天就叫你見識見識我武當絕學吧！」

話聲一落，便不再和他客氣，揮手一掌，向鬼叟陰不同胸前攻到。

要知，丹陽道長不但身爲武當派首座長老，一身成就，在江湖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高手之一，鬼叟陰不同出手一掌雖然未能打到他，却已逼得他一連退了六七步，使他大覺臉上無光，同時，也增加了他面對那些存心不良之人的困難。

今天如果勝不了鬼叟陰不同，以後的問題，就更棘手了，所以，他不能再給鬼叟陰不同機會，非搶先出手不可。

丹陽道長存心殺鷄警猴，一出手就使出了「靈飛三式」，鬼叟陰不同見丹陽道長一掌推來，平直有如莊稼把式，毫無出奇之處，更看不出有什麼精奇的變化，冷笑一聲，道：「牛鼻子，你遇上了老夫，只有乖乖的認命了！」左手一起，駢指如戟，飛點丹陽道長「期門」穴，右臂一探，五指突向丹陽道長來掌腕脉扣去。

一招二式，有攻有守，鬼叟眞不愧是鬼叟。

看來，丹陽道長非被迫得收勢後退不可，那知，眼前一花，丹陽道長掌力已落在他肩頭之上，只覺一道大力撞來，人已是被打得平飛了出去。

他這一掌竟是如何變化到肩頭上，簡直看都沒有看清楚，更不要說如何閃躲避讓了。

（未完）

新派精選俠義傳奇連載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謝雲岳爲塞北牧場解決了無邊厄難後，因爲嫉惡如仇，對於任何爲非作歹，或曾作出傷天害理的江湖人物，他都絕不輕予饒恕，他對前來侵犯塞北牧場的人，辣手痛懲，因此幾遭恩師廢除武功，後得寬恕，要他從此一改冷酷手段，予人改過之機。並命他即往霧靈山向燕山神尼解釋誤會。謝雲岳唯唯受訓，決隻身遠赴霧靈山，向燕山神尼負荊請罪，以慰倪婉蘭悲愴之心。此時此際的倪婉蘭，已返至止止庵，每日以淚洗面，對謝雲岳又愛又恨，不知如何自處——

血洒千松崖　情牽羅刹女

倪婉蘭不由把耿長修恨得牙癢癢，那在辛莊耿長修被心上人擊傷，自己愧疚難安之下，才責問心上人一句，誰知爲他奚落，猶如萬芒刺心，才割斷青絲，恨恨離去，自己回山深恨心上人薄情，在師父面前哭訴，師父只寒着一張臉隻字未吐。

自己深明師父個性，越是如此，越是不可善了，遂不由替心上人暗暗担心。皆因第二日矮方朔判方追來此地，與恩師解說，只聽恩師說：「燕山門下不是任人可以欺侮的，叫謝雲岳來燕山賠罪，老身還要看看他，憑什麼作賤蘭兒，只要答出理來，方可罷休。」

矮方朔判方搖頭離去。她在門後聽得一清二楚，一時之間，酸，甜，苦，辣，百味均呈，她不知是愛，抑或是恨，與心上人重見面時，該是如何情景，自己既得決絕，萬不能立即回心轉意，恐遭心上人輕視。

但他既然來到燕山，即表明了歉悔之意，自己再不理他，他個性耿直，寧折不彎，萬一又拂袖離去，那不是美夢全趨消滅，遂致恨海難填嗎？

剪不斷，理還亂，她此刻的心情，紛雜潮湧，希望與報復相互交織，矛盾交加，患得患失，倍增不已。

她不禁幽幽長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倪婉蘭呀，妳怎麼如此命薄？」强自收斂心神，理了理散亂雲鬢，走出門外，耳畔只聞得青磬叮叮之聲。

到達佛堂之前，磬聲倏然止住，堂內傳出語聲：「是蘭兒麼？進來！」

進得門去，只見案側坐着一個霜眉銀鬢老尼，鳳目開闔之間，冷電逼射，不怒而威。

這老尼就是名震武林的燕山神尼，鳳目一瞥走了進來的倪婉蘭一眼，道：「蘭兒不必自苦如此，待爲師將眼前難關解決後，與妳了却心願就是！」

倪婉蘭瞧出燕山神尼眼中微露憂慮之色，心正不解，聞言一怔，道：「你老人家還有什麼疑慮於胸嗎？」

燕山神尼點點頭道：「爲師十五年未出庵門一步，潛修『大乘般若』眞力，你們却認作爲師心澄似水，悟透禪機麼？不

是的，爲師爲對付四個強仇大敵，今晚千松崖上生死拚搏，還不知鹿死誰手呢？」

倪婉蘭面有驚容，道：「你老人家威望海內，稱尊武林，還有什麼人敢捋你老虎鬚？」

燕山神尼被說得展顏一笑，掀眉說道：「你這丫頭，眞不知天高地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回，却是武林隱世高手，現今江湖中只有限數人知得，你簡直無從耳聞，一是括蒼三老，再是當今青城掌門師伯無影神掌畢曉嵐，武學登峰造極，你當是平常之輩麼？」

倪婉蘭聽後，驚詫道：「這四人蘭兒從來沒有聽說起，却猜知他們都是正派高人，爲何與你老人家結仇？眞是不可理解之事。」

燕山神尼不禁莞爾一笑，道：「武林恩怨是非，甚多不可理解之事，但此事曲在爲師，十五年前，爲師雖身列禪門，却好勝逞強，在括蒼摘星峰上與無影神掌畢曉嵐與括蒼三老不期而遇，小敘論劍，爲師不該自詡『牟尼降魔』劍法天下第一，畢曉嵐立請印証，爲師固不忿括蒼三老中皓首神龍成元出言譏諷，牟尼劍法走至一百十九式上削斷成元右手雙指，截去畢曉嵐一角大袖。四人大怒，展出平生絕藝，將爲師逼在懸崖之上，眼看瀕危之際，無影神掌畢曉嵐深爲明理，立時收手，說四人合毆勝之不武，約期今晚再作生死之搏。」說罷微微太息一聲，神情不勝杞憂。

倪婉蘭聽後悚然心驚，問道：「你老人家今晚以一敵四麼，這怎麼行……」言下眉梢一蹙，忖道：「他們不來便罷，非要見識不可！」

燕山神尼神目如電，一眼瞧出倪婉蘭心意，笑道：「蘭兒，到時不可替爲師惹麻煩，括蒼三老氣狹，皓首神龍成元削指之痛，仇深如海，爲師只有倚仗我佛慈悲解怨孽了，妳大師姐凌玉霜晚間必來，你們只在庵內不出，便可無妨。」

倪婉蘭一聽凌玉霜要來，腦際浮起大師姐慧婉溫柔的影子，五六年不見了，不禁大喜，只不知大師姐爲何今晚趕來，正要啓口問燕山神尼。

神尼又道：「你去後面，看看游四姑晚飯準備好未？」說完立即閉上雙目。

倪婉蘭應了一聲，望後面走去。

南廂小室油燈昏黃，檀香霧瀰，倪婉蘭枕劍躺在床上，雙眸凝視承塵出神。

往事不堪回首，只覺坐臥不寧。

窗外朔風狂疾，桐油窗紙刮得剝剝作響，時天已交酉初，大地一片昏茫，鵝掌大的雪片漫天飛舞，無聲無息地落下，一寸寸地增厚。

倪婉蘭正在思緒紛亂時，耳中忽聽得屋面上生出微聲，她直覺辨出那是足踏屋頂帶出，心中一驚，掣劍在手，倏地翻身而起，一掌震開了窗門，穿窗而出，單足一點雪面，颼地拔起，落在屋面。

強風甚勁，但覺穩不住身形，只見風湧雪密中，一個模糊灰白身影，落在篁竹之後，騰身而起直撲飛瀑左側，動作巧快身法詭疾，一望而知是武林少見之高手。

倪婉蘭暗哼了聲，心說：「還未入晚，就來現形，輕視燕山無人，姑娘若叫你逃出手去，也不叫羅剎玉女了。」

心念動時，一提丹田之氣，展出「紫燕掠波」身法，颼地拔起，望篁竹梢巔一落，竹勢一彎，借勁彈起半空，倏變「鷙鷹翻撲」身法，向下穿飛，望那人影之後撲去。

茫茫飛雪，使人眼花繚亂，加以天色昏暗，看得不甚清楚，模糊中只見那人已遠在八九丈外。

倪婉蘭不由激發好勝逞強的天性，暗道：「好賊子，姑娘不將你攔下，你太以張狂自負了。」其實前行者，並未發覺姑娘躡蹤在後。

姑娘一聲嬌叱，飛雲三縱，倏起倏落，眨眼，便自出得十數丈外，凝眸一瞧，那人竟失去蹤影，再一打量雪地上，毫無足印顯出。

姑娘這種舉動本不切實際，試想漫天飛雪，密如牛毛，即使那人有淺淺足印現出，要被雪片遮蓋，了無痕跡。

倪婉蘭正在驚疑之際，忽聽身前兩丈遠處一株盤松之後，發出一聲極低沉的冷笑，隨風傳來，分外刺耳。

姑娘驚愕之下，突變顏嬌叱，手中「秋霜」劍奪鞘而起，人也跟着撞出，青霞飛閃之間，「克察」聲響，盤松枝壓腰應劍而斷。

樹身塌倒，枝雪濺飛，姑娘細一打量，不禁更是驚愕駭然。

樹後那有半個人影，這時姑娘脊骨直冒寒氣，比身外湧刮朔風更爲砭骨，怔在那兒，做聲不得。

不覺腦後雲髮拂動一下，直覺並非由那狂風掠動，分明有異，驚駭之下，風快旋身立定。

那知抬眼一望，不由連打幾個寒噤，倏然飄後數步，張着雙眼，目內散發出驚懼，恐怕的光芒。

原來倪婉蘭猛一回面，只見身前一尺遠處，立着一個身穿灰白長衫的人，頭面均由一方白巾掩紮，僅露出一雙有如寒芒利刃的雙眸，一接之下，只感一陣目眩神搖，右手執着自己腦後一綹青髮，左掌微翻，現出赤若硃砂的掌心。

姑娘不禁花容失色，退出數步後立定，暗感駭然道：「怎麼此人身法如此鬼魅，到了身後猶不自覺，看來，此人可算在自已入得江湖中，所遇唯一扎手人物。」

她在無可奈何中，不禁心頭泛上謝雲岳的英俊的人影，心想只有他或可與此人抗衡。

這時，面前那人發出一聲震人心魄的冷笑，道：「如非看在妳是凌玉霜的師妹，便當誅戮，權以青髮代首，以示薄懲。」說着，手中青髮向雪地倒塌松幹撒出，如一蓬黑色花雨一般根根插入松幹中，同時那人忽發出一聲長嘯，聲如龍吟，廻旋山谷不絕，嘯聲中，颼地拔起三四丈高下，半空中一個旋轉，頭下足上破空斜飛，越過二丈寬左右的小澗，點足而起，轉瞬，身影已杳入茫茫無際風雪中。

倪婉蘭對他一手飛花摘葉驚人內力暗器功夫，恍若無睹，只暗中驚疑那人說話，心說：「我那大師姐凌玉霜人最溫柔慧婉，自幼與杭城富紳之子呂衡訂下親事，怎麼與這人攪上，看這人口氣，與大師姐必有一種不平凡的關係，說不定那人痴戀

大師姐，哼！妳這麼狂，大師姐未必就會移情別戀。」想着，目光落在那截插滿髮絲之松幹上，不禁駭然。

他不由轉念想道：「那人必是途中發現大師姐返回止止庵，一路追躡而來，闖入庵中，未曾發覺大師姐在庵中，是以離此，嗯，那人既是爲着大師姐而來，必不會遠離，只待玉霜師姐一抵庵門，他定接踵而到，那時，哼哼！我非要揭開他的面目不可。」

倪婉蘭經過一次心靈上打擊後，仍然改不了她那刁蠻潑辣的脾氣，可見習與性成，陷溺難拔。

只看她屹立在風雪茫茫之下，沉思有頃，才雙手揮除肩上積雪，縱身一躍，奔行如風，向止止庵馳去。

此刻，夜色籠罩大地，那千山，雪谷，鬱松，叢竹，盡都沒入沉沉黑暗中。

止止庵內燈火如豆，倪婉蘭穿窗回去己室，脚才沾地，便聽得門外游四姑聲音道：「蘭姑娘，庵主喚你咧！」語氣極重，一聽就知燕山神尼爲着自己違戒外出而發怒。

遂漫應了一聲，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佛堂走去。

佛堂上燃着兩支松油巨燭，燭光映在燕山神尼臉上，面寒如霜，倪婉蘭不禁胸頭一寒，幽幽喚了一聲：「師父！」

燕山神尼雙目冷電掃了她一眼，沉聲說道：「哼！你越來越不聽教訓，方才怎麼對妳吩咐，不管有事無事不得輕輕離庵門，怎麼言猶在耳，妳就離庵向人招惹，妳自問能與括蒼三老爲敵麼？」

倪婉蘭抱着一肚子委屈，垂首不敢分辯，只見她雙肩聳動，低聲啜泣着。

燕山神尼只仰面沉思，似爲一件重大疑難之事困擾，不得解決，只看她面色陰晴數易便知。

這時，游四姑從佛堂之後探首出來，望着倪婉蘭眨了眨眼，道：「蘭姑娘，妳霜姐姐在後面等妳咧，快去！」

倪婉蘭止住啜泣，眼內露出喜容，望了望燕山神尼面色，囁嚅道：「師傅，蘭兒去見霜姐姐啦！」

燕山神尼只點點頭，倪婉蘭大喜，向佛堂走去。

倪婉蘭跟在游四姑身後，走進庵後游四姑寢宮。

榻上坐着一個白衣絕色少女，清麗淡粧，飄飄出塵，使人一見就有憐愛之念。

倪婉蘭瞧出面上浮着一種淡淡的憂愁，心知必是爲了白巾幪面那人之故，高叫了一聲：「霜姐姐！」

白衣少女含笑立了起來，道：「蘭妹，我們好久不見了，讓霜姐姐瞧瞧妳。」執着倪婉蘭手腕，仔細打量蘭姑娘兩眼，曼嘆了一聲道：「蘭妹，妳比我在山時，清瘦了不少，妳可曾哭泣過麼？」

一言勾起了倪婉蘭的無限辛酸，忍不住淚珠像斷泉般淌下，一把伏在凌玉霜懷中哽咽出聲。

凌玉霜撫摸着倪婉蘭雲髮，悄聲勸慰道：「蘭妹，不可傷心，生爲女兒家，這些事無可避免的。只有由上蒼安排，妳的事，姐姐早聽四姑說了，事猶可爲，無須長日憂急。」

倪婉蘭聽出凌玉霜語意，仰面問道：「霜姐姐，方才小妹追蹤一白衣幪面人，是不是你的……」

凌玉霜柳眉一皺，點點頭道：「寃孽，眞是寃孽！」

倪婉蘭不禁詫異問道：「霜姐，你難道不能擺脫他嗎？」

凌玉霜一臉迷惘之色，曼嘆一聲道：「此事甚難解說，日後自知，要擺脫他談何容易，不過今晚藉他之力，退却恩師強仇，或可有望！」

倪婉蘭玉雪聰明，聞言即料知師姐這情孽定不尋常，問道：「他是誰？」

凌玉霜默然片刻，才道：「他是南海玉鐘島少島主梁丘琪。」

倪婉蘭想起方才梁丘琪倨傲狂妄的神情，不禁衝口說：「這人好狂！」

凌玉霜淡淡一笑，也未置答。

游四姑自倪婉蘭入室後，便匆匆離去，此刻又匆匆走入，見面就笑道：「你姐妹談完沒有，強敵已來到松崖上了！」

凌玉霜淡淡一笑道：「四姑，妳今晚是不是想動動筋骨？」

游四姑點點頭道：「三十年沒動了，不知行也不行，妳師傅說什麼都未允我跟去，經我一激，庵主無可奈何只得允我隨行。」

要知游四姑當年也是一心狠手辣女魔頭，一次爲正派高手圍攻之下，墮下危崖，奄奄一息，幸遇燕山神尼路過施救，帶來霧雲山中悉心調治，半年後才得復元，自是悔心革面，在止止庵中不出。

倪婉蘭聽說強敵已到千松崖頂，心欲看一場熱鬧，又恐燕山神尼知道，想起凌玉霜頂好說話，軟磨着大師姐設法。

凌玉霜不禁皺眉，笑道：「你這麼大了還是這麼磨人，其實恩師不准你我出去是含有深意，這樣吧，我帶妳藏在千松崖附近一個隱秘山洞中，不過妳要答應我，無論見到什麼，你不可伸手。」

倪婉蘭大喜，連聲答應。

游四姑當先而出，凌玉霜與倪婉蘭隨着閃出室外。

千松崖頂燃亮了十餘支松油火炬，那麼洶湧的狂風，對這松油火炬絲毫起不了作用，熊熊的火燄只在狂風密雪中搖拂不定。

崖上千百株奇松，龍蛇盤虬，枝柯垂颺，形態詭奇，一株盤根奇松上坐定三個老者，都是龐眉皓首，胸前銀鬚飄忽。

火光映着他們臉上，盡是臉色深沉，只見左側一個老者，突然伸出右手，目光露着那殘缺了無名小指右掌一眼，泛出一絲冷笑，道：「天到這麼時分，老虔婆尚未來，莫非是心怯不成？」

話剛一落，驀聞火光之外，暗中響起燕山神尼話聲，道：「括蒼三友眞是信人，怎麼青城一老，無影神拳畢曉嵐還不見光臨？」

聲出一片急風湧到，火苗亂顫中顯出霜眉銀鬢的燕山神尼。

括蒼三老面色一愣，燕山神尼已到近前，他們尚懵然不覺，不禁赧然，紛紛立起。

皓首神龍成元舉起只賸三指的右掌揚了揚，沉聲道：「斷指之恩，十五年來刻

骨銘心，今晚作個了斷，老虔婆！妳還有何話說？」

燕山神尼不禁霜眉一剔，正待答話。

只見居中黃衫老者道：「二弟暫緩，今晚終需恩怨清結，急個什麼，畢老師也就來了，待他一來，再動手不遲。」

燕山神尼微笑道：「究竟是黃衫隱士方異高人吐屬，令人心折！」

皓首神龍成元冷笑一聲，兩道充滿殺機的目光，凝注在燕山神尼臉上，一瞬不瞬。

燕山神尼淡淡一笑，似對面前括蒼三老未放在眼內。

驀然……

由山谷遠處響起一聲龍吟長嘯，遙劃長空，隨風傳來，刺人耳鼓。

這嘯聲來得電疾，由遠至近，山谷頓起回音，跟着一片雪崩之聲，轟隆震耳欲聾。

燕山神尼高喧了一聲佛號，垂眉唸道：「善哉，善哉！」

山崩地裂聲中，火光一閃，離括蒼三老不及一丈遠處，像一頭飛鳥飄下一個面像清癯老人。

他一落下即哈哈大笑道：「括蒼三友別來無恙，恕畢某來遲一步，殊覺歉疚。」忽轉眼望着燕山神尼微微一笑道：「神尼你好，想不到你我等年將就木，老了還是不免一場意見之爭。」

燕山神尼微微稽首道：「畢施主別來重逢，眉宇清奇，想來施主功力益發精進，老尼此番應約，請問施主作何了斷？」

畢曉嵐還未答話，皓首神龍成元厲聲道：「怎麼了斷，非叫你濺屍劍下，止止庵化作刦灰，方消我恨！」

燕山神尼聞言霜眉一皺，冷冷說道：「只怕沒有如此容易，你看老尼的庵還不是依然無恙麼？」

皓首神龍成元不禁面色一變，忽見火炬之外有物投射而來，電漩星射，成元舉掌微微一晃，射來之物立時篤篤墮在雪地中。

只見七個人首落在括蒼三老周遭，被皓首神龍成元一掌擊得面目糢糊，血漬淋漓，慘不忍睹。

「什麼人藏頭縮尾，算得什麼光明行徑！」

暗中揚起一聲冷笑道：「你也配說光明行徑，乘着燕山神尼履約來此時遣爪牙意圖燒毀庵堂，被我老婆子撞見，氣他不過，全部割下六陽魁首，臊臊你的臉。」

皓首神龍成元目凝着暗中說話的人，面蘊冷笑，突舉掌一揚，只見一道黑芒，電疾打出。

驀聞琴的一聲，暗中走出游四姑，左手抱着一具高三尺鐵琵琶，指着成元冷笑道：「你那黑煞燈只可用來對付平常之輩，在我老婆子面前玩弄，不啻班門弄斧，你不知我老婆子是暗器的祖宗嗎？」

無影神掌畢曉嵐看清了游四姑形像，不禁噫了聲道：「原來是妳！」

游四姑轉眼望着畢曉嵐道：「不錯，你料不到我鐵指琵琶游四鳳還未死吧！若有興趣，老婆子無不奉陪。」

畢曉嵐冷冷笑道：「掌底游魂，何敢言勇，老朽此來，爲的是與燕山老尼解決舊怨，你我三十年恩怨已了，還說則甚？」說罷，身形退後三四步。

燕山神尼未曾料到鐵指琵琶游四姑當年墮崖時，是受無影神掌畢曉嵐掌擊所致，三十年來一句話鋒不露，驚異地看了游四姑兩眼。

這時皓首神龍成元濃哼了一聲，霍地推出一掌，勁隨掌出，較洶湧朔風來得凌厲，排雲馭空，嘯聲銳厲。

游四姑倏然橫舉琵琶迎着推來掌勁一撞，琊琵琶上五弦一陣叮叮噹噹脆音響出，清亮悅耳。

只見游四姑倒出兩步，琊弦音未輟，突然射出一蓬牛毛飛針，滿天花雨般向皓首神龍成元罩去。

成元深明厲害，他方才聽得畢曉嵐道破對手，是三十年前名滿江湖的鐵指琵琶游四鳳，一身內外功夫精絕，那琵琶內藏着倒鬚飛針，更是絕毒無比，一中人體，非剜皮傷肉不可，黑白兩道，莫不談虎色變，一見飛針射出，颼地「一鶴冲天」，拔起四五丈高下，舉掌下擊，狂風及處，飛針根根墜沒雪中。

成元輕飄飄地落下，一臉漠然不屑之色。

游四姑大喝一聲：「你再接我一招試試。」琵琶一振，疾捲而出。

勁風嘶嘯，弦音亂顫，這弦音竟由四方八面傳來，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

琵琶飛去之勢電疾，眼看就要掃在皓首神龍成元臉上，但成元恍若無睹，卓立不動，他明知這招是虛，靜以觀變。

果然招到眼前，突又一變，只見四方八面，琵琶黑影飛到，五音齊奏，叮叮咚咚一片。

皓首神龍成元身軀微晃，疾退三尺，全身躍起，迅快絕倫地落在游四鳳身後，推出雙掌。

游四姑一招打空，不禁胸頭駭異，驀覺胸後微風飄然，立即琵琶一捲，回身捲來，這一招用出了平生眞力。

誰知一接之下，手腕一軟，絲毫用不出眞力，心知不妙，正待撤招讓開來掌還擊，這片掌勁已反彈了過來，手中琵琶脫手飛出，只覺前胸宛若中了千斤重錘一般，悶哼聲中，身不由主地倒了出去。

吧撻大响，游四姑已飛墜在雪地，撞黑了一支松油火炬，只見游四姑翻身坐起，面目突變，張口噴出一股鮮血，又倒在雪中。

皓首神龍成元哈哈狂笑道：「螳臂擋車，也敢逞強，老夫這柔掌也是你能抵擋的。」

燕山神尼飛在游四姑身前，扶起一瞧，只見游四姑面如金紙，氣若游絲，又趕緊飛點了游四姑九處重穴，取出一隻小瓶，傾出三粒丹藥置入游四姑口中，再重新放下，立起雙眼瞪着成元道：「成施主，你手段未免太毒了點。」

皓首神龍成元放聲狂笑道：「老禿婆，你自顧不暇，尚敢貓哭老鼠，老夫立誓，今晚來到千松崖的人，就無人能全屍而歸。」

一旁立着的無影神掌畢曉嵐，聽得不禁直皺眉頭。

燕山神尼冷冷說道：「阿彌陀佛，老

尼這千松崖豈是任人作孽之地，我佛慈悲，老尼今晚要大開殺戒了。」說着，龍吟聲中，一道青濛濛地光華奪目而起。

只見燕山老尼手中，執着一柄寒光冷電的長劍，迎風一晃，電旋飛舞，耀目欲眩。

驀地劍勢一斂，燕山神尼托着寶劍，冷冷說：「老尼想施主們均是成名高人，何苦一旦全毀在千松崖頂，不如收手離去，恩怨自了。」

成元眉目激動，大喝道：「老虔婆，狂的什麼口舌，妳那牟尼降魔廿八招，十五年前讓你稱尊，如今看來不值一笑。」

燕山神尼哼了一聲，尚未答話，只見已受傷的游四姑霍地立起，向成元疾出一掌。

那掌風中夾着一丸銀白之物，快速無比地飛去。

皓首神龍成元做夢也未料到身負重傷的游四姑，竟能躍起偷襲，猝不及防下，銀白之物已打向眼前，急飛出一掌。

只聽得一聲波的脆音，銀白彈丸被掌勁震碎，登時散出一蓬磷火電射地襲在成元的臉上。

這磷火絕毒無比，見物即燃，沾在成元銀鬚上，呼的燃着，一團火光罩着成元臉上燒去。

皓首神龍成元風快向雪地中一躺，一個皓首鑽在盈尺冰雪中，好不容易把磷火熄滅，立起身來，只見成元頷下銀鬚，頂上白髮，以及雙眉全被燒去，面目焦黑，神態正是可笑。

另外括蒼二老此時竟沉不住氣了，雙雙各出一掌，推向搖搖欲墜的游四姑。

游四姑內腑俱毀，仗着燕山老尼三粒靈丹，強聚一口丹田眞氣，奮力躍起，打出一顆藍磷飛彈，此時已到油盡燈枯之期，豈堪受二老重力一擊，聲都未出，便震飛了出去……

暗中突發出一尖叫聲，黃衫隱士方異面色一變，喝道：「什麼人？」身却往尖叫聲方面撲去。

突聞一聲朗笑喝道：「與我回去。」

黃衫隱士方異撲去的身形，突又倒飛而回，落在地面，微微色變。

立在盤松之下的無影神掌畢曉嵐，爲着皓首龍一句狂言說是今晚來到千松崖場上，人人俱不能全屍而歸，心中暗暗有氣，退在一旁，冷眼旁觀，心存隔崖觀火之心。

這時，見黃衫隱士方異被一種無形勁力由暗中震回，心中驚詫道：「難道暗中還藏有能人，能將方老兒震回，一定不是等閒之輩。」不禁凝眼望着暗處。

只見暗中跨出一個白衫蒙面少年，緩步走來，心頭暗覺詫奇。

白衣蒙面人兩道冷電目光，逼視在黃衫隱士方異臉上，一語不發。

黃衫隱士方異如此高人，見他目光充滿殺機，也不禁心驚肉跳，不由沉聲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在老夫面前，架樑生事！」

那白衫蒙面人悶聲不答，只一步一步逼近方異身前。

方異大喝道：「你如不停住腳步，老夫就要猛下殺手了！」

白衫蒙面少年充耳不聞，仍是一步一步逼前。

此時朔風呼嘯狂勁，潮湧雪片愈降愈大，松油火炬不時發出畢剝吱吱之聲，寒氣凜冽異常。

飄忽動盪不定火光中，眼看着白衫蒙面少年這等逼向方異身前，只有燕山神尼垂目沉思之外，其餘等人均漠然輕視。

忽聞方異一聲大喝，雙掌推出一片潮湧如山的勁風。

只見蒙面少年輕笑一聲，身軀微側，讓開掌勁，突亮出右腕，手中執着一枝長可七寸的銀光燦爛的小劍，疾劃而出。

方異雙掌打空，驀覺眼前銀光閃耀，一雙掌立時封去，那蒙面少年手法奇異無比，同時一沉，劍尖上挑。

只見方異空口鮮血飛濺，聲都未出倒地死去。

蒙面少年突又躍在皓首神龍成元及另一人身前，他們二人尚未看清方異怎麼死去，愕然之下，少年已到身前，不禁雙雙縱退，拍拍幾聲脆响，兩人頰上挨了幾個耳刮，只打得眼內金花亂湧，眞力渙散。

二老突感胸頭一涼，慘嗥聲中，也倒地死去。

兩個照面之下，括蒼三老立時倒下一對半，無影神掌畢曉嵐不禁胸頭猛震，暗感這少年武功卓絕，此種奇異的身手，平生罕睹。

他不禁搜索枯腸，想猜出這少年出身來歷，但武林中難得有此種身手的人，他只覺此蒙面少年一招腕沉出劍時，雖是如此簡單，其實內中暗含無數詭奇變化，不然以括蒼三老豈能無從閃避，一刹那間，把武林中高手，隱世異人都想了一個遍，依然找不出一絲端倪。

這時蒙面少年將利劍拭除血漬，轉面又向無影神掌畢曉嵐走去。

畢曉嵐大喝一聲，遙遙雙掌直劈過去，潛勁去勢迅如閃電，却不帶絲毫破空嘯音。

那白衫蒙面少年微微一怔，皆因他久聞畢曉嵐是青城一派耆宿長老，一身武功出神入化，那無影神掌更是精奇。

他只覺畢曉嵐打來力道不甚勁强，只是袍袖振風直颺，獵獵出聲，心中大爲驚異，飛雲閃電般橫掌推出一招「力挽狂瀾」，人也跟着欺前。

畢曉嵐眼見括蒼三老倏忽之間，被一不知名的少年用劍刺死，心中未免興起英雄老去，兔死狐悲之感，忖道：「此子這等心狠手辣，年歲又不大，若不除去，假以時日，武林中必無噍類！」心念一定，只見白衫蒙面少年緩步向自己走來，忙運丹田眞氣，雙掌推出一片「先天無形混元眞氣」。

及見白衫一停腳步，橫掌逼來，人也邁步向前，暗暗心笑道：「你這不是要死得快麼。」雙掌未撤，虛空外按。

白衫少年正覺詫異畢曉嵐推來雙掌微弱乏力，雖然知其中有詭，自恃藝高胆大，暗哼一聲，又邁步欺前。

忽覺那片微弱勁力驟然加强，由四面八方緊壓而來，重逾山岳，不禁心生驚駭，倏出一掌，人也跟着一旋。

一聲氣流漩盪响聲過去，只見白衫少

年穿空激射而出，畢曉嵐震得退出一步。

畢曉嵐胸頭血行微覺不寧，不由心中大憤，急向燕山神尼閃眼一瞥，但見燕山神尼閉目沉思，對方才之事，恍若無睹，暗罵道：「老虔婆，你這借刀殺人之計做得太絕，我畢曉嵐豈是你能算計得的。」

只見白衫少年已飄身落地，大喝一聲，雙腿一曲一彈，向白衫少年飛撲而去，勢如雷霆萬鈞。

白衫少年卓立不動，目光露出了極濃重的殺機，待到畢曉嵐撲至近前，往右一挪，左掌弧形伸出，向畢曉嵐左腕疾扣而去。

畢曉嵐飛撲本是虛張之勢，腳下一沉，岸立雪中雙掌又自推出。

那知少年往外一閃，左掌五指伸來，心中一驚，但覺來手奇奧無比，左掌急撤，但仍然未曾讓開，只覺渾身酸麻，氣血壅塞，絲毫力道，均用不上，心中胆飛魂裂。

只見少年冷笑一聲，右手疾晃，那柄銀光閃耀的短劍已當胸刺來。

不禁長嘆一聲，閉目待死。

人在臨死的一剎那，心情顯得無比的寧靜，畢曉嵐的臉色，分外莊穆，畧無半點恐懼。

白衫蒙面少年劍光點在畢曉嵐的胸窩，倏又後縮三分止住，他眼見畢曉嵐面色平靜，視死如歸，不禁為之心折，目光盯在畢曉嵐的臉上，似要找出什麼似地，手腕緩緩地落下。

畢曉嵐自分必死，但覺無異狀，忍不住睜開雙眼，只見年少白巾內一對朗如晨星的眸子，泛出冷傲光芒。

這時，燕山神尼高喧了一聲佛號，說道：「善哉！善哉！海外武學果然凌駕中原。」

白衫少年一聲輕笑，鬆了扣住畢曉嵐左腕的五指。

畢曉嵐眼視着白衫少年點了點頭，微嘆了一口氣道：「老朽名列青城耆宿，說實在話，中原武林高手能勝得老朽一招半招的並不太多，尊駕方才一手太以奇奧難測，請問尊駕莫非是海外奇人玉鐘島主梁丘居士的高足麼？」

燕山神尼接口道：「畢老師，此位是梁丘居士愛子梁丘琪，梁丘居士將百年浸淫的『風雲八爪』傳授與少島主，是以你輸得不枉，何用灰心。」

畢曉嵐倏然一驚忖道：「無怪乎自己輸得如此慘法，原來梁丘居士將昔年縱橫天下之『風雲八爪』傳授其子，想梁丘居士晚年得子，鍾愛無比，那會不悉心造就，傳其衣鉢。」想着，微睨了當前白衫少年一眼。

只覺除了面目不露外，身材，骨格無一不是骨秀神清，氣宇不凡，分明是一上乘奇才，遂笑道：「原來是少島主，可見老朽輸得並不枉，尤其是在令尊昔年縱橫天下之『風雲八爪』之下，更是輸得心服口服。」

燕山神尼與畢曉嵐所說之話，表面上可算得極盡恭敬，但梁丘琪隱隱聽出指自己倚仗「風雲八爪」取勝，除此即無濟於事，少年習性強傲，聞言發出一聲極冷峭的笑聲：「你們可是認為除了『風雲八爪』外，別無他種武學可取勝麼？那你們錯了，想玉鐘島武學，無一不是另闢蹊徑，與你們中原大迥異趣，非但玄奧奇絕，而且無法破解，倘有不信，就請一試，我絕不施展『風雲八爪』就是。」

朔風狂嘯，密雪漫天飛舞，松油火炬，愈來愈旺，忽然，一陣狂風過處，竟將梁丘琪蒙面白巾揭飛，呼地一聲，掠上半空。

梁丘琪凌空一躍，直往那方白巾抓去，那身法何等快捷，迅如電光石火，那知五指剛一沾及巾角，又是呼地一響，急風起處，白巾突又上捲，眨眼即隱入茫茫風雪無邊黑暗中。

梁丘琪一把撲空，倏然落下，氣得玉面發青，眼內冷電逼射，炯炯生威。

畢曉嵐看出那兩陣狂風似有操縱，却手腳做得俐落天衣無縫，不禁微微寬心遂笑道：「少島主不可自負太甚，老朽雖然不才，少島主若不施展『風雲八爪』，只怕未必能勝得了老朽，何況燕山神尼禪學『大乘般若』真力非可等閒！」

梁丘琪哈哈朗笑道：「我絕不施展『風雲八爪』，兩位儘管露出威震中原之『無影神掌』『大乘般若』真力，看着玉鐘島秘學是否可與中原武學一較短長。」

燕山神尼暗哼了聲，心想：「你這小娃也太狂了些。」

畢曉嵐默默無言，今晚不管怎麼，自己已是威名掃地，像自己偌大年紀，武林輩份崇高，竟在後生小輩劍下饒生，何況兩人聯攻，取勝也是無顏，想着想着，不由萬念俱灰，神情木然，那呼嘯的北風，吹着他頷下的白鬚，四散拂揚，除此而外，就像風中矗立的一截枯木。

梁丘琪看在眼裏，也摸不清畢曉嵐心中想着何事，他隱約看出畢曉嵐眼神，變得黯淡無光。

寒意更濃，陣陣侵襲，然而畢曉嵐的內心，比外面侵襲的寒氣更冷十分。

突然，畢曉嵐長嘆了一口氣，緩緩轉過身軀便欲離去，他想到暗中還隱藏有人，方才劍下饒生一幕，必然看得一清二楚，是以更無顏再留下了。

燕山神尼目睹畢曉嵐欲待離去，哼道：「畢檀樾，且慢離去，待老尼談一段武林秘辛，再走可否？」

無影神掌畢曉嵐不禁詫異，止住腳步，轉回身軀，暗道：「這老尼太奇怪，此時此地還要談什麼武林秘辛。」

梁丘琪面向着燕山神尼道：「神尼，梁丘琪並不是為武林秘辛而來却是……」

燕山神尼笑道：「這個老尼知道，但此事不可不聽，與令尊有莫大干係呢！」

說着轉面向畢曉嵐道：「畢檀樾，你身為青城耆宿，可曾聽過貴派十九代掌門人天孤道長臨終有何遺言麼？」

畢曉嵐聞言大震，忙道：「天孤師伯回山時，已氣息奄奄，遍體又了無傷痕，只道年老體衰，真元枯竭致疾，臨終只說了四句無頭無尾遺言，直至如今，無人猜透。」

燕山神尼問道：「四句什麼話？」

畢曉嵐神情十分激動，道：「『狂飆三起，白雲五變，奮起直追，可保萬年。』本派中，費盡心智尚無法猜透他老人家

遺言含意為何，莫非神尼知道麼？」

燕山神尼頷首道：「此事老尼約畧知道，檀樾且稍安毋躁，稍時必詳說個中因果。」說此一頓，望了梁丘琪一眼，笑道：「少島主，五十一年前令尊曾上少林，與少林掌門人印證武功，自詡玉鐘島武學凌駕中原，少林掌門超塵大師禪門高僧，火氣俱無，只微笑不語，亦不允與令尊下場印証，但令尊堅請再三，不得已超塵大師下場，展出十八羅漢散手只守不攻，交手了一日一夜令尊無法倖勝一招，臨下山聲言十年後必再度登臨少林，以期證實海外武學究否凌駕中原，超塵大師微笑道：『武學源流，實出於中土，複雜繁奧，有生之日，實難窺其萬一，就拿敝寺而言，武功夆笈堪執中原武學之大成，尚不敢誇稱駕凌各大門派之上，居士玉鐘絕學雖然不凡，仍然脫不出中原武學之範疇。』

「令尊長笑下得少室，揚長而去。

「十年後，令尊果然重上少室，自詡又習得一項奇奧武林之絕藝，欲與中原各大門派逐次印證。

「超塵大師微笑道：『無論何種武學，必有練不到之處，所謂集思廣益，聚腋成裘，雖然居士天縱奇才，但以一人之才智，必難兼顧，居士不信，老衲必在一千招以內尋出破碇。』

「其實令尊才不過四旬不到，超塵大師看出令尊鋒芒太露，若不歛束，必為禍武林，故言語之間有意貶抑，期使令尊有所警惕，用意不為不善。」

梁丘琪只鼻中微哼一聲，兩眼旁視遠處黑暗中。

燕山神尼心知他必察覺凌玉霜倪婉蘭兩人匿跡所在，眉頭微皺，又道：「令尊一出手，就與十年前大不相同，奇異難測，才出三招，就將超塵大師迫退五丈，逼得大師施展少林鎮山絕藝『達摩十三式』，及『無相金剛掌』與之相抗，一面觀察令尊手法有無破綻之處，大師也是一代奇人，果然在一千零一招上，在令尊身後印了一掌，這一招，使令尊大出意外，不禁怔住。

「令尊性高氣傲，道：『必能找出化解之法。』

「超塵大師道：『居士需費時日若干？』令尊沉吟半晌道：『期以四十年，若在四十年無法化解此招，我這玉鐘島絕學「風雲八爪」自我而滅決不妄傳一人。』

「超塵大師呵呵笑道：『人生短暫，老衲行將就木，何能等待，不過老衲將此招傳授下代掌門及五掌院，恭候居士大駕光臨。』

「最後超塵大師又道：『「風雲八爪」，據老衲臆測，當不出中原武學，定是居士拾獲一冊秘笈，再滲以他學演化而成，不知是否？』

「令尊默然半晌，才道：『不錯，風雲八爪實脫胎於中原，但你們中原的人無法領悟，玉鐘島將其發揚光大，不可謂之剽竊。』

「超塵大師道：『居士能化腐朽為神奇，老衲衷心欽佩居士奇才，但「風雲八爪」過於歹毒，望居士遵守諾言，勿妄傳一人……』」

燕山神尼說到此處，目光投在梁丘琪身上一瞬不瞬。

梁丘琪心中微微一凜，突眼內露出奇光，朗聲笑道：「家父早就悟出化解少林『千佛化身』之招，只以家父近年習性淡泊，志在林泉不欲重履中土，『風雲八爪』並未妄傳一人，梁丘琪子襲父學，並不為過，這些都是家父的事，大可不必將梁丘琪牽涉在內……」說着，忽似有發現，雙目炯炯直射遠處，止口不語。

火光搖曳中，紛飛大雪愈來愈濃了，時近午夜，寒氣更是侵骨，風聲狂嘯，無影神掌畢曉嵐白鬚飄揚，屹立在狂風中聽得痴痴發怔，心想：「這老尼所說的話，莫非與青城有什麼關連麼？」心頭疑雲頓生。

突然，梁丘琪身形微微一塌，凌空竄起，向那千松崖後躍去，眨眼即投入黑暗中。

燕山神尼微微一愣，倏向左轉身，虛空拍出一掌「大乘般若」真力。

就在掌力堪吐之際，驀聞暗中有人喝了聲：「回去，千松崖豈是你撒野之處。」一聲叮咚弦鳴，只見梁丘琪飛電掠回，神情甚是激怒。

燕山神尼聽出暗中語聲，那是鐵指琵琶游四鳳口音，心中大感詫異，連無影神掌畢曉嵐當場也為之大震。

狂風中人影一閃，隨風飄落一人，火光映照中，可不正是那死後返魂的鐵指琵琶游四鳳，一手捧着鐵琵琶，雙眼凝視在白雪遮蓋，屍體橫陳之括蒼三老，似是積恨未消，幾欲噴出火來。

梁丘琪面色突變無比虔敬，望着燕山神尼道：「晚輩與令徒凌玉霜相愛有年，意欲伴凌姑娘同往玉鐘島去見家父，望老前輩俯允是幸。」

燕山神尼早知這段孽緣牽纏，凌玉霜本訂有親事，何況本人也不同意，怎奈梁丘琪一見鍾情，非她莫娶，一勁苦纏，凌玉霜屢次回庵苦訴，為恐一口拒絕，激怒梁居士，替中原武林帶來一片腥風血雨，只有命凌玉霜虛與委蛇，拖延時日，令梁丘琪知難而退，但梁丘琪一往痴情，非但不死心而且追上霧靈山來，當下聞言心中為難之極，沉吟不便回答，這時鐵指琵琶游四姑冷笑一聲道：「虎女焉配犬子！」

梁丘琪登時玉面鐵青，冷笑聲中右掌一圈，急如閃電伸出向游四姑脈門扣去。

無影神掌畢曉嵐看出這一招，較方才用來扣住自己的還要奇異難測，不由為游四姑担心。

梁丘琪五指方一扣去，突然由暗中飛來一宗白物，迎向梁丘琪五指凝射而至。

一抓在手中，梁丘琪駭然色變，雙目露出惶惑光芒，原來手抓的，就是方才為風捲去，他那幪住面目上的一方白巾，只見梁丘琪眨眼之間，面色陰晴數易，突大聲喝叱道：「是什麼人？敢在梁某面前弄鬼，何不出來見見？」

銳嘯風聲中傳來一聲冷笑道：「無知小輩，如非我現時有事，便要斷除你一臂一腿，寄語梁丘，他那『風雲八爪』算不得什麼出奇絕學，十年後我當遣小徒前往玉鐘島印證，言盡於此，還不快滾下千松崖！」

鐵指琵琶游四姑在語聲騰起時，漸露

喜容，燕山神尼看她這種神色，即恍悟游四姑必是暗中發話之人所救。

梁丘琪面上泛起無比陰毒之色，那人話聲未落，突朝暗中發話之處飛躍而去，自鐵指琵琶游四姑身旁掠過。

游四姑鼻中發出一聲輕微冷哼，五指倏然而出，朝梁丘琪脅下「天谿」穴迅如電光石火戳到。

梁丘琪武功精絕，警覺特快，眼角瞥見游四姑飛來，五指較他「風雲八爪」更詭異不測，不禁心中大驚，凌空身形一變，化撲為翻，陡然翻上三尺，望外一滾輕輕落下，雙目閃出驚疑光采。

燕山神尼更比梁丘琪駭異，適才游四姑五指飛襲，以她這高的武林聲望及經驗，竟瞧不出什麼來歷，只知玄詭精奇，高深無比，但她知之有素，游四姑並無這等高深的武學，不禁投了無影神掌畢曉嵐一眼。

畢曉嵐亦是一般迷惑，驚奇更甚於燕山神尼。

這時游四姑輕笑一聲道：「方才你闖入庵中四處張望，我老婆子不念在你對凌姑娘一往痴情，那能讓你全身而退，再說我家庵主，若非看在梁丘居士只有你這寶貝獨子，又豈容你此刻在千松崖上如此猖狂無忌，依我老婆子相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那松油火炬光芒在狂風中搖晃亂閃，映在梁丘琪面上，更顯得陰晴莫定，他思緒混亂紛歧，忖念道：「怪事，我飛上千松崖頂時，正值游四姑為括蒼三老之一震飛出去，自己還曾察看她的傷勢，已臟腑震傷，心脈震散。照理由片刻即將氣絕身死，怎會起死回生，顯然是暗中那人救治！她為何有這種奇異難測高深的武學呢？若有，何致被括蒼三老震飛？」想至此處，他更迷惑難解，繼轉念道：「莫非是暗中那人傳給她這一手法麼？」

「不會吧！」他搖搖頭，喃喃自語道：「那有學得這麼快，自己習那『風雲八爪』，在父親諄諄善誘下，也費時兩年，不是的。」這語聲只有他自己才能聽見。

他凝想入神，不禁愕住當地，那游四姑尖刻損人的罵語，更無法去費神聽入耳中。

松油火炬已接近尾端了，火光已無原先那麼旺盛，畢剝聲中尚滲有雪水浸入沙沙之聲。

嘯掠狂風捲起飛舞雪花而來，寒氣砭骨。

燕山神尼望着畢曉嵐、游四姑低聲道：「我們回庵吧！」

畢曉嵐與燕山神尼同時飛掠離開，鐵指琵琶游四姑則向另一側閃去。

梁丘琪發覺時，三人身形已隱入漫天風雪無邊黑暗之中，氣得一頓脚，目中凶光泛出，罵道：「我不把止止庵夷為平地，難消此恨！」

話音還未落，突聞暗中又揚起語聲道：「算了吧！凌姑娘又未眞心愛過你，心中厭惡萬端，不過與你虛與委蛇而已，斷斷妄念，悄然引去才是，怎麼你還要夷平止止庵，哼哼！天下從未見過你這無恥的人。」

梁丘琪敢說是有生以來，就未有比這次所受的驚恐更甚，語聲幾乎是由四方八面傳入耳鼓，使他無從捉摸那人眞正隱身之處。語聲倏然而滅，滿耳俱是風狂濤囂之音，梁丘琪定了一定神，冷笑道：「像尊駕只敢在暗中譏諷，見不得人，才眞無恥已極。」

久無回聲，梁丘琪狠狠地一頓足，飛身竄去。

千松崖頂顯得無比之寧靜，微弱的火花搖搖欲滅，在梁丘琪剛隱入黑沉中，接踵飛落一個黑衣人，朝括蒼三老屍體望了一眼，微微嘆息一聲，將括蒼三老棄擲入雪坑中，折斷半截樹幹，俯身剷起雪土掩埋妥，又朝梁丘琪逝去的方向隱去。

梁丘琪還未死心，登山涉嶺朝止止庵方向飛馳，他不相信凌玉霜不愛自己，即是如此，再見上一面也是好的。

他只覺熱血在胸口沸騰，暗中發話的人委實可惡，恨不得將他撕成粉碎。

他不禁追悔萬分，方才自己登上千松崖時，正值鐵指琵琶游四姑被括蒼三老震飛之際，其時，但聞兩聲尖叫同時傳出，顯然凌玉霜與她師妹隱匿暗處，自己若不多管閒事，只朝凌玉霜與他師妹藏身地方尋去，挾持她回歸玉鐘島，待木已成舟時，燕山神尼不應允也不行。想在此處，他不由暗暗嘆氣喃喃自語道：「此身未化穿花蝶，恨難隨香欸欸飛！」

止止庵最後一間靜室中，坐着鐵指琵琶游四姑與凌玉霜，倪婉蘭，凌玉霜一身白衣，顯得超塵脫俗，姿容清麗，風華絕代，一顰一動，一顰一笑，無不令人愛憐而不忍侵犯，梁丘琪對她愛極，而又狠不下心腸染指，其因即在於此。

這時只聞倪婉蘭問道：「四姑，你被括蒼三老擊成重傷，究為何人所救？還沒告訴我們，妳賣關子賣到幾時，眞氣人！」說着小嘴一翹。

游四姑目含深意地，望了倪婉蘭一眼，面上泛出淡淡笑意，道：「這個老婆子也不知道，他一身黑衣，面目模糊不清，只看出是一猿背蜂腰，身長玉立的俊俏少年罷了。」

倪婉蘭心中一動，追問道：「妳連人家的面目均未看清楚，怎知道是一俊俏少年？」

游四姑哈哈一笑，道：「我老婆子昔年浪跡江湖時，閱人多矣，容貌妍醜俊俏，估量之下，準是八九不離十。」

倪婉蘭道：「眞不要臉，虧妳說得出口。」

游四姑笑笑，又道：「他治好我的傷勢後，問明千松崖雙方何事結仇，他因看不慣梁丘琪倨傲無忌神情，傳了老婆子一招精奇莫測的手法，最後問了一句……」說時目光落在倪婉蘭的臉上，微笑道：「你知道他問了什麼？」

倪婉蘭鼻中哼了一聲，道：「我怎知道他問了什麼？」口中雖如此答覆，滿腹疑雲不解，為何游四姑挑着自己來問，難道是他來了？星眼不由泛出迷惘的神色。

游四姑故作神秘道：「他最後問了一句，蘭姑娘可好，煩代致意，說後即隱入夜色中不見。」

蘭姑娘不由急躁難安道：「究竟他是

誰？難道你近在咫尺還未看清楚？」

游四姑手還握着鐵琵琶，手指撥弄鋼絃，咚的一聲，搖搖首道：「恕我老婆子重傷之後，眼目昏花，瞧他不清楚。」

倪婉蘭急得直跺足，凌玉霜只是凝眸微笑。

驀然，門口立着一個白影，三人一驚，抬目望處，只見梁丘琪白衫微飄，兩目直視凌玉霜。

凌玉霜花容黯淡，低垂螓首。

咚咚咚三聲絲音作響，一蓬牛毛飛針，向梁丘琪電璇激射而去。

白影一閃，梁丘琪已失去踪影，那蓬飛針全打在門外對首板壁上。

梁丘琪又現身在門外，游四姑一聲大喝道：「你還不走賴在此處則甚？」

梁丘琪面寒似水道：「我不過來此問凌玉霜姑娘一句話而已，要妳張牙……」

「舞字」尚未出口，宛如中了蛇蝎一般，面色大變，電閃晃身倏又不見。

在梁丘琪一現身，倪婉蘭即拔出秋霜劍躍去，被凌玉霜一把拉住，此刻倪婉蘭挺劍竄出，至庵外一瞧，那有半個人影，只是狂風銳嘯，飛雪湧襲，黑沉沉的一片，她呆立須臾，才回至房中。

但見游四姑與凌玉霜交頭接耳密談，倪婉蘭一進來，兩人即止口不語，她更是疑雲滿腹，一頭撲在游四姑懷中，軟聲催磨着四姑，要她說出黑衣人是誰？

正在四姑為蘭姑娘磨得不可開交的當兒，門外忽然走進燕山神尼，蘭姑娘慌不迭地立起身來。

燕山神尼皺了下眉頭，道：「蘭兒，妳去佛堂領畢老前輩去東廂靜室安歇。」

倪婉蘭嘟着一張嘴走出室外。

凌玉霜低聲喚了一聲：「師父。」

燕山神尼微笑道：「霜兒，這次眞難為了你，不是妳引着這孽障來，為師尚無法與畢老前輩握手言和。」說着，轉眼望着游四姑，露出一絲疑惑之色。

游四姑喚了聲：「庵主。」遂低聲與燕山神尼說出千松崖上經歷。

燕山神尼頷首道：「只要蘭丫頭身有歸宿那就好了，妳與蘭丫頭說吧！」

倪婉蘭此時已走來室內，燕山神尼望了她一眼，無言離去。

游四姑笑道：「蘭姑娘，我老婆子與你實說了吧，妳那夢寐相思的雲哥哥，已來了，老婆子就是他所救，這妳總該明白了吧！」

倪婉蘭聞言心中一震，一時之間酸甜苦辣齊湧心頭，是欣悅抑是憤怨，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只覺痲木，呆在那兒做聲不得。

游四姑見了婉兒此種神色，不由替她暗暗難受，微嘆了一口氣，道：「蘭姑娘，現在你該聽我老婆子兩句話，你人雖機警，但吃了鋒芒太露刁頑潑辣的虧，男女情愛牽纏，我老婆子是過來人，最清楚不過，大凡男人喜愛對方柔婉賢淑依人小鳥般，惹人憐愛，似妳這種咄咄逼人，說話不留人餘地，怎不令對方見而生畏，玉霜師姐為何人稱廣寒仙子，妳却被稱羅刹玉女，這道理你該知道了吧！」

倪婉蘭似受了無限委屈，淚珠滾頰而下，抽噎出聲。

游四姑道：「別哭啦！妳那雲哥哥大約與梁丘琪千松崖頂激戰，你再不去就來不及啦！」

凌玉霜也在旁催促，倪婉蘭一頓足躍出室外馳去。

大雪紛飛，寒風侵襲，倪婉蘭淚眼模糊登上千松崖頂，眼中只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

突聞一聲悶吭發自距身十丈開外，接着一個熟稔之語音傳入耳中，只聽得道：「梁丘琪此番饒你不死，全念在你一念成痴，未有大惡，你若再履中土，少不得刖你雙足！」

梁丘琪狠狠地哼了一聲，道：「好！梁丘琪十年後不報此仇誓不為人。」之後便寂然無聲。

蘭姑娘循着熟稔聲音方向飛撲過去，心中一陣酸楚，忍不住珠淚滿面，哽咽咽地叫了一聲：「雲哥……」

蓮足一沾雪面，忽覺一隻手執着自己右腕一拉，身形制止不住，只感撲在一男子懷中。

夜色甚沉，風雪撲面難睜眼目，倪婉蘭仰面凝眸瞧了片刻，只見那人面目模糊不清，甚難瞧出半點相似謝雲岳形象，心中羞疑交加，却仍悽惻惻問了一句道：「雲哥哥，眞是你麼？」

但聞輕嘆了一聲，道：「蘭姑娘，這是何苦，謝雲岳有何德何能，值得妳如此痴愛。」說時，一片濛濛光華奪目而起，方圓五丈之內，如同白晝視物。

倪婉蘭這才看清楚了，謝雲岳一身黑衣，面像已變，宛如四旬以上學究一般，手執着一塊玉珮，珮上嵌着一顆徑寸明珠，這片明亮光華由明珠騰出。

謝雲岳見她怔怔望着自己，不由微微一笑，拉着她走進一個可容四五人崖洞內坐下，從臉上揭下那張人皮面具，露出一張朗目劍眉，俊秀若玉，神采迷人的面龐。倪婉蘭突然感到有些迷惘了，她一隻手輕輕撫弄自己的雲髮，有說不出的溫馨感覺，她不禁埋首謝雲岳懷內沉醉其中，此刻的倪婉蘭如處在和煦春風內，那支離破碎而又寒冷的心，又開始凝聚回暖了。

兩人默然無聲，洞外狂風嘯掠，一陣陣砭骨寒氣侵入，夾着一片片白雪飛舞。

但洞內溫暖如春，寒氣全為珠光逼開，倪婉蘭手中玩弄着人皮面具，她良久不見謝雲岳出聲，不禁好奇仰面凝視，只見謝雲岳雙眼直視洞外，似懷着滿腔心事在沉思着。

她輕輕扯了一扯，謝雲岳如夢方醒，隨即一笑，兩人互道年來經過，絮絮不休，只看她乍笑還嗔，含嬌細雨，顯然將先前一番酸楚悽惻的心情，一掃而空。

謝雲岳道：「我還有許多事待辦，蘭妹，妳可在此等我，一俟春暖花開必來此地。」

倪婉蘭驚問道：「你不去見見我那恩師嗎？」謝雲岳搖搖頭道：「我不能去，因畢曉嵐在庵內，畢曉嵐一代青城耆宿，折在梁丘琪手中，怎不愧恨欲死，倘他知道我也親眼目睹，他那心情更是不好受，先前此千松崖上，暗中瞧畢曉嵐神色，其內心之愧恨，實難自抑制，不是令師喚住，恐他離此返山，必行自絕下策。」說此

一頓，又道：「梁丘琪一身內外功夫，果然精絕，奇詭非凡，若不是我使詐，焉能倖勝，但他雖中了我一指，點在『精促穴』上，我也受了他一掌。」

倪婉蘭大驚失色道：「你……不要緊麼？」

謝雲岳目睹她一片眞摯關懷之情，暗暗感動，搖頭笑了笑道：「無妨，妳可知梁丘琪『風雲八爪』源出何派麼？據我猜想，現在畢曉嵐在庵中，心情該是十分激動，這『風雲八爪』奇學實源出於青城無用的經册，那經册棄擲在青城藏經閣樓上，任其塵封蛛結多年，一日，梁丘居士至青城訪晤天孤道長，在閣樓上偶睹這卷經册，梁丘居士便留下意來，次晚，閣樓上失竊這卷經册，在梁丘居士離去之後，才始發現。

「天孤道長還不以爲意，然而越想越不對，只覺梁丘居士爲何對這本無用之『風雲眞經』垂青，心知內中必有蹊蹺，便下山逕赴玉鐘島，梁丘居士避而不見，推說雲遊未歸，天孤道長快快而回。

「三年後天孤道長無意在十六代掌門遺書中發現有關這本風雲眞經爲一疑奧難懂的驚人武學，自己尚無法領悟，此後門中弟子倘有根骨天資絕乘者，可命他秘修『風雲眞經』，期能將青城一派發揚光大。天孤道長恍然大悟，爲何梁丘居士避而不見，原來在秘修那本眞經。

「於是他又去玉鐘島，這次梁丘居士竟然延見，天孤道長直問風雲眞經是否他拿去了，梁丘居士直認是他所取，笑道：『風雲眞經，確是武林絕學，一任塵封，未免可惜，你棄我取，有何不可。』

「天孤道長漲得滿面通紅，便問他索還風雲眞經，梁丘居士堅不允還，一言不合，交起手來，天孤道長被梁丘居士『風雲八爪』印上八處重穴。

「這風雲八爪陰毒無比，氣血逆走攻心，天孤道長强提着一口眞氣，萬里跋涉，趕回青城藏靈觀後，已是奄奄一息，本想說出風雲眞經始末，但羞於出口，只說出十六字遺言，方始氣絕。」

倪婉蘭詫問道：「你爲何知道這麼清楚？」

謝雲岳道：「方才在庵中聽得畢曉嵐與令師，在佛堂傾談，故爾知道得這麼清楚。」

倪婉蘭柳眉一蹙，說道：「天孤道長失經始末，怎麼家師知道得比畢曉嵐還要詳細？」

謝雲岳道：「這就不知了，據我臆測，必是天孤道長負傷，途中遇上令師，想那『風雲八爪』陰毒無比，怎能捱延至奔返青城，想必是得令師適時救治，談起始末經過。」

倪婉蘭點點頭，認爲有理。

兩人娓娓細談，不覺破曉，灰暗曙光映入眼簾，謝雲岳將玉珮收置懷中，一股砭骨奇寒立卽湧入洞內，倪婉蘭不由打了兩個寒戰，直嚷：「好冷！」

放眼望去，雪勢已止，狂風仍然甚勁，呼呼震山撼岳，只見環宇皆玉，天地同白。

崖上奇松千株，虬幹盤糾，放颺垂枝，盡都在茫茫白雪掩蓋之下，往昔奇逸絕古之神態，被湮失色。

驀見四條灰白人影，一躍就是兩三丈高下，飛竄崖頂，矯捷輕靈，顯然來者均是武林高手。

倪婉蘭低聲道：「怎麼這早就有武林人物光臨，家師威望，名閾海內，訂下此庵方圓五里，不准武林人物無故踏入的戒條，北六省黑白兩道，無不熟知，他們想來找死不成？」

謝雲岳微笑不語。

眨眼，四人登上崖頂，都是五十開外老者，齊都張眼遊視，其中一人道：「括蒼三友定是遭了燕山老尼毒手，說好黎明時分在此晤面，怎還不見？」

只見一人在雪地上巡視，脚尖踢起一團雪塊，又俯下尋視，突然高叫了一聲，道：「三兄請看，這是什麼？」

其他三人飛身趨前，須臾，只聽一人道：「三截飛針，血凝冰塊，顯然昨晚這崖上必有一番激戰，括蒼三友素重言諾，決不失信，許兄的話不錯，括蒼三友定遭了毒手。」說時，反身雙眼電芒游視，只見他大步走向一株虬松之前。

謝雲岳暗讚這人好眼力，雪厚盈尺之下，仍被發覺其中有異。

那人兩掌倏出，虛空掃劈，蓬蓬一連串響音生出，只見雪土濺飛四射，赫然三具屍體呈現眼前。

四人同時一怔，跟着便反身回竄，望崖下飛墜而去。

謝雲岳忙道：「不好，看這四人定是去庵中騷擾，蘭妹，你急速回庵相助一臂之力。」

倪婉蘭問道：「你呢？」

謝雲岳道：「我只在暗中相助，你快去。」

倪婉蘭點頭出洞，抄越近路馳去。

謝雲岳噗的一聲，將人皮面具戴上，一式「燕子掠波」竄出洞外，又將括蒼三老屍體掩埋好，反身猿臂猛振，身形激射騰起，凌空突變「天龍斜攫」之式，望那雪崖之下落去。

寒風四湧，昏茫銳嘯，迷漫雪地中，只見謝雲岳衣服飄飛，宛如一頭振翼黑鷹，撲向止止庵前。

且說倪婉蘭迂廻抄越，翻至庵後，越屋而入，只見鐵指琵琶游四姑與廣寒仙子凌玉霜兩人，仍促膝傾談，她匆匆告知二人有警。

游四姑哼了一聲，與凌玉霜起立，同倪婉蘭奔往佛堂，尚未進入佛堂，只覺一絲異香鑽入三人鼻中，突感心神一陣迷糊便搖搖欲墜，游四姑喚了一聲道：「不好，趕快屏住呼吸。」

三人立時警覺，屏住呼吸才覺好些，待三人跨入佛堂，幾乎驚得呆了。

只見燕山神尼神倒在蒲團前，無影神掌畢曉嵐頹然蜷在壁角，兩人面如金紙，一動不動。

忽然凌玉霜一聲尖叫，手指在燕山神尼及畢曉嵐身上。

循着凌玉霜手指望去，只見兩條細如小指，長僅五寸的小青蛇，噬在兩人腦後「風府穴」上。

倪婉蘭一聲嬌喝，「秋霜」劍光華奪目而起，劍光向燕山神尼頭後那條青蛇挑

來。

兩條小青蛇極爲靈活，同時鬆口，飛弩般望庵門落下，庵門未啓，朝檻上隙縫一閃而出。

陡聞門外騰起數聲宏亮的大笑，游四姑目光稜射，滿頭髮絲蝟張，碰的一聲大響，庵門大開，三人飛撲而出。

只見四個老者一列立在雪中，臉上笑容尚未全斂。

游四姑悲痛庵主身死，大喝一聲道：「無恥老匹夫，還我庵主命來。」形同瘋虎般，鐵琵琶一式「橫掃千軍」，飛撲向前。

兩女亦是一般悲憤，雙雙出劍，飛馳電射，疾捲而出。

四個老者哈哈大笑，道：「你說得好，括蒼三友的命向誰索還？」身形倏然一分，各自掣出奇形兵刃，兔起鶻落，拚鬥起來。

這時，一條黑影形如淡烟般，飛掠入庵，身法快絕，雙方皆不及見。

鐵指琵琶游四姑與二女，均展出平生絕技，所出的招式，都是要命之處。

四個老者亦是武林高手，兵刃翻飛疾舞，有意料不到的奇絕，將游四姑等三人致命的招式盡都封了開去。

茫茫雪地中，七人閃電躍飛，兔起鶻落，捲起一團冰屑飛霧，狂風過處，復又散掠墜下，此消彼起，堪稱奇景。

游四姑鬥得性急，手一斜出，指撥五弦，叮叮噹噹脆音乍起，跟着一蓬牛毛飛針，激射飛出。

一個老者瞥見，手中兵刃一垂，大袖揮出，狂飆怒嘯，那蓬飛針，登時悉數震落。只聽那老者道：「老虔婆已死，我們還留戀則甚，我們且饒他們性命，我們走吧！」

四個老者正待反身竄退，忽見止止庵內平平飛出兩人，宛若激弩離弦，電射飛至。

尚未瞧清兩人是誰，忽覺兩片重逾山岳的勁氣，向自身擠壓而來，頓覺眼中一黑，胸口有如萬斤重錘猛擊，奇痛欲裂，只嗥叫得半聲，四人身形震飛半空吧噠墜下，口噴鮮血如雨，一陣伸縮氣絕而死。

庵內兩人飛身落地，只見是燕山神尼與畢曉嵐兩人。

燕山神尼目睹四人死狀甚慘，不禁合十低眉道：「弟子盛怒之下，不禁又開了殺戒。」

游四姑三人同感一怔，倪婉蘭心有所觸，忙反身飛竄入庵。

庵內闃無一人，只見佛案上壓着一方白紙，不時爲風飄起，摺摺出聲。

揭在手中一瞧，只見上面龍飛鳳舞書着寥寥數字：「蘭妹，春暖花開行相見，我去矣，雲留。」墨汁猶未乾透。

蘭姑娘頓生一種無名的悵惘，星眼內珠淚糢糊，落寞空虛，又再度襲上她的心頭。

她手中一張白紙，隨風飛出，直欲飄向天邊，無盡之處……

× ×

長白山中，大雪紛飛，朔風四湧，滿山滿谷，往昔的葱蘢翠葉，密枝喬幹，盡都白雪茫茫之下，且觸目粉粧玉琢，銀光耀眼。

環碧山莊中，愁霧籠罩，連平日笑口常開的老山主宮天丹，也都悶聲不响，霜眉重皺，顯然有很大的心事，鎭日裏唉聲嘆氣。

皆因少夫人懷孕，日漸隆起，老山主夫婦久欲抱孫，原本喜笑顏開。只爲一日，山中報警，霍山二叟率領數十名江湖好手，再度擾莊，少夫人也一般飛身警戒，賊人雖被擊退，但少夫人震動了胎氣，先前還不知，待到新年開春之際，只覺腹內胎兒顫動跳躍不已，人也頭目昏眩，臥床不起。

老山主宮天丹大急，召來大夫一扶脈，只是搖頭，連藥方都不開，逕自辭去。

連請數醫，都說胎兒得了奇疾，分娩下來，不但胎兒無法養活，連母體也是無救。

老山主夫婦頓覺一杓冷水劈面淋下，只覺老運不佳，連帶兒媳亦是不幸，心情之沉重，更不待言。

之後，十數日，傅六官，傅婉，鐵指仙猿趙康九，周維城先後而至，眼看又是趙姑娘，周姑娘相繼踏入山莊，老山主强顏歡笑，殷勤招待。

趙蓮珠懷着滿股醋火離開塞北牧場，飛馬而馳上得環碧山莊，一見傅婉顧嫣文兩女，醋火倍增，白眼惡語相加。

趙康九罵了趙蓮珠數句，趙蓮珠一氣之下，又離開山莊，託詞耐不住山中奇寒，去江南一遊，趙康九大急，同着周維城父女隨後趕去。

就在這一日，賽華陀魏平洛翩然降臨

老山主大喜，就請[illegible]兒媳。

魏平洛扶脈久之，才道：「先前數醫診斷不錯，少夫人腹中孿生雙胎，只以震動了胎氣，胎兒得了癲癇之疾，母體冰火煎迫，恐難兩全，魏某只能苟延母體生命，除非有『牛黃淸心丹』才可使少夫人康復，胎兒只好聽天由命了！」

語氣之間，隱隱指出胎兒必難幸存，宮凌飛則還不甚重視，儘求少夫人全命，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

老山主夫婦暗暗難受，盼孫心切，又成泡影，然事既如此，也只好由天。

魏平洛又道：「『牛黃淸心丹』據魏某所知，只有承德郊外布達拉寺中金龍喇嘛呼克圖才有，但視如生命，絕不給人，向他索取，自取羞辱不說，必引起一番搏鬥，雖然取勝他不給又屬奈何，何況少夫人服下魏某藥後，五日過去定將分娩，遠水濟不了近火，徒托空言而已。」

顧嫣文聽見，悄然奔往布達拉寺，莊中各人均不知她往何處去了。

老山主鬱鬱寡歡，第三日，雷嘯天携着樂揚抵達，談起少夫人症狀，便道：「要是三弟謝雲岳在此，保險母子平安。」

賽華陀聞言不服道：「你說話未免過甚，這北六南七十三省內，還有比我魏平洛醫道更高明的人不成，固然魏某聽說謝少俠精擅岐黃，比擬孫思邈，還遠勝魏某，恐怕未必。」

雷嘯天大笑道：「你自不信，雷某也是無可奈何。」

老山主夫婦與宮凌飛腦際，頓時湧上謝雲岳影子，暗說：「只要他來了，倘如

雷嘯天所言，一切都可順利解決。」

謝雲岳在他們心目中生了根，不可磨滅，但幻想總歸幻想，事實却擺在面前，令他們如坐針氈，終日不安。

宮淩飛表面佯裝平靜，內心則是波瀾起伏，苦愁憂惶。顧嫣文在第五日頭趕回環碧山莊，少夫人雖服了賽華陀魏平洛特製珍藥，依然日有數起暈厥，顧嫣文携來「牛黃清心丹」及謝雲岳開的兩張藥方，一封致老山主的箋函。

賽華陀魏平洛接過藥方一看，只感心頭大震，不禁太息道：「此人才華蓋世，測理度微，仍能絲絲入扣，毫無隕越，魏平洛不及他太多，有道是三分醫理七分經驗，不是見着這兩張藥方，簡直令人不可置信。」

雷嘯天笑道：「如何，你這賽華陀尊號，不如贈我們三弟好啦！」

魏平洛用眼一瞪，罵道：「猴兒不吃捧，捧得高，摔得重。」

老山主宮天丹詳閱來信後，拂髯呵呵大笑，隨手遞與魏平洛。

衆人趨視魏平洛手中書信，大意謂：「少夫人服下『牛黃清心丹』及兩味湯藥後，胎體可保平安，母子無恙，次日將可分娩，孿嬰雖未足月，但撫養得法仍然與常嬰無異……」

信中對賽華陀魏平洛推崇備至，說他過於鄭重，不亂下筆用藥，爲醫者當如是，非其醫術欠缺之故爾。

賽華陀魏平洛看得心服口服，忙笑道：「謝少俠深知我心，可謂神交知己。」

當下老山主遣人照方抓藥，果然次晨少夫人平安分娩孿生雙胎，一男一女，十分神肖其父。

環碧山莊喜氣洋溢，賀賓盈庭。

× × ×

樂揚自隨雷嘯天到達環碧山莊後，與品兒甚是莫逆，兩人都是一般上下年歲，每日形影不離。

品兒甚是想念謝雲岳，因謝雲岳應允回山莊時，傳他兩手武功，他知樂揚是謝雲岳未入門的弟子，更是親熱異常，他將老山主夫人教他的甩手箭，也傳授樂揚。

他們吃喝了後，趁着衆人酒酣耳熱不注意時，溜出大門入得林中。

品兒出主意道：「喂！樂揚你那甩手箭打法十分純熟，咱們何不去打幾隻雪獐，試試準頭如何？」

樂揚連聲道好，兩人飛竄而出，搜索雪獐巢穴。

彤雲暗垂，天未降雲，風勢甚勁，兩人順風而馳，穿林越野，不覺奔出二三十里外。

品兒見一株樹下露出一雪獐的半截腦袋，忙伸手拉住樂揚，嘴微呶手往雪獐一指，示意樂揚取出甩手箭打去。

兩小掩身在一株大樹之後，只見那頭雪獐兩眼骨碌碌四處張望，逡巡猶豫。

樂揚往襟底麂皮箭板上，拔出兩支長僅五寸，薄如層紙，明晃晃的甩手箭來，翻腕一比，正待揚手打出。

只見那頭雪獐似是受了什麼驚恐似地，回腿一掠，瞬即不見。

樂揚一頓足失悔不已，品兒指一按脣，搖頭制止樂揚出聲，目露驚駭之色，樂揚不禁一怔，林內樹幹叢密，本就陰暗，又爲冰雪籠蓋，更顯沉昏，兩小目力再好，也只能看到十數丈以外。

樂揚見除了狂風濤囂，冰雪墜枝聲外，林中空蕩蕩的，並未有絲毫異狀，心正起疑，忽從林中陰暗之處，如飛躍來三人，只在距兩小不過三丈左右定住，身法輕靈無比。只見是三個高髻灰衣道人，都是身後紫紅劍穗微微飄動，這三道人雖不是仙風道骨，可也不俗。

品兒不禁暗暗吃驚，忖道：「環碧山莊五十里外方圓周圍，明樁暗卡星羅棋布，是本山訪友，必有人伴隨前來，這三個人分明是敵非友，只不知他們是怎樣闖進來的？」

三道一定身後，其中一個身材瘦長，面黃微髯的道人閃電的左右掃了兩眼，道：「貧道分明耳聞足音在此附近響起，怎麼不見，莫非聽錯了不成。」

另一人說道：「我們此去目的是來碧環山莊暗探令兄洪萬通下落，不問來者是人是獸，最好不動手，爲是免得宮老兒說我們武當派上門欺人。」

那瘦長道人濃哼了聲，目中冷電迸發，怒聲道：「如非二位師兄再三攔阻，勸小弟探明事實再行處置，早就把他環碧山莊攪得天翻地覆了。」

品兒闇言暗暗有氣，只聽那道人又道：「家兄洪萬通十年前，在江湖倏然消聲匿跡，小弟大感意外，四出查訪家兄下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無意探出家兄三年前就離開了山莊，三個月前，小弟來此求見宮天丹，宮老兒言詞閃爍，說家兄三年前就離開山莊，之後便無消息，小弟斥其言無稽，宮老兒大怒，竟端茶送客，小弟恨恨離去，歸途又無意聽見家兄在環碧山莊被人暗殺……」話猶未了，另一道人接口道：「師弟你在何處聽見？」

「小弟在出山口，偶聽他們卡中暗樁笑談。」

另一人唉了一聲道：「我還認作你證據確鑿，你抓着那人沒有，人證俱無等會見到宮老兒時，似這等捕風捉影何能自圓其說，師弟，你太鹵莽從事。」

二道正在互說之際，忽闖林中傳出幼童之聲道：「三位均是名門正派，玄門清修之士，怎不由山卡通名延見，私闖本山，豈不貽人話柄。」

瘦長道人目光電射，嗖地飛撲而出，曲肘伸腕，身形一沉，斜身五指箕張，迅捷無比向樹後抓去。

起式之快，無與倫比，那出式之奇，正是武當五項絕藝之一的「獼猿」掌式。

那知却抓了個空，樹後並沒半個人影，道人不禁一怔。

道人五指指風銳利，掠過冰面，嘶嘶劃了五條深可寸許長約兩尺凹槽。

這三道人是武當第二代弟子中翹楚，道號靜性，靜法，靜明。

方才出手的就是靜明眞人，他疑惑其兄翻天手洪萬通，爲宮天丹害死滅跡，他所疑一來並不是無因，再則洪萬通若在環碧山莊隱居過，目前他生或死，不管宮天丹如何做得天衣無縫，決不能堵住衆人攸攸之口，必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是以他慫慂兩位師兄前來助他釋疑。（未完）

迷你雜誌的姐妹刊物

男與女

LADIES AND GENTLEMEN

七彩印刷　即將出版



* 你們的愛情生活　* 你們的健康生活
* 你們的夫婦生活　* 你們的娛樂生活

如何走向新潮？ 變得多彩多姿？